

# 李于鱗唐詩廣選七卷

〔明〕李攀龍 凌宏憲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廣選

七卷》提要

唐詩廣選序



唐詩廣選者何李于鱗先生所為唐詩冊也冊而曰廣選者何于鱗之刪較今所稱選者稍廣也夫于鱗之自序其冊曰蘇東坡以盡唐詩而唐

本一

詩盡于此王元美先生序之曰謂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則有之則于鱗蓋寧失出無失入不棄以一丸泥為有唐詩家固封函谷哉安所復從而廣之粵自歷八冊成元美攜其本歸

吳中館客某者潛錄之頗有軼  
落他日客復館先君子所出其  
本相示家仲附欣然校諸梓  
而選如傳後元美觀察在郡  
見而語先君子曰此當有漏其  
完者子與行且校之先君子更

序二

從子與心清得其原抄本則子  
與時句有子紹評隲之草掇  
然秘之書篋已而古今詩刪出  
刪止裁子與名不存其筆此選與  
刪各行之始末也嗣後晉陵蔣仲  
舒取所為選而箋釋之詮載既

詳揚摧咸備博雅欣賞海內  
家傳戶習之以為李選心是  
矣而不知刪之所載為溢也即  
知刪之溢者以為刪溢耳而不  
知選之自漏也猶子焚以家藏  
之本付剞劂且編輯諸名家所揚

序三

推者具載之而請于余曰欲仍  
刪名恐人疑其本溢于選否仍  
選名恐人疑其自同于刪起以  
廣選以明選之自漏可于鱗不  
再采也余为首肯之因慨今世  
稍知學韻語者便且剞劂七子



見中原紫氣而不擯眉者以爲  
外道不足與談夫前輩刻意  
振刷蕭瑟崇尚高華山魏  
家之極間出浮夸標持之過  
及涉習態不無少議若其格  
律聲調自是鼓吹休明一種色

序四

象豈耐季哀風之音所得而  
入之者今必欲其信手拈來隨  
口唱出乃爲天地自然之音不過  
爲張打油胡釘鉸開一方後門詩  
道無訖如世運何哉長慶以還  
欲以老嫗讀之皆解詩非不成

名體非不重世尤而效之雅音終  
以不掩而唐之爲唐何如也今  
以此刻爲兩先生當日存心案  
爲詞壇今日備一典刑倘以余  
言似袒有所左而并置及  
余則幸矣

序五

吳興凌濛初撰并書



王世貞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爲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惟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歿者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蓋孔子嘗稱刪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

唐詩廣選序

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人遘其觸發而名之若青蘋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蓋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寔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乎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音而鄭衛哇麗淫佚誦而使君子噓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導者

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秦火厄魯壁訛毛萇轅固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旨而湯爲說也乃于鱗之爲刪則異是彼其所上下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于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羣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爲若不

唐詩廣選序

二

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脣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爲世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它倡和之什耳其

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于  
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問爲繼  
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益之不失所以精之意  
而已矣

唐詩廣選序

李攀龍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  
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  
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  
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  
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  
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  
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  
卽子美篇什雖衆積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  
天寶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  
唐詩盡於此

唐詩廣選序

評詩名家姓字

殷璠

高

仲武

釋皎然

清晝

歐陽修

永叔

王安石

介甫

蘇軾

東坡

蘇轍

穎濱

晁無咎

補之

韓駒

子蒼

黃庭堅

山谷

名家姓氏

趙彥材

次公

楊萬里

誠齋

江

天多

蔡

元度

嚴羽

滄浪

劉辰翁

會孟

洪邁

景廬

容齋  
隨筆

唐庚

子西

趙汴

子常

葉夢得

少蘊

石林  
詩話

陳師道

無已

劉克莊

後村

范

元度

朱熹

晦庵

方回

虛谷

許

彥周

蕭士贇

粹可

謝枋得

君直

楊載

仲弘

范梈

德機

虞集

伯生

高棟

廷禮

敖英

子發

皇甫汸

子循

名家姓氏

李

耆卿

計

有功

李東陽

賓之

方

萬里

劉履

徐充

子擴

徐

伯臣

胡

元任

何良俊

元朗

胡應麟

元瑞

顧

與新

楊慎

用修

王世貞 元美 王世懋 敬美

蔣一梅 春甫 蔣一葵 仲舒

顧璘 華玉 田藝蘅 子秬

謝榛 茂秦 曾 吉甫

胡 濟鼎 郭正域 明龍

李 商老 梅鼎祚 禹金

名家姓氏

三

俞允文 仲蔚 焦 竑 弱侯

余輩既謀刻子與先生所評唐詩選矣已而思寥寥數

語恐未足以盡詩之變因廣採唐宋以及國朝諸名家

議論裒益之亦爛焉成帙第耳目賭記或隘不無掛漏

之虞聊以精力所及者備一班云爾即諸家名氏世次

亦有未獲詳考者姑闕疑以俟

吳興 凌瑞森 識  
凌南榮

唐詩廣選卷一目錄

太宗皇帝

飲馬長城窟行

魏徵

述懷

宋之問

初到陸渾山莊

張九齡

唐詩廣選卷一目

感遇二首

陳子昂

薊丘覽古六首

軒轅臺

燕昭王

樂生 毅

燕太子 丹

田光先生



鄒子衍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

李白

子夜吳歌

妾薄命

贈盧司戶

送張舍人之江東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唐詩廣選卷一日

送楊山人歸嵩山

懷蘇武

經下邳圯橋懷子房

望鸚鵡洲懷禰衡

杜甫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

法鏡寺

萬丈潭

石櫃閣

玉華宮

夢李白二首

晦日尋崔戢李封

雨

孟浩然

晚泊潯陽望香爐峰

唐詩廣選卷一日

王維

西施詠

送別

齊州送祖三

春寄韋太守陟

過李揖宅

崔漢陽兄季重前山興

藍田石門精舍

王昌齡

塞上曲三首

江上聞笛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儲光義

述華清宮

田家雜興六首

李頎

唐詩廣選卷一目

光上座廊下衆山

裴尹東溪別業

贈張旭

送綦母三謁房給事

常建

昭君墓

宿王昌齡隱居

江上琴興

送李十一尉臨溪

晦日馬鐙曲稍次中流作

西山

高適

宋中五首

同韓四薛三東亭翫月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唐詩廣選卷一目

岑參

暮秋山行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東歸發犍爲至泥溪舟中作

秋夜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

北亭贈宗學士道別

劉長卿

浮石瀨

五

陪元侍卿遊支硎寺

錢起

杪秋南山西峯題準上人蘭若

李祭酒別業俯視川林前帶雷岫

韋應物

效陶彭澤

幽居

寄全椒山中道士

唐詩廣選卷一

六

淮上卽事寄廣陵親故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卿李博士

南國陪王卿游曠

京郊

藍嶺精舍

柳宗元

田家三首

南澗中題

崔灝

入若耶溪

贈輕車

陶翰

古塞下曲

早過臨淮

崔署

山下晚晴

唐詩廣選卷一

七

潁陽東溪懷古

蚤發交岷山過太室作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錡

二山人

綦母潛

題鶴林

崔國輔

雜詩

贈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彈琴

丁仙芝

江南曲五首

和薦福寺英公新構禪堂

司空曙

關山月

戎昱

塞上二首

唐詩廣選卷一

八

杜牧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寄兵部李郎中

薛奇童

塞下曲

杜顥

從軍行

蔣春甫曰用韵  
先四仄次四平  
後復五仄結響  
玲瓏

蔣仲舒曰部位  
絕律堂正三  
唐初大雅如此

蔣春甫曰起語  
參差勝人整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一

五言古

太宗皇帝

飲馬長城窟行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  
里雪。迥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旌。飲  
馬出長城。寒沙連騎迹。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  
塞。羌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

唐詩廣選卷一

反龍堆。將軍旋馬邑。楊塵氛霧靜。紀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雲臺凱歌入。

魏徵

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  
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  
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鳴寒  
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

憚艱難。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宋之問

初到陸渾山莊

授衣感窮節。策馬凌伊關。歸齊逸人趣。日覺秋琴開。寒露衰北阜。夕陽破東山。浩歌步岑樾。棲鳥隨我還。

張九齡

唐詩廣選卷一

感遇二首

蘭。蕙。春。蕙。蕙。桂花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以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見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二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珎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高延禮曰神龍以近品格漸高頗通達調前論沈宋後附燕許又如許少保及張曲江感遇非作雅正冲澹休合風騷駸三手感唐矣

陳子昂

薊丘覽古六首

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生黃埃。尚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隈。

右軒轅臺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右燕昭王

王道已淪昧。戰國競貪兵。樂生何感激。仗義下齊城。雄圖竟中失。遺歎寄阿衡。

右樂生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七首贈千金。其事雖不立。千載為傷心。

右燕太子

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希。奈何燕太子。尚使田公疑。仗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齊春甫曰六詩沈隱士弗取徐伯成曰拾遺沈隱士華嚴新翻模倣然自樹興齊頗遠七言諸休乃非所長

唐詩廣選卷一



右田光先生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遑廊。謾說九  
瀛垂。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誰。

右鄒子

衍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萬丈流。樹石千  
年古。林臥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事勞。從  
君襲蘭杜。

唐詩廣選卷一

四

李白

子夜吳歌

雁仙詩譜以此篇為張季鷹作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  
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妾薄命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  
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  
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

將泰甫口亦非  
選語

蕭士誠口詞意  
凄斷令人感慨

劉會孟曰似婦  
人語

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  
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劉會孟曰與盡語盡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  
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處還。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鴈遠。海闊孤  
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

唐詩廣選卷一

五

里幸相思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  
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  
盡手中杯。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掛在東  
溪松。爾去掇仙艸。萑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

劉會孟曰此語  
極苦然不復為  
慘寒者

將仲舒曰與語  
易而有致

劉會孟曰此然  
天地間可以不  
死豈獨不經人  
道哉

天騎白龍

懷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冰。饑食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憺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唐詩廣選卷一

浪沙報韓雖未成。天地皆振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望鸚鵡洲懷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鸞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

蘇仲舒曰曹不數言而其情然

蘇仲舒曰爲英雄生色

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杜甫

前出塞九首

章法山溪入深一廿兩一步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其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

唐詩廣選卷一

無時。走馬脫轡頭。手巾挑青絲。提下萬仞岡。俯身試褰旗。

其三

磨刀鳴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其四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東

劉會孟曰知說歷甘苦極征行

之意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開勝之際其庶幾乎劉會孟曰又緩而急劉會孟曰人謂子美古詩學建安是矣然未免有時亦難去如此篇水赤二語已微露腹述而未甚相連讀者詳之

怒。與。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其五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其六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必。唐。詩。廣。選。卷。一

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其七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其八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劔。四。五。動。彼。軍。爲。

又曰乃併手軍中始思之意得之必不可少者

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其九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關。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唐。詩。廣。選。卷。一

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蘚。淨。蕭。蕭。寒。篠。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已。復。吐。朱。甍。半。光。烟。戶。牖。環。可。數。挂。策。忘。前。期。出。羅。已。亭。午。冥。冥。

又曰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許彥周曰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蔣仲舒曰不熟便有生机須要先這條路

又曰作者緩急自合

此其自負輕濟者軍中常有此人

又曰用諸語或手語皆可

劉會孟曰眼前語意中事通達自別亦極哀怨之極所以可傳

又曰千載不死隨波未乾

劉會五曰使令  
改明

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萬丈潭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塢。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澌。黑知灣濶底。清見光爛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水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唐詩。廣選卷一

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修辭盡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艸花。江間饒奇石。石櫃層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色帶遠客羈。栖負幽意。感嘆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曰造意語

劉會五曰哀思苦語轉快自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  
又曰起結連照讀者殆難為情

劉會五曰使其死即當不復哭矣乃不能忘者生別故也

楊用修曰落日二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覓魂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

劉會五曰起語千言萬恨  
蔣仲舒曰二詩情意親切千載而後見李杜石交之誼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箏。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沉麝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李賀之曰子美古詩多用仄韻如玉華宮等作青調起伏頓挫獨為峭健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

唐詩廣選卷一

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濤。無使蛟龍得。劉會五曰落日屋梁猶然實景不可再遇

其二

浮雲終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



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  
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步覺自由。杖梨復恣意。免直公與侯。晚定崔李  
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  
仁里歡。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

唐詩廣選卷一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  
尊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茅旣青出。蜂  
聲亦暖游。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  
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  
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撼。百川皆亂流。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  
沉浮。

雨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滄江去。雨灑石  
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  
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官久已  
滅。幽珮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  
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孟浩然

晚泊潯陽望香爐峰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岸。始見香

唐詩廣選卷一

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踪。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下空字見題中望字

王維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莫作吳王姬。ト状ト山ト前ト服ト如ト画ト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ト邀人傳脂粉。不ト自着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又曰寫得

欲格高者難二  
者孟浩然兼之

謝茂秦曰詩有  
韻有格二前似  
梅花韵似薄  
寒欲韵勝者易

蔣仲舒曰：嬌情如畫。  
劉會孟曰：語有風味，似沒似沒。



將仲舒曰第五  
句一松便轉不  
知市外多少要  
宛

將仲舒曰如此  
起句最老而不  
易工  
到會孟曰只是  
以前道不盡者

王元美曰由工  
入微不犯痕迹

###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 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  
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  
君猶佇立。起結要斷令人不能已已

### 奉寄韋太守陟

唐詩廣選卷一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  
歸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  
景問悲翁。故人不可見。寂寞平林東。

### 過李揖宅

開門秋艸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大吹寒  
籬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  
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 崔漢陽兄季重前山興

劉會孟曰又別  
又別有道之言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閒。悠悠西林下。自識門  
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  
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  
爾。嘆息此顏顏。

### 藍田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  
源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  
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慙所適。老僧四五  
人。逍遙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  
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  
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  
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覲。

唐詩廣選卷一

十五

### 王昌齡

### 塞上曲三首

蟬鳴桑樹間。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處處黃  
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共沙塵老。莫學游俠兒。矜

誇紫駟好

其二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是今古。白骨亂蓬蒿。

其三

秋風夜渡河。吹卻鴈門桑。遙見胡地獵。騎馬宿嚴霜。五道分兵去。孤軍百戰場。功多翻下獄。士

唐詩廣選卷一

十六

卒但心傷。

江上聞笛

橫笛怨江月。扁舟何處尋。聲長楚山外。曲繞胡關深。相去萬餘里。遙傳此夜心。寥寥浦溆寒。響盡唯空林。不知誰家子。復奏邯鄲音。水客皆擁棹。空霜遂盈襟。羸馬望北走。遷人悲越吟。何當得有力。邊艸白旌節隴城陰。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田中。非爲漁

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

谷同所驚。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

感。干謁亦已屢。子爲黃綬羈。余亦蓬山顧。京門

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

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

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

子仍跼步。拂衣易爲高。論迹難有趣。張范善始

唐詩廣選卷一

十七

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倘冥數。

儲光義

述華清宮

上林神君宮。此地卽明庭。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搖星。三軍報大有。孰謂非我靈。

得誦歌體

田家雜興六首

春至鶴鵲鳴。薄言向田墅。不敢自力作。黽勉取鄰女。旣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閒時相顧笑。喜

蔣春甫曰安貧知命之言只如此說

劉會孟曰六首首首皆妙有此田家

又曰真隨者遊俗之談

悅好禾黍。夜夜登囂臺。南望洞庭清。百艸被霜露。秋山響砧杵。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其二

衆人耻貧賤。相與尚膏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漁。山澤時晦暝。歸家暫閒居。滿園種葵藿。繞屋樹桑榆。禽雀知我閒。翔集候我廬。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壺。

又曰淵明之趣

其三

唐詩廣選卷一

又曰似是思婦  
結三不意出此

逍遙阡陌上。遠近無相識。落日照秋山。千巖同一色。網罟繞深莽。鷹鷂始輕翼。獵馬既如風。奔獸莫敢息。駐旗滄海上。犒士吳官側。楚國有夫人。性情本貞直。鮮禽徒自美。終歲竟不食。

其四

又曰別是一種  
意態言外自然

劉琨曰未四句  
合蓄意味可玩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同田復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鸚鵡傷秋草。日夕寒風

來。衣裳苦不早。

其五

貧士養情性。不復知憂樂。去家行賣畚。留滯南陽郭。秋至黍苗黃。無人可刈穫。孺子朝未飯。把竿逐鳥雀。忽見梁將軍。乘車出宛洛。意氣軼道路。光輝滿墟落。安知負薪者。咄咄笑輕薄。

其六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閉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唐詩廣選卷一

十九

劉琨曰此問  
差使而勝然各  
自好

李頎

光上座廊下衆山

名嶽在廡下。吾師居一牀。每聞楞伽經。只對清翠光。百谷聚雲色。莓苔侵屋梁。氣盤古壁轉。勢

蔣春甫曰只如此結不犯難手

引幽堦長。願游薜蘿下。日見金爐香。

裴尹東溪別業

公才廊廟器。官亞河南守。別墅臨都門。驚湍激前後。舊交與羣從。十日一攜手。幅巾望寒山。長嘯對高柳。清歡信可尚。散吏亦何有。岸雪青城陰。水光遠林首。閑觀野人役。或飲川上酒。幽雪淡徘徊。白鷺飛左右。庭竹垂臥內。村煙隔南阜。始知物外情。簪紱同芻狗。

又曰令人企慕考槃

唐詩廣選卷一

三十

贈張旭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艸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但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泄。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卽是安期生。

送蔡母三謁房給事

夫子大名下。家無鍾石儲。惜哉湖海上。曾校蓬萊書。外物非本意。此生空淡如。所思但乘興。遠適維單車。高道時坎坷。故交願吹嘘。徒言青瑣闥。不愛承明廬。百里人戶滿。片言評訟疎。手持蓮花經。目送飛鳥餘。晚景南路別。炎雲中伏初。此行倘不遂。歸食蘆洲魚。

常建

唐詩廣選卷一

三十

昭君墓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爲枯骨。迴車夜出塞。立馬背不發。共恨丹青人。墳上哭明月。

宿王昌齡隱居

清溪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蔣仲舒曰傷哉片語足當萬狀立馬句又自注其

劉會孟曰情淡沉實不類着色

○原同意別



劉會孟曰等閑  
楚

劉會孟曰語類  
高素

將春甫曰即事  
咏懷清和到底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激  
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  
以徵黃金。

送李十一尉臨溪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  
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回軫撫商調。越  
溪澄碧林。

唐詩廣選卷一

晦日馬銓曲稍次中流作

夜寒宿蘆葦。曉色明西林。初日在川上。便澄遊  
子心。晴天無纖翳。郊野浮春陰。波靜隨釣魚。舟  
小綠水深。出浦見千里。曠然諸遠尋。扣舷應漁  
父。因唱滄浪吟。

西山

一身爲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  
天勢。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日

將仲舒曰平鋪  
直叙自是出世  
語

王元美曰起伏  
適上自是正宗

入孤霞繼洲渚。遠陰映湖雲。尚明霽林昏。楚色

來。岸遠荆門閉。至夜轉清迥。蕭蕭北風厲。沙邊

鴈鷺泊。宿處兼葭蔽。圓月逗前渚。孤琴又搖曳。

泠然夜遂深。白露沾人袂。

高適

宋中五首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  
高臺。寂寞向秋艸。悲風千里來。

唐詩廣選卷一

其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  
不還。時清更何有。禾黍徧空山。

其三

景公德何廣。臨變莫能欺。三請皆不忍。妖星終  
自移。君心本如此。天道豈無知。

其四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脩竹令



將春甫口北涼  
在言外

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鳴樹枝。

其五

登高臨舊國。懷古對窮秋。落日鴻鴈度。寒城砧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同韓四薛三東亭翫月

遠遊悵不樂。茲賞吾道存。欵曲故人意。辛勤清夜言。東亭何寥寥。佳境無朝昏。皆輝近洲渚。戶牖當郊原。矧迺窮周旋。況復怡討論。樹陰蕩瑤

唐詩廣選卷一

三五

琴。月氣延清尊。明月帶飛鴈。野火連荒村。對此更愁予。悠哉懷故園。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香界泯羣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忻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空虛上。頓疑身世別。迺覺形神王。宮闕皆戶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慙阮步。末宦知周防。輸效獨無因。斯言可游放。

殷璠曰山風二語宜稱幽致

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間。想望崑崙丘。迴首見黛色。渺然波上秋。深沉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岩幽。杳藹信難測。淵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慚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忻與數子游。

岑參

唐詩廣選卷一

三五

暮秋山行

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蒼旻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籟悲蕭辰。鷄鳴昨夜鳴。蕙草色已陳。況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

高廷禮曰：此詩  
思緒詩外參手  
高適杜甫作皆  
雄渾悲壯，可以  
波跨百代。

蔣仲舒曰：鋪張  
轉捩絕處逢生  
盡成奇賞。

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  
濤。奔奔似朝東。青松夾馳道。官觀何玲瓏。秋色  
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  
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  
無窮。

東歸發犍為至泥溪舟中作

前日解侯印。泛舟歸山東。平旦發犍為。逍遙信  
回風。七月江水大。滄波漲秋空。復有峨眉僧。誦  
唐詩廣選卷一

經在舟中。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魚龍。一。道。鳴。迅。  
湍。兩。邊。走。連。峯。猿。拂。岸。花。落。鳥。啼。岩。樹。重。煙。藹。  
吳楚連。沂沿湖海通。憶昨在西掖。復曾入南宮。  
日出朝聖人。端笏陪羣公。不意今棄置。何由豁  
心胸。吾當海上去。且學乘槎翁。

秋夜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

皤皤岷山老。抱琴鬢蒼然。衫袖拂玉徽。爲彈三  
峽泉。此曲彈未半。高堂如空山。石林何颺颺。忽

在窻戶間。繞指弄鳴咽。青絲激潺湲。潏潏怨楚  
雲。虛徐韻秋烟。疑兼陽臺雨。似雜巫山猿。幽引  
鬼神聽。淨令耳目便。楚客腸欲斷。湘妃淚斑斑。  
誰裁青銅枝。絙以朱絲絃。能合古人曲。遍與今  
人傳。知音難再逢。惜君方老年。曲終月已落。惆  
悵東齋眠。

北亭贈宗學士道別

萬事不可料。嘆君在軍中。讀書破萬卷。何事來  
唐詩廣選卷一

從戎。曾逐李輕車。征西出太蒙。荷戈月窟外。振  
甲崑崙東。兩度皆破胡。朝廷輕戰功。十年抵一  
命。萬里如飄蓬。容鬢老胡塵。衣裘脆邊風。忽來  
輪臺下。相見披心胸。飲酒對春草。彈碁聞夜鐘。  
今日還龜茲。臂上懸角弓。平沙向旅館。匹馬隨  
飛鴻。孤城倚大磧。海氣迎邊空。四月猶自寒。天  
山雪濛濛。君有賢主將。何謂泣途窮。時來整六  
翮。一舉凌蒼穹。

劉長卿

浮石瀨

秋月照瀟湘。月明聞盪漿。石橫晚瀨急。水落寒沙廣。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清暉朝復暮。如待扁舟賞。

陪元侍御游支硎寺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密竹藏晦明。羣

唐詩廣選卷一

三八

峯爭向背。峯峯帶落日。步步入青霤。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錢起

杪秋南山西峯題準上人蘭若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反照亂流明。寒空千嶂靜。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上詣遠公廬。孤峰懸一徑。雲裏隔窓火。松間下山磬。客到兩忘

言。猿心與禪定。

李祭酒別業俯視川林前帶雷岫

南山轉羣木。昏曉擁山翠。小澤近龍居。青蒼常雨氣。君家北原上。千金買勝事。丹闕退朝迴。白雲迎賞至。新晴村落外。處處煙景異。片水明斷。煙餘霞入古寺。東臯指歸翼。月盡有餘意。

韋應物

效陶彭澤

唐詩廣選卷一

三八

霜落梓百艸。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暝。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寒劣。誰謂薄世榮。

劉會孟曰古謂本色微雨一聯似亦以和得之

劉會孟曰物性二語似想似遠甚好

詩中舒日有如此句好何所樹對有別材也

川金口其詩  
自多悲意及  
料如此亦少

對金口其詩  
自多悲意及  
料如此亦少

舊春甫日六八  
詩脚注其意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尊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宋齊隨筆云高妙超詣而結句非思索可得

淮上卽事寄廣陵諸故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髻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唐詩廣選卷一

三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岩峩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浮。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巖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南國陪王卿游興

形迹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

池暮色深。君子有高躅。相携在幽尋。一酌何爲貴。可以寫冲襟。

京郊

吏舍踰終年。出郊曠清曠。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憇。緣澗還復去。微雨霽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聳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嗟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柳宗元

田家三首

蓐食狗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筋力事。特

劉會孟曰自以爲得

晉吉甫曰田家如雞鳴可謂白里青夜無事等句絕有淵明風



味  
劉會孟曰此詩  
之悲

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

其二

古道饒蕪熱。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湄。陂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其三

唐詩廣選卷一

三

又曰此詩皆來  
說亦極妙者故  
尤

蘇東坡曰此詩  
受中有事。中  
自是妙極古今  
劉會孟曰精神  
在始至十字遂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隣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杵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停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遠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

覺一篇蒼然結  
得平淡  
劉州之曰子厚  
初秋篇未失為  
沈澁此作自是  
唐詩

藻舞淪漪。去國覓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崔顥

入若耶溪

輕舟去何疾。已到雲林境。起坐魚鳥間。動搖山水影。岩中響自答。溪裏言彌靜。事事令人幽。停橈向餘景。

唐詩廣選卷一

三

贈輕車

悠悠遠行歸。經春涉長道。幽冀桑始青。洛陽蠶欲老。憶昨成馬地。別時心草草。烽火從北來。邊城閉常早。平生少相遇。未得展懷抱。今日杯酒間。見君交情好。

陶翰

古塞下曲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塵沙昏。背河更

唐詩廣選卷一  
二句廣選通昨  
句



一戰驂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  
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  
門。哀哀淚如霰。

早過臨淮

夜來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楚  
雲蚤。鱗鱗漁浦帆。泝泝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怒  
焉心如擣。且言任倚仗。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  
移。蓮公志尚抱。古人已云去。此理今難道。

唐詩廣選卷一

崔署

山下晚晴

寥寥遠天靜。溪路何空濛。斜光照疎雨。秋風生  
白虹。雲盡山色暝。蕭條西北風。故林歸宿處。一  
葉下梧桐。

潁陽東溪懷古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  
在山。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鷗寒更浴。孤

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  
步。淒涼岑壑間。

蚤發交煙山還太室作

東林氣微白。寒鳥忽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  
州堂。杪冬正三五。日月遙相望。蕭蕭過穎上。隴  
臄辨夕陽。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  
盡。窮陰人易傷。傷此無衣客。如何蒙雨露。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鉞

唐詩廣選卷一

二山人

支公已寂滅。塔影山上古。更有真僧來。道場救  
諸苦。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身心能自新。色  
相了無取。森森松映月。漠漠雲近戶。嶺外飛電  
明。夜來前山雨。燃燈見棲鶴。作禮聞信鼓。曉霽  
南軒開。秋華淨天宇。願言長出世。謝爾及申甫。

綦母潛

題鶴林寺

詩仲舒曰本二  
句可刪

殷璠曰此詩峭  
情至如松蘿句  
不可多得

道門隱形勝。向背臨層霄。松覆山殿冷。花藏溪  
路遙。珊珊寶旆掛。熠熠明燈燒。遲日半空谷。春  
風連上潮。少愚水木興。暫忝身心調。願謝携手  
客。茲山禪誦饒。

崔國輔

雜詩

逢着平樂兒。論交鞍馬前。興酣一斗酒。恰用十  
千錢。後余在關內。作事多迤邐。何肯相救援。徒

唐詩廣選卷一

三五

聞寶劍篇

贈裴九侍御昌江草堂彈琴

朔風吹疎竹。積雪在嵯巖。鳴琴草堂響。小澗清  
且淺。沉吟東山意。欲去芳歲晚。悵望黃綺心。白  
雲若在眼。

丁仙芝

江南曲五首

長干斜路北。近浦是兒家。有意來相訪。明朝出

蔣春山曰淺深  
立而俱難到

浣紗

其二

發向橫塘口。船開值急流。知郎舊時意。且請拋  
船頭。

其三

昨暝逗南陵。風聲波浪阻。入浦不逢人。歸家誰  
信汝。

其四

未眠已成粧。乘潮去茫茫。因從京口渡。使報邵  
陵王。

其五

始下芙蓉樓。言發瑯琊峴。急爲打船開。惡許旁  
人見。

和薦福寺英公新構禪堂

上人久棄世。中道自忘筌。寂照出羣有。了心清  
衆緣。所以於此地。築館開青蓮。果藥羅砌下。朝

又曰只說影響

唐詩廣選卷一

三五

虹垂戶前。呪中灑甘露。指處流香泉。神遠日無事。體清宵不眠。枳聞廬山法。松入漢陽禪。一枕四山外。虛舟常浩然。

司空曙

關山月

蒼茫明月上。夜久光如積。野漠冷胡霜。關樓宿邊客。隴頭秋露暗。磧外寒沙白。惟有故鄉人。霜寒此聞笛。

唐詩廣選卷一

三六

戎昱

塞上二首

慘慘寒日沒。北風捲蓬根。將軍領疲兵。却入古塞門。迴首指陰山。殺氣成黃雲。

其二

樓上畫角哀。卽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終年事鞞鼓。

杜牧

蔣仲舒曰三四  
是選五六七  
八是致語後半  
皆有規李兵部  
意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卽事寄兵部李郎中  
清淮控隨漕。北走長安道。檣形櫛櫛斜。浪態迤迤好。初旭紅可染。明河澹如掃。澤潤鳥來遲。村飢人語早。露蔓蟲絲多。風蒲燕雛老。秋思高蕭蕭。客愁長裊裊。因懷京洛間。宦遊何草草。什伍持津梁。傾湧爭追討。黽便詎可尋。秘幾安能考。小人乏馨香。上下將何禱。惟有君子心。顯豁如幽抱。

唐詩廣選卷一

三六

薛奇童

塞下曲

騎虜初南下。烟塵暗國中。獨召李將軍。夜開甘泉宮。一身許明主。萬里總元戎。霜甲臥不煖。夜半聞邊風。胡天早飛雪。芳檄多轉蓬。寒雲覆水重。秋氣連海空。金鞍誰家子。上馬鳴角弓。自是幽并客。非論愛立功。

杜顥

從軍行

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爲龍城侯。正值胡  
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  
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轅時佇立。斷蓬孤自  
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路平冰霰澌。夜聞  
漢使歸。獨向刀環泣。

唐詩廣選卷一

四十

唐詩廣選卷二目錄

王勃

滕王閣

盧照隣

長安古意

駱賓王

帝京篇

劉廷芝

唐詩廣選卷二目

代悲白頭翁

公子行

沈佺期

古意

宋之問

明河篇

下山歌

至端州驛見杜審言諸友題壁慨然成咏



王翰

飲馬長城窟行

孫逖

山陰縣西樓

李白

烏夜啼

採蓮曲

獨渡篇

唐詩廣選卷二目

將進酒

江上吟

鳴臯歌送岑徵君

金陵酒肆留別

贈裴十四

杜甫

貧交行

折檻行

朱鳳行

越王樓歌

秋風

夜聞簫箎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玄都壇寄元逸人

莫相疑行

高都護聽馬行

唐詩廣選卷二目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哀江頭

樂遊園歌

飲中八仙歌

駿馬行

哀王孫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漢陂行

奉先劉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画馬圖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高適

行路難二首

邯鄲少年行

燕歌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

唐詩廣選卷二目

漁父歌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送田少府貶蒼梧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送蔡山人

寄宿田家

封丘縣

岑參

登古鄴城

韋員外家花樹歌

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太白胡僧歌

李頎

崔五丈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別劉錚

唐詩廣選卷二目

王維

洛陽女兒行

答張五弟

寄崇梵僧

崔灝

孟門行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行路難

五

孟浩然

送王七尉松滋

丁仙芝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劉復

長歌行

儲光羲

登戲馬臺作

唐詩廣選卷二目

六

張謂

贈喬林

湖中對酒作

王昌齡

城傷曲

烏棲曲

崔國輔

對酒吟

賈至

巴陵寄李二戶部張四禮部

王季友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常建

古興

元結

宿洞溪翁宅

唐詩廣選卷二目

七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鮑防

雜感

劉長卿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長沙贈衡岳祝融峰般若禪師

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錢起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郎士元

郢州西樓吟

戎昱

聽杜山人彈胡琴

李益

唐詩廣選卷二目

八

野田行

韓愈

越裳操

履霜操

汴州亂二首

白居易

醉題沈子明壁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張鼎

鄴城引

衛萬

吳宮怨

韋元甫

木蘭歌

李冶

唐詩廣選卷二目

賦得二峽流泉歌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二

七言古

王勃

滕王閣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胡元瑞曰滕王閣序神俊無比即此棟宇雖四韻亦唐人短歌之絕

唐詩廣選卷二

盧照隣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鞍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遶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窻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

蔣春甫曰游絲嬌鳥以上言車馬梁家漢帝以上言宮室妖童媚婦以上言声色美盛桃李以上言游俠流夫蕭相以上言權勢而末段謂一切豪華終歸于盡而其言實處足以開之

顧華玉口語有來歷非學問之力不及此

唐詩廣選卷二

二

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此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此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着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妓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幃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口氣氤。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

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騎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堆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一結大是神韻

### 駱賓王

####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

唐詩廣選卷二

王元美曰賓王長篇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泊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子尊。皇居帝里峭函谷。鵲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纏。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鳩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鈞陳肅蘭肥。壁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戟抗平臺。黃扉通

高廷禮曰歌行長篇唐初獨屬王有瞻昔帝京二作文極富麗至盛唐絕少元和後元白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然樂天每有所作令老嫗能解則錄之故格調局而不高

威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勒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鏤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隣。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年紺綬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娼婦銀鈎採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雙飛入。

唐詩廣選卷二

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實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櫛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

王元美曰宋延清集中雷隱詩見寄王集落花詩見希夷集世遂謂宋作靈隱起聯為駢語成劉客落二句為宋所撰死今定其詩氣格則靈隱自當屬

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為。久留郎署終難遇。空鎖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夙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

唐詩廣選卷二

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識長沙傳。獨負洛陽才。

劉廷芝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開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

宋落花自當屬劉

蔣仲舒曰半雅半俗政佳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画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公子行

唐詩廣選卷二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迴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旁。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

謝茂秦曰本意要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



合形作一身張  
藉曰我今與子  
非一身安得死  
生不相棄何仲  
默曰與君非一  
身安得不離別  
與希夷與君一  
聯同出一律

蔣仲舒曰此等  
作多是高言

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  
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櫓一  
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 沈佺期

#### 古意

八月涼風動高閣。千金麗人捲綃幕。已憐池上  
歇芳菲。不念君恩坐搖落。世上榮華如轉蓬。朝  
隨阡陌暮雲中。飛燕侍寢昭陽殿。班姬飲恨長

### 唐詩廣選卷二

信宮。長信宮。昭陽殿。春來歌舞妾自知。秋至容  
華君不見。昔時羸女厭世氛。學吹鳳簫乘綵雲。  
含情轉盼向蕭史。千載紅顏持贈君。

### 宋之問

#### 明河篇

委婉流麗亦初唐傑作如此才徒求爲北門學士以見  
志哀哉

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  
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  
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圓堂瓊戶特

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晶簾外轉逶迤。倂彼  
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  
歸。誰家今夜搗寒衣。鴛鴦機上疎螢度。烏鵲橋  
邊一鴈飛。鴈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  
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  
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  
訪成都賣卜人。

### 下山歌

### 唐詩廣選卷二

下嵩山。今多所思。携佳人。今步遲遲。松間明月  
長如此。君再遊。今復何時。

至端州驛見杜審言諸友題壁慨然成咏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  
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搖雨散多離飛。海  
濶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  
人歸。亦何嘗刻意爲工

### 王翰



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麒麟殿前  
拜天子。走馬爲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  
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鐘鼓動地來。傳道軍于夜  
猶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爲君一行摧萬人。壯士  
揮戈迴白日。單于濺血汚朱輪。歸來飲馬長城  
窟。長城道旁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  
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  
唐詩廣選卷二

蕭仲舒曰此題  
作者多而各自  
一格調

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  
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二十年。築  
怨聲冤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  
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孫逖

山陰縣西樓

都邑西樓芳樹間。逶迤霽色遶江山。山月夜從  
公署出。江雲晚對訟庭還。誰知春色朝朝好。二

月飛花滿江草。一見湖邊楊柳風。遙憶青青洛  
陽道。

李白

烏夜啼

范德机曰漢魏書多不可點李詩亦難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  
焉若此作字爲極曲可謂精金粹玉矣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  
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窻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  
宿空房淚如雨。

採蓮曲

唐詩廣選卷二

若耶溪旁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  
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  
三五五映垂楊。紫駟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  
斷腸。

獨漉篇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  
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  
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

樂城遺言曰仙  
手自不可及

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  
無心可猜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  
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顧鷗鷺  
爲君一擊鵬搏九天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  
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  
唐詩廣選卷二

楊升菴曰太白  
狂歌中玄理  
非故爲狂語者

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  
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  
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  
長醉不長醒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  
名陳生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  
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  
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江上吟

蕭士斌曰達者  
之言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  
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  
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  
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功名  
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鳴皋歌送岑徵君

將仲舒曰何法  
短長全以調勝  
如南郭隱凡聲  
振響皆皆奇後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淩競  
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舳迥仙山之峻極  
唐詩廣選卷二

固于麟所謂龜  
野之木英雄欺  
人難以長語者  
也

今聞天籟之嘈嘈霜嗥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  
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熊舐談峯危柯  
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  
星辰於岩叢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  
吹兮彈絲觴清冷之地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  
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  
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嶽嶽盤白石兮坐素  
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氛氲蘿冥冥

范德仁曰此作  
物長而詞意易  
見亦楚人意也  
與遠別離等篇  
皆佳而彼深矣

贈來子曰此詩  
詩效屈原本苦  
賈誼吊屈原而  
白子適為其或  
范德民曰其  
自謂魚目混珠  
出於龍目混珠  
意亦太自其心  
虛妙不在此也  
黃山谷曰至此  
乃真太白妙處  
當沿心焉  
劉會孟曰終是  
太白語別

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淒。波。小。聲。而。上。聞。虎。嘯。  
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鼯。嘯。呻。  
魂。獨。處。此。幽。默。今。愀。空。山。而。愁。人。難。聚。族。而。爭。  
食。鳳。孤。飛。而。無。隣。蝦。蟬。嘲。龍。魚。目。混。珍。嫫。母。承。  
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今。亦。奚。異。  
乎。夔。龍。蹶。躅。于。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  
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今。固。  
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今。飛。來。長。與。君。今。相。親。  
唐詩廣選卷二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君嘗。金陵子弟  
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  
意與之誰短長。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  
里寫入胸懷間。身騎白龍不敢渡。金高南山買  
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劉會孟曰此從  
俗語語累證古  
意

詩春重口有微  
乎其言之

杜甫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  
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析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冑子  
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  
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  
唐詩廣選卷二

直臣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深嗷嗷。側  
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慙白鳥在  
羅網。黃雀最少難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  
鳴梟相怒號。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



劉會孟曰不深  
不淺

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尺清。山  
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  
古情。

### 秋風

趙次公曰只寫  
眼前景宛轉含  
苦道不盡淒感  
之意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晴小城  
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  
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  
是非。

唐詩廣選卷二

十五

### 夜聞簫篋

劉會孟曰君如  
干戈如此則不  
復恨行路矣  
歷明然

夜聞簫篋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隣舟一聽  
多感傷。塞曲三更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  
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  
路難。

###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劉會孟曰  
激人堂三復堂  
二西得諸侯以  
下謂王郎知我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復舍此何向  
龍德純曰結句  
七字而含無限  
之意方力如截  
奔馬

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  
取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  
中之人吾老矣。

### 玄都壇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  
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茆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  
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艸琅玕日應長。錢鏐  
唐詩廣選卷二

十六

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歡  
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  
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  
寒趨路傍。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 高都護聽馬行

劉會孟曰寫得  
微至快抱如龍

楊用修曰馬之  
為物最神駿故  
古詩人畫工  
皆借之以寄其  
精工若杜工部  
蘇東坡諸詩極  
其形容殆無餘  
巧

劉會孟曰只如  
此語絕是

劉會孟曰不必  
有所從來不必  
有所指玄之又  
玄家妙之門  
又曰本寒七字  
浩然以其將隱  
也  
又曰其以隱詞  
體類自得意故  
成一家言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欵然來向東。此馬臨陣  
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  
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  
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屠冰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  
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  
出橫門道。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唐詩廣選卷二

七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  
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  
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龍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  
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  
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哀江頭

蘇子瞻曰大雅  
無九章事不接  
文字如連山  
斷續相去絕遠  
而氣脈聯絡若  
此首詞氣如百  
金戰馬注坡奔  
淵如履平地得  
詩人遺法  
李太白此詩  
妙在清潤二句  
明皇肅宗一去  
一往而無消息  
父子間人斷難  
言其大雅之  
非但細細讀  
之感而已

劉會孟曰每讀  
此結不自堪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  
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唐詩廣選卷二

七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萃森爽。煙寒碧艸萋萋長。公子華筵  
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  
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  
城仗。闔闔晴開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  
低垂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  
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戰深  
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又曰吾常讀過  
于此

蔡元度曰此歌  
分八章人人各  
異雖重韻無害  
亦三百篇外意  
之意也  
劉會孟曰八篇  
近之吾意復如  
題重入口一二  
語集之成歌  
又曰不倫不理  
各極其辭趣古  
無此體無此妙

此身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季  
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滎陽。左  
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嘔杯樂聖稱  
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  
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  
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唐詩廣選卷二

九

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僊。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  
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 駿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  
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崑崙。顧  
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炎夾鏡懸。肉駿碾福連  
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

劉會孟曰赤汗  
二語無窮要有  
風味

劉會孟曰起語  
如重譴者敘事  
處  
楊用修曰三國  
典略曰侯景後  
位令餘朱雀門  
其日有白頭烏  
萬計集于門樓  
童話曰白頭烏  
拂朱雀還與吳  
此詩首句正用  
此以候景此祿  
山也而千家注  
不知引此

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  
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  
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  
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  
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宣都邑。肯  
使麒麟地上行。

###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唐詩廣選卷二

五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  
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  
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降  
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  
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紫馬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

劉會孟曰忠臣  
蓋心念卒隱  
備盡情態

劉會孟曰如此  
起語不悲辭窮

又曰此老歌行  
之妙自不自知  
其所至者

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勢面請雪耻。慎勿出口。免  
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  
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  
挿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  
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禱。少年  
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

唐詩廣選卷二

三

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  
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  
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  
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  
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

劉會孟曰寫景  
入微神妙遠近  
交應具足

又曰懷安之容  
窮致之思

又曰尋常賦樂

事則所無歷賦  
傳者皆不復道

唐詩廣選卷二

范德祖曰歌行  
之奇清景絕者

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  
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  
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鳬鷺  
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  
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  
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影動裊窈冲融開。  
船舷暎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

唐詩廣選卷二

三

###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支翠旗光有無。只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  
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興遣西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  
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  
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廼瀟湘醜。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

劉會孟曰玄淡  
活脫自在

范德松曰古今  
題畫之律度也

劉會孟曰起得  
疎幽正合古意

風雨急。迺是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  
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  
舟立。滄浪水深清溟濶。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  
画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到。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  
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  
襪從此始。

唐詩廣選卷二

三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画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  
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  
人索。盤腸將軍拜舞歸。輕統細綺相追飛。貴戚  
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  
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  
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又曰騷騷四語  
沈著雅潔

又曰長篇意外  
冷峭險絕

劉會孟曰起得  
激昂慷慨少有  
及此三四接得  
又暢後四語哭  
兀下來往復浩  
蕩只在裏許自  
是筆意至此非  
思致所及

其餘七疋亦殊絕。迺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  
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凡馬爭神駿。顧  
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  
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  
龍媒去盡鳥呼風。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唐詩廣選卷二

三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  
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  
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  
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  
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  
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迺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



洪容齋曰不妨  
獨步  
詩在別日之美  
曰一洗萬古凡  
馬空東坡說吳  
道子神品四筆  
所畫馬在  
吾不謂其西  
二詩足以當之

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錫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卽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劉會孟曰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

唐詩廣選卷二

二五

高適

行路難二首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絃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棄捐。安知憔悴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憐。

其二

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

將仲舒曰富貴出  
落三無知已意

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旁人獨愁苦。東隣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唐詩廣選卷二

二六

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是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橫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

殷璠曰高適詩  
有雄氣胡野皆  
實其文之知燕  
歌行等作更多  
奇句

蔣仲舒曰此婦  
以後又長一審  
斷腸情況

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  
腓。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  
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  
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廕廕  
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  
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  
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人日寄杜二拾遺

唐詩廣選卷二

二十七

洪景廬曰高適  
寄杜二詩。東  
西南北人杜則  
云東西南北正  
以論如鍾聲在  
簾中。則應非  
若今人謂和爲  
次韻所拘也。

人日題詩寄艸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  
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  
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  
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  
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漁父歌

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釣不移手。世人欲得  
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荀皮笠子荷葉衣。心

無所營守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  
處歸。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上黃花爲誰有。行子迎霜  
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憔悴人多厭。蔡  
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  
搔首。

送田少府貶蒼梧

唐詩廣選卷二

二十八

沉吟對遷客。惆悵西南天。昔爲一官未得意。今  
向萬里令人憐。念茲斗酒成暌間。停舟嘆君日  
將晏。遠樹應連北地春。行人却羨南歸鴈。丈夫  
窮達未可知。看君不合長數奇。江山到處堪乘  
興。楊柳青青那足悲。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  
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

王元美曰行人何  
詩家能道遠樹  
句無人能道



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  
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  
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  
以相周旋。

### 送蔡山人

東山布衣明古今。自言獨未逢知音。識者聞見  
一生事。到處豁然千里心。看書學劍長辛苦。近  
日方思謁明主。斗酒相留醉復醒。悲歌數年候

唐詩廣選卷二

王元

如雨。丈夫遭遇不可知。買臣主父皆如斯。我今  
蹭蹬無所似。看爾崩騰何苦爲。

### 寄宿田家

田家老翁住東陂。說道平生隱在茲。髮白未曾  
記日月。山青每到識春時。門前種柳深成巷。野  
谷流泉添入池。牛壯日耕十畝地。人閑常掃一  
茅茨。客來滿酌清尊酒。感興平吟才子詩。岩際  
窟中藏鼯鼠。潭邊竹裏隱鷓鴣。村墟日落行人

蔣仲舒曰。淺  
說。脈深。說百  
兩所思不如一  
言。

蔣仲舒曰。了  
又復了。

少醉後無心怯路岐。今夜只應還寄宿。明朝拂  
曙與君辭。

### 封丘縣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  
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祗言小邑無所爲。公  
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  
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  
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

唐詩廣選卷二

三十

哉。爲銜君命日遲迴。迺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  
潛歸去來。

### 岑參

### 登古鄴城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  
雲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  
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爲誰來。

### 韋員外家花樹歌

胡元瑞曰。此詩  
疎薄。

何元朗曰。此作  
格調。舉之。滕王  
閣。

蔣仲舒曰閑言  
分語分外緊峭  
有趣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  
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  
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  
酒香。結句緊處忽放淡中有味

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

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絃絃十三柱。怨調慢  
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紅亭水木不知暑。  
忽彈黃鍾和白紵。清風颯來雲不去。聞之酒醒

唐詩廣選卷二

三

淚如雨。汝歸秦。今彈秦聲。秦聲悲兮聊送汝。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  
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  
北風吹斷天山艸。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  
吹胡笳。胡笳悲兮將送君。秦山遥望隴山雲。邊  
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

蔣仲舒曰第五  
句以下又許說  
一番

太白胡僧歌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  
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窻邊錫杖解兩虎。牀  
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垂肩眉  
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  
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  
識。願一見之何由得。中山有僧人不識。城裏看  
山空黛色。

李頎

唐詩廣選卷二

三

崔五丈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刀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  
穹廬室。馬上割飛蠓。蟬塞。執之魍魎誰能前。氣  
凜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  
流泉。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鞘金環儼相向。回頭  
搔首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

別劉錙

梁生惆悵心不羈。途窮氣益長安兒。回頭轉盼

似鵬鶚。有志飛鳴人豈知。雖云四十無祿位。曾  
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  
二帥。一言不合龍額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  
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憤鼻昔常  
挂。懷裏琅玕今在無。補得俗眼如面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  
歌非遠圖。忽然遣躍紫駟馬。還是昂藏一丈夫。  
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峨峨滿川澤。但聞行路  
吟新詩。不嘆舉家無儋石。莫言貧賤長可欺。覆

唐詩廣選卷二

三

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託。木槿朝看暮  
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  
滄波勿復陳。五湖三江愁殺人。

王維

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良人玉勒  
乘驄馬。侍女金盤脍鯉魚。画角朱樓盡相望。紅  
桃綠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

蔣仲舒曰四終  
字非山奇起然  
亦非安拙可得

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  
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窗曙滅九微  
火。九微片片飛花璫。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祇  
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  
將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岑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  
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

唐詩廣選卷二

三

往還。

寄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還。落花啼鳥紛  
紛亂。澗戶山窻寂寂閑。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  
遙望空雲山。

崔灝

孟門行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

蔣仲舒曰前四  
句自喻中六句

賦後四句  
聽者

中意自任

彈射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言反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窗楊柳垂。本期漢代金吾婿。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婿多輕薄。借客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

唐詩廣選卷二

三

長樂。青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鬬雞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

詩中舒口後四句便是絕妙古閑情

### 行路難

君不見建章宮裏金明枝。萬萬長條拂地垂。二月三月花如霰。九重深幽君不見。艷彩朝含四

寶宮。香風吹入朝雲殿。漢家宮女春未闌。愛此

芳草朝暮看。來看去。看心不忘。攀折將安鏡臺

上。雙雙素手剪不成。兩兩紅妝笑相向。建章昨

夜起春風。一花飛入長信宮。長信麗人見花泣。

憶此珍樹何嗟及。我昔初在昭陽時。朝攀暮折

登玉墀。只言歲歲長相對。不悟今朝遙相思。

孟浩然

### 送王七尉松滋

唐詩廣選卷二

三

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氤。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回。

丁仙芝

###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曉幙紅襟鷺。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



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劉復

長歌行

淮南木落秋雲飛。楚宮商歌今正悲。青春白日不與我。當壚舉酒勸君持。出門驅馳四方事。徒用辛勤不得意。三山海底無見期。百齡世間難。

唐詩廣選卷二

虛棄君不見金城帝業漢家有。東制諸侯後長久。姦雄竊命風塵昏。函谷重關不能守。龍蛇出沒經兩朝。胡虜憑陵大道銷。河水東流宮闕盡。五陵松柏自蕭蕭。

韻華玉曰從來感慨多不出此

儲光義

登戲馬臺作

君不見宋公杖鉞誅燕后。英雄踴躍爭趨走。小會衣冠呂梁壑。大徵甲卒碣磧口。天門神武樹。

元勳九日茱萸餐六軍泛泛樓船遊極浦。擢擢歌吹動浮雲。居人滿目市朝變。霸業猶存齊楚甸。泗水南流桐栢川。沂山北走瑯琊縣。滄海沉沉晨霧開。彭城烈烈秋風來。少年自言未得意。日暮蕭條登古臺。

張謂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

唐詩廣選卷二

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丑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遇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

湖中對酒作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

韻華玉曰此言此二詩俱放逸  
第前卷後錄當  
取法乎  
劉會玉曰可起  
其人  
劉會玉曰使覺  
是  
發端以此詩身  
代此洲老翁不  
在物外但聚  
人未嘗說耳又  
何必歷歷是探  
古流然後始為  
真境



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王昌齡

城傍曲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  
北原平掣阜鵬。射殺空管兩騰虎。迴身却月佩  
弓鞘。此式如題

烏棲曲

白馬逐牛車。黃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烏爭宿。爭

唐詩廣選卷二

三五

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墻從軍。每聽烏啼如  
夜分。此詩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崔國輔

對酒吟

早發不宜選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跡。蒙籠荆棘一鳥  
鳴。屢唱提壺沽酒喫。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  
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醪。  
賈至

巴陵寄李二戶部張四禮部

江南芳草初羃羃。愁殺江南獨愁客。秦中楊柳  
也應春。秦中好轉憶秦中相憶人。萬里鶯花不相見。登  
高一望淚沾巾。

王季友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  
嶺上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

唐詩廣選卷二

四十一

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  
爾爲。

常建

古興

轆轤井上雙梧桐。飛鳥銜花日將夕。深閨女兒  
莫愁年。玉指泠泠怨金碧。石榴裙裾蛺蝶飛。見  
人不語翠蛾眉。青絲素絲紅綠絲。織成錦衾當  
爲誰。

詩春甫口弄奇  
探合

馬用修曰野人  
少宿山家即

詩仲舒曰五六  
而山如第七八  
情如絲絕

歸來子曰結性  
耿介其見于  
詩者亦冲淡而  
隱約至宿洞溪  
翁宅所然若有  
塵外之趣云

蔣仲舒曰語不  
煩而意盡直捷  
中有委婉

元結

宿洞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茆舍。怪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  
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時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  
愛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  
即休。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唐詩廣選卷二

四三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旁枝。年年爲客  
不到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  
處春風無別離。

鮑防

雜感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  
苜蓿花。胡人歲獻蒲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  
辭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度桂陽嶺。馬走先過林

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風香自落。遠物  
皆重近皆輕。雖雖有德不如鶴。

劉長卿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  
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長沙贈衡岳祝融峰般若禪師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却看飛

唐詩廣選卷二

四三

鳥外。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閑自落。流水  
無心西復東。

入桂渚次砂牛石穴

扁舟傍歸路。日暮瀟湘深。湘水清見底。楚雲淡  
無心。片帆落桂渚。獨夜依楓林。楓林月出猿聲  
苦。桂渚天寒桂花吐。此中無處不堪愁。江客相  
看淚如雨。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王元美曰楚雲  
淡無心五字不  
下幽州白日寒  
彼意沾此意沉

蔣春山曰：遂有  
意外奇雋之語  
中唐如此，雖巧  
庸何傷

舊遊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  
自沾衣。江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孤客愁。綠  
波淡淡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  
楓秋。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  
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  
落。唯見曲盡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別後。馬上一  
聲堪白首。

錢起

唐詩廣選卷二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蜀山西南千萬重。仙經最說青城峰。青城嶽岑  
倚空碧。遠壓峨眉吞劒壁。錦屏雲起易成霞。玉  
洞花明不知夕。星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  
粲詩。日落猿聲連玉笛。晴來山翠傷旌旗。綠蘿  
春月營門近。知君對酒遙相思。

郎士元

鄂州西樓吟

劉會孟曰：此等  
詩有典有怨

連山盡處水榮迴。山上城門臨水開。朱闌直下  
一百丈。日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  
人愛閑江復清。沙洲楓岵無來客。草綠花紅山  
鳥鳴。

戎昱

聽杜山人彈胡琴

綠琴胡笳誰妙彈。山人杜陵董庭蘭。董君少與  
山人友。山人別來今已久。當時海內求知音。鳴  
唐詩廣選卷二

付胡琴在君手。杜陵工琴四十年。琴聲在音不  
在絃。座中爲我奏此曲。滿堂蕭瑟如窮邊。第一  
第二拍。淚盡蛾眉落。番客更聞出塞入塞聲。窮  
盧。瓊帳難爲情。胡天雨雪四時下。五月不曾芳  
草生。須臾促軫變宮徵。一聲悲兮一聲喜。南看  
漢月雙眼明。却顧胡兒寸心死。回紇數年收洛  
陽。洛陽士女皆驅將。豈無父母與兄弟。聞此哀  
情皆斷腸。杜陵先生證此道。沈家祝家皆絕倒。

蔣仲舒曰木後  
稍寓知昔微意

倒華玉口斷腸  
語後委曲不堪  
多讀

唐子西曰琴操  
非古詩非樂詞  
當推選之為得  
體

袁洽誤曰退之  
又據極高古正  
是不色至廷雲  
操尤非唐賢所  
及

劉會孟曰不忍  
非情也乃怨也  
此字在字下只  
飢寒積霜反腹

如今世上風雅衰。若箇添知此聲好。世上愛  
不愛琴。則明此調難知音。今朝促軫為君奏。不  
向俗流傳此心。

李益

野田行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嘯青塚。鬼火燒  
白楊。昔人未為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斷腸。

韓愈

唐詩廣選卷二

越裳操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  
其勤。以有彊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  
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於門。孰洽於田。四海  
既均。越裳是臣。

履霜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  
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

感切其可以泣  
荒神此所以為  
琴操也

蕭七賦曰可以  
想唐政矣

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眾兒。有母  
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汴州亂二首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墜地聲如雷。健兒爭譟  
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諸侯只尺不敢救。孤  
士何者自興哀。

其二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

唐詩廣選卷二

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  
呼奈汝母子何。

白居易

醉題沈子明壁

不愛君家十叢菊。不愛君家萬竿竹。愛君簾下  
唱歌人。色如芙蓉聲如玉。我有陽關君未聞。若  
聞亦應愁殺君。

張若虛



胡元端曰張若虛在江詩法獨絕轉出劉禹爽白頭翁上許其體潔固初唐高

將春甫曰轉入開思愈益聲盈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滄海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留人。

唐詩廣選卷二

四七

誰家江上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鴈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張鼎

鄴城引

君不見漢家失統三靈變。魏武爭雄六龍戰。漣海吞江制中國。迴天運斗應南面。隱隱都城紫陌開。迢迢分野黃星見。流年不駐漳河水。明月俄終鄴國宴。文章猶入管絃新。帷座空銷狐兔塵。可惜望陵歌舞處。松風四面莫愁人。

衛萬

吳宮怨

唐詩廣選卷二

天

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韋元甫

木蘭歌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

劉後村曰樂府唯此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詳身質便然有古

胡元端曰此詩可入滕王閣詩又曰此二詩初唐詩極可法其作頗多入句為章之八句為章之八句半載載定歌行中律體矣



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但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

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但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

唐詩廣選卷二

五

唐詩廣選卷三目錄

王績

野望

楊炯

從軍行

劉生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詩廣選卷三目

韋承慶

凌朝浮江旅思

陳子昂

春夜別友人

送別崔著作東征

晚次樂鄉縣

杜審言

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和康五望月有懷

送崔融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沈佺期

銅雀臺

巫山

出塞

唐詩廣選卷三目

宋之問

扈從登封途中作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莊還荊州應制

李嶠

長寧公主東庄侍宴

詠海

詠城

蘇頲

奉使登驪山高頂應制

張說

恩勅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

幽州夜宴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張九齡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唐詩廣選卷三目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送廣州周判官

崔湜

江樓夕望

賀知章

送人之軍中

孫逖

宿雲門寺閣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劔門

李白

塞下曲三首

秋思

金陵二首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唐詩廣選卷三目

四

送友人

送友人入蜀

過崔八丈水亭

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太原早秋

孟浩然

臨洞庭

與諸子登峴山

題義公禪房

宿立公房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王維

同崔員外郎秋宵寓直

終南山

過香積寺

登辨覺寺

唐詩廣選卷三目

五

送平淡然判官

送劉司直赴安西

送邢桂州

使至塞上

觀獵

岑參

送張郎中赴隴右觀省卿公

送子尉南海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送張子東歸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

卽太尉光弼弟

登總持閣

寄左省杜拾遺

高適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唐詩廣選卷三日

六

送鄭侍御謫閩中

同郡公登濮陽聖寺閣

使青夷軍入居庸二首

自薊北歸

醉後贈張九旭

別馮判官

別王八

杜甫

登兗州城樓

房兵曹胡馬

喜逢行在所三首

月

春宿左省

晚出左掖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秦州雜詩三首

唐詩廣選卷三日

七

送遠

客亭

題玄武禪師屋壁

滕王亭子

玉臺觀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禹廟

哭嚴僕射歸視



旅夜書懷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

判官

登岳陽樓

王灣

次北固山下

崔顥

贈梁州張都督

唐詩廣選卷三目

八

祖詠

江南旅情

蘇氏別業

扈從御宿池

李頎

望秦川

綦母潛

宿龍興寺

王昌齡

胡笳曲

張謂

同王徵君洞中有懷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丁仙芝

渡楊子江

唐詩廣選卷三目

九

張巡

聞笛

張均

岳陽晚景

劉長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李嘉祐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簡諸知己

嚴維

酬李員外見寄

奉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華嚴寺

贈萬經

寶叔向

春日早朝應制

韓翃

題薦福寺衡陽岳師房

唐詩廣選卷三目

十

張祐

題松汀驛

姚合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

許渾

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荆渚

楊達

塞下

孫欣

冷井

釋皎然

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

釋處默

聖果寺

唐詩廣選卷三目

十一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三

五言律

王績

野望

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楊炯

唐詩廣選卷三

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劉生

卿家本六親。年長入三秦。白壁辭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日暮歌鐘發。喧喧動四隣。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無為在岐路。兒女共沾巾。

韋承慶

凌朝浮江旅思

天晴上初日。春水送孤舟。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野岸花開且落。江鳥沒還浮。羈望千里長。

唐詩廣選卷三

歌追四愁

陳子昂

春夜別友人

銀燭吐青煙。金尊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遶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悠悠洛陽去。此會是何年。

送別崔著作東征

方萬里曰此篇平仄不粘唐詩多有此體  
將春甫曰杜審言亦有送崔詩杜詩在此詩法杜詩視此詩規

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莫賣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晚次樂鄉縣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噉噉夜猿鳴。

杜審言

唐詩廣選卷三

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峰遶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霜白霄鐘微。風清曉漏聞。坐携餘興往。還似未離羣。

方萬里曰起句似與其孫子美同以終篇味之乃少陵家法也

和康五望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祗與扇俱圓。霧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

送崔融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關。軍麾動洛城。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煙塵掃。秋風古北平。

唐詩廣選卷三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沈佺期

銅雀臺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綺羅君不見。歌舞妾空來。思共漳河水。東

將兼甫曰一筆掃來氣格更別

劉會孟曰起得恨恨雲霞三句便自浩然揚州修曰此詩妙在獨有忽聞四處字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雖二字亦不苟也



蔣仲舒曰生意  
不出腔子外

流無重回。

巫山

巫山高不極。合沓壯奇新。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出塞

十年通大漠。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陰雲拂旆旌。饑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臯蘭北。胡

唐詩廣選卷三

五

塵損漢兵。

宋之問

扈從登封途中作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乏挾天才。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裴還荊州應制

一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

路長。荆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何日紆真果。還來入帝鄉。

李嶠

長寧公主東庄侍宴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詠海

唐詩廣選卷三

六

習坎流丹壑。朝宗合紫微。三山巨鼇湧。萬里大鵬飛。樓寫青山翠。珠含明月輝。會同添霧露。方遂衆川歸。

詠城

四海稱天府。三河建洛都。飛雲藹層闕。白日麗南隅。獨下仙人鳳。羣驚御史烏。何辭一萬里。邊徼捍匈奴。

蘇頌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仙蹕御層芬。高高積翠分。岩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少橫汾。

張說

恩勅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

唐詩廣選卷三

七

竭爲知音。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

縉雲通省閣。溝水遠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幽州夜宴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劒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

蔣仲舒曰明處是景

知恩遇深。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舊館分江口。淒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

張九齡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館逢朝霽。關門解

唐詩廣選卷三

八

宿陰。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東狩。何言是卽禽。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廬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

蔣仲舒曰有氣象又寓現

家開里樹枕榔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廻。

崔湜

江樓夕望

試陟江樓望。悠悠去國情。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公子留遺邑。夫人有舊城。蒼蒼烟霧裏。何處是咸京。

從熱中得來

賀知章

唐詩廣選卷三

九

送人之軍中

常經絕脈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

孫逖

宿雲門寺閣

香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画壁餘鴻鴈。紗窓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

與白雲遊。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劔門

劔閣橫雲峻。鑿與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榮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

李白

塞下曲三首

唐詩廣選卷三

十

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劔。直爲斬樓蘭。

其二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茫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画麟閣。獨有霍嫖姚。

其三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金陵二首

唐詩廣選卷三

十二

六代興亡國。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古殿吳花艸。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

其二

地擁金陵勢。城廻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艸。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洲。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詩春前日如此  
來又如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蔥遶聖君。

送友人

唐詩廣選卷三

十二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過崔八丈水亭

胡元瑞曰結句  
更精

詩春前日不如  
此後便無生氣



劉全直曰此老  
原無俗氣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窓落敬  
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閒隨白鷗去。沙  
上自爲羣。

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  
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  
風懷謝公。

太原早秋

唐詩廣選卷三

十三

歲落衆芳歇。當時大火流。霜威出塞草。雲色渡  
河秋。夢遶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  
日不悠悠。只是一個直捷

孟浩然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  
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  
有羨魚情。

劉全直曰起得  
渾上稱題蒸撼  
偶然不是下字  
而氣脈絕妙  
不可易端居感  
興深厚本語托  
興可傷  
胡元瑞曰起句  
雖律而含古意

劉全直曰不  
苦思自然好復  
非苦思所及  
又曰起得高古  
景無粉飾而情  
境俱備悲慨勝  
於形聲見山  
不語水風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  
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  
罷淚沾巾。

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堦前衆  
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  
知不染心。

唐詩廣選卷三

十四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岩趣。自入戶  
庭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  
臥不知還。見前意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南紀西江濶。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  
生風。寮窠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聽白雪唱。祿  
入棹歌中。

劉全直曰頌德  
語

劉全直曰亦自  
在有味

王維

同崔員外郎秋宵寓直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重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霤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宿處。隔唐詩廣選卷三

水間樵夫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登辨覺寺

竹迳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窻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嫩草承蛺蝶。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

世得無生。無論與衆是故實此詩亦然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西角起邊愁。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煙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首霜隨天馬。蒲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唐詩廣選卷三

敢覓和親

送邢桂州

鏡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峴。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

劉會孟曰無意之意  
蔣春甫曰是安西語

將仲舒曰曉遠之景孤煙如何直須要理會

劉會孟曰語不必深僻清奪衆妙  
皇甫子循曰李益聞笛詩教坊取爲度曲曉行詩好事寫爲圖畫若此詩結語與孟浩然再來迷處所隔水問樵夫並可入画  
顧與新曰幽深本色語不雜一句深淨玄微無聲無色

方萬里曰此以是廬山僧寺三凹形容廣大其語即無彫刻而意中林外四字一二數千其佳甚

護在燕然。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劉會孟曰有氣  
槩極是面意  
胡元瑞曰首起  
句詩麗精工與  
沈宋合調

岑參

送張郎中赴隴右觀省卿公

中郎鳳一毛。世上獨賢豪。弱冠已銀印。出身惟

唐詩廣選卷三

十七

寶刀。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幙下多相識。邊書醉懶操。

送子尉南海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罷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城邊樓枕海。郭裏樹

徐子機曰首尾  
有規意始言養  
親故不擇小官  
終言守已故不  
貪重寶

侵湖。郡政旁連楚。朝恩獨借吳。觀潮秋正好。莫不上姑蘇。

送張子東歸

白羽綠弓絃。年年只在邊。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逐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領豈徒然。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克渭北節度使

卽太尉光弼弟

唐詩廣選卷三

十六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懸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登總持閣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煙。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寄左省杜拾遺

蔣仲舒曰評者  
以爲低秦嶺見  
得高小渭川見  
得遠余謂此是  
高意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白髮二語北與堪咏

高適

送劉評事克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從題目上做造出來

唐詩廣選卷三

九

送鄭侍御謫閩中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鴈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同郡公登濮陽聖寺閣

落日登臨處。悠然意不窮。佛因初地識。人覺四天空。來鴈清霜後。孤帆遠樹中。徘徊傷寓目。蕭索對寒風。

將神舒口道得  
真率自然勢亦  
流走

使青夷軍入居庸二首

匹馬行將夕。征途去轉難。不知邊地別。祇訝客衣單。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莫言關塞極。雨雪尚漫漫。不知邊地別二語詠詠不厭

其二

古鎮青山口。寒風落日時。岩巒鳥不過。冰雪馬堪遲。出塞應無策。還家賴有期。東山足松桂。歸去結茅茨。

唐詩廣選卷三

二十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迴。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

醉後贈張九旭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猶顛。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林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將春山口起語  
老又不和難手



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唯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渴賢。遙知幕下府。晝記日翩翩。

别王入

征馬嘶長路。離人挹佩刀。客來東道遠。歸去北風高。時候何蕭索。鄉心正鬱陶。傳君遇知己。行日有綈袍。

唐詩廣選卷三

杜甫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

劉會孟曰彷彿  
老成亦無玄黃  
亦無牝牡  
趙子常曰詞氣  
落七飛行萬里  
之勢如在目中

趙子常曰曲折  
開闔非親歷問  
閱不能道

刻會三門開道  
五字可傳即日  
莫人皆贊服更  
譽德功在此  
豈隨人是榮

劉會孟曰他人  
累百言不能自  
慙一見雷派  
趙子常曰題言  
達行在所而詩  
多追說脫身跋  
涉之苦所謂痛  
定思痛愈于在  
痛時也

里可橫行。

喜達行在所三首

兩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  
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叟。辛  
苦賊中來。

其二

愁思胡笳久。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問道暫  
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飮倒極。鳴

唐詩廣選卷三

# III

咽淚沾巾。

其三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  
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  
數中興年。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道。休

照國西營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傷。九。霄。多。不。寢。聽。金。輪。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馬欲雞栖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秦州雜詩三首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

時獨向東

其二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迴。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徒見盡。羌笛暮吹哀。

其三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

時議築壇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

趙子常曰凡為

五言工在一字

謂之句眼如此

詩三四動字多

字後詩五六濕

字低字之類是

也山谷所拾遺

句中有跟推此

可見

劉會孟曰三四

樣麗可想然諫

草不欲人知也

人見其美是猶

欲知也焚且避

人正點破古事

詩語讀之數遍

想則忠實謂為

日夕淺耳

劉會孟曰起語

壯而險五六驛

程旅館又善又

悲

范德机曰渭水

無情而知東向

為臣不知尊王

此子美悲時有

取于水也

劉會孟曰無緊

要有風刺

又曰只是張翥

寫得好

劉會孟曰如題

山塞固矣

又曰詩語語兩

意別離則時日

矣往古古人亦

如我我自惟其

情之悲也

趙子常曰此句

悲而不怨哀而

不傷故非後來

所及

零任轉蓬。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胡元瑞曰錫飛二語杜用事入化處然不作用事者則古語蕭涼面壁飛動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

唐詩廣選卷三

三五

騎把霓旌。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絲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常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

處出塵氛。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哭嚴僕射歸視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

唐詩廣選卷三

三六

後見君情。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紅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

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

劉會孟曰三四詩皆本色語暗用

劉會孟曰風送句謂其化為蛟龍而天送之雨

劉會孟曰三四風月者一湧字更覺不同謝茂秦曰有對則切對如子美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是也無對則不必對如子美鴻雁雪時到江湖秋水多是也

劉會孟曰三四詩意不切

雨懸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偏。柔櫓輕鷗外。含  
淒覺汝賢。

###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  
軒涕泗流。

### 王灣

### 次北固山下

唐詩廣選卷三

王七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潤。風正一

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

鴈洛陽邊。

### 崔顥

### 一贈梁州張都督

聞君爲漢將。虜騎不南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  
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  
予報國心。

### 祖詠

### 江南旅情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  
聽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遥。爲報空潭橘。無  
媒寄洛橋。

### 蘇氏別業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  
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

唐詩廣選卷三

王八

坐聽春禽。

別有幽致

### 扈從御宿池

君王旣巡狩。輦路入秦京。遠樹低槍壘。孤山入  
幔城。寒疎清禁漏。夜警羽林兵。誰念迷方客。長  
懷魏闕情。

### 李頎

### 望秦川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

唐子西曰四十  
字耳闕放深遠

殆與洞庭爭雄  
太白退之率爲

大篇終不遠也  
蔡寬夫曰洞庭

天下偉觀題者  
衆矣往三見稱

未若孟浩然作  
空曠氣象如在

目前至讀少陵  
詩不知胸中亦

凡雲夢也

殷璠曰詩人以  
來少有此句張

燕公手題進士  
堂立爲楷式



關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歎。嘆。嘆。其霜露濃。

綦母潛

宿龍興寺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王昌齡

唐詩廣選卷三

胡笳曲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令出塞飛。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淚歸。

張謂

同王徵君洞中有懷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為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處

將仲舒曰氣貫無端珠處

歐陽永叔曰此受此詩曲徑二語欲效之作一臨竟不可得始知是意難為工胡元瑞曰中二聯五言律之入禪者

日復同遊。無作意處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丁仙芝

渡楊子江

唐詩廣選卷三

挂楫中流望。空波兩畔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瀝度秋聲。

張巡

聞笛

高廷祚曰忠節之士非以文章見而情見乎詩使人讀之如故

岩峩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

張均

岳陽晚景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劉長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秦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

唐詩廣選卷三

三

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徧。歸人掩淚看。

李嘉祐

和都官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簡諸知己

多雨南宮夜。仙郎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螢影侵階亂。鴻聲出苑遲。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

嚴維

歐陽詩話曰天  
家時態漸和  
薄如在目前

酬李員外見寄

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窓吟絕妙詞。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明朝訪檝師。

奉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華嚴寺

初地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宮龍節駐。禮塔鴈行成。蓮界千峰靜。梅天一雨清。禪庭未可戀。聖主寄蒼生。

唐詩廣選卷三

三

贈萬經

萬公長慢世。昨日又隳官。縱酒真彭澤。論詩得建安。家山伯禹穴。別墅小長干。輒有時人至。窓前白眼看。

竇叔向

春日早朝應制

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懽。御爐香燄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

敢舉頭看。

韓翃

題薦福寺衡陽岳師房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閑僧臘。堦前樹。禪心江。  
上山疎簾看雲捲。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去。鐘  
聲杳霽間。

張祐

題松汀驛

唐詩廣選卷三

山色遠含空。蒼茫驛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  
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  
在五湖中。

姚合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

九衢寒露歛。雙闕曙光分。彩仗迎春日。香烟接  
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  
來謁聖君。

劉會玉曰自在

許渾

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荆渚

劉後村曰渾與杜牧同時然各自爲體渾麗宏闊合或過壯收而抑揚頓挫不及也

樽前萬里愁。楚塞與皇州。雲識滿湘雨。風知鄴  
杜秋。潮平猶倚棹。月上更登樓。他日滄浪水。漁  
歌對白鷗。  
終篇不露筋骨起結更自高渾

楊達

塞下

秋日并州路。黃榆落故關。孤城吹角罷。數騎射

唐詩廣選卷三

三十四

鵬還。帳幕遙臨水。牛羊自下山。行人正垂淚。烽  
火起雲間。

孫欣

冷井

仙闌初鑿井。雲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寒凝紫  
綆邊。銅瓶向影落。玉甃抱虛圓。永賴調神像。堯  
時奉萬年。  
釋皎然

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

真性在方丈。寂寥無四隣。秋天月色正。清夜道  
心真。大夢觀前事。浮名悞此身。不知庭樹意。榮  
落感何人。

釋處默

聖果寺

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  
山多。古木叢青靄。遙江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

唐詩廣選卷三

磬雜笙歌。

到江吳地盡隔  
岸越江多皆一  
時聲韻雅近時  
作者粘帶皮骨  
太甚乃覺有味  
斯語耳

唐詩廣選卷四目錄

沈佺期

古意

龍池篇

興慶池侍宴應制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紅樓院應制

唐詩廣選卷四目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韋元旦

興慶池侍宴應制

蘇頌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張說

幽州新歲作

澠湖山寺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賈曾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李邕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廣選卷四月

孫逖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

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崔顥

黃鶴樓

行經華陰

李白

登金陵鳳凰臺

賈至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王維

和賈至舍人大明宮之作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

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卽事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唐詩廣選卷四月

中春望之作應制

勅賜百官櫻桃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

酌酒與裴迪

酬郭給事

積雨輞川莊作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李愔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中春望之作應制

李頎

送魏萬之京

送司勳盧員外

題璿公山池

寄綦母三

唐詩廣選卷四目

送李回

宿營公禪房間梵

題盧五舊居

祖詠

望薊門

崔曙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孟浩然

登安陽城樓

萬楚

五日觀妓

張謂

別韋郎中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高適

送前衛縣李衆少府

唐詩廣選卷四目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夜別韋司士

岑參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卽事

西掖省卽事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盧

王昌齡

萬歲樓

杜甫

題張氏隱居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唐詩廣選卷四目

六

曲江對酒

九日藍田崔氏莊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野望

登樓

秋興四首

吹笛

閣夜

返照

九日登高

錢起

贈闕下裴舍人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韋應物

自華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僚友

唐詩廣選卷四目

七

皇甫冉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

郎士元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盧綸

長安春望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李益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柳宗元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韓愈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

韋莊

憶昔

唐詩廣選卷四目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四

七言律

沈佺期

古意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瑁玕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胡元瑞曰此詩起二句與詩三句。乃樂府語也同一人詩也然起句千古曉珠末句尤爲奇也

唐詩廣選卷四

龍池篇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郎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鳬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興慶池侍宴應制

碧水澄潭映遠空。紫雲香駕御微風。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向浦迴舟萍已綠。分

楊用修曰七言律嚴澹遠取崔顥黃鶴樓爲第一近目此詩爲第一余以國家法論之沈詩被林鐘律詩大合拱麻也

田子稭曰人但知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詩爲詩

意三四篇也并一補天錦標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爲奇也



林蔽殿檻初紅。古來徒羨橫汾賞。今日宸遊聖  
藻雄。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皇家貴主好神仙。別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  
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粧樓翠幌教春住。舞  
閣金鋪借日懸。敬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  
鈞天。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廣選卷四

二

主家山第蚤春歸。御輦春遊繞翠微。買地鋪金  
曾作埽。尋河取石舊支機。雲門樹色千花滿。竹  
裏泉聲百道飛。自有神仙鳴鳳曲。併將歌舞報  
恩暉。

紅樓院應制

紅樓疑見白毫光。寺逼宸居福盛唐。支遁愛山  
情漫切。曇摩泛海路空長。經聲夜息聞天語。爐  
氣晨飄接御香。誰謂此中難可到。自憐深院得

蔣仲舒曰無端  
却生出白毫光  
亦奇

徊翔。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闕乾坤  
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坐  
近爐烟講法筵。自喜恩深陪侍從。兩朝長在聖  
人前。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天長地潤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

唐詩廣選卷四

三

何所似。青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  
望衡陽雁幾羣。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  
明君。

韋元旦

興慶池侍宴應制

滄池滂沱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  
疏輦道。中流簫鼓振樓船。雲峯四起迎宸輦。水  
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咏。承恩更欲奏

王敬美曰詩有  
古人所不忌而  
今人以爲病者  
因而酷病之使  
古人無所容非  
也然作詩者既  
知是病不妨併  
去若此篇之三  
何字摩詰之二  
馬字皆失檢點  
處不可借以自  
文也

甘泉。

蘇頌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駿駿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露灑旌旗雲外出。風迴岩岫雨中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全低月樹枝。簫鼓宸遊陪宴日。和鳴雙鳳喜來儀。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唐詩廣選卷四

四

王元美曰開元彩筆無過蘇頌詩之應制七言安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或流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楊用修曰唐自貞觀至景龍諸作盡是應制命題既用體製復一綺繪有餘微乏韻度此篇迥出羣英矣蔣仲舒曰三四下盡平懸四字遠盡高峻不見形迹五六偏故二字有情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美歌聲雜管絃。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第山門起灞川。宸遊風景入初年。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頭敞御筵。往往花間逢綵石。時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槎雲

漢邊。

張說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嘗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日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

滄湖山寺

唐詩廣選卷四

五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迢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清都衆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羣。各接天庭多景色。氣連宮闕借氛氲。懸池的的停華露。偃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奉

楊用修曰范雲何遜聯句曰落陽城東西即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張有詩補

蔣仲舒曰說某去後有真正實吳郡南園樹光江遜代不問二句

明君。

賈曾

奉和春日日出苑囿目應令

銅龍曉開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  
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托  
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留滯。所逢睿藻日  
邊來。

李邕

唐詩廣選卷四

六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  
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  
水當階澣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  
潮歸。

孫逖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

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詩仲舒曰長道不難得境難于氣質此作得之第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第裏東閣西征太犯劉會正曰但以滔上莽上有疎宕之氣故勝巧思范德机曰絕句先得後二句律詩先得中聯此最作詩大端有起有承有轉有合然之序若先得中聯則起句必不自然如此詩首四句豈先得中聯者

詩仲舒曰前六句皆渾雅獨結語似中唐

忽觀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  
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  
卿署裏和歌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  
賦才。

崔顥

黃鶴樓

崔顥白七言律當以此為第一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

唐詩廣選卷四

七

草淒淒。鵲鵲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李太白曰律尤可開出古意古必不可法律如劉雲運流塘生春并紅蕖當增刻已移于律而不覺美如崔顥此詩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

行經華陰

岩峩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  
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  
路西連漢時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  
長生。

李白

劉會正曰其雄  
運脫落但論  
若無後二句亦  
不必作出千崔  
顯而特勝之從  
王元美曰鳳凰  
臺在金陵故曰  
秋次聯亦其佳  
手律無全盛者  
惟得此篇及借  
問欲補珠樹崔  
何年却向帝城  
飛兩結耳  
楊仲弘曰此過  
詩如實至諸公  
早朝篇氣格雄  
深句意感感官  
商送奏音韵雖  
錦熱之可洗寒  
陋  
顧華玉曰此篇  
只是好結音律  
雄渾中隱差  
不及王岑遠甚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芳艸  
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  
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  
人愁。

賈至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  
唐詩廣選卷四

垂青瑣。百轉流鶯遶建章。劔珮聲隨玉墀步。衣  
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  
君王。  
謝康公曰金針詩格云山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養方人詩格若子美  
早朝詩是也此上兼之論耳且如賈王岑許之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格可乎

王維

和賈至舍人大明宮之作

絳綬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  
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  
爐欲傍衣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

楊川修曰秦州  
八百里而夕陽  
一半關四百里  
皆謂關中秦漢  
若此而猶以漢  
文比之則謂及  
而諷木一說章  
即故子雲賦賦  
則托詠可知

顧與新曰宏麗  
亦稱寫出後唐  
氣象一時君臣  
相悅意

顧華玉曰此篇  
狀出題景春容  
典重用字深厚  
不見工力結歸  
之正足見微度  
田子執曰工雅  
早朝云方朔金  
門侍班姬玉簪

池頭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  
朱旗繞。碧落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  
苑城邊獵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  
雲才。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

聖恩便賜燕樂敢書卽事

唐詩廣選卷四

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  
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  
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地同人意。萬歲千秋奉  
聖君。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迥出  
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



迎仍聞遺方士  
東海蓬萊分  
明以非仙  
如之首結句方  
解應制之體

胡元任曰  
亦有謝靈運詩  
五六語云香隨  
翠龍爭初中色  
映銀盤酒未清  
與此詩五六語  
相似然厚結詩  
渾然自勝

王元美曰王維  
七言律自早朝  
諸篇外往不  
拘前調至此篇  
四聯皆用反法  
亦初盛唐所無  
惟出塞作佳  
非西馬字犯宜  
足證卷矣

中春樹萬人家。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  
物華。

### 勅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總是寢園  
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  
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  
漿寒。

###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

唐詩廣選卷四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窗雲霧  
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笑語。岩  
前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  
碧空。

###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反覆似波瀾。白首相知  
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  
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

加食。

###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霽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  
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  
奉天書拜瑣闥。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  
朝衣。

###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

唐詩廣選卷四

十一

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  
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  
相疑。

###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面面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  
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  
家流水入西隣。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  
龍鱗。

顧華玉曰富麗  
語自其胸懷不  
色間口便是結  
語深厚作者少  
及

劉會玉曰寫景  
自然造意又極  
辛苦

劉會玉曰青山  
流水自在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無着天青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峯晴。食隨鳴磬  
巢鳥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  
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  
先生。

李澄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中春望之作應制

唐詩廣選卷四

十三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  
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  
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  
睿才。

李頎

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  
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

顧華玉曰不知  
多少  
胡元瑞曰盛唐  
胡元瑞曰如李  
頎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  
歌昨夜微霜初  
度河鴻雁不堪  
愁裏聽雲山况  
是客中過關城  
曙色催寒近御

不免自覺之嘆

胡元瑞曰頎不

善五言而善七

言律性約在人

亡不佳流漸脈

月輝輝而不笨

范官仙梵工密

而不嫌遠公適

助之幽朝開遊

子之婉可獨步

千載

王敬美曰頎山

句余謂必有誤

若思得之曰必

開士也後觀即

士元詩云高僧

本姓竺開士舊

名林乃知襲用

師詩益以自信

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  
蹉跎。

送司勳盧員外

流漸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  
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  
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  
長楊。

題璿公山池

唐詩廣選卷四

十三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  
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  
臥閑房花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  
相尋。

寄綦母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  
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梗稻花侵縣。西  
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

臺郎。

送李回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岩曙雪旌門上。十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名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

宿瑩公禪房聞梵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

唐詩廣選卷四

古

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皈依。

題盧五舊居

物在人事無見期。閑庭繫馬不勝悲。窻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墜葉。巔峴枯柳宿寒鴉。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爲誰。

王元美曰李頎  
花宮仙梵物在  
人亡二首高適  
黃鳥詞三嘆若  
此別二咏張謂  
星船計日五浩  
然縣城南面不  
作奇事麗語以  
平滿行之却足  
一倡三歎

勸華玉曰此篇  
句律典重通篇  
句極情景分明  
又一意直下固  
足爲法但意律  
不雅渾絕似中  
唐

祖詠

望薊門

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崔署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唐詩廣選卷四

主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孟浩然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城南雍州。才子乘春來聘望。羣公暇日坐銷憂。樓臺晚映青山郭。羅

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

萬楚

五日觀妓

王元美曰中縣真婉麗有梁陳韵至結語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宜作于蘇蘇刻收此吾所不解又西施句與五日無干若王今時閑麗華又不相比

西施謾道浣春沙。碧玉今時鬪麗華。眉黛奪將萱艸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艷。醉舞雙眸歛髻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唐詩廣選卷四

十六

張謂

別韋郎中

星軺計日赴岷峨。雲樹連天阻笑歌。南入洞庭隨雁去。西過巫峽聽猿多。崢嶸洲上飛黃蝶。灩澦堆邊起白波。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何。

宋句吟咏有餘味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

田子執曰奉義山不煩看此

龍威秘書王  
怒假師及此詩  
由來二句皆得  
愛君之意結句  
須得此法

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

高適

送前衛縣李宋少府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疋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

唐詩廣選卷四

十七

淒其。純以真語寫真情不假綺麗語爲工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卽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夜別韋司士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雁歸聲。只言啼鳥



蔣仲舒曰通絕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即此詩結意

田子執曰諸公倡和此當為首惜其闕絕難四動不佳耳

楊廷秀曰七言如費至諸公大明官乃為難重然惟岑參花迎一聯最佳

顧華玉曰題中雪後二字句三見之用字溫麗清酒音律雄渾行乎其中結用秋實若出天造

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為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

### 岑參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

唐詩廣選卷四

十九

皆難。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暉。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西掖省即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

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岩下掩荆扉。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淩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胡塵欲滅時。為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絃管醉東籬。

唐詩廣選卷四

十九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峰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綠。悔

蔣仲舒曰慈蓋悔德四字一聯並用非大手筆不能

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携。

暮春號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柳。驪。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礮。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王昌齡

唐詩廣選卷四

二十

萬歲樓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猶。猶。何。曾。離。暮。嶺。鷓。鴒。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烟。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杜甫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

郭明龍口結句

壓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菲菲承委珮。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鵲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唐詩廣選卷四

二十一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蓂龍集鳳池。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

胡元瑞曰七言律對起則壯之風急天高實為妙絕而參參雜鳴紫清詞調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咏

胡元瑞曰不必護其所短亦不待掩其所長

王昌齡詩至大用高舉王李之徒號為已成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非不佳致隱隱遺漏劉出米至百年經半世三已五就就荒天一涯便是長庚後手段

劉會孟曰三四春容富麗五六有意外意

本商老曰全詩川堂見七杜隱隱然初云桃花欲落乃花語自以詩法去三字乃知古人詩

不厭改  
劉會孟曰首四  
句亦自誇肆

劉會孟曰此詩  
經誠齋評為  
曾手寫謄作好  
把便覺其佳甚  
遠因替其  
郭明龍曰此詩  
既重落帽有致  
正冠何為細索  
之說不無

郭明龍曰王元  
美過愛此二聯  
亦太過  
劉會孟曰亦婉  
恋沉着

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  
拂衣。

###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  
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整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  
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  
細看。

###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唐詩廣選卷四

### 寄

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  
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  
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  
白頭。

###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

有消埃谷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  
蕭條。

###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  
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  
甫吟。

### 秋興四首

劉會孟曰八首大體沉雄富麗。其傷無際盡在言外。故自不  
厭確實。小家數不可彷彿耳。

唐詩廣選卷四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  
暮砧。

### 其二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  
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劉會孟曰此二  
無所得也  
又曰五六既前  
後不相涉。只川  
二人各亦莫知  
其意之所在落

劉會孟曰此詩  
至前中乃亦有  
後至此亡國者  
何足嗣使人思  
諸葛亮父之恨  
而已。其父亦  
與廢之感也。武  
侯以之



落自可

輕肥。

其三

劉會孟曰律詩中聯有此自覺雄渾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楊用修曰點與瑣同東晉補士詩莫之點屏左思唐林兄弟贊三府堂曰乃點乃瑣陸厥詩復點銅駝門子美正承諸賢則字例也。集韻曰若作瑣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亦可証杜詩之不應瑣矣。

其四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楊用修曰詩任希古詩同此奉牛渚渡賞鑒鯨川便見太平氣象今織女云三川。波漂菰米之景見吳西漢道記太液池中有雕菰魚鱗屬于安樂其間三轉傳圖。官人泛舟極便見人如遊地當實今波漂云云則兵戈亂之秋見矣。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將仲舒曰杜亦  
有誤用事者  
軒三車之計  
以爲歸來後  
天河海上客  
亦應應八月  
法則誤爲張  
劉琨奏胡加  
解去胡騎中  
堪北走則誤  
爲笛詩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唯高枕。絕

唐詩廣選卷四

五

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九日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錢起

王元美曰何仲默取盧家少婦嚴漁浪取黃雀樓爲七言律摩挲然要不得爲第一也。老杜集中苦愛此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句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想此詩時多平韵金石之聲微垂耳然竟當于四章求之。

劉會孟曰三四字二着意又曰語不輕易感恨更多

劉會孟曰三四兩句只是奇麗若上句何足異評詩本易以此又曰卧龍躍馬躍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爲故實若此

楊誠齋曰全以蕭三漢二喚起精神見得連綿不是裝點贊語劉會孟曰三四句自雄暢結復鄭重



劉會孟曰有情有味有性色深可觀  
高仲武曰石水沒後自無爲雄迴然仙立莫之與京且如鳥道  
與陽牛羊山小烟火隔林深  
與此章中與昔詩出意表標準古今

王元美曰錢劉並稱錢似不及劉錢意竭劉意沉錢調極劉調重如輕實不人官中樹實氣常  
浮仗外奉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

贈闕下裴舍人

三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鴦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獨看積素疑清禁。已

唐詩廣選卷四

王夫

覺輕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唱。風流誰繼漢

田郎。王敬美曰員外詩長篇宜存何于晴雪絕句形容美人入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得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開何者愈巧則愈遠

韋應物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僚友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處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皇甫冉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遙山合翠微。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丹陽古渡寒煙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郎士元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唐詩廣選卷四

王夫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古人同。

盧綸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艸色閑。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

劉會孟曰三四自在

偶別茅山道士  
送書來燕知社  
日許巢士若爲  
重陽冒雨開此  
等句細味之亦  
索然而世傳誦  
以爲佳何耶

何元朗曰詩如  
此作中隱逸  
但佳可稱名曰  
若虛微而僧僧

方虛谷曰龍言  
久客之真

高仲武曰  
中歲感  
學文教  
入詩境  
三四語  
理俱美  
博致

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閑園偶辟疆。已被秋風  
教憶鱸。更聞寒雨動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  
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  
垂楊。

唐詩廣選卷四

三

李益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綠楊着水草如煙。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  
明月夜。何人倚劒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  
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  
新年。

柳宗元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飈  
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  
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  
一鄉。

韓愈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  
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

唐詩廣選卷四

三

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笑

二毛。

韋莊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午夜清歌月滿樓。銀燭樹前  
長似晝。露桃花下不知秋。西園公子名無忌。南  
國佳人字莫愁。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  
東流。

唐詩廣選卷五日錄

楊炯

送劉校書從軍

駱賓王

早秋出塞寄東臺祥政學士

靈隱寺

宿溫城望軍營

蘇味道

唐詩廣選卷五日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李嶠

奉和幸韋嗣立山庄應制

陳子昂

白帝懷古

峴山懷古

杜審言

贈蘇味道

度石門山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同韋舍人早朝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奉和聖製幸禮部尚書竇希玢宅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唐詩廣選卷五日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蘇頲

同錢楊將軍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

張說

奉和聖製塗經華岳

張九齡

奉和聖製荅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僚之作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鄭愔

塞外曲

其二

唐詩廣選卷五目

三

其三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王維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

禊應制

奉和聖製暮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送李太府赴上洛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李白

送儲邕之武昌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

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

孟浩然

唐詩廣選卷五目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九日峴山宴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茅齋

杜甫

重經昭陵



王問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春歸

江陵望幸

太歲日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行次昭陵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唐詩廣選卷五日

五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謁先主廟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李頎

聖善閣送裴廸入京

岑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崔灝

相逢行

遼西作

王昌齡

夏日華萼樓酺宴應制

祖詠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鄭審

奉使巡檢西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

唐詩廣選卷五日

六

之

沈東美

奉和苑舍人宿直曉翫新池寄南省友

劉長卿

行營酬呂侍卿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皇甫曾

贈鑒上人

嚴維

奉和劉祭酒傷馬

張仲素

緱山鶴

唐詩廣選卷五目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五

五言排律

楊炯

送劉校書從軍

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  
文雄。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  
氣繞湟中。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  
望。溝水自西東。

將仲舒曰是一  
本校書從軍

唐詩廣選卷五

駱賓王

早秋出塞寄東臺祥政學士

促駕踰三水。長驅望五原。天階分斗極。地理接  
樓煩。谿月明關隴。胡雲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風  
壤異涼暄。戍古秋塵合。沙寒宿霧繁。昔余迷學  
步。投跡忝詞源。

靈隱寺

鶯嶺鬱岩峩。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

胡元瑞曰此詩  
舊傳賓王續成  
王元美謂格調  
自當屬宋最爲

得之無事但  
得後二語為  
勝則皆未作  
甚明觀之  
自是無誤作注  
勝果為竹亦可  
知也

楊明修曰此篇  
手迹或落日作  
大書同其篇景  
意胸中之悲壯  
則事為軍中之  
容貽所以為難

方萬里曰唐人  
自御史除省郎  
以為至榮此詩  
尚直體貼

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打蓬登塔遠。刺  
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風鈴尚逗  
異。披對淋煩。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劉全白曰  
上兩語事

宿溫城望軍營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廟。天策動  
將軍。寒靜胡笳徹。明沙楚練分。風旗翻異影。霜  
劍轉龍文。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煙疎疑卷  
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勳。還應

唐詩廣選卷五

雪漢耻。持此報明君。

蘇味道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振鷺纔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  
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  
幄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羣。遠從南斗  
外。遙仰列星文。

李嶠

將神舒曰實語  
貼題處語有假  
信處

奉和幸韋嗣立山庄應制

南洛師臣契。東巖王佐居。幽情遺綬冕。宸眷賜  
樵漁。制下峒山蹕。恩回澗水輿。松門駐旌蓋。薜  
幄引簪裾。石磴平黃陸。煙樓半紫虛。雲霞仙路  
近。琴酒俗塵疎。喬木千齡外。懸泉百丈餘。崖深  
經鍊藥。穴古舊藏書。樹宿搏風鳥。池潛縱壑魚。  
寧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

陳子昂

唐詩廣選卷五

白帝懷古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  
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懸青壁斷。池  
除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  
限。客思坐何窮。

峴山懷古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  
龍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

方萬里曰此詩  
唐人律之祖也

方萬里曰此老  
杜前律詩也悲  
壯感慨即無纖  
巧切案

聖幾凋枯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躕。

杜審言

贈蘇味道

北地寒應苦。南城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捲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據鞍雄劍動。擣筆羽書飛。與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

唐詩廣選卷五

來獻凱。誦舞共春暉。

度石門山

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遙空。道束懸崖北。橋欹絕澗中。仰攀人屢息。直下騎纔通。泥擁奔蛇徑。雪埋伏獸叢。星經牛斗北。地脈象牙東。關塞隨行變。高深觸望同。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未改朱明律。先含白露風。堅貞忻不憚。險澀諒難窮。有異登臨賞。徒行造化功。

詩神舒口狀瀑  
有水只一言而  
脫身百道冷然  
沁人

胡元瑞曰唐初  
無七言律五言  
亦未起二體之  
妙審言實為首  
倡五言則行止  
皆無地獨有宜  
遊人排律則北  
地寒應苦七言  
則季冬除夜皆  
極高華雄整少  
茂雄起有代價  
惜有自來矣

王元美曰五言  
至沈宋始可稱  
律二君正是敵  
手排律用韵穩  
妥事不傍引情  
無牽合沈當為  
最勝

胡元瑞曰凡排  
律起句極宜冠

梁維澤不得作  
小案詩唐人可  
法者不多惟沈  
倫期開闢二語  
最為得體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竝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窗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晚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同韋舍人早朝

閭闔連雲起。嚴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雁

唐詩廣選卷五

五

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材。假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戰鵠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綈騎遠。堤柳慢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

楊升菴曰此詩與司馬景王命書表裏不可意令松  
更定之語會為定五字松悅服以是景王景王曰如此可大用  
解者以五字為詩眼



奉和聖製幸禮部尚書寶希玢宅

北闕垂旒暇。南宮聽禮回。天臨祥鳳轉。恩向濯  
龍開。蘭氣薰仙帳。榴花引御杯。水從金穴吐。雲  
是玉衣來。池影搖歌席。林香散舞臺。不知行漏  
晚。清暉尚徘徊。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漢皇未息戰。蕭相迺營宮。壯麗一朝盡。威靈千

唐詩廣選卷五

六

載空。皇明張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  
發幔城中。樂思迴斜日。歌詞繼大風。今朝天子  
貴。不假叔孫通。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渡。槎拂斗  
牛迴。節晦賞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  
劫辨沉灰。銷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  
盡。自有夜珠來。

梅禹金曰。皇南澤云。此時詩句。惟李詩只愁歌舞罷。化作輕雲。飛足以相擬。于謂宋意合而述李意。揚而竭。終當宋法。

僧皎然曰。此詩家射。鵬手使曹劉。降格未知孰勝。王元美曰。此題沈宋二作。中間警聯無一字不雅。特沈末語是果。句中累句宋結。是佳句中佳句。

蔣仲舒曰。似俳偶。似非俳偶。其妙自熟中來。起脫之甚。

胡元瑞曰。宿雲一聯。與一其兼。

堂度紅雲帶雁來。勁風吹雲聚。胡為咏水開。皆奇絕。能別此乃具眼。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  
貂行。寵就黃扉日。威迴白簡霜。栢臺遷鳥茂。蘭  
署得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  
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乘秋藻翰揚。暗投  
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候曉踰閭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蟬

唐詩廣選卷五

七

中開。薜荔搖青氣。枕柳翳碧苔。桂香多露裏。石  
響細泉迴。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  
悅。北思日悠哉。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  
首歸路。行翦故園萊。

蘇頌

同錢楊將軍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  
爲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

月思胡旂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旌日。及此御溝花。

張說

奉和聖製塗經華岳

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清。玉鑿重嶺應。緹騎薄雲迎。白日懸高掌。寒空類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廻駕勒鴻名。

唐虞選卷五

張說

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寒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瑞雲叢捧日。芳樹曲迎春。舞咏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魏武中處。軒皇問道廻。長堤春樹發。高掌曜

大行和許給事  
酬趙侍御詩作  
舍清按于綸緒之  
間寓神俊于莊  
嚴之內特燕許  
誦大手皆真能  
及也

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仙仗役風雷。東顧重門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永康哉。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戶深。左掖知天近。南窻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接玉樓陰。他日聞更直。中宵屬所欽。聲華大國寶。夙夜近臣心。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

唐詩虞選卷五

竊扑者。情發為知音。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僚之作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曲。聲滿柏臺中。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計有功曰太宗  
賜說詩云命將

胡元瑞曰初唐  
沈宋外蘇李諸  
子未見大篇獨  
曲江度蒲關

蔣仲舒曰華岳  
景易構金經華  
岳語難得工在  
三四句

綏遠服屬出  
廟堂說也制從  
宋思博望計因  
石訓身張嘉貞  
三山川有是陣  
草木想為兵虛  
從思云竹間歌  
以杜今見勒燕  
然皆取制勝之  
義此詩皆取  
宋思博望之意  
而思博望自  
清亦有深意

宗臣事有征。廟筭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內暫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為奏薰琴倡。仍題瑤劍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鐘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鄭愔

塞外三首

唐詩廣選卷五

塞外蕭條望。征人此路賒。邊聲亂朔馬。秋引動胡笳。遙障侵歸日。長城帶晚霞。斷蓬飛古戍。連鴈聚寒沙。海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丈夫期報主。萬里獨歸家。三詩皆流麗清初唐局一變矣

其二

荒壘三秋夕。窮郊萬里平。海陰凝獨樹。日氣下連營。戎旆霜疑重。邊裘夜更輕。將軍獨轉戰。都尉不成名。折柳悲春曲。吹笳斷夜聲。明年憲使

返。須築受降城。

其三

陽鳥南飛夜。陰山北地寒。太白詩。此用法。漢家征戍客。年歲在樓蘭。樓蘭下。玉塞朔風起。金河秋月圓。邊聲入。吹鼓。霜氣下。旌竿。海外歸書斷。天涯旅鬢殘。子卿猶奉使。恒向節旄看。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唐詩廣選卷五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俟繻同。

王維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

禊應制

故事修春禊。新宮展豫遊。明君移鳳輦。太子出

朱子曰飛旆入秦中多少飄逸便是帝王氣象



龍樓賦掩陳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來捧劍。画  
鷁去迴舟。花樹浮官闕。天池照冕旒。宸章在雲  
漢。垂象滿皇州。

奉和聖製暮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  
諸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  
色蔭通溝。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  
漢。垂象滿中州。

唐詩廣選卷五

十三

送李太府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  
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  
城晝欲陰。丹泉通號畧。白羽抵荆岑。若見西山  
爽。應知黃綺心。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姚合極玄集以此篇歷卷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  
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驚身映天黑。魚

皇市子循日首  
二語可謂工于  
聯鑄矣謝靈運  
琴海戶盤峙山

顧與新日全篇  
叙行色結語著  
昂古意詞多老  
成詩雅

詩英亦洪波極  
誰知大德東良  
自有本

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  
域。音信若爲通。

劉會孟曰九州何用驛馬解

李白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  
昌城。送爾難爲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  
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  
曲。寄入棹歌聲。

唐詩廣選卷五

十三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  
繁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遶越臺。湖清霜鏡曉。潯  
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  
興。早晚向天台。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  
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搖金刹影。日

范德机曰登塔  
詩亦悠然而不  
遜者

蔣仲舒曰李詩  
常清曠而此獨  
刻畫

蔣仲舒曰行雲  
流水飄然下生



動火珠光。鳥拂瓊簾度。霞連續拱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浩梧楸白。霜催橘柚黃。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

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慙劍

唐詩廣選卷五

十四

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孟浩然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詎忘經濟日。不憚沮寒時。洗幘豈猶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辨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渚宮

何處是。川嶼欲安之。

九日峴山宴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千古用。風俗歲時觀。地理荊州分。天涯楚塞寬。百城今刺史。華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轍武城彈。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烟虹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玉。山公興欲闌。傳聞車馬醉。還向習池看。

唐詩廣選卷五

十五

高適

送柴司戶元劉卿判官之嶺外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海對羊城濶。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有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陪賈侍御泛靈雲池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

將春甫曰宋人用忠信字便酸那復得此

蔣仲舒曰適又陪侍御宴靈雲池亭詩其序云涼州近胡高下其地亭以權

落也自簡在  
邊清秋多興況  
水具舟山燕  
亭臺始臨此而  
寫煩低登涉以  
寄傲然松竹奏  
林木更爽湖天  
一望雲物蒼然  
作此詩蓋一時  
作

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邊  
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憐持弱  
羽。猶欲伴鷗鴻。結語氣韵微薄

### 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茅齋

虛院野情在。茅齋秋興存。孝廉趨下位。才子出  
高門。迺繼幽人靜。能令學者尊。江山歸謝客。神  
鬼下劉琨。階樹時攀折。憲書任討論。自堪成獨  
往。何必武陵源。味致索然

唐詩廣選卷五

杜甫

###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譟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  
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  
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  
路。還見五雲飛。

###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

陳無已曰杜牧  
詩南山秋色

蔣春甫曰用經  
語入詩拙者便  
腐

氣勢兩相高最  
為難法而子美  
運用一句千崖  
秋氣高語益工

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  
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  
鶴。失侶亦哀號。

###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  
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  
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  
醉。乘興即為家。

唐詩廣選卷五

###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  
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  
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  
仗。恩波起涸鱗。

###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  
何人。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

劉會孟曰等常  
大體

予出金銀。愁寂驚行斷。參差虎穴隣。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緝。花羅

唐詩廣選卷五

封。峽。蝶。瑞。景。送。麒麟。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霓。飲。練。光。霏。紅。洲。葦。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景。

又曰暗相親者深相倚以成功也  
楊廷芳曰此詩中牛腰帶圖  
此詩以圖爲景也  
岷山在蜀之南  
岷山在蜀之南  
郭景純曰此以真爲圖也  
劉會孟曰此篇句上着圖意收似未離本色謂此畫分明兒童之

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

又曰玉衣何爲寶  
寶衣蓋馬何爲  
猶與昔人思入  
玄矣  
唐詩廣選卷五

賔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卽。據。鞍。僑。衣。山。鳥。怪。漢。節。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從。茲。生。

劉會孟曰此篇句上着圖意收似未離本色謂此畫分明兒童之



號大小拂塵也

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將神舒曰金蓋  
凡諸變化氣象  
上句乃欲如此  
清曉耳  
又曰此詩曰盤  
根曰美華曰龍  
曰節皆以兩尊  
老子為聖祖也  
胡元明曰此詩  
清麗奇偉尋欲  
飛動可與吳生  
畫手並絕古今

配極玄都闕。憑高禁籙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  
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  
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象。千官列鳳行。  
見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

唐詩廣選卷五

三

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  
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  
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難耕心未已。嘔  
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  
楚。劒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  
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劉會五曰宋得  
唐三有無誤可  
成開其平世君  
臣事下分遠  
近不立廟生老  
人口老人耳仍  
德盡之矣  
又曰龍氣一聯  
家實語壯浪虛  
奇語如何對  
落十字斷合古  
吟

又曰首尾兩折  
句句與實有味  
真大手真過先  
主廟詩評意旨  
合

聞聞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  
馬頻。如何對搖落。況迺久風塵。就與關張並。功  
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隣。遲暮堪帷  
幄。飄零且釣緜。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  
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  
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

唐詩廣選卷五

三

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  
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  
席同。軒墀曾寵鶴。敗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  
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  
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  
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  
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

又曰日月二語  
在投贈中有氣  
若鋪寫官闕則  
俗矣作者自知  
之  
又曰軒墀五字  
深恨士大夫下  
句謂得之微賤  
中詩中開合無  
限此舉舉其似



又曰結句結情  
語不倫相

崆峒

李頎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雪華滿高閣。苔色上勾欄。藥草空階靜。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墜葉和金聲。鳴露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岑參

唐詩廣選卷五

早秋與諸子登魏州西亭觀眺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綠。青。壁。瓜。田。傷。綠。溪。徵。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携。唯。有。鄉。園。處。依。依。晚。不。迷。

崔顥

相逢行

妾年初二八。家在洛陽頭。玉戶臨馳道。朱門近

御溝。使君何暇問。夫婿大長秋。女弟新承寵。諸兄近拜侯。春生百子殿。花發五城樓。出入千門裏。年年樂未休。驅逐清即是司勳本色所乏者耳

遼西作

燕郊方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青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著已盡。春服與誰成。結句弱而意盡寄語洛陽使。為傳邊塞情。

唐詩廣選卷五

王昌齡

夏日華萼樓酬宴應制

土德三元正。堯心萬國同。汾陽備冬禮。長樂應和風。賜慶垂天澤。留歡舊渚宮。樓臺生海上。簫鼓出天中。霧曉筵初接。宵長曲未終。雲隨行帳合。日照舞羅空。玉陛分朝列。文章發聖聰。愚臣忝書賦。歌詠誦絲桐。

祖詠

殷璠曰詩有  
刻畫聲色思  
善氣雖不  
顯發而如  
白雲不可  
爲言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  
火新。以文常會友。唯德自成隣。池照窻陰晚。杯  
香藥味春。欄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  
裏。深居作隱淪。

鄭審

奉使巡檢西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

歌

唐詩廣選卷五

二十四

聖德周天壤。韶華滿帝畿。九重承渙汗。千里樹  
芳菲。陝塞餘陰薄。關河舊色微。發生和氣動。封  
植衆心歸。春露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  
益。香撲使臣衣。入徑迷馳道。分行接禁闈。何當  
扈仙蹕。攀折奉恩輝。

沈東美

奉和苑舍人宿直曉翫新池寄南省友  
傳聞閭闔裏。寓直有神仙。吏爲三墳博。郎因五

高仲武曰長卿  
詩體雖不新奇  
甚能鍊飾大抵  
十首以上語意  
稍同于落句尤  
甚思銳才峭也  
如草色加湖綠  
松聲小雪寒又  
沙鷗驚小吏湖  
色上高樓等此  
詩水陸二語可  
謂傷而不怨足  
以發揮風雅

宇遷晨臨翔鳳沼。春注躍龍泉。去似登天上。來  
如看鏡前。影搖宸翰發。波淨列星懸。既濟仍懷  
友。流謙欲進賢。彈冠聲實貴。覆被渥恩偏。溫室  
言雖阻。文場契獨全。玉珂光赫奕。朱紱氣輝聯。  
興逸潘仁賦。名高謝朓篇。青雲仰不逮。白雪和  
難牽。苒苒胡爲此。甘心老歲年。

劉長卿

行營酬呂侍卿

唐詩廣選卷五

二十五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  
前旌。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水歸餘斷岸。烽  
至掩孤城。晚日當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  
健。早晚檄書成。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漂泊來千里。謳謠滿百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  
諸生。俗變人難理。江傳水至清。船經危石住。路  
入亂山行。老得滄洲趣。春傷白首情。嘗聞馬南

蔣仲舒曰結句  
恰是送郭說話

郡門下有康成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世事終成夢。生涯半欲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自是秋時日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斷洞庭波。

皇甫曾

唐詩廣選卷五

贈鑒上人

律儀傳教誘。僧臘老煙霄。樹色依禪誦。蟬聲入寂寥。寶龕經未切。画壁見南朝。深竹風開合。寒泉月動搖。息心歸靜理。愛道坐中宵。更欲尋空去。乘船過海潮。

嚴維

奉和劉祭酒傷馬

沛艾如龍馬。來從上苑中。棣華恩見賜。伯舅禮

蔣仲舒曰說在  
少不得說蟬山  
但蟬山在不得  
單說霍耳作者  
自苦

仍崇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驄。性柔君子德。足

逸大王風。色點鳴珂淨。聲連噴玉雄。食場恩未盡。過隙命旋終。練影依雲沒。銀鞍向月空。仍聞樂府唱。猶念代勞功。

張仲素

緱山鶴

羽客騫仙鶴。將飛駐碧山。映松殘雪在。度嶺片雲還。清唳因風遠。高姿對水閑。笙歌憶天上。城

唐詩廣選卷五

郭嘆人間。幾變霜毛潔。方殊藻質斑。蓬瀛如可到。逸翮詎能攀。

唐詩廣選卷六目錄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楊炯

夜送趙縱

駱賓王

易水送別

陳子昂

唐詩廣選卷六目

贈喬侍御

郭振

子夜春歌二首

盧僊

南樓望

蘇頲

汾上驚秋

張說

蜀道後期

張九齡

照鏡見白髮

孫逖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李白

靜夜思

怨情

唐詩廣選卷六目

秋浦歌

獨坐敬亭山

見京兆韋叅軍量移東陽

王維

臨高臺

班婕妤二首

雜詩二首

送別



鹿柴

竹里館

崔國輔

長信卅

少年行

孟浩然

送朱大入秦

春曉

唐詩廣選卷六目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儲光羲

長安道

洛陽道

長安道

關山月

王昌齡

送鄧司倉

峽武陵田太守

裴廸

孟城坳

鹿柴

杜甫

復愁

絕句

崔顥

唐詩廣選卷六目

長干行

高適

詠史

田家春望

岑參

行軍九日思故園

見渭水思秦川

王之渙

登鸛鵲樓

祖詠

終南望餘雪

李適之

罷相作

李頎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母三

丘爲

唐詩廣選卷六目

五

左掖梨花

蕭穎士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劉長卿

平蕃曲二首

錢起

逢俠者

江行無題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聞鴈

聽江笛送陸侍御

答李瀚三首

皇甫冉

婕妤怨

朱放

唐詩廣選卷六目

六

題竹林寺

耿漳

秋日

盧綸

和張僕射塞下曲三首

司空曙

別盧秦卿

李益

幽州

戴叔倫

三閭廟

令狐楚

思君恩

柳宗元

登柳州城山

劉禹錫

唐詩廣選卷六目

秋風引

呂溫

鞏路感懷

孟郊

古別離

賈島

尋隱者不遇

文宗皇帝

宮中題

于武陵

勸酒

薛瑩

秋日湖上

荆叔

題慈恩塔

蓋嘉運

唐詩廣選卷六目

伊州歌二首

西鄙人

哥舒歌

太上隱者

谷人

補 34—123



可聞

張說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張九齡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

唐詩廣選卷六

相憐。下字自活

孫逖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春。

李白

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

味矣如此篇是也

故鄉。

有第三句白不意其末句忽轉至此  
蔣仲舒曰舉頭低頭寫出躊躇之態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嚙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秋浦歌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獨坐敬亭山

唐詩廣選卷六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見京兆韋叅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東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謝茂秦曰詩用漢字有出奇者潘岳涕淚應漣洎子美近淚無乾土太白此句劉禹錫巴人淚應漲滿珠實屬反常故云蓋今室桐萬里山長河大復道遠三千尺青

王維

臨高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

不息。

班婕妤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其二

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雜詩

唐詩廣選卷六

五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李會孟曰無言而有四意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崔國輔

長信艸

唐詩廣選卷六

六

長信宮中艸。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旁情。

孟浩然

送朱大人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

顧華玉曰詩貌好而猶為含蘊希寵之語非徒好也

劉會孟曰語皆不易而近

蔣春甫曰遠思却如此詭來

顧與新曰鄒川是詞語意脫胎骨更為深婉

蔣仲舒曰任俠解題

片心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劉會孟曰凡此開美正不在多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

劉會孟曰此詩若無洛陽二字又從何生

儲光義

唐詩廣選卷六

七

長安道

西行一千里暝色生寒樹暗聞歌吹聲知是長安路

洛陽道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

長安道

鳴鞭過酒肆祛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合情無

片言

關山月

一鴈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

王昌齡

送部司倉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

唐詩廣選卷六

八

答武陵田太守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裴廸

孟城坳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鹿柴

劉會孟曰本為不佳與河相去遠甚

劉會孟曰王右軍詩新築城口古木餘哀何來者復為誰守昔人有此病亦維意而語與此詩

新與新日亦自  
開悠右承便不  
在字

江天多日先言  
今而後言皆無  
與後之語  
對會通日今又  
可知

劉會通日今又  
相開意其結日  
見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麀○  
麀○跡○

杜甫

復愁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  
場○多○

絕句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

唐詩廣選卷六

九

歸年。

崔灝

長干行

君○家○任○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  
同○鄉○

高適

詠史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市○

馬修日陸机  
詩安得平春  
謝眺詩平是正  
蒼然此詩平值  
字正用此

顧華王司  
二字中簡見  
題意

將詩日  
此字應人哭  
不得笑不得是  
見王語

胡元曉日詩結  
者意中如此  
首及高詩除夜  
作添着一語不  
得乃可

衣看。

田家春望

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嘆○無○知○已○高○陽○一○  
酒○徒○

岑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  
場○開○

唐詩廣選卷六

十

見渭水思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  
園○流○

王之渙

登鸛鵲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

祖詠



終南望餘雪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李適之

罷相作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李頎

唐詩廣選卷六

上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母三

陰雲帶殘日。悵別此何時。欲望黃山道。無由見所思。

丘爲

左掖梨花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蕭頴士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

永仲舒曰彭澤常談耳可謂則切

歸心。歸連漁川迴。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動

劉長卿

平蕃曲二首

渺渺戍煙孤。茫茫塞艸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其二

唐詩廣選卷六

上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閑。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錢起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江行無題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祗疑雲霧窟。猶有六

朝僧。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聞鴈

故園渺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唐詩廣選卷六

聽江笛送陸侍御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答李泚三首

孤客逢春暮。緘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秋。

其二

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

荻花。

其三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閑。楚俗饒辭客。何人最往還。

皇甫冉

婕妤怨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唐詩廣選卷六

朱放

題竹林寺

歲月人間促。烟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耿漳

秋日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盧綸

和張僕射塞下曲三首

驚翎金僕姑。燕尾繡螭弧。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其二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絳州盧綸子

其三

唐詩廣選六

五

月黑鴈飛高。單于遠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司空曙

別盧秦卿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盧綸曰石尤風打頭風也唐人詩多用之計南朝詩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李益

幽州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

戴叔倫

三閭廟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令狐楚

思君恩

唐詩廣選卷六

六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柳宗元

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劉禹錫

秋風引

辭仲舒曰不曰  
不堪聞而曰最  
聞語意最深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呂溫

輦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河上空徘徊。

孟郊

古別離

唐詩廣選卷六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賈島

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文宗皇帝

宮中題

洪景廬曰慈恩塔有荆叔一絕字極小而筆勁其意高遠必唐世詩流也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于武陵

勸酒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薛瑩

秋日湖上

唐詩廣選卷六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荆叔

題慈恩塔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蓋嘉運

伊州歌二首



新刊  
小傳更定

聞道黃花成。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其二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西鄙人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

唐詩廣選卷六

臨洮。氣骨高勁不流于中者

太上隱者

谷人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楊用修曰山題一足之怪自稱太上隱者時就民間取題為詩云西遊記莫詰戲說我當發城市多驚塵還山弄明月東坡所謂山中木客解詩即是

唐詩廣選卷七目錄

王勃

蜀中九日

杜審言

渡湘江

贈蘇綰書記

戲贈趙使君美人

劉廷琦

銅雀臺

沈佺期

邛山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張說

送梁六

賀知章

回鄉偶書

王翰

涼州詞

李白

清平調詞三首

客中行

峨眉山月歌

上皇西巡南京歌

唐詩廣選卷七日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遊

洞庭湖

望天門山

早發白帝城

秋下荊門

蘇臺覽古

越中懷古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春夜洛城聞笛

王昌齡

春宮曲

西宮春怨

西宮秋怨

長信秋詞二首

唐詩廣選卷七日

青樓曲二首

閨怨

出塞行

從軍行三首

梁苑

芙蓉樓送辛漸

送薛大赴安陸

送別魏二

盧溪別人

重別李評事

王維

少年行二首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送元二使安西

送韋評事

唐詩廣選卷七月

四

送沈子福之江東

賈至

春思二首

西亭春望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二首

送李侍郎赴常州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岑參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二首

首蓿峰寄家人

玉關寄長安主簿

逢入京使

磧中作

號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送人還京

赴北庭度隴思家

唐詩廣選卷七月

五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送劉判官赴磧西

山房春事

儲光義

寄孫山人

杜甫

贈花卿

贈鄭鍊赴襄陽

奉和嚴國公軍城早秋

解悶

書堂飲旣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

句

常建

塞下曲二首

送宇文六

三日尋李九庄

唐詩廣選卷七目

六

高適

九曲詞

除夜作

塞上聽吹笛

別董大

孟浩然

送杜十四之江南

李頎

寄韓鵬

崔國輔

九日

張謂

題長安主人壁

送人使河源

王之渙

涼州詞

唐詩廣選卷七目

七

九日送別

蔡希寂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吳象之

少年行

張潮

江南行

嚴武



軍城早秋

李華

春行寄興

崔敏童

宴城東庄

崔惠童

奉和宴城東庄

張子容

唐詩廣選卷七日

八

巫山

水調歌第一疊

涼州歌第二疊

水鼓子第一曲

陳祐

雜詩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胡笳曲

王烈

塞上曲二首

張敬忠

邊詞

張諤

九日宴

樓穎

唐詩廣選卷七日

九

西施石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三首

王周

宿疎陂驛

劉長卿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錢起

歸雁

韋應物

登樓寄王卿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皇甫冉

送魏十六還蘇州

曾山送別

唐詩廣選卷七目

十

韓翃

寒食

送客知鄂州

宿石巴山中

李端

送劉侍郎

張繼

楓橋夜泊

顧況

聽角思歸

宿昭應

湖中

戴叔倫

夜發袁江

包何

寄楊侍御

唐詩廣選卷七目

十一

李益

汴河曲

聽曉角

夜上受降城聞笛

從軍北征

劉禹錫

楊柳枝詞二首

宿都亭有懷

與歌者何戡

浪淘沙詞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張籍

涼州詞

王建

十五夜望月

武元衡

送盧起居

唐詩廣選卷七日

十一

嘉陵驛

張仲素

漢苑行

塞下曲二首

秋閨思二首

羊士諤

郡下卽事

登樓

柳宗元

酬浩初上人見貽絕句

歐陽詹

題延平劍潭

元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張祜

胡渭州

唐詩廣選卷七日

十二

雨淋鈴

集靈臺

賈島

渡桑乾

王表

成德樂

李商隱

漢宮詞

夜雨寄北

寄令狐郎中

許渾

秋思

趙嘏

江樓書感

溫庭筠

楊柳枝

唐詩廣選卷七目

段成式

折楊柳

司馬禮

宮怨

張喬

宴邊將

李拯

退朝望終南山

崔魯

華清宮

韋莊

古離別

李建勳

宮詞

釋皎然

塞下曲

唐詩廣選卷七目

釋靈一

僧院

七



李于鱗唐詩廣選卷七

七言絕句

王勃

蜀中九日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歇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

杜審言

渡湘江

唐詩廣選卷七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贈蘇綰書記

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戲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王元美曰首二句與李于鱗黃鳥一辭酒一杯一法而各自有風致惟敬童二年又過一年春二句亦此法也調和卑情遠矣

蔣仲舒曰與前篇末二句相似對而不對不對而對佳

胡元瑞曰唐初七言絕皆律宋諸詩人尚乏惟審言渡湘江贈蘇綰詩皆作對而工絕大然風味可掬至宋說已陵下論出志句格漸入盛唐矣

劉廷琦

銅雀臺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卽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沈佺期

邛山

北邙山上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

唐詩廣選卷七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栢山頭去不歸。

張說

送梁六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蔣仲舒曰寄懷不盡

蔣仲舒曰但言悠遠而別意自見美人秋水之思當是別後意耳

劉會玉曰說遠人情之的

王元美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

用意工妙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若前

句美酒一聯便是無瑕之璧

將仲舒曰想二句難以形容也次句下得陡然令人不知

梅禹金曰玉山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賀知章

回鄉偶書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王翰

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唐詩廣選卷七

李白

清平調詞三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人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唐詩廣選卷七

上皇西巡南京歌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其二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

王元美曰此是太白作。後世二十八字中入地名者五。使前人爲之不勝。後世家益見此老之妙。

將仲舒曰只指好處有體。回護題意。

又曰末句指上皇少帝而意妙。

梅禹金曰此位願作東止。吹我入君懷。將心寄明月。

影入君懷此詩  
兼載其意撰成  
奇語

教子發曰此詩  
特長望之景而  
情在其中

教子發曰此詩  
綴景宏闊有吞  
吐湖山之氣未  
句感佩之情

楊用修曰盛吳  
荆州記朝發白  
帝莫到江陵其  
間千二百里離  
棄奔御風不以  
疾也杜詩朝發  
白帝莫到江陵  
來目擊信有微  
與李此詩同用  
弘語而後步自

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遊

洞庭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唐詩廣選卷七

五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秋下荊門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爲

鱸魚膾。自愛名山人剡中。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懷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唐詩廣選卷七

六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王昌齡

春宮曲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

蔣春甫曰此詩  
與下首得力處  
全在只今惟有  
四字

教子發曰此詩  
以落句轉合有  
如詩有開闢此  
意唐詩中亦不  
多得

蔣仲舒曰無限  
驕情笛裏吹來  
詩中寫出

胡元興曰大白  
七言絕如楊花  
落盡朝辭白帝  
天門中斷及此  
首真有揮斥八  
極凌厲九宵意  
賀監謂爲滿仙  
良不虛也

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隴隴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長信秋詞二首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

其二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青樓曲二首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其二

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謾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回初拜侯。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出塞行

白草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從軍行三首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其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其三



王元美曰于熊  
言齊經當以此  
詩源本余始不  
信既而思之若  
落意解當別有  
取若以有念無  
意可解下可解  
求之不免此詩  
第一耳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梁苑

梁園秋竹古時煙。城外風悲欲暮天。萬乘旌旗何處在。平臺賓客有誰憐。

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唐詩廣選卷七

九

送薛大赴安陸

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顏。遙送扁舟安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

送別魏二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盧溪別入

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荆門

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重別李評事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

王維

少年行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唐詩廣選卷七

十

其二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隣。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

將仲舒曰爲他  
想出此其

將仲舒曰在兄  
弟處思之便遠  
小一人也  
顧此詩不沖淡  
處句自清雅

劉會五曰更前  
首絕句亦舊體  
近古今第一矣

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遙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送沈子福之江東

唐詩廣選卷七

楊柳渡頭行客稀。苦師盪槳向臨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歸。

賈至

春思二首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其二

紅粉當爐弱柳垂。金花醵酒解酴醾。笙歌日暮

時仲舒曰不去  
故楚句法字法  
皆妙

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西亭春望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二首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其二

唐詩廣選卷七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送李侍郎赴常州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岳陽樓重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江路東連千里潮。青雲北望紫微遙。莫道巴陵湖水闊。長沙南畔更蕭條。

時仲舒曰本句  
勸李自安

和華玉曰不須  
深語自露深情

時仲舒曰情景  
只在眼前

岑參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二首

漢將承恩西破戎。提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功。

其二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首蓿峰寄家人

唐詩廣選卷七

首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聞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那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此詩良然

磧中作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號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西原驛路挂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送人還京

正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

唐詩廣選卷七

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

赴北庭度隴思家

西向輪臺萬里餘。也知鄉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酒泉太守能劒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

送劉判官赴磧西

胡濟縣曰昔月

詩仲舒曰無中

蔣仲舒曰又用  
揚鞭見其鳥平  
張句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使行營  
太白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山房春事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  
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雖氣格卑索却自流麗

儲光義

寄孫山人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

唐詩廣選卷七

隱君子。時時來往在人間。

杜甫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  
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贈鄭鍊赴襄陽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  
羈難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胡元瑞曰少陵  
馬上誰家白面  
郎一首殊有古  
意然與樂府無  
干惟贈花卿詩  
近太白花卿詩  
歌妓此曲二語  
本自目前語而  
用修以指人語  
釋之何杜之不  
幸也

劉會孟曰因瓜  
憶鄭審爲金陵  
有瓜州鄭瓜  
州皆謂人誤薄  
之能亦多類此

奉和嚴國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滿博  
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

解悶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  
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鄭瓜州鄭審也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

句

唐詩廣選卷七

湖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  
如雙髻。遮莫鄰雞下五更。

常建

塞下曲二首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  
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其二

北海陰風動地來。明君祠上望龍堆。獨體皆是

春山曰夕掛  
句倒裝法



長城卒。日暮沙場飛作灰。改吳

送宇文六

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卽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

三日尋李九庄

雨歇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

高適

唐詩廣選卷七

十七

九曲詞

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

除夜作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胡濟服曰轉字喚起後二句唐絕離殿一字不亂下如此

塞上聽吹笛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

蔣仲舒曰以縱橫爲紀律

枚子發曰首句已自淒然後三句又說出轉淒然之情本處除夜怕翻此詩

蔣仲舒曰連律詩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卽此意

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別董大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孟浩然

送杜十四之江南

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唐詩廣選卷七

十八

李頎

寄韓鵬

爲政心閑物自閑。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亦曠亦痴

崔國輔

九日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誰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

張謂

題長安主人壁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直捷說破

送人使河源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少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爲君愁。

王之渙

唐詩廣選卷七

九

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九日送別

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

一 蔡希寂

洛陽客舍逢祖詠留宴

破美曰于麟  
王昌齡奉時  
以月爲第一于  
麟意其學節未  
時明月四字耳  
必欲其卷還當  
于前劉美酒及  
此詩內求之

縣縣鐘漏洛陽城。客舍貧居絕送迎。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

吳象之

少年行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當與杜馬士題家白面郎並看

張潮

江南行

唐詩廣選卷七

十

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嚴武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李華

春行寄興

田子枕曰氣繁  
雄壯武將本色

原缺第二十一葉

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鼙。

涼州歌第二疊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水鼓子第一曲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艸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陳祐

唐詩廣選卷七

三

雜詩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無名氏

初過漢江

襄陽好向峴亭看。人物蕭條值歲闌。爲報習家多置酒。夜來風雪過江寒。

胡笳曲

蔣仲舒曰此等  
川事乃得地

蔣仲舒曰以上  
三詩賦事出  
情目見

月明星稀霜滿野。瓊車夜宿陰山下。漢家自失李將軍。單于公然來牧馬。

王烈

塞上曲二首

紅顏歲歲老金微。砂磧年年臥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雁長飛。

其二

孤城夕對戍樓間。迴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

唐詩廣選卷七

三

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

張敬忠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卽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張諤

九日宴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家得問

蔣仲舒曰塞上  
多矣此二首  
最盛楚

人部說邊景之苦而此詩想到長安思更  
深苦

采。莫。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樓頽

西施石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如蘇不復返。岸旁桃李爲誰春。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春

唐詩廣選卷七

茂秦曰邊庭  
四時怨極似太  
白絕句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煙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秋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根吹斷雁南翔。隴頭流水關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

冬

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蔣仲舒曰言外  
便有鋒鏑之恨

胡元瑞曰四詩  
語意新奇絕倫  
起此此感唐詩  
手無足

王厲

宿疎波驛

秋染棠梨葉半紅。荊州東望草平空。誰知孤宦天涯意。微雨蕭蕭古驛中。

劉長卿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唐詩廣選卷七

王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錢起

歸雁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峴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悠緩竟似琴中彈出

韋應物



劉會孟曰如此  
則令野與其渡  
正是絕意復增  
兩聯即持味不  
復如此

蔣仲舒曰送從  
去路得境落句  
用助語入詩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誰家砧杵  
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郎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迴。南北相過  
殊不遠。暮潮歸去早潮來。員是一自然便極幽致

皇甫冉

送魏十六還蘇州

唐詩廣選卷七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  
昆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曾山送別

淒淒遊子苦飄蓬。明月清尊祇暫同。南望千山  
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又自一法

韓翃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

胡元瑞曰韓翃  
諸絕最高如贈  
張千牛調馬詩  
及此篇皆全首  
高華明秀而古  
意內含直是深  
味妙語行以唐  
耳

胡元瑞曰夜半  
鐘聲可談者紛  
紛皆爲古人思  
在詩法則景立  
言惟在聲律與  
象之合無一事  
實被遺計之無  
論夜半是鐘門  
鐘聲聞者本可  
知也

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

送客知鄂州

江口千家帶楚雲。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落日  
誰相見。青翰舟中有鄂君。

宿石邑山中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  
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峯西。

李端

唐詩廣選卷七

送劉侍郎

幾人同入謝宣城。未及酬恩隔死生。惟有夜猿  
知客恨。峴陽溪路第三聲。

張繼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顧況

將仲舒曰此結  
真可斷腸足見  
無聊之態

高  
韻華玉口說

聽角思歸

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哀。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宿昭應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湖中

青艸湖邊日色低。黃茅瘴裏鵝鴟啼。丈夫飄蕩

唐詩廣選卷七

今如此。一曲長歌楚水西。一曲長歌不失丈夫故步

戴叔倫

夜發袁江寄李穎川劉侍郎

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包何

寄楊侍御

一官何幸得同時。千載無媒獨見遺。今日莫論

腰下組。請君看取鬢邊絲。

李益 汴河曲

汴河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聽曉角

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夜上受降城聞笛

唐詩廣選卷七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劉禹錫

楊柳枝詞二首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

元美曰元和後絕句本益  
為上韓翃次之  
至回樂峰一章  
何必王龍標李  
供奉  
初元端曰七言  
絕句後李益  
便當第一如春  
夜聞笛後上西  
城及此首皆可  
與太白龍標競  
麗非中唐得者  
徐子攝自只是  
形容荒涼之態

登山謂下見人非也李賀所官無計幾度飛來不見人即此意

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其二

城外春風颭酒旂。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綰別離。

宿都亭有懷

雷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與歌者何戡

唐詩廣選卷七

三

山曰不勝二字極有味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教子禁日風刺時事全用此體

張籍

涼州詞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王建

十五夜望月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唐詩廣選卷七

三

武元衡

送盧起居

相如擁傳有光輝。何事闌干淚濕衣。舊府東山餘妓在。重將歌舞送君歸。

嘉陵驛

悠悠風旆遶山川。山驛空濛雨作煙。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

張仲素

漢苑行

回雁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  
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塞下曲二首

三戍漁陽再度遼。驂弓在臂箭橫腰。匈奴似欲  
知名姓。休傷陰山更射鵄。

其二

朔雪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捲蓬根。功名耻計

唐詩廣選卷七

三

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秋閨思二首

碧窓斜月藹深輝。愁聽寒蛩淚濕衣。夢裏分明  
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其二

秋天一夜靜無雲。斷續鴻聲到曉聞。欲寄征人  
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

羊士諤

詩。春前日欲款  
不在大短只在  
刺心

郡下卽事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  
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

登樓

槐柳蕭疎繞郡城。夜添山雨作江聲。秋風南陌  
無車馬。獨上高樓故國情。

柳宗元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訓

唐詩廣選卷七

三

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  
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用事用意俱佳

歐陽詹

題延平劍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  
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

元稹



洪景廬曰婦笑之聲其于裂竹長歌之悲過于慟哭此語誠然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張祐

胡渭州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雨淋鈴

唐詩廣選卷七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微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集靈臺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賈島

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

王元美曰元輕自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遠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

得一吟淚流如三月晦日及此詩乃可耳

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王表

成德樂

趙女乘春上画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

李商隱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常在集靈臺。侍臣最有

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官詞又是一變局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許渾

教子發日落句用古事為今事得法

唐仲舒曰又胡出一層

蔣仲舒曰與趙叔倫夜發袁江句法相似

秋思

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用字入妙

趙嘏

江樓書感

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連天。同來翫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胡齊集曰獨同二年少時

溫庭筠

唐詩廣選卷七

楊柳枝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

段成式

折楊柳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霑雨露恩。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托喻懷恨

司馬禮

宮怨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張喬

宴邊將

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坐中有老沙場客。橫笛休吹塞上聲。

李拯

唐詩廣選卷七

退朝望終南山

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崔魯

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韋莊

多用修日王孫  
乃詩創自楚詞  
王孫人詩句則  
是詞雖始唐人  
說和效慕好以  
此作

詞若直曰書讀  
此在詩中此  
詩本二句之有  
味

胡元瑞曰此詩  
與薛稷春氣二  
句同咏王孫事  
也此意極精工  
李詩山天造不  
堪並論者直氣  
象不同耳

李發曰此後  
還朝惟山色如  
舊悲慨之詞寫  
得極麗

僧曰皎師  
即深山盤思達  
滄州其詩深宛  
色相一公詩雖  
復勇於稱精律  
論要之泓尼未  
勝皎師而淨密  
終當獨步

塞下曲

寒、塞、無、因、見、落、梅、胡、人、吹、入、笛、聲、  
春應度。夜夜城南戰未回

釋靈一

僧院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限青山  
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唐詩廣選七卷

內府藏本

明凌宏憲編宏憲始末未詳初李攀龍撰詩刪王  
世貞序之後坊間割其中所錄唐詩刊行別題曰  
唐詩選已非于鱗之舊宏憲又病其無評點乃雜  
摭諸家之評綴於簡端以朱墨板印之改題此名  
蓋坊刻翻新之技耳

# 斯文正統十二卷

〔清〕刁包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間入  
懷謹順積樓刻用六居士所著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斯文正統

十二卷》提要

## 斯文正統序

刁子蒙古介節士也而尤以有道著聞甲申之前余欽其名甲申之後余習其人已丑南來過其家悉其人之行誼學問益嘉守身之嚴而戛服見道之卓吾

序

一

鄉自鹿伯順而後罕有儔匹爲名孝廉三十季幾以身殉節而百折不回旣無仕進之念雞窓誦讀寒暑不輟架上無非聖書而持論立言俯視先秦兩漢及唐宋諸大家一以程朱爲矩度



暇錄一編曰斯文正統凡不本於六經四書者雖工弗錄得若干皆先王之道也聖人之心也治統道統具是矣豈可作文字觀先是乙未冬余過滄上湛虛張先生出是編讀之極服其確

序

二

識定力關係天下萬世不小也擬于襄夫人塋事後成序作報先托聲意旣而歸夏峰蓬玄張先生寄一扎云祁州有所謂刁蒙吉先生者今夏惠斯文正統一書用心良苦論斷亦確何謂

海內無人此兩先生者道力深厚方今所服膺也而服膺是書至此余不容復贊一辭矣大抵文章一事有鄙之爲小技者有尊之爲大道者蓋羽翼經書則道而紊亂經書則技故諸子之

序

三

辭多偏偏則滯於形異端之辭多蕩蕩則荒于遠狂士之辭多踈踈則見有隙腐儒之辭多拘拘則襲其跡其病道均也文至于病道道之賊也余舊輯理學宗傳一帙自董江都而下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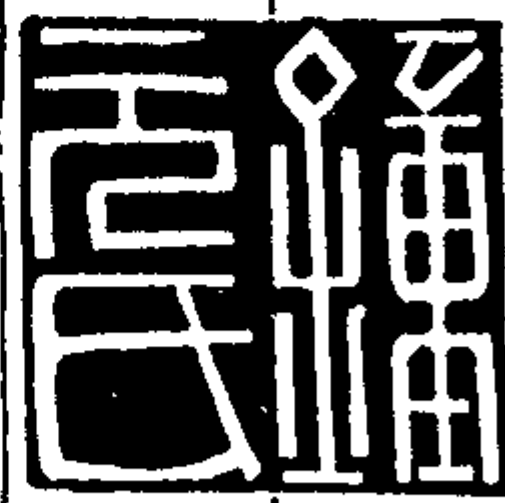
十人正閏兼收有友教之曰旣  
曰宗傳豈容紊亂寧嚴勿濫所  
以定宗也余慎之矣蒙吉是編  
正閏皎然本諸身而精覈之余  
固不慮其雜也

歲寒老人孫竒逢題於蕪門

序

四

之雲鶴軒



刁蒙吉先生斯文正統序

古之文章性天出於一今之文  
章性天出於二天於穆不已而  
星辰河漢始常麗於天於是為  
天之文地於穆不已而海山嶽  
瀆始常奠於地於是為地之文

序

一

聖於穆不已而易詩書禮樂春  
秋始常流行於天地於是為聖  
人之文於穆不可得而見於天  
地人之文見之於穆不可得而  
聞於天地人之文聞之故聖人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而必曰文明以止  
終之以白賁使文明燦爛而不  
止於禮義不賁於無色即高文  
大篇垂天耀日徒虛車而已矣  
亦何能會合天人而貞夫一哉  
歐陽永祿有言六經之道簡嚴

序

二

易直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而  
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  
或離或合然非久磨滅亦不可  
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  
遠與吾友刁蒙吉先生閉戶靜  
脩公車不赴所著有易酌困知

用六諸書多發人所未發乃慨  
然於天人貞一之統不復明於  
天下學問則溺禪心文章則染  
霸氣旁門閥位登壇問鼎而宗  
統大亂於是綜絡古今原察正  
變著斯文正統十二卷首尊太

序

三

極以開源終結西銘以要歸而  
中臚列古哲先憲之文各有論  
斷壹折衷於仲尼其詞典以厚  
其氣冲以淵其義深以渾洋洋  
乎六經之文也蓋大道之散久  
矣詞家多未窺其原各就其識

之所及以為至間有宗經纂典  
動以理語誅之夫太極兩儀之  
傳曷嘗不與卦爻並垂天命於  
穆之頌曷嘗不與風雅爭烈迨  
華文少實者非久磨滅而六經

簡嚴易直之文如日月之經天

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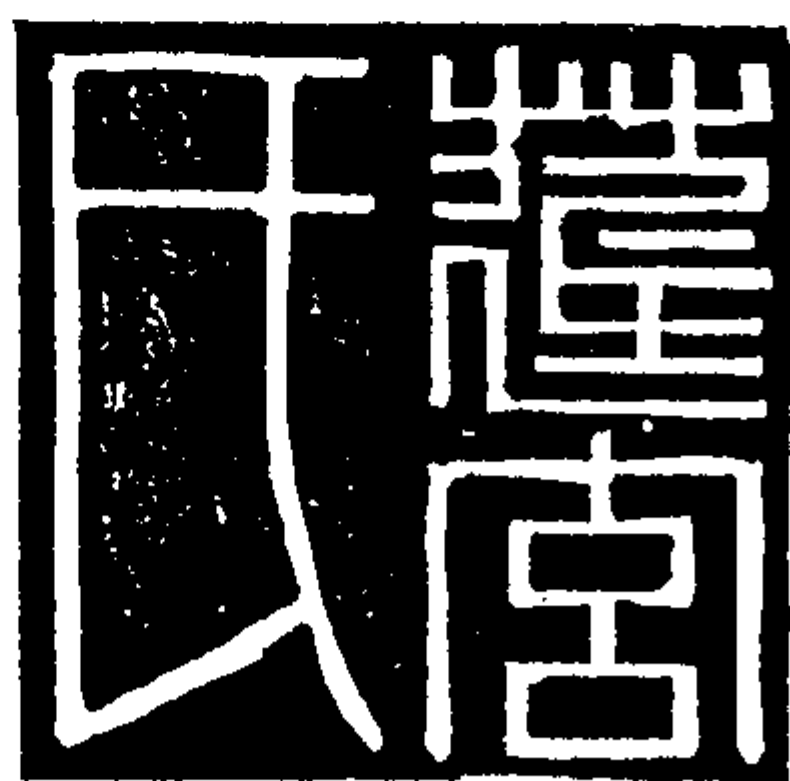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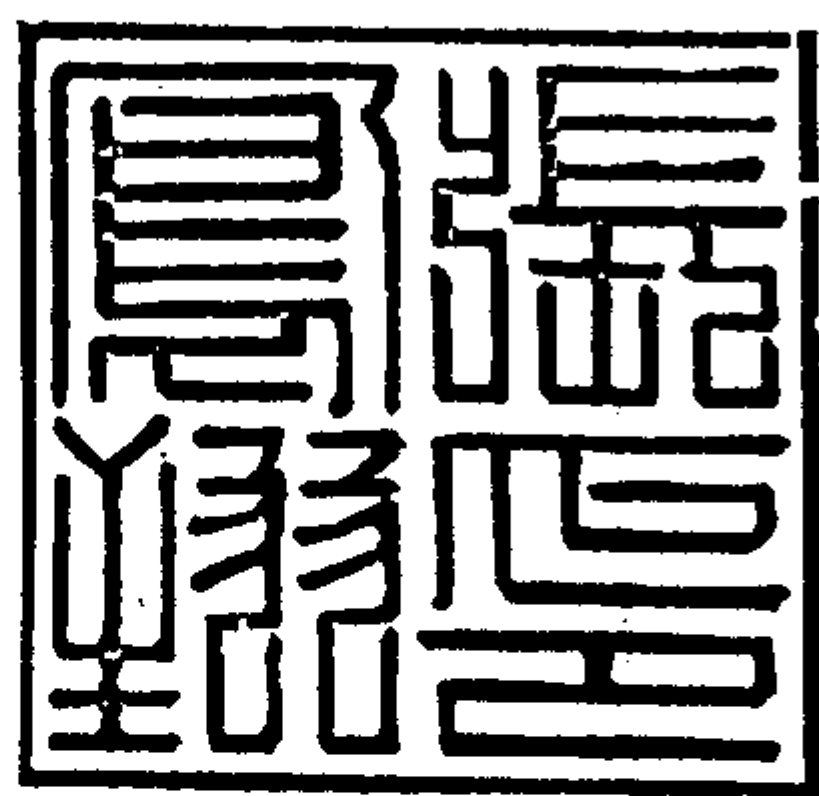
如江河之行地萬古常新先生  
所謂伏羲相傳之秘端不在彼  
在此豈不信哉余方補禮樂之  
殘缺成六經之大全而愧莫予  
助也乃先生本易詩書禮樂春  
秋之意上訴天之嫡子下邇家

之大宗直接三皇五帝以迄夏  
商周之正統嗟乎天之未喪斯  
文豈不在人哉

梁水張鳳翔撰

序

五





斯文正統序

不佞承乏三谷夙耳用六居士  
出名而未獲六面也壬辰南宮  
出役預齋檄覲舉子業應者如  
響居士獨幽古交驂蓋厭薄八  
股而矢志予秋讀其文想見其  
序

六

久矣每過祁思文臂而不市鼎  
惟胥賦蕪蒺咏榛苓焉耳甲午  
夏日奉部使者命賑饒於祁出  
西郊步園林曰居士所游息也  
登樓觀曰居士所棲蹕也躊躇  
四顧益深行及出感喪仲而寒

志至蒼顏古貌恍對先代典彝  
唱其學而淵源乎濂洛聒其議  
論上亅乎古今獎出名其園曰  
食力名其樓曰鴻漸解心盤礴  
歡相早也已而索其所與斯文  
正統者觀出其淵博似性理其  
序

式

醇美似詆思歸以理學為綱而  
理學式派必求於堂入室出誤  
以忠孝節義為目而忠孝節義  
凡德務揆以理民彝出中其意  
以乘學者知胥科第出後矣語  
以經濟出文則憎如知胥經濟

出矣矣語以性命出學則糟如  
故競之焉崇正黜亂雖曰文統  
乎而治統焉是焉具而躋統焉  
是焉傳矣昔昭明公與號稱大  
觀然或失則靡或失則僻殊未  
軌諸大躋西山真早內聖外王  
序

三

其于躋也深矣然其所謂正宗  
者要亦宗其文非宗其人也立  
言而不合出功與德豈足稱斯  
文重輕耶是集也言之軌諸大  
而及其及出卓爾若見喪  
所恭於造之君子也以視昭明

西山兩集更誰式格元百後出  
當各能辨出者且也兩集功在  
作者而已喪所與於其間茲則  
每調式題輒抒已見其品題詳  
密具見經濟偉畧性命英華已  
獨稱仁者功臣也曰憶古循今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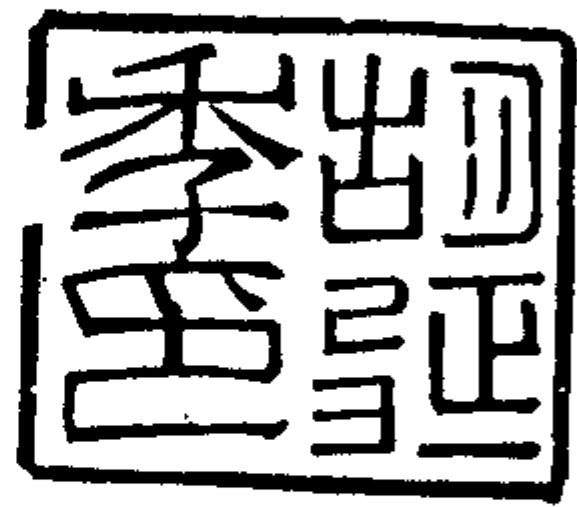
凡

若吳公出是賈誼文翁出是張  
氏張詠出是張及張陸李岐史  
臣樂躋出迄今以集盛事今數  
政不隸古及而所畧者理學宗  
匠豈功名才技出可擬方將闢  
書院願請壇糾合同人相與闡

明在茲出業奈何於秦中新  
命刻期就蹕蹕踵仰厥志惟是  
謬加弋言列出篇端以談昇人  
出慶亦以恨識面出晚云爾  
順治甲午季夏日天中鍾家社  
第胡延季頓首拜

序

五



斯文正統序

天地之理不能獨秘是以人世  
有道德天地之氣不能常鬱  
是以人世有文章氣必本於理  
文章必本於道德是道德兩  
文章合之則正離之則邪也入

序

一

生有性則有情有理則有歡  
淫之志喜怒違節歌哭過中茲  
而為文詞附道而叛道竊濫  
而害德是所謂邪也舍周行  
則曲徑舍砥矢則荆棘也天地  
有憂之憂其人之以邪而亂



正也必篤生二人維持而倡  
明之此一人者必其深喻而  
篤好之者也喻之不深則好之  
不篤好之不篤則任之不力任  
之不力則其收拾捍衛之也  
不堅初陽刁象吉先生為

序

二

翼庭先生家嗣承過庭之  
訓早歲賢書絕意仕進行  
志擇祖巾濂洛關閩不為  
功其於道德也喻之深而好  
之篤其於文章也則盡心而  
嫉邪自六經而外上下數千年

凡其近於格致誠正有裨於世  
教民風者收之反是則棄焉  
傷廉而劇義而墮受而必  
捐視周行而外皆曲徑砥矢  
而外皆荆棘靡嚙曲徑荆棘  
之是視且凜乎若淵冰乎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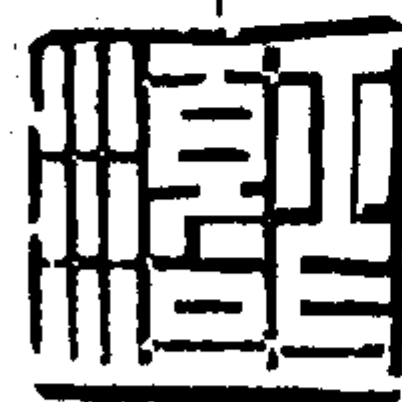
三

谷凡以憂人之少邪而亂正也  
輯其書曰斯文正統則天下  
文章莫正乎是嗚呼虞初  
齊諧為題不少苟得名人遊  
戲一語少年小子弄為科律  
嗚呼以學術殺天下累世淺



哉知斯文正統之功於  
世非小也

博陵令吉黎李甲黃書



序

四

序

天下有正統王者主之微  
王者則天下渙而無所歸  
王者有正統斯文主之微  
斯文則王者眩而無所守

序

一

王者統天下斯文統王者  
其興喪於天而明晦則於  
人在茲者何可一日不講  
也俯仰古今著書立言者  
汗牛充棟至不可窮詰

易統天下之正理而潔淨  
精微之文在於斯書統天  
下之正治而疏通知遠之  
文在於斯詩統天下之正  
情而溫柔敦厚之文在於

序

二

斯禮統天下之正性而恭  
儉莊敬之文在於斯樂統  
天下之正音而廣博易良  
之文在於斯春秋統天下  
之正法而屬辭比事之文

在於斯學庸二論七篇統  
天下之正教而六經之文  
在於斯嗣斯而後守其成  
者嫡派也否則庶孽不得  
而奸之續其序者大宗也

序

三

否則小宗不得而混之斯  
文之統其嚴乎近代鹿門  
茅氏獨推班馬韓柳劉氏  
向歐楊氏脩蘇氏軾七子  
爲聖於文曰六藝之遺在

是矣蓋居然以正統與之  
噫其然豈其然乎竊意七  
子者文人之雄耳六經之  
傳四子之蘊槩乎其未有  
聞也朱子讀蘇文始未嘗

序

四

不喜既未嘗不厭則其他  
可知已譬之花木然上焉  
者譚々其華離々其實以  
之悅目可也以之爽口可  
也以之薦宗廟可也以之

羞賓客可也用止此矣若  
夫千紅萬紫獻媚爭妍雖  
足供王公貴人之賞玩與  
文人墨士之咏歌然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則亦焉能

序

五

爲有無耶雖或因文見道  
原非得道爲文在茲者其  
能興於天而明于人乎庶  
孽小宗故曰閔統非正統  
也邇嫡派以守成問大宗

以纘緒祖六經父四子而  
子、孫、引之勿替者灋  
洛闕閭也每取其文讀之  
內統乎身心意知之全外  
統乎家國天下之大微言

序

六

之喜怒哀樂其端也切言  
之視聽言動其目也顯言  
之子臣弟友其門口也溫  
醇簡易絕不爲驚諤可喜  
之論其涉也奪七子之濃

其平也奪七子之奇其拙  
也奪七子之巧其疎也奪  
七子之密其約也奪七子  
之博譬之五穀然競秀閭  
靡未能與百卉爭一日之

序

七

勝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無古今無賢愚無貴賤依  
之爲日用焉資之爲性命  
焉凡氣運之盛衰世道之  
治亂人才之消長莫不于



斯乎分關也明乎其人在人  
以興乎其在天者斯固其  
階梯也吾錄其最者得若  
干首而又博採之諸儒以  
綜其類統之乎近裏著已

序

八

而又旁及之忠臣義士以  
煥其章統之乎實踐躬行  
或本天下之正理而不賊  
或本天下之正治而不誣  
或本天下之正情而不愚

或本天下之正性而不煩  
或本天下之正音而不者  
或本天下之正法而不亂  
或本天下之正教繇四子  
以上接六經而不悖鹿門

序

九

茅氏所謂伏羲相傳之秘  
其旨遠其辭文者端不在  
彼而在此矣天之嫡子也  
家之大宗也以號正統與  
王者歷代相傳之統鼎峙

兩間誰曰不宜伙學者時  
時服膺乎斯文用力少而  
成功多矣使學者人、服  
膺乎斯文教化行而風俗  
美矣豈曰小補之哉

序

十

立節郡用六居士刁包譔



斯文正統序

刁蒙吉先生與孫徵君同以介  
首著同國初間迄今海內士無不  
知有徵君即無不知有先生者  
顧其平生著述法、僅見於地  
說戊午冬余守荆南適先生之

序



一

嗣孫自牧謀以是編重付諸梓  
余素而後之其學之博擇之  
精辨之明論之確一存於程朱  
之矩矱而自任以斯道之傳然  
後嘆世之徒以介首稱先生猶  
淺之乎測先生其奈斯編之

流布於日而學者之得所宗傳也  
謹書數語歸之若夫先生出  
處之末學問之源流中詳微  
君序中不復贅

星沙後學唐際華撰

序

二



斯文正統凡例

一斯文之選端以品行為主若其言  
是其人非便失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之義雖絕技無取

一題目雖多要之不出三達德五達  
道外其玩物適情游戲小技一切

凡例

一

不錄

一是集傳經史之燈為講學明道地  
也故於儒佛之辨朱陸之辨尤三  
致意焉

一平生所景仰佩服之人求其文至  
形寤寐偶獲尺幅雖十朋之龜不

啻也聞有一二未諳生平則必其  
文之有關大道足以匡時而砥世  
者

一近代名公諸所見錄者大抵皆作  
古人矣其時賢槩未入選以蓋棺  
論定故也

凡例

二

一古今佳文何限一人耳目一時網  
羅豈能遍及除所梓二百一十有  
六篇外尚容續集

刁包識

斯文正統目錄

卷之一

說

太極圖說

周敦頤

觀物說

邵雍

觀物說

邵雍

格物說

朱熹

王氏續經說

朱熹

洪範皇極說

陸九淵

斯文正統  
目錄

一

恕齋說

文天祥

默齋說

王守仁

矯亭說

王守仁

志道字說

真德秀

山泉字說

文天祥

晞程說

文天祥

辨志說

王畿

宋名臣集說

張栻

卷之二



說

若道說

朱熹

若道說

朱熹

聖學說

程頤

明良說

范祖禹

君相說

朱熹

綱紀風俗說

朱熹

寬嚴說

真德秀

重農說

張栻

斯文正統

目錄

二

責任說

程頤

育才說

楊時

求賢說

胡宏

邪正說

劉安世

儲嗣說

朱熹

臣道說

胡寅

雷者說

劉基

宋名臣前集說

張栻

宋名臣後集說

張栻

宋名臣續集說

張栻

卷之三

論

原道論

韓愈

本論

歐陽修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程顥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讀唐志論

朱熹

聖人道出乎一論

方岳

斯文正統

目錄

三

易論

董楷

易論

章惇

春秋論

章惇

綱鑑總論

潘榮

初命三晉爲諸侯論

司馬光

詔停襲封論

尹起莘

封建論

胡宏

朋黨論

胡寅

宦官論

司馬光

濮王典禮論

許浩

事難論

邵寶

卷之四

論

夏禹論

胡一桂

武王論

方孝孺

漢高分羹論

鄭玉

唐太宗論

謝鐸

武后論

胡寅

斯文正統

目錄

四

梁武捨身論

尹起莘

逆邵弒君論

尹起莘

商鞅徙木論

熊禾

顏考叔論

呂祖謙

穰讓論

方孝孺

任負論

程敏政

張良論

楊時

田橫論

王守仁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

尹起莘

以王珪魏徵爲諫議大夫論

尹起莘

曹參論

謝鐸

李勣論

張鼎

李璿論

李廷機

岳飛論

蔡清

荀彧論

唐順之

董揚王韓優劣論

馮從吾

卷之五

序

斯文正統

目錄

五

易序

程頤

易傳序

程頤

尚書序

孔安國

書經序

蔡沈

毛詩序

卜商

詩傳序

朱熹

禮序

程頤

春秋序

程頤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大學章句序

朱熹

中庸章句序

朱熹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李方子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大學衍義補序

丘濬

周禮訂義序

真德秀

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斯文正統目錄

六

卷之六

序

諫垣存藁序

韓琦

戊午讜議序

朱熹

鄉道鄉文集序

李綱

王栴溪文集序

朱熹

羅一峰文集序

羅洪先

送全永叔序

真德秀

望雲圖序

方孝孺

五友詩序

薛瑄

華朝志序

許相卿

滁州志序

莊景

品士錄序

張時徹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別三子序

王守仁

別涂鏡源序

馮從吾

慕古錄序

張銓

四書說約序

鹿善繼

斯文正統目錄

七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采

聖學啟關臆說序

趙南星

聖學啟關臆說序

郝元標

馮恭節公拘幽書草序

李維楨

卷之七

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羅倫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熹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守仁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守仁

交慶府學櫺星門記

羅倫

再子祠堂碑記

茅坤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二程先生祠記

朱熹

嚴先生祠記

范仲淹

狄梁公碑記

范仲淹

文文山祠記

王守仁

斯文正統  
目錄

八

寶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張烈女祠堂碑記

羅願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關中書院記

馮從吾

卷之八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程顥

崇安縣學田記

朱熹

金華縣社倉記

朱熹

建陽縣復賑釋倉記

真德秀

義田記

錢公輔

岳陽樓記

范仲淹

進講大學章句手記

真德秀

定軒記

真德秀

勿齋記

真德秀

葵軒記

陳敬宗

耻菴記

羅倫

常春堂記

羅倫

斯文正統  
目錄

九

宣化堂記

劉因

和敬軒記

徐愛

剛峯記

羅倫

象祠記

王守仁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五芳井記

黃道周

卷之九

書

通書計四十

周敦頤



荅張橫渠定性書

程顥

荅倫彥式書

王守仁

荅徐鏡源書

馮從吾

荅楊源忠書

馮從吾

荅汪明卿書

馮從吾

定情書

林胤昌

爲家君請字文化中典學書

程頤

再書

程頤

荅朱長文書

程頤

斯文正統  
目錄

十

與劉素彬書

羅倫

與友論文書

馮從吾

卷之十

書

上裴吏部書

駱賓王

謁羅先生書

李侗

與劉共父書

朱熹

與陳丞相書

朱熹

荅安仁吳生書

朱熹

上丞相書

真德秀

上程御史書

謝枋得

與魏參政書

謝枋得

上忠齊留丞相書

謝枋得

上謝疊山書

胡一桂

與彭學士華書

何喬新

與荀侍御書

陳獻章

復潘憲諸公書

陳獻章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斯文正統  
目錄

十一

荅顧東橋書

王守仁

荅毛憲副書

王守仁

與安宣慰書

王守仁

寄楊邃菴閣老書

王守仁

上月林丘司寇書

于慎行

上鄒總憲書

葛寅亮

卷之十一

策

賢良策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賢良策三

董仲舒

廷對策

羅倫

疏

正朝廷疏

丘濬

再陳聖學疏

湛若水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欽崇天道疏

鄒智

應詔封事疏

鄒智

斯文正統

目錄

三

諫迎佛疏

王守仁

陳情乞終養疏

陳茂烈

効元輔奪情疏

吳中行

陳務學之要疏

高攀龍

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面恩陳謝疏

劉宗周

轉亂爲治疏

劉宗周

釐正文體疏

凌義渠

卷之十二

劄子至銘

陳三德劄子

司馬光

論君德劄子

程顥

論王霸劄子

程顥

乞按正陸贄奏議劄子

蘇軾

上殿劄子

真德秀

表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斯文正統

目錄

三

論佛骨表

韓愈

誥命

贈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檄

爲徐敬業討武氏檄

駱賓王

代賓慶守諭屬檄

羅倫

歌

正氣歌

文天祥

辭

歸去來辭

陶潛

自警辭

海瑞

傳

林貞女傳

吳國倫

義婢傳

吳國倫

辨

孔子封王辨

吳沉

七儒辨

宋濂

正直忠厚辨

孫承宗

斯文正統

目錄

古

議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狀

奏復七聖謚號狀

顏真卿

引

劉司獄承恩圖引

楊繼盛

旨

證人要旨

劉宗周

題

題李世卿學錄

周瑛

跋

跋辨學錄

馮從吾

銘

西銘

張載

斯文正統

目錄

圭

斯文正統卷之一

郝陽後學蒙古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校正

說

太極圖說

周敦頤

此圖是  
二兩儀兩  
儀生四象  
二段發明  
之太極是  
新  
之太極

此圖是  
二兩儀兩  
儀生四象  
二段發明  
之太極是  
新  
之太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斯文正統卷之一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圖是  
二兩儀兩  
儀生四象  
二段發明  
之太極是  
新  
之太極

此圖是  
二兩儀兩  
儀生四象  
二段發明  
之太極是  
新  
之太極

此圖是  
二兩儀兩  
儀生四象  
二段發明  
之太極是  
新  
之太極

斯文正統卷之一

二

予解圖首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其解陰陽動靜一段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大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令。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通者。孰能識之。其解陽變陰合一段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



陰  
行  
之  
序  
也  
春  
夏  
秋  
冬  
四  
時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五行  
之  
序  
也

五行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水火土金水。而水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其解五行陰陽一段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

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其解無極二五一

五行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五行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陰  
陽  
之  
序  
也

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化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

斯文正統卷之一

四

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其解人得其秀。最靈一段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

心不  
動則情  
不  
知止  
性以  
此所以  
為惡也

不說仁義  
禮知却說  
仁義中正  
中正即禮  
中正即仁

初初中是  
禮之得宜  
處正是皆  
之正當處

斯文正統卷之一

五

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其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一段曰。此言聖人全體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何之所謂欲動情

言靜非無  
欲不可無  
欲非欲不  
可通是  
件功夫  
陰陽以氣  
言剛柔以  
質言仁義  
以理言

生死原非

事老氏  
謂長生久  
視佛謂輪  
迴不息能  
脫是則無  
生滅者皆  
誕也

斯文正統卷之一

六

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解立天之道五句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其解末二句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學者熟讀此解。然後可以言圖說。不然對面千里矣。羅念菴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閑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



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誠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此段議論深得主靜之旨特錄之

先生當聖遠言湮時獨以奧義微言洩千載不傳之秘二程子親承指授體脩於身猶未表章於世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七

也自朱子出條分縷析不憚誇復然後其書始大行於世方是時以論太極圖不合而劾之者林侍郎栗也排擊僞學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者張臺臣貴謨也噫二子不足責矣陸氏兄弟操同室之戈不遺餘力焉自非灼見本源確然自信於邪說橫行之世太極一圖幾何不與群言共湮沒也哉即使必傳亦不過分李挺之穆伯長之一得豈能遠駕希夷上承四聖乎周子有功於四聖朱子又育功於周子後聖有作斷斷乎其無以加矣

象山肆其麤辨以無極二字爲妄加此諸老氏一書再書辭加憤厲朱子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觀此則象山憑臆自用不復取善受言豈謙亨之道乎陽明以其頓悟之見有昭合焉者不援陸歸朱而反執晚年定論強

斯文正統卷之一

使未歸陸誣也甚矣

觀物說

邵雍

能觀則  
一切不能  
外此之謂  
格物此之  
謂理

以人聖人

皆以有功  
民物得名

天入上下  
古今其道  
一也

四府二字  
奇創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斯文正統卷之一 九

凡四府則  
無物非四  
經雖有物  
亦歸家矣

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府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府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窮物之理盡人之性以至於天之命此盡人合天

斯文正統卷之一

十

之說也。易與中庸皆可參看首段以處理性為命其解頗異。然引入道字所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又歸本到昊天聖人上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其理有不誣者。四經分配四時似近率合。然觀物數篇自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飛走動植以及皇帝王霸道德功力意言象數化教勸率之類莫不作四件說。所謂加倍法也。讀者會其意而毋以辭害之可矣。



觀物說

邵雍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川。川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十一

此言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川。川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此言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川。川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深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則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斯文正統卷之一

十一

此言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川。川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繫辭云。昔者聖人。堯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遠觀諸物。近取諸身。此觀物之祖也。皇極經世。諸書要為申明易理而作。故以觀物。各篇然。觀物者。必自觀天地始。使非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輕言觀得乎。篇中詳著聖人體用而究其極。則一理字。是之人知先生之妙於

數而不知先生之精於理即理而數在焉非有二也故程子嘗問先生曰知數爲知天知理爲知天先生曰還是知理爲知天其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乎

斯文正統卷之一

格物說

朱熹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

斯文正統卷之一

十四

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

分內事  
聖賢  
若合

此做  
起

四者然  
不可  
六

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

斯文正統卷之一

十五

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

此轉卽  
陸王之說

心與理分

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昔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

斯文正統卷之一

十六

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意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併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絕之



方學者  
急辨此

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鼓滯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格物爲大學入門第一義惜失其傳使學者茫無下手處文公以程子之意特爲補出厥功懋矣陽明一代大儒特標赤幟視補傳爲添足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若然則是仁守之而後知及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十七

之也得無失先後之序乎今試取此說讀之真切確當痛快淋漓即使孔曾復生亦當首肯學者反覆玩誦幸勿以億臆之見鹵莽之心妄肆譏評可也嘗試譬之有人焉我知其爲某人有物焉我知其爲某物此本心固有之知也使共處昏黑之中如何看的他見須待日須待燭而後可不然憑空揣摹終不濟事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如暮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格物之爲窮理也審矣又嘗考諸四書君子博學於文學而不厭信

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之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思之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之格物也又嘗考諸五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也者辭變占所繇出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說卦之類莫非象也有象則有理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物宜格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十八

也詩自興觀群怨以至事父事君之大何者不費推勘下至鳥獸草木皆有義類可求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詩之物宜格也書所言大抵皆君臣相與勉勵之辭其中經權常變治亂興衰之故何者不需理會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曰不繇古訓於何其訓書之物宜格也禮自郊天社地饗祖宗格神鬼推而至於在朝在國在家在野一應精粗大小語嘿作止之事莫不各有矩矱纖悉備至使非卓爾有立便如面牆故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禮之物宜格也春秋具經世大法凡禮樂刑政之務日月山河之變雷雨水火之災一禽一鳥一禾一木之異莫不備書使非比事連類真有以見其時措咸宜之妙則微辭奧義隱矣故曰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之物宜格也他未暇具論如申生許世子止彼豈不親於父子陳乞鄭公子歸生彼豈不義於君臣宗魯之事衛縶彼豈不忠於朋友只以不格物之故遂被惡名於天下萬世此豈細故與我故曰使釋老之徒明於斯文正統卷之一十九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十九

格物二字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政事使班馬之徒明於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文學自古天分殊絕學問該洽而竟陷毫釐千里之謬者可勝道哉此程朱之訓所以獨得孔門宗旨雖百喙爭鳴終不得以彼易此也以上俱因知錄敢附見於此

王氏續經說

朱熹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也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以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寔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狹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二十

學者而後人而後其

天下第一等事業

漢書卷之五

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  
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  
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  
不待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  
其年益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  
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  
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  
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  
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

政目主通  
孔門之至  
粹也謂此

不惟無功  
且有罪

似爲特開  
二而究竟  
非坐人

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較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  
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  
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  
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  
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  
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  
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  
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



陽明以退  
之爲文人  
之雄而許  
仲淹等與  
同

者。及考其平生。意。圖。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  
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  
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  
也。是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  
春秋責賢者脩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五經與天地相爲存。滅開闢以來有庖羲數聖人。  
初獲於先有尼山一布衣著明於後所謂制作定。  
世符也。雖聖人復起豈能損益其間。文中子不度。  
德不量力居然以刪定贊修之權自予。僭越特甚。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

文公一一道破使真偽較然而寃亦不沒所長推。  
之門外可引之門內可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春秋之筆也。

洪範皇極說

陸九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  
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  
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  
庶民。皆能保極。此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  
嘉生。薰爲太平。嚮川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  
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恰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  
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  
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

斯文正統卷之一

二四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  
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  
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欽。  
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  
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  
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  
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  
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蠻貊。知。

有音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順朋  
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喪天之所錫之福也身  
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  
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  
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  
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  
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  
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  
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三五

必然之理也

子靜之學明白坦易無纖毫遮蔽故發為議論開  
天闢地却是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呂伯恭為考  
官一見其文心開目明便知為江西陸子靜蓋此  
類耳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口為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  
此章代應事人有關於世教此教民者所當倣其  
意而行之也

嘗試肝衡往代昭烈之與曹瞞成敗懸殊矣吾必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二六

曰瞞禍而昭烈福也孔明之與司馬懿成敗懸殊  
矣吾必曰懿禍而孔明福也武穆之與秦檜成敗  
懸殊矣吾必曰檜禍而武穆福也辭此推之上下  
數千年禍福一眼觀破又焉用斤斤趨避為也求  
福者其亦可以知所趨避矣



恕齋說

文天祥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加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而後之學者遂得襲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二七

其遺餘以求進於道。易徐若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一世。而不至湮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一。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

卷之二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六

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已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達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此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亦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祿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非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題目是恕。開口却以極字仁字配發。未又補出忠字。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闡閩洛之宗風。洗漢唐之陋說。文章家不能窺其藩籬。

矯亭說

王守仁

矯者過  
一故一方  
生一病  
矯者過  
矯者過  
矯者過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二九

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文甫一百字。而抑揚轉折。曲盡其妙。且句句抑其過。不及之偏。而以中道裁之。尤見忠告之意。詩曰。矯矯虎臣。中庸曰。強哉矯。矯之取義。即聘義所謂勇敢強有力者是也。不矯則何能克。不克亦何以矯。為乎。語之言行也。曰。過易之言行也。曰。果皆為倫安而藉口。自然者。下藥也。

默齋說

王守仁

欲謹而  
不能慎  
氣浮志輕  
處治之不  
然雖誠口  
集此何益

梁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齋。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記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詰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三十

隱而實物  
甘人所謂  
李猶之類

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視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

修辭立其  
誠折言之  
凡入約言  
之只是一  
個

聞然而日章然之積也。不言而信而然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然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盡亦知所以自取之。

司馬溫公以不妄語三字教元城。爲立誠之本。元城力行之。絜括七年而後成。談何容易。繫辭曰。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志道字說

真德秀

志道字說  
先德秀人  
第著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

志道字說  
先德秀人  
第著



孟子言仁  
善其指

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  
爲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枵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  
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  
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卽汝本心之全體也推  
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  
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  
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  
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三

之戰  
不亡卒必  
死無還心  
足見已榜  
而人所以  
合天

賊也蓋賊除則嘉穀茂私欲爭盡則本心之德全亦  
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  
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剿壘之時也  
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爲主則欲爲客矣兵凶戰危  
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  
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  
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  
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  
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

見先生集  
取焉

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取乎昔穎濱蘇公有言凡人  
之所以不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  
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爲之說使與同志者切  
磋焉

夫人之愛其子者愛之以科名而已八股之藝兩  
榜之貴一品之尊於願足矣故命名問字之間亦  
遑遑取義於此及語聖人之道則驚訝以爲不情  
豈知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志道者義方  
之訓也否則邪矣而又必進之以求仁而又必進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四

之以克己歸根性命透底工夫完全交付以作堂  
構播獲之業先生之愛其子也其至矣乎可爲富  
貴利達中人一洗俗情穢氣  
馬伏波戒子書只在人情世故上打美朱文公教  
子書則諄諄然進諸聖賢之域矣此說媲美文公  
度越馬氏凡爲人父而名其子與爲人子而體其  
父命名之意者皆當三復是篇



山泉說

文天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尙書郎吳君正夫。召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五

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

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尙從君質之。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誠者德行之本也。幾者德行之辨也。敬者德行之功也。蔡文莊曰。程子之敬。立身之命。周子之幾。超凡之梯。超凡立命。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文山見及此矣。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六

聞之乾畫一實則生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庖羲。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以天地自然之理。養蒙非善易而能之乎。



晞程說

文天祥

美厥名勝  
厥實多矣  
實蹟有  
志之士  
薄此輩為  
不足稱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為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為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七

名文藝之士事為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修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見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為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人人為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為程也難今之為程

知孟子者  
二程所出  
孔孟在日  
前矣故曰  
昔難而今  
易

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暗堂與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况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况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為汲汲

斯文正統卷之一

三八

薛文清曰  
心如鏡  
如磨鏡  
鏡磨則  
垢去而  
光彩心  
敬則人  
欲消而  
天理明

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為赤子何君養其氣質真重於習古有胎教况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為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已未三月

其廷對則董賈其謀國則宗李其志則子房孔明其餓則伯夷叔齊其死則睢陽平原此尚論者所

知也至於其學則五經四子而其文則程朱此尙  
論者所未知也吾讀晞程說諸篇知其於濂洛關  
閩之傳益直邇其嫡派乎特錄三義與學者共見  
之使曉然於三百年綱常之重寔理學名儒肩之  
非但一腔忠義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辨志說

王畿

指其人以實之

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  
人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  
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姦是  
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  
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  
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  
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  
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

心齊云今人只爲自利誘壞心術所以致帶病纏身無出頭處一

苟然者也世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益亦邈  
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乎  
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益  
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  
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  
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此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  
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以下矣若此者其  
來有繇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  
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



千聖相傳  
一滴與骨  
血此

微惡分明  
恐在學問  
有得之後

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  
其所不欲  
正同守夫  
惘然不容  
味者

故也。於此時而倡為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惘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忘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斯文正統

卷之一

四一

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惘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驟以道德破功利之說。扞格難入。故從一點靈光。不容晦沒處。提醒之。此卽子與旦氣之說。陽明良知之學也。然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恐識取正未易易。吾仍補以龍谿之言。

道德中自有功名功名中自有富貴富貴中却無

功名功名中却無道德道德相成亦可相反辨志者  
幸毋岐視之也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四二



宋名臣外集說

張采

不樂道  
樂於此  
中不可  
而論  
假道學  
者有自  
來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易昉。伊川論顏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訖於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爾。自道學說起。弊乃有三。師門各競一也。偽流做襲二也。授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為智者諱。然濂洛以來。世不常治。而三綱攸明。五倫時序者。謂非諸儒倡贊之力。經緯萬禩者。乎然朱子所集。以時考之。則濂溪二程。其世也。何以舍是曰諸儒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孟

斯文正統卷之一

四三

特立題目

張公危坐  
其有憂  
哀樂未  
發

子所謂大人。天民固流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社稷臣耳。以目諸儒不蒙矣。廼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焉。爾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著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蘊。又何事詹詹言行。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焞問朱公揆。善所論雜說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蓋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爾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於踐形復性。堯夫

前集卷中

以緣格物  
二字不分  
曉生了安  
少為厭  
萬世教法

脫去世網。與天為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靜相因。體用一貫。繇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塗。夫學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事功。不辨何繇。道明。今永嘉之學。為雅流所戒。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繙緘。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鵝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惟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錄。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食裘葛也。李氏斯錄。亦倣近思小學之意。為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

斯文正統卷之一

四四

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嚮往得踐履。繇是而之。其庶幾焉。不然。適開三弊。勿武氏之書。且為濫觴矣。道學二字。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所以相孔子。所以師者也。濂溪二程。直接帝王師相之統。豈諸名臣所可班乎。乃予朱子舍之。而李氏集之。夫各有所當也。受先言之審矣。至於江西頓悟一段。尤得紫陽辨明苦心。為斯道續正鉢。而踏實地方。今講學者。不可不知。

斯文正統卷之二

邢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孫雍校正

說

君道說

朱熹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官。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冠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斯文正統卷之二

一

體。有師氏以嫖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右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有官師之典。侍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訪。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賢養老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三公。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諫。蓋所以養之之備。至若如

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親之恭足

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

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

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

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

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置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

斯文正統卷之二

二

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其責之也愈重。則其

防之也倍嚴。是以王者仰體天心爲之法戒。隨時

隨地隨人隨物隨事。莫不寓箴規之意焉。然則後

世所云生深宮之中。長婦寺之手。未嘗知危。未嘗

知懼者。豈非未聞君道之故乎。此作全川經史而

廟堂龜鑑。稱述幾盡。凡爲人君者。宜書一通置之

座右。



君道說

朱熹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淑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

斯文正統卷之二

二

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中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穆。后妃有闕雉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章。約節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

辟作威  
辟作福

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

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

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眾志

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

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

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

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

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斯文正統卷之二

四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

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

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

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

次合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家

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

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慄然常若立乎宗

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繇內及外。自微

不在廟而  
清而不狂  
實而強莊

與為之  
黃主者  
夏之聖王

一。雖  
食以養  
而家於  
而此其  
驗也

至者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上篇只引戴記中心無爲以中至正二語爲綱領餘未之詳也此則始終暢發凡所以操持此心徵驗此心與所以開明此心規正此心者莫不畢具人主而反覆其義致治保邦之道不外是矣昔人之喻心也或以弓或以印板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哉

宋藝祖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五

之亦庶幾此道者矣惜無王佐左右其間故踐履之實尚未能媲美古先聖王也

聖學譜

程頤

聖學譜  
卷之二  
程頤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繇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靡至

斯文正統

卷之二

六

於人情物態稔精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訓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



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緣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為首云。以知道畏義為學。而後可以通育才心。陶淑德性。不然涉書史。覽古今而已。則漢元梁武皆可以驕語斯道矣。

伊川在經筵時。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恐懼。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土。不可無故摧折。此正所謂隨物箴規。應時諫正也。而後人讀有煩言。噫。聖學之不明也。可勝嘆哉。

斯文正統卷之二

七

明良說

范祖禹

註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詳言之又加三焉

苛察非知精忠非仁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目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戰國而後或君驕臣詭習爲容悅之態或君弱臣強養成跋扈之風喜起之歌幾成絕響讀此文其有唐虞之思乎

言君道者莫備乎乾知乾道則可以爲君矣言臣道者莫備乎坤知坤道則可以爲臣矣言君臣之道者莫備乎典謨訓誥知典謨訓誥則可以爲君臣矣說者謂慶賞刑威爲君事人服人爲臣恐未盡二字之義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九

君相說

朱熹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自亂。國勢日卑。雖

八主不思  
救失率相  
不思格非  
厥職厥矣

斯文正統

卷之二

十

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

有治人所  
以有治法

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

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  
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  
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  
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也

此篇雖併責君相而實則人主論相一語盡之蓋  
相果得人則其人自能正君無疑也古之聖王垂  
拱而天下治恃有此耳試以唐之明皇言之用姚  
用宋則國將中興用李用楊則身幾不保相之所  
關於治亂存亡也大矣哉寤寐旁求弓旌遠播誠

斯文正統卷之二

十一

致治之首務也

綱紀風俗說

朱熹

惟不而下  
盛而後  
二綱之說  
八人有  
君子之行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  
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  
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  
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  
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  
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  
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  
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

斯文正統卷之二

十二

此其時  
亦其時

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  
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關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  
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  
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  
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  
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  
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  
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  
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



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救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為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教化行然後風俗美此獨不言教化而言綱紀何

斯文正統卷之二

十三

也教化本諸躬行綱紀者繇躬行而施諸羣事者也賢否不明功罪不審而空言教化得乎然則教化言其體綱紀言其用風俗言其効其實一而已矣

三代之風俗尚矣必推商為首自是而後漢之風俗勝西漢宋之風俗勝唐自秦以迄六朝五代則鮮復可言者矣有天下者其立綱陳紀養成三代之人心風俗也哉

寬嚴說

真德秀

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令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思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剛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

斯文正統卷之二

十四

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泊之以私厭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惕於情之所可矜賴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繇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不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

此是私欲也源之則人皆之則天理自

此是私欲也獨有初會聖賢所見



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幾乎。

子產曰。夫火烈。民畏。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柔民。而玩之。故多死焉。此言嚴勝寬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言寬嚴不可偏勝也。此文以仁爲寬。以義爲嚴。兩者無容心而渾然與陰陽合德焉。其本孔子互濟之說。而正子產一偏之論乎。

重農說

張氏

國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賜胥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居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

自古及今  
之盛衰行  
如此者

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有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繇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罔不待論。而其居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居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或褒姒而廢正。斥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

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繇稼穡織經之事。不聞於耳。不  
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  
以。典。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表。其。得。失。所。  
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  
之。源。皆。可。見。矣。

言農者多矣。未有從農說到敬者。言敬者多矣。未  
有舉敬歸諸農者。此文引經考傳。鑒鑒有據。見周  
家自粒我蒸民。而後祖孫父子。妃后以農為傳家  
之法。實以敬為傳心之法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斯文正統卷之二

十七

其繇三事開基乎。然則後世所稱足殿陛而口茅  
茨。身黻黼。而心田野。二語幾與虞廷相表裏矣。農  
之時義大矣哉。

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  
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勸農事也。  
哉。敬農事也。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嚮躬桑。省  
婦使以勸蠶事。勸蠶事也。哉。敬蠶事也。后妃惟敬。  
則陰事理。而天下之內治舉矣。天子惟敬。則陽事  
理。而天下之外治舉矣。後世雖有加意農桑勉強。

奉行者。要亦泛應故事。不復講主敬之學。安望其  
登上理也。

斯文正統卷之二

十八

責任說

程頤

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早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

斯文正統

卷之二

十九

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帥傳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

知

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且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二十

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竊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皋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蹟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收厥事者。古亦多矣。唐述其跡。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



合於已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

士人抱難進易退之節。非上之人推赤心置之腹中。如此文所稱慎擇云云。其能以一日虛拘耶。卽上之人致敬盡禮矣。而小人從旁沮洳之。則亦不能安乎其位也。三代而下。桓公之於管仲。符堅之於王猛。可謂推誠委任。然而事非其人。出處非其斯文正統卷之二 三一

道儒者猶羞言之。我憶其人。則惟魚水之歡乎。

育才說

楊時

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嚮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較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

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搥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闕天下之諸侯。歛爲已

斯文正統卷之二

三

功辭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輶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出伏鎗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



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慾前<sub>世</sub>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愀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肯從而亡。此風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爭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有舜武爲之君。則五人十人之才出。有孔子爲之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

師則七十子之才。出才生於天而成則於人。日教足不行上焉者。無以樹之風聲下焉者。無以示之模範。故有絕世之才。而或惑於功利。或誣於辭章。或溺於虛無。與無才者等。甚至恃才播惡。變幻百端。貽禍當時。流毒後世。反不若迂踈無才者之爲愈也。嗚呼。天之生才。既不偶而人之所以長養成就之者。又未數數然也。有心當世者。能無憐才之思。

求賢說

胡宏

上制俊士  
居選主之  
前而尤有  
所云者  
此皆其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二四

蓄之平日  
用之朝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某可以爲大夫。某可以爲士。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載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咳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務自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除惡此教目也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教法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

卷之二

一五

卿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其寵賚之渥乎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公慎之  
至乎此皆王制之所有而是篇之所無者可補之  
以見王者尊賢育才之全政

# 划安世

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兪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

斯文正統 卷之二

六

能勝其善。故雖有凶凶。而或竄或死。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豈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乎。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人有言朝廷之上，七分君子，三分小人，則治。七分小人，三分君子，則亂。此非兼收併蓄，爲調停之說也。蓋君子道長之時，雖小人亦飭躬勵行，以希富貴者。而況怙惡不悛，則立見罷斥。當小人道長之時，雖君子亦有改節易行，以就功名者。而況守道不貳，則群相攻擊。君子小人固無兩立之理也。語曰：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用人者尚其辨別貪壬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勿使滋蔓難圖，則幸矣。

儲嗣說

朱熹

大限用治  
安策而係  
目更詳

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在，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

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帝王之教  
子與書

此珠璧而  
不仙則大  
明堂即太

子之為珠  
璧者重矣  
明月夜光  
者乎

斯文正統卷之二

二九

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祭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侍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按內則自子能食能言。以至弱冠。皆有養正之功。而況國儲君貳行。將撫馭萬民者乎。隋文帝之於太子勇。唐高祖之於太子建成。皆以輔養無具。馴至大故。望前車而戒。後則諭教之說。所宜佩服而見之行事也。

臣道說

胡寅

東晉書  
發自如光  
大則六三  
帝從以謙  
於勝哉  
明於天寵  
二字則無  
過聖  
抱長平之  
君陳與衛

之於而以  
最六老并  
世之說

無終家之  
德意於  
無二廣德

斯文正統卷之二

三十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為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而巳。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於



東。東。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若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毋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此文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

原本此意。故引喻甚確。發揮獨到人臣。而如此義。則淮陰當無鳥盡弓藏之怨。李臨淮直與汾陽並駕。不至以愧恨死矣。

雷者說

劉基

有夫。畊於野。震而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句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收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可收者。為也。曰。天鑒於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

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下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恻而陽和。磨牙吮血。肢膏刮脂。醜威作福。誅害正直。而迫於可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可謂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畏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心。視人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侍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惡。

也。豈天道邪。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  
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閉於陰。必迫。迫極而進。進  
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乘  
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之者。  
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  
罪而震以威之邪。

邵子問伯淳曰。雷從何處起。伯淳曰。雷從起處起。  
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霆。儒者窮理達達。如是。伯溫見及此。矣。世傳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三

先生得異書。煥奇術。巧發幽中。抑知其潛心理學。  
有如是乎。名世之才。饒醇儒之識。此固其一斑也。

錄道可也  
理殊然不  
可解

何幸而生  
斯世

要正通仁  
兼善無私

命之修文  
靖遇其宗  
不待美珠  
之賜而獻  
矢書矣

德我羅然  
即能

宋名臣前集說

張 采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政。猶著顯績。若程  
琳。當章。辭。垂。蘇。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  
惡。惡。短。防。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  
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  
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卽。中。人。邂逅。推。前。引  
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在。術。得。全。功。名。王。旦。之  
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  
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僥。倖。爵。位。故。假。正。道。以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四

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  
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  
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李。燾。如。馬。知。節。魯。宗。道。薛  
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大。然。間。氣  
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  
讒。畏。譏。卽。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  
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卽。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  
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泰。州。報。警  
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

不教所聞  
不得其詳

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  
挫折屈抑。則以愈顯軍庸。然若相說小勞。挑或呼  
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  
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  
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  
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  
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遜之心也  
夫。

明良之風遐哉。不可追矣。攷斯文所論列其於庶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五

幾乎方是時出。則為臯為契。處則為許為巢。上焉  
者。昂首伸眉。無鬱鬱之志。明日張胆。無格格之言。  
下焉者。亦復偃蹇山林。吟弄自如。甚至中懷不肖  
之心。而猶得以方孟直麻之故。與賢者共功名。故  
雖剛柔異質。偏全異學。文武異局。顯晦異致。莫不  
錚錚然鳴得意於當代。嗚呼盛矣。

宋名臣後集說

張 采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與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  
皆身任宗社。為世元魁。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  
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  
則朱子豈有怨辭。乃我印安石尚論曰。君心常涉。  
不知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  
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侯制度。一新徐  
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  
後。春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嘉其

斯文正統 卷之一

三六

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  
才也。非薄舊人而忘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  
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黜  
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  
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微芒而害貽  
天下。可不慎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群宵  
側目伺間。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  
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異言間。蔡襄四賢詩。頃足  
呼壞事。而諸賢立不知戒。相率戮逐。可慨也。嘗稽韓

此之行事  
蓋其本

酒恨在此  
故安石三  
不足之說  
東閣而八

見



人知

上勝術  
如能下殺  
不夫何能  
且其處法

則言尤為  
則言尤為  
則言尤為

公作想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少作司  
馬公作想蘇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  
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真空執韓公又云  
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主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此為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為一味  
之利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殘之易  
為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  
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明則賢否自辨  
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斯文王統卷之二 三

王者治天下與儒者治心同王敬而已讀尚書之  
言歷歷可見神宗勵精圖治而不知從此下手金  
陵旦夕承弼厥辟而不知從此入門驕盈矜誇居  
然謂敬不足行矣雖有間世人傑濟濟盈庭一切  
擯斥不復用君子退消小人道長欲求天地交泰  
其可得乎乃知絕世才學當不起自是二字篇中  
說盡病痛即神宗君臣聞之亦當擊節稱快

宋名臣續集說

張 系

續集所次強半靖康諸臣嗟夫君子生靖康時所不  
死者無幾矣二帝北轅叛臣竊立其或徇命虜廷或  
孤城援絕又如括金京師割地河朔身值其一死皇  
再計而死者無幾虜人亦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嗟  
夫南朝豈乏忠義久斥為元祐黨人擯竄幾盡而此  
蒙塵兩天子又守紹聖崇寧家法與為仇讐即欲如  
若水抱帝呼天一時亦不得相從左右此忠義之士  
所以憤不顧生也然而程振以括金死歐陽珣以割  
地死張叔夜過河即不語死張克敵鄭驤向子韶郭  
永揚邦又城陷不屈死傅察劉幹請使事死洪皓張  
邵朱弁輩即不死然冰山雪窖生難於死矣且劉幹  
陳滅遼非策而令通和程振請合兵擊賊而令括金  
歐陽詢諫祖宗疆土不可失而令割地方建一策即  
反其說以責之行明乎不死虜而死於大臣則謀國  
者可勝戮乎今讀是集諸君子一日安其位否未事  
圖豫既事圖應其言不却左券否不其言可與敗  
當事者則俛首乞憐賣其君與國以自利而所謂伏

斯文王統卷之二 三八

唐天寶之亂先儒堂



言之矣  
節殉難有乃此不用其言疎遠厭棄一日不安其位  
者也我故曰豫讓小人君臣之義乃以國士待始國  
士報人皆如此靖康豈復有名節乎要知綱常之任  
天地原以責君子巾生雖忘其父屈原匪憊其君分  
應爾論世者毋恤諸君子死而重服其能盡分益極  
則有倖心引為分則綱常而已豈與亂臣賊子計功  
罪禍福哉

困之大象曰澤无水君子以致命遂志靖康諸公  
其當坎下兌上之交乎方建一策即反其說以責  
斯文正統卷之二 三九

之行所謂有言不信也身任綱常以副天地責成  
之意困而不失其所亨矣蓋人臣頂踵髮膚皆朝  
廷有豈必解衣推食而後稱恩遇耶讀豫讓一段  
知孟子犬馬寇讐之踰未為至論  
錢宜靖公日以爵祿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巾  
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受先引分之說當從此得來



開日發明  
學字是  
二字字  
又只是  
字



打發私  
兩開則  
與老不  
自明  
方是時  
生處知  
通為何物

斯文正統卷之三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較正

論

原道論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  
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一

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  
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  
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  
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  
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大綱具舉  
萬目畢張

昌黎一生  
學問得力  
在此數句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商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

斯文正統卷之三

四

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菰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  
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詳以之為人則  
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  
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繇周公而

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繇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林次崖曰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  
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  
子拒楊墨同功其言摹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  
垂世立教之文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五

延如綫之緒茅鹿門錢豐山諸公或以為變化詭  
譎或以為出入無震盪天地只從文藝起見豈  
知言者哉

本論

歐陽修

無本以勝之故至此

以此方治

其果能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在西域。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六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乘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謂因人情而爲之節。衣所以同肌膚。食所以養氣。此其所以爲禮也。

聲。其言以達其其果色。以養其口。此其所以爲禮也。此其所以爲禮也。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人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獵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七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

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

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

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

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

趣佛於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

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

斯文正統卷之三

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

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

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

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

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口莫若修其本

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

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

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自

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

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  
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猷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  
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趣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  
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  
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  
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  
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  
也

顏魯公富鄭公鄭居士所謂振古豪傑非與而致

斯文正統卷之三

其生平皆佞佛佛之惑人甚矣哉自古顯言以斥

之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及致堂胡氏

其表表者矣歐公此篇崇正黜邪甚有關於名教

其功當不在諸名公下

蘇子瞻文章氣節與韓歐相伯仲而大悲閣四大

菩薩諸記未免甘心自外於兩公嗚呼君子一言

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故言不可不慎也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程顥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叙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

斯文正統卷之三

十

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

此言洪範五行之敘禹以

其爲民食所無故別

而四一春後夏秋後冬後

斯文正統卷之三

十一

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一無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繇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好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

以洪範解禹謨。以春秋解書。而易之大象所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亦具見於此矣。

學子之學  
悉此得  
力在不遠  
後三字是  
屏山所以  
披胸翁著  
也

顏子是聖  
人才分情

學問未到  
極至處矣  
假之年春  
秋當有兩  
孔子

滿耳而  
忘心也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

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 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斯文正統卷之三

十四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

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此太學試藝也。時海陵胡公瑗得之大驚。仰延見處以學職。噫。非正叔其能爲此文乎。非安定其能識此文乎。

孟子而後千餘年。未有知顏氏之學者。至正叔此篇。明白揭出。而後學聖人者。有所依歸。如孟子巖巖氣象。覺的太濶。大學之恐有矜高放曠之病。所謂畫虎不成也。惟顏子渾朴純篤。步步踣踏實地。則而象之。四勿中具。凡四代禮樂矣。故濂溪周子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十五

曰學顏子之所學



聖人道出乎一論

方岳

聖人之爲斯世也。天而已矣。夫苟至於天。則至神而無迹。至化而難名。蓋有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故凡天下之事變。其森乎吾前者。千岐萬轍。而未艾也。而吾方與之交戰於酬酢之境。而相應接於爭馳競逐之中。則吾心亦擾擾矣。以吾心之擾擾者。而應天下之無窮。則人者勝。而天者微。而烏乎化。是何也。天下之事。自其變者觀之。則其分殊。自其不變者觀之。則其理一。至於一則所謂殊者化矣。蓋道之所在。一則真。

斯文正統卷之三

十六

二則變。一則純。二則雜。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苟卿子曰。聖人道出乎一。一者何也。一元之氣。渾淪磅礴於天地間。其滋而萌。其芽而甲。其生而息。其榮而悴。何啻什百千億之不齊也。使天而無以應之邪。則造物之功幾乎息矣。使天而求以應之邪。則物矣。而非化迹矣。而非妙也。天下之理一。而萬萬而一者也。然則聖人之一。其聖人之天乎。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天則一。則化矣。而何事物之能累是何也。人惟此心耳。天下惟此。

道。心外無道。外心而求之者。非也。故凡事。在吾道中。太倉一稊米耳。何事乎紛紛爲也。虛靜之天。雲氣出沒。靈明之府。塵土障固。則一而二。二而三。而天下始多事矣。聖人之爲天下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典章文物。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教則仁義禮樂。孝慈友悌。其位則宗廟朝廷。州閭鄉黨。其所酬酢。其所經綸。蓋有萬之不齊。而聖人者。以一心而普萬物。虛靈無際。冲漠無朕。貫通混融。意慮不作。澄然其靜。洞然其空。一而已矣。嗚呼。茲其所以爲聖人之天。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七

乎。舜禹之精一。湯尹之一德。吾夫子之一貫。皆天也。則凡不出於一者。不足以言道。寂然非靜。感通非動。一乾道之變化而已。所謂一者。固自若也。而或者膠擾擾。與天下相馳於萬物之中。相將役於物之不振。而道安在哉。申韓以刑名而慘此。一莊老以虛無而眇此。一蘇秦張儀以縱橫而亂此。一而天下始紛紛矣。苟卿子其知道乎。而君子猶不能無憾焉。何也。吾道之一。在易爲元。在書爲極。而在中庸則爲誠。一者誠而已矣。誠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乎。而曰執神而固則非所謂覺則非所謂無意則非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道出乎一荀子之言亦近似惟云執神而固則不免乎荒唐矣。此文原本關洛舉大易通書西銘諸篇爛熟胸中故言言名理而又驅蘇軾韓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文之摹倣古人者斯其至矣。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十八

易論

董 惜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為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為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與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普眾分揲。掛扚。歸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十九

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虛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繇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已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

支離破碎  
河柯流之  
空無設在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其為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  
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愚竊賞  
妄論。以為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  
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  
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誕僻僻。皆非卓然有見  
於斯道者也。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  
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比而  
同之。何耶。愚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  
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  
斯文正統卷之三

干

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  
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  
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  
理義。則孔子之意。混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義  
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義之書作。所以必  
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  
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為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  
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通相解釋。而惟占法  
之明。證人取決。而无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為之居

朱子其  
其是卜筮  
大綱義  
理本易  
清雖不  
得夫子書  
也

利精則。依然涵濡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  
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  
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  
矣。

易畫於羲。彖於文。爻於周公。十翼於孔子。而其道  
備矣。使非程之傳朱之義。其能不為京房郭璞之  
術數。王輔嗣韓康伯之老莊所汨沒乎。讀此文知  
四聖有四聖之易。兩賢有兩賢之易。吾心更有吾  
心之易。學者參互稽攷。而推極未盡之前。潔靜精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二

微之教。當自得之矣。



易說  
卷之三

易說  
卷之三

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也。而亦為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為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為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焉可謂諄諄者之為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為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為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二二

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皆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

易說  
卷之三

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授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為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借。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躑躅。戒剥床之滅貞。誠不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二二

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剝。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為之謀者。乃所以深為之謀也。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為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繇是觀之。則易之不為謀。特不為



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易云利貞未嘗云利不貞，吉未嘗云不貞。吉此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之說也。夫以貞教之，正以不貞戒之，則謀小人之意在其中矣。楓山之言，豈果有外於橫渠，但從其意引伸之耳。然則詩之美刺，書之彰燁，禮之遷善，遠罪，春秋之褒善貶惡，皆可以此意引伸之也。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聖人立言之旨，何獨不然。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二四

南蒯占黃裳元吉而敗，本義引子服惠伯之言以爲占法竊意未然。先儒以五爲攝政之位，極好黃屬土坤之色也。裳在下坤之位也，居中而安下位，故有大善之吉，反是則凶矣。此教以謹守爲臣之分也。惠伯不能申明言外之意，使南蒯體會爻辭而用之，乃與言忠信之事，口易不可以占險口筮雖當未也。徒知易不爲小人謀而不知易之爲小人謀者，自有在豈足以抑附臣之心哉。無惑乎蒯之不聽也。

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兩言者，卜筮之本也。卜筮而不從事於洗心齋戒之學，神將厭之。其我告猶乎，繇此言之，易果不爲小人謀矣。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二五

春秋論

章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  
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  
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  
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於一字之褒凜銑  
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  
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  
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  
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

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  
子病諸侯夫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  
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  
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  
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  
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  
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邪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  
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  
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

事行取

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  
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  
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  
賞罰道之所當爲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  
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無所  
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  
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  
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  
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七

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  
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  
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寔任  
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  
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  
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  
人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  
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

凡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然。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益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為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老泉之治春秋也。讀焉而不精考焉而不詳。故其為論。穿鑿支離。而無所與於立言之旨。得楓山公反覆辨難。歸之大道。而後尼父立言苦心。不為文士所掩沒矣。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二

胡傳未出之先。即有曰孔子匹夫不擅進退諸侯者。及胡氏引孟子之言。逐傳剖析。不憚諄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後儒猶有固執已見。斷然不之信者。吾不知其何說也。此論其康侯功臣乎。

綱鑑總論

潘 榮

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

斯文正統卷之三

元

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為之君也。然輕士嫚罵。凌辱大臣。張敖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



兄  
是也論功  
則非矣

以爲董和  
則不稱以  
爲仲舒及  
和之國之  
末

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踐祚之初示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庶而修已治人之道幾乎息矣窮兵黷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藹然其悔心之萌乎不然則亦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似可有爲惜霍光不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僭竊之際董子雖有大志而亦不得其位鄧騭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

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爲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黷徵辰羸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閭門如此。其子孫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真已配壽王。中宗親爲點簪於韋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爲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繇太宗垂統之所致與。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

思與主

4

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疎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尚可說哉蓋

唐之亂也。始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

而李勣音述李義府許敬宗鄭愔音暗崔湜音武三思李

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內

外交締始終爲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嬴。

是騁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慈。

斯文正統

卷之三

1. **Introduction**  
 2. **Methodology**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4. **Conclusion**

之時。隋煬廣弑父自立。卽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楊素之姦。以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浮於胡亥。覆宗絕嗣。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尋。戰爭不息。各爲君臣。實爲讐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與。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釁。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阮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沛乎。



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  
 弑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逮拓拔氏興佐以崔浩高  
 允之徒既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爲禮義  
 之邦矣。宇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  
 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  
 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  
 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北之君率多  
 不得其死盡以國亡族滅其故何也。蓋得之不仁上  
 行下效身爲天子死無悲類。嗚呼哀哉。至於太祖未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三

宵爲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  
 荒。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  
 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爲而忠君愛國之  
 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  
 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殺。凱還之日行李蕭  
 然遣吳越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處將相之間則喻  
 以相安之情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  
 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  
 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矣。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

心。必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不平之道不外是矣。太  
 宗卽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繕閱書籍次  
 選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爲  
 先又能作其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  
 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物終始如一。非遐之日雖  
 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  
 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恭以任賢臣而天下  
 無事。暨於哲宗之初實爲垂拱之政。宜仁有言曰苟  
 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二去讒不疑。故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三

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  
 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皆執張齊賢向敏中  
 范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  
 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爲大賢文章德  
 業前世無比。相繼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爲  
 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  
 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東周  
 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都前時

之治。惜安石之學。既執而蔽。川內邪反。治為亂。使天下之人。翫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滌洛群賢。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是亦不得與於斯文也。豈不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道之不行也。嗚呼。昔儒輩出。悉皆王佐之才。皆宗以後。寧宗以前。指以曲黨。斥為偽學。竄逐禁。始無虛日。姦邪登典。為國之靈。始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為汲引。相繼升於廟堂。川令如此。安得不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

亡乎。蓋宋之人。若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夫孟氏之傳者。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且真宗不知寇準之貶。神宗不識惠卿之去。又豈不為明君之累邪。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應屏逐忠賢。却問呂大防。何以至度州。左右不。可羞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高宗若不開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秀魏了翁之賢。立朝

未久。非惟不能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責竄逐之冤。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兇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光。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其典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為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源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

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真。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可乘。則幽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呼延晏劉曜。不能陷晉都。而懷慈不辱於逆虜。幹離不粘罕。不得犯宋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為邦戚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不在四夷。而在蕭牆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



其心欲  
不願利而  
死也

其心欲  
不願利而  
死也

天地不通  
無相侵  
二公有焉

其心欲  
不願利而  
死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修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西詩。文武成康之治也。除秦苛法。與民日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悌。隆禮義。尚廉耻。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垂及敗亡。猶不能悟。齊元為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為侯景所逼。唯談苦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謹。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斯文正統。卷之三 二六

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頴經略廣東。毀佛像而殺妖邪。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乃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

此其理  
其理與  
其理與

其理與  
其理與  
其理與

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為宗。其名曰道。晉魏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日以益眾。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苻太武之於寇謙之。唐武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之於林靈素。往往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覆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千有餘載。漢明帝烏得以逃其斯文正統。卷之三 三七

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况復有鬼怪人妖。邪說暴行。雖然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體。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修己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崇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安石居惠卿。章惇蔡卞之流。制新法以擾其民。思  
舍之間。安危所繫。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  
劉裕不興。則藩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  
宮妾之亂不止。然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  
喜用姦邪者。真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  
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逸欲滅國。臣以  
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君亡國滅。其臣又  
安得獨全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  
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夷。王莽盜竊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三八  
神器而傳首諸宛。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  
卿將尹。較五十七人。無少長。皆弃市。收其財貨。合三  
十餘萬萬。以充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李林甫斷棺鞭  
屍。楊國忠斷頸注梨。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  
百六十二人。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冤號之聲。徹  
於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  
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於  
鄭虎臣之手。秦檜割奪官爵。韓侂冑梟首淮濱。繇此  
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繫也。  
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  
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  
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  
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為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  
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權奸其  
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又若九錫之勸  
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  
杖郭曖肆言之夫。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牛生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三九  
姦佞。此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  
取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  
罪通于天。邢昌劉豫。心委乎虜。霍光擁立二君。而子  
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  
益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口  
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口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  
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  
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



則此則明

則此則明

則此則明

則此則明

則此則明

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生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發麟而作也。廣微勉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訊日者。和叔教以遠志。富貴利達之心。是故建安與青田。俱為百世師。經序及修省。工夫齊妙用。實殊轍而同歸。何後學之有異。且畫所為。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豈閩道之治其心乎。因妻邪謀而毀朱子。以媚侂冑。乃鄉人之喻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斯文正統卷之三 四十

腹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卻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小事偽朝。官至郎署。陳情之謬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上者。宜有以作戒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奸。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蓋為

以此開局  
則以此結局

湘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先。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者。違矣。故治天下者。必本之身。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無二爾心。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把從來朝廷之得失。世道之治亂。人物之臧否。生民之休戚。夷夏之盛衰。道統之絕續。與夫賢人君子出處之大。關經綸之大。計砥柱之大。節一一瞭然。如指諸掌。眉公曰。念一史是古今大帳簿。子謂綱鑑總論是吾心小帳簿。大帳簿在手。如貧兒驟富。小帳簿在心。抑亦可以免於枵腹矣。雖然。白璧微瑕。夫固有可得而指者。霍光廢昏立明。再造漢室。一片心事。如青天白日。後來文墨之士。讀盡天下書。恐未能步其後塵。而抹殺社稷功。蔽以不學無術之一語。可乎。李綱人物殊絕。常是諸葛狄郭流亞。趙鼎不及也。張浚方之遠矣。錄張趙而遺李

斯文正統卷之三

四十一

豈非缺典人才之盛莫朱過信然乃屈指二十餘人首趙普次范質而張齊賢何敏中呂夷簡咸與焉曰俱爲大賢曰文章德業前世無比夫范質久世宗一死張向以一萬囊橐故爭再醮之婦先儒同嘗筆之於書矣趙負太祖誤太宗月出母后陷富鄭公秉心不亦忍乎雖經國之略匡時之績未易湮沒然大段不強人意謂其人在賢不肖之間可也大云乎哉褒貶失平敢拈出與眾証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三

讀唐志論

朱熹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三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請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



諸相或庶  
我

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四

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獎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達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命陳如三  
上卒相也  
上卒相也  
上卒相也  
上卒相也

見此耳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誦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繇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顏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五

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

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繇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繇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韓歐好處不肯絲毫掩沒他病處不肯絲毫假借他尺幅間見千秋公案至於戰國而後情唐而前諸文人雖爲之分虛分實要皆一筆勾倒終不裂文與道爲兩物也學者讀之反末趙本從事於知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六

制也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  
此禮所由  
起也

以禮治天下  
則止在  
其中

初命三晉爲諸侯論

司馬光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七

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



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疆盛雖欲勿誌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斯文正統卷之三

四六

在易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三晉要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繇來者漸矣使周天子早辨於陰凝之日當不至有弁髦瓜分之禍又何至唯唯聽命爲也胡氏謹微之論進溫公一步尹氏發明備著春秋書法而反覆於天下之大勢國統之離合焉又進致堂一步矣言愈深而旨愈長綱目託始之意豈復有餘蘊乎

詔停襲封論

尹起莘

孟子遇文  
帝王政其  
行乎世其  
於實世之  
言謙謙謙  
違則亦不  
必然也

即生斯世  
爲斯人之  
意

新莽生矣

有堯舜之君必有皋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興有湯武之君必有伊陟旦望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興世變不古君宰道勝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子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饑饉與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間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臣譁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耶因陋就簡趣辦目前姑以苟媮一時之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爲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爲耻君不及堯舜若可與有爲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說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心尙何望其贊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思始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爲新莽之王田守

其如  
何可行

忠實  
不  
見  
之  
病

處  
之  
過

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於後日。自一郡至於百郡。卓然立爲一代之規模。必期於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於先王而不可行於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爲之。則固不若已之之爲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有坦然之法。猶將隨於悠緬。况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惟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斯文正統卷之三 五十一

按貞觀之世。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放不齎。糧是封建。雖未復而其所以養民者。已不減三代矣。雖然。富之也。非教之也。家絃戶誦。使人人佩詩書。而沐禮樂之澤。豈非太宗所優爲乎。惜也。房公爲村宰。相而文貞亦僅居聖門。言語之科。是以仁義之

効如斯而已也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五十一

封建論

胡宏

一天不極  
時子之華  
故必無窮  
世於安寧  
之域而所  
已

封建廢而  
先王之制  
東去者十  
之八九矣  
可勝惜哉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  
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  
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  
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  
日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  
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  
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  
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  
斯文正統卷之三  
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  
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  
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  
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  
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  
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  
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  
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  
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

以天下之  
公其心也  
何容心於  
其間

封建之  
制也精功  
於仁即所  
以建此

夫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禍不  
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  
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  
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  
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  
為萬國而舉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  
以彊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  
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  
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  
斯文正統卷之三  
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錘之地  
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  
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  
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  
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  
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如以文而已矣柳州封建論有關紐有頓挫有光  
燄立不發人才藻惟是厚誣堯舜禹湯文武而過  
于暴秦其謬已甚學者徒美其文之工而忘其理



在易之大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封建爲制治之長策可知矣乃范蘇二公謂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言不能易致堂深非之辨折冬端載在綱目分注者可攷也余謂古人之良法具在要亦顧其人何如耳得其人則郡縣固可以

五四

致治非其人雖封建遠所以長亂善乎朱子之言曰不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而後能以公天下爲心明於君臣之義使恩禮足以相接情意足以相通此則折衷之論矣

胡寅

逆相似而實則天淵  
見  
治亂人者則亂其百  
怨者入也  
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  
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  
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恩私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  
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  
子者。非一各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  
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  
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  
也。唐之黨。指獨孤。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

五五

全忠與柳燦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動者也。夫小人憎君子。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日以朋黨。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暗皇甫鎛。則不疑。何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所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



矣所以然者。繇不學故也。

此篇所謂黨皆以小人治君子者也。若宋之洛黨。朔黨。蜀黨。則君子自相攻擊矣。豈朝廷之福耶。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未能混一。惟四居柔得正。處大臣之位。與五成有一德。能剖破藩籬。渾一門戶。以天下為大公。故元吉。然小群往大群來。如有丘然。丘者巍然高大之意。所謂舜合二十二人為群。武王合三千人為群也。立明者明於六四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五六

義庶乎免於朋黨之譏矣

宦官論

司馬光

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思。使令則有稱頌之效。自非才智之上。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憤之語。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七

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閑闔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疆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

宦官不許干政事

唐之昏其於漢而亡國同

長安繁華

爲保固  
日在之  
張良問  
同廣益

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  
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  
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設。豈可不察臧否。不擇  
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  
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  
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  
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熾厥渠魁。脅從罔治。在不軌之徒。且然。況寺人耶。  
當時王搏韓偓之言。皆明辨有理。而或死或竄身。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五九

且不保遑問其他。昭宗惑於崔胤。欲倚金忠訓平  
內難。抑又昧於開國承家。小八勿用之明訓矣。

濮王典禮論

許浩

司馬光王珪議崇奉濮王典禮。謂宜尊爲皇伯。而歐  
陽修引喪服大記爲說。欲使稱親朝廷。以衆議不一  
令有司博求典故。竊意歐陽修所引喪服記。卽典故  
也。喪服六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三年爲期。  
不曰爲父母。而曰爲其父母。以見爲人後者。以所後  
爲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  
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旣外之。則不得稱之爲親  
明矣。若其繼乎大宗。而又稱其父母爲親。則是禘祭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五九

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  
替者。奚而降之誠。以爲人後者。旣服斬於所後。則不  
得更爲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旣以降。則  
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  
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  
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  
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旣加而期矣。  
服旣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  
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紊夫大宗乎。以

是而折之歐陽修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  
因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歐公所言者禮也許氏所言者亦禮歐公所引者  
喪服大記也許氏所引者亦喪服大記一則窒礙  
難行一則明白易曉此其間固有善解經不善解  
經之異耳

程明道曰言事之臣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  
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太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而於仁宗亦無嫌疑之失此論最為得之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六十

若以此為案以許氏之言為斷一時議禮諸公想  
當心服矣

事難論

郡寶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  
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爲天下之至難而君子  
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  
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  
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  
所無也然彼不告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亦  
將推托於不知而聽其自戕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  
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益借越之甚而無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六

義不可以  
時重情不  
可以利全  
故曰難

君之漸萌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  
則子南必先告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  
顧也縣前則黨父以讐君縣後則從君而賊父忠孝  
之罪人棄疾曷逃焉爲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  
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土於國世食  
其祿以爲巨室今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  
攬其威權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謂主降臣偪王  
亦不自安將有虞於吾族竊恐有擬吾後者雖王亦  
不能止也盡棄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乎如楚恐

如或庶  
幾居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六

闕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甲生之爲  
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  
不愈於自經於溝瀆哉不然從父起居父生則子不  
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此之圖乃日  
父戮子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何爲者耶  
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  
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  
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共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  
其夫以述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  
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  
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  
豈不誤哉雖然稟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  
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  
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為忠  
死於父為孝死於夫為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至難  
之事哉

繇東萊言之天下有窮於人之事繇文簡公言之  
天下無窮於事之人設身處地籌畫萬全所謂盤

根鉅節而後可以別利器也筆墨間饒許大經濟  
豈日藝之云乎

前之E虎

卷之三

六





斯文正統卷之四

郝陽後學蒙吉才 包選輯

從子再雍校正

論

夏禹論

胡一桂

大之錫  
之命其  
一也

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斯文正統卷之四

一

無夫子之  
樂有窮人  
之憂  
以孝治天  
下實以天  
下之治孝  
其親

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禴。禹之心從可識矣。而其非惡與卑如此。誠不忍安於天子之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何有。觀禹即位之時。任皐陶伯益以國政。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級。與

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闕石和鈞王府則有五子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再統。為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可忘也。

論語解無間章以為豐儉適中以為有天下而不與云爾。未有從羽山之痛立論者。雙湖獨窺見之。微顯闡幽。備極痛切。乃知不可為人不可為子之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

心禹與舜有同焉者矣。九原可作。當與知己之嘆。

武王論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士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三

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戲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茹臨其君而援武王以借目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

武王故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坡公苛求武王而索其疵議論乖繆正學深信武王而自其寬道理分明文之工不工非所論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况遷史乎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四

漢高祖索義論

鄭王

機乎輕重  
然後可以  
言進退  
高祖利天  
下切非爲  
生民起手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爲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斯文正統卷之四

五

此許亦近

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義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固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論成敗不  
論是非故  
如此

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義爲名言索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爲法

趙苞之母劫於鮮卑而城守則君命也割私恩全公義君子猶或議之而况漢高之事進退可以自如乎索義一言喪心寔甚後人不察從而和之豈斯文正統卷之四

六

復知有君父哉師由此論大足撐柱名教而喚醒夫沒沒功利之徒



開口切中  
音育

太宗為叔  
齊其如建  
成非伯夷  
何

果爾則友  
全其慈子

全其孝兄  
弟金其友  
恭計無殆  
此者矣

應首有又  
應起荷

唐太宗論

謝鐸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將佐皆以為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為哉。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貽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太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至斯。又正統卷之四 七

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為。哉。  
太宗天分過人。初讓亦是本心。但後來為建成元吉所迫。則其初心有不得遂者。然與其為周公而有惠德。曷若為王季而無悔德耶。謝公之論。固當年房杜諸公所未及也。  
辭極簡古。而變化起伏。呼吸照應。業已各臻其妙。

此案既經  
糾鑑前賢  
已斷定周  
公誅管蔡  
天下之公  
心也。太宗  
殺建成元  
吉一已之  
私心也。恐  
此說適滋  
後人

文之以少許勝多多許者。此類是也。

六月四日。事先儒非之。其言曰。象得罪於舜。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得罪於王室。周公為相。則誅之。建成得罪太宗。非得罪王室。可封而不可誅者也。愚竊以為不然。象日以殺舜為事。志在干戈。琴張也。管蔡擁武庚以起兵。志在覆巢毀室也。建成之謀。太宗覆巢毀室乎。抑為干戈琴張而已也。不目之管蔡。而目之象。非其倫矣。且也。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周公成之。唐家三百年之社稷。太宗創之。其

斯文正統卷之四

八

功同也。周不有周公。則夷狄猛獸橫行。而百姓其魚肉矣。唐不有太宗。則亂臣賊子接跡而生。民其塗炭矣。其繫天下之安危同也。管蔡之於周公。曰。將不利於孺子。是殺之以言也。建成之於太宗。曰。嬪譏諸內元吉。乘諸外。嘗從東宮飲酒。腹暴痛。嘔血數升。又未幾而有昆明池之謀。此其為心更慘。為勢更急。為太宗者。蓋不能一朝居也。若便束手待斃。則祖宗不血食。斯世斯民不見天日矣。烏乎可。或曰。然則盡行乎。曰。泰伯之逃。荆蠻內有季歷。



之賢也。孤竹二子之亡，首陽恃有申子之託也。彼建武元吉何如者哉？昔季札辭國，生亂春秋貶之。使太宗為季札之讓，則光條之禍不旋踵難乎免。於辭國生亂之譏矣。彼何行如之？是故周公之遇，管蔡周公之不幸也。太宗之遇，建成元吉太宗之不幸也。固不得過生異同也。獨是周公誅其父用，其子至卒讀蔡仲之命，家人父子間，藹然至情無復纖芥疑貳。其間太宗殺建成及元吉，則亦已矣。而又誅其子數人，蓋六朝猜忌殘虐故習，非仁人

斯文王統

卷之四

九

君子之所為也。是則周公之罪人也。

武后論

胡寅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東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天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斯文王統，卷之四。十。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殺魯桓，哀姜預殺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反，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常守固，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羣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桀紂獨夫也。故湯武得而放伐之。武氏之惡，浮於

桀紂而猶宴然。而國母乎唐之臣子不能引古義明正典刑。遺憾多矣。噫。愚又因是而有感焉。男氏之有朱溫。猶女氏之有武墨。唐莊宗滅梁。欲發溫墓。剖棺焚尸。豈非千古快事。奈何竟惑於張全義奸佞之言而止。此皆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之故也。

方正學曰。東之爲唐。臣子抱不共戴天之讐。正當後徵按兵以討賊。斥於朝。此胡公之意也。雖奉迎乘輿有先後。而其爲中宗避嫌。則一而已矣。至遷

斯文正統卷之四

十一

山丘公又有進於是者。其言曰。以義而論。毋雖遷於祖。以恩而論。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遷之。胡官復其后號。使不得竊皇帝尊稱。云爾。愚謂方胡二公之言。卽春秋書夫人。孫於齊及書夫人姜氏。取於邪之意。義重於恩。絕之也。丘公之言。卽春秋書葬我小君文姜及書哀姜薨於夷。齊人以歸之意。恩重於義。譏之也。立言不同。實則各成其是。東之等不學無術。那裏看到此。那裏做到此。

捨身論

尹起莘

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所謂捨者。以何爲捨。爾若以屏富貴。棄妻子。爲捨。耶。則是身捨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於佛氏。爲捨。耶。則爲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旣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捨也。身未嘗捨。而強名曰捨。則固已昧其心於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贖其身。不知當其捨之之時。孰從而受之。而贖之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

斯文正統卷之四

十二

梁主身非賣僮。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誑其民。愚誑其身。抑且愚誑其所謂佛矣。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孟子有言。捨魚而取熊掌。捨生而取義。夫魚熊掌二物也。固可捨其一。而取其一。若捨生取義。則必殺身徇義而後可。萬一其生猶在。則亦不謂之捨矣。綱目於梁主捨身之事。屢書於冊。若無貶詞。然以一國之君。而欲捨其身。則宗廟社稷之重。土地人民之託。誰實尸之。況又實未嘗捨乎。其貶之之意明矣。梁武溺佛之禍。先儒論之甚詳。臣姑因綱

目所書而取其捨身之一說。極論其所以妄云。

陳肩公曰同泰之身可捨也。臺城之身亦可捨耶。捨於釋迦可贖也。捨於侯景亦可贖耶。且也臺城之一身安能以贖壽陽之數十萬夫。既不能贖數十萬之身於魏境。又安能贖一身於臺城哉。意謂人與尹公同。

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吾儒曰守曰敬而佛氏曰捨彼固不以爲參三才靈萬物之身而以爲塊

斯文正統卷之四

十三

然血肉之身也。認此身不真則其所謂捨者亦安能一刀兩斷。脫然無復繫累哉。後世不以梁武爲戒而沙門之子反修其道而樂道之獨何事。

逆邵弒君論

尹起莘

本意  
此論  
亦不  
難讀

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書而嘆其宮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爲腐儒。以爲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懷音懷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弗旨而見

斯文正統卷之四

十四

春秋  
本意  
亦不  
難讀

酖暗矣。先正傳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故於弒逆之事。亦必直書於冊。若使講讀之際。避諱不言。則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是自淪於隔阂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傳爲案。綱目以分注爲案。考於分注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祿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而逆劭則生於諒闇。形色可以上終。而袁后則預言其惡。侍膳問安。職所當謹。而東宮置兵。乃由羽林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巫蠱事覺。乃赦不問。音斷不斷。反受其亂。而既謀廢立。乃



繫於所以  
微觀之

猶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密。乃泄於  
潘妃。不惟是也。宇縣分裂。已非一日。宋文乃無故佳  
兵窮黷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善之積。亦不  
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  
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繇。而致謹於首惡之  
義。以爲人君父者之戒爾。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  
固自不待貶絕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爲哉。吁。

綱目一字一句莫不取法春秋發明一字一句莫  
不取法胡傳讀此文可見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十五

史稱武后潘唐蕭淑妃之女二人幽於掖庭年踰  
三十太子弘見之驚惻奏請出降天后大怒醜死  
嗟乎以手足之誼無故幽閉愆期未歸有人心者  
於此能悲然乎况父毋有過下氣怡聲以諫禮也  
詎意其置之死地也哉如弘者謂之不幸則可謂  
之昧於春秋之義恐過矣若夫商臣之事推原禍  
本以爲爲人君父者之戒則確論也

宋元凶之逆袁淑前綱目書官書及與春秋孔  
父仇牧同科忠矣惜其未達於濟變之道也方劭

謀既成召袁淑而告之故淑既凜之以天地擬之  
以病狂豈復有生還之望乎幸劭黨引淑使出是  
小人踈於謀而天假之隙也爲淑計者力能叩關  
陳情發兵掩捕聲色不動罪人斯得策之上也不  
則擊登聞鼓號關痛哭直發大逆俾官中聞變立  
召羽林虎賁圍東宮索渠魁彼勢若窮將斬逆劭  
之首以贖罪縱使仗官甲之勢率群不逞之徒蹀  
血禁庭然太子同惡不過二十人此外屈逼斷不  
爲用逆順之形既判衆寡之勢不敵誅亂討賊易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十六

如反掌觀其假稱中旨借口內變蜂擁突入宿衛  
卜天與不暇披甲尚能執弓注矢射邵幾中則當  
日之時勢可知已計不出此而乃歸省繞床行至  
四更何爲也哉君父生死在指顧間此何等事徒  
爾步不留行臥不安枕而不知所以轉禍爲福之  
道遂使變起蕭牆取笑千載有殉難之節無濟變  
之才尚論者何能無遺憾於斯際也



徒木論

熊禾

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則公贊其令之必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霸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惟平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也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樽不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十七

而教之喪葬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一令之施確如四時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彊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戰聞則死敵矣驅秋父秋君而皆不敢違矣厥後

上之治  
而臨之  
不期而  
泰言必  
王力

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間言皆徙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歟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甚矣

溫公所言徒攬事爲之迹而不能究極心術之微故未免見小利而忘大害得勿軒此論然後知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如砥如矢非術數所得參也不然棄先王良法美政而以私意行之幾何不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十八

爲學術治術之累哉

穎考叔論

呂祖謙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莖枝葉華色芬臭。雖有萬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文。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各雖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

斯文正統卷之四

十九

不能推。豈非人之罪哉。穎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忿母之心。固可嘉矣。使能推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者。奈何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惜哉。其與非公問荅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如此。常賜食之時。則思其親。至受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舍肉之時。則思其親。至挾輜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忘親於羹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

考叔其  
所從等  
氏之戎也  
若歸出  
其段也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十

親之敬。為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大官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輜於大遠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而終不免鬪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登先。豈亦不能推其孝乎。曰。爭車者。私也不孝也。先登者。公也。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之所謂孝也。然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此吾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

莊公以殺弟為志。而好名之心。未盡泯。其迎母而求免於不孝之名。固也。觀射王中肩事。亦自可見。考叔念母之言。會逢其適耳。豈真足以感動莊公哉。况信近於義。言乃可復。黃泉之誓。義則不義耶。必掘地而見之。隧道也。左氏以純孝許之。過不何

手強場之間頻露本色也此文亦未及此而說  
理鑿鑿則直窺闢奧矣

東萊呂公南軒張公與朱子同心一德夾輔斯文  
非若子靜之操戈也惜其文集未之見一於性理  
中得重農一首一於轉議中得頌考叔一首所得  
無幾亦足以見大儒作手也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一

士君子

春秋

三

字亦非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

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

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

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

釣名沽譽眩世矜俗諒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

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

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

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

斯文正統卷之四

三

焉何也觀其添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

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

可乎及觀斬劒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

死於智伯讓應之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

論讓有餘愧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

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

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

嘗以國士待之也而庇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



萬古之心  
以士之口  
以此圖報  
香泉或當  
一索

不用其言以至戒而庇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  
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  
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  
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  
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  
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  
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冥頑不靈  
感其志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  
斯文正統卷之四  
三  
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劒而死乎  
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死亡猶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  
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倖倖甘自附於  
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  
以當矣彼朝爲讐敵暮爲君臣睚然而自得者又讓  
之罪人也噫

先生爲豫子謀則善矣其所以自爲謀得無有未

殞命於既敗之後此三言者恐亦先生考語也雖  
然魚水交歡在建文不失爲賢君在先生不失爲  
智士天定勝人則亦莫可誰何也已矣先生豈食  
言者哉

斯文正統卷之四

四



伍員論

程敏政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伯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弔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了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五

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蘇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

子荷之事  
亦不得援  
湯武伊霍  
為例然其  
一段正情  
固已孤行  
兩間矣

古辭萬以  
形伍員父  
子真千古  
斷案移易  
斷不得

蘇氏父子  
亦於窮理  
之功如子  
蘇氏等議  
論皆知其  
一未和其  
二也楊子  
雲亦然

知此則與  
赤松之遊  
同一明

昏立明可也。願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之讐。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則孟子之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其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王哀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於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六

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子獨悲夫員之所處。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李卓吾曰。伍員申包胥。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

若妄有褒彈是誠滅却一隻眼矣豈可豈可沈勿  
宰曰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  
其至痛無所擇也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  
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末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塲  
仗節乞師於吳五戰入郢先正有言撫則后虐則  
讐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讐  
騷人賦爲大怨二論豁達奇傲宜與篁燉文併傳  
○按胡傳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  
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七

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  
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  
論也人以爲允繇此觀之文姜絕不爲親則楚平  
絕不爲君可知梁人殺繼母以償其父之讐不得  
以逆論伍員鞭暴君以償其父之讐不得以逆論  
可知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程公其庶矣

張良論

揚時

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目  
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爲魯  
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日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  
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  
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  
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  
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  
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爲項羽所殺則韓之子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二八

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  
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以資成功  
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  
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  
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  
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蓋  
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  
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  
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以夷齊之心爲太公之舉故進退綽綽非後世功名之士所可望其萬一也博浪之謀棧道之絕赤松之遊同一肺肝

尚調簡易氣象和藹大有程氏風味

田橫論

王守仁

知死之爲義而不懼。而不可處之事。吾心未嘗有不可權之理。天下未嘗有不可處之事。吾心未嘗有不可權之理。死生利害。櫻於吾前。吾惟權之於義。則從違可否。自有一定之則。生亦不爲害仁。死亦不爲傷勇。古人沉晦。以免禍。殺身以成仁。其傾軋籌度之頃。見之亦審矣。而後爲之。不然奚苟焉於一目之便。而取公論不韙。藉之譏乎。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固嘗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身之有未善也。

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之士皆死義。其何能爲人之所不肯爲。而一時烈士夫之多哉。雖然橫之死則勇。而知則淺矣。吾爲橫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衡之日。可也。爲夷齊王燭之死。可也。而橫也。蓋亦權衡於心乎。不死於可爲之時。而死於不可爲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於不得已之地。方鄒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既



聽其頭

正言順不  
正之辨

著

待

是其言而從之。其心已甘為漢屈矣。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為。尚合耻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即挈郡於關中。稱藩於漢。漢必有以遇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為安。當漢與齊之結乎盟。二國為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矣。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其曲在漢。其直在齊。橫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達咫尺之書。以申其盟。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斯文正統卷之四

正仗義敢事之秋。橫於斯可以死也。及項羽既屠。橫慮有腐肉之慘。乃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之。而我傾拒之。漢亦未必有加兵之舉。橫於是可以得已也。奈何一聞其名。即不遠千里而來。是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於侯。則在於脫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為哉。使橫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凱觀乎。王侯之業。而不為夷齊之逃。使橫而信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以俟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為王燭之勇。使橫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

無言已  
何

五百人惟  
能智出其  
上

辭止以遊  
說殺身志  
未若乃

我免。當漢使之臨。即自處以不避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后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兆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慮。以近慮而慮之。未有不覆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峙。嚴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鄙生一言之後。即肆為酣暢之樂。而徹其紀律之備。此正以近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襲破。乃橫之所以自處。而非鄙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邪。不斯文正統卷之四

知鄙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鄙生者。怒漢。則漢將備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橫之謀固踈矣。五百人豈皆不在邪。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皆是之。則橫亦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人不言。而橫又甘受其挫。此橫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於不言。在橫則失於不知矣。故曰。橫之不肯事漢。孰若直拒於鄙生一言之餘。請首洛陽。此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鄙生之一烹。而有助於漢乎。



人之類  
此亦皮  
公亦附  
結法

然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後。徒知慕義而不知  
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而五  
百人相率以蹈之。橫蓋深有以感之也。吾於橫乎有  
取。

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無一求活者。亦古今奇觀也。  
但時有緩急。義有重輕。跡其義以赴時與匹夫之  
勇。何以異。白又可蹈而中庸不可能於此。見之然  
則士君子之蹈變者。正貴乎識時達義。非徒以輕  
生爲也。

斯文正統卷之四

三三

以衡之不死爲失於前是也。以衡之死爲失於後  
恐未然。漢高於諸功臣。且俾家無噍類。而何有於  
衡哉。衡在漢庭亦一人物。欲其偃然以功名終難  
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論

尹起莘

言樂計  
謀也  
烈不三  
烈自當別  
有若凡何  
王與木  
阿腐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  
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  
自見。孰謂一世人能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  
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  
烈不番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  
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  
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  
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

斯文正統卷之四

三

小生心學  
一兩言通  
破

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  
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  
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  
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  
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  
於隆中。其與聘幸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  
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若  
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綱目特筆二一日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見良之

忘不在漢而漢得之蓋天授也一日劉倫見諸葛亮於隆中其三代之後猶有不召之臣而嚴穴布衣之士堪爲吐氣矣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三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論 尹起莘

太宗之德以從諫爲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卽擢王魏爲諫臣綱目亦首書於冊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儒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覆思之切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彼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三

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爲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

卷之四

卷之四

太子死  
實之

太子死  
實之

太子死  
實之

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爲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關。則固有高祖在焉。卽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請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爲庶子。于志寧爲詹事。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三七

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於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爲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爲此。明日爲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官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爲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背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

太子死  
實之

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威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威子糾均爲公子。亦既出奔於外。齊襄既敗。齊國無主。故齊威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於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爲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三八

諫議大夫矣。斯事係臣子之大節。所當別白。不得不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

此論甚善。視程范諸儒之說較進一籌。余嘗有論。又有進於此者。竊以爲王魏三公惡得無罪。但其罪不在事太宗。而在事建成何也。天下事惟義所在。堯令其子丹朱而立舜。舜令其子商均而立禹。不惟其親。惟其賢耳。建成不肖。是朱均之類也。太宗賢。是舜禹之徒也。且均出賁。太后當日化家爲國。豈高祖夢想所及乎。首建義旗。削平海內。尺土



一民皆太宗力也古之有天下者父傳諸子唐之有天下也子奉諸父若以堯舜公天下之心言之天下爲武德何若爲貞觀高祖倦於勤且當受終稱太上使萬方早睹三代之治而况建康乎建康之嗣位東宮也高祖未聞博謀群臣舉朝亦未有力爭之者其昧社稷之計亦甚矣使王魏見及此雖高祖有命當力辭之而不可則亦有二策焉一則稱引太伯暨東海王彊曰天下重器也欲勝其任而愉快談何容易秦王功德兼隆海內

斯文正統卷之四

三

歸心盡力請而去娛志一方稱尊南面使彼當其勞而我享其逸不亦善乎一則歌君陳咏棠棣曰天下者秦王之天下也秦王不有而歸諸殿下其恩豈獨兄弟乎况大難甫平百責攸萃今日之事非秦王不可願同起臥共憂喜異日垂拱受成若周武之任公旦宋襄之任子魚同氣相倚如左右手太子之位安於磐石矣兩者皆不見聽則太子不復可訓誨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安能久辱東宮乎昔漢二疏見太子懦弱請老歸休至今以爲美

談兄蕭牆之禍近在旦夕尚復貪戀官爵昧於一行非太宗不念舊惡則兩公者豈有全理乎然兩公亦自有間史稱珪以不能輔導太子流謫<sub>貞州</sub>則珪爲朝廷罪人與太子義絕矣非若徵之左右密謀也既而內難作大位定改事新君則又吾君之子胡不可者惟是被召日卽以前日之溺職爲辭俟太宗請於高祖而再命之然后就列則始終無愧矣若徵勸太子早除秦王不幾病狂喪心矣乎彼以秦王爲何如人也哉六朝之季亂賊迭興

斯文正統卷之四

四

篡弑接踵生民塗炭於茲極矣天錫聖明撥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方以爲斯世斯民之大幸而乃私其所事欲得而甘心焉夫保護朱均謀賊舜禹四凶所不爲而徵願爲之也何也且徵非獨不仁於太宗也職司輔導無能變和兄弟杜累消萌是上負高祖也建成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若論以天性不再背德不祥未必不見聽而乃首倡邪謀彼復何所忌憚也哉斃人而適以自斃則建成非太宗殺之徵殺之也是中引太子也太子之惡



元吉寔成之方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使微  
計得行唐不血食矣微欲晏然立於其朝得乎其  
爲謀又何憚也是自負也包藏禍心坐致臨湖之  
變不能自慚無狀泥首請罪而猶強顏曰使先太  
子早從微言必無今日之禍亦可謂飾過遂非之  
甚者矣與楊素大言倖免隋文之戮何以異聞道  
家多陰謀豈微嘗寄迹黃冠巾故迷謬至此耶微  
之前後蓋兩截人耳辭前觀之則愚而忍辭後觀  
之則忠而直功罪各不相掩可也王珪視之有間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四

矣在珪立朝事業不及微而後之尚論者必曰王  
魏不曰魏王亦或以此哉

曹參論

謝鐸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  
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  
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  
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終擾之。幾何不爲。垓  
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  
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  
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四

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  
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  
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爲。而事之不可不爲  
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  
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於馬上之治。  
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  
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  
灰已冷。楚坑已平。此難之。難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

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上於漢者。亦以此。

解之豕曰無所往其來獲吉謂天下之難解解則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四三

修明先王之道其吉務也蕭曹以刀筆吏起家故其相漢也當解之時而不爲鼎之治刀筆之外幾曾更進一步耶所以然者兩公質美未學所肩禮者非功利之徒則虛無之輩若兩生四皓當時之高賢大良也不能卑辭厚幣羅而致之闕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隆何忙乎苟且以就功名而漢治安於雜霸也哉不有人謂此論後世學者狃於清淨寧一之歌且將侈蕭曹爲上治矣

費幾何事  
朱子錄諸  
小學不以  
耳入而兼  
之  
太宗以勤  
氣社稷臣  
則光武之  
於漢猶也

甚矣人之難知也。世勲奮跡田間。乘時翊運。觀其事。故主生不邀功。死爲殮骨。義矣。守叅陽被陷。然卒自拔歸忠賢。能明去就。立功名。以全而歿。孝矣。忘鬚療姊悌矣。爲單雄信。生不得而竟。刳肉以殉。信矣。他如料敵當機。拓疆靖虜。又直其剩長耳。以唐太宗之神武。猶然以才智艷稱之。曰英衛比肩。詎虛哉。而胡至輔嗣皇。遂一淪其初也。通天之幸。在從諛立武才人一事。迄今唐宗幾殄。如若放毒流區。寓者且數

斯文正統  
卷之四

河四

十年。誰寔階此。勸卽隊長三人。無能自解矣。雖然。太宗亦與有責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世勸之周旋乎。鞭弭若干時矣。其底裏豈不盡知。苟可馮藉爲心膂。宜卽推誠任之。何至持兩端。旣明示以猜嫌。而復欲陰收其死力乎。亦少亡効矣。且彼誠智有餘。則柰何以術愚之。夫我隆恩於彼。卽爲嗣皇樹恩。我修怨於彼。卽爲嗣皇府怨。無故而削黜之。又未幾無故而超拜之。此曾不可以給嬰兒。而謂世勸獨憐然乎。上疑其下。則生忌。下疑其上。則生畏。忌斯有凜凜不可



或疑

則之刑誅。畏斯有就。發不必全之顧慮。則安得不乘間伺便。為結交固寵謀邪。然則世勛之當先為達。皆太宗遺之也。乃世勛亦何利哉。能倖福於身。而卒稔惡於孫。彼方笑房杜。而不知後人之復笑彼也。世勛故從群賊。起固宜。以賊終也哉。

張和仲曰。勛常謂人曰。我十二三為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徐筆峒曰。壞房杜之門戶者。子孫也。非房杜也。族勛者。勛也。非子孫也。二論醒豁快人。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四十五

漢高顛倒豪傑。昔人艷稱之。以為得計。太宗之於世勛。蓋襲此術也。而卒以基禍術之誣人甚矣哉。雖然。勛之才不無可觀。殺人無賴。實其本色也。當武氏虐政。方張之日。原其本情。不過為全軀命保富貴計耳。豈以先帝之未嘗推諉。而改節易行哉。一言喪邦。罪不容誅。未幾而殲其宗。毀其墓。道宜矣。噫。又有說焉。敬業之禍。雖以失職怨望。然移檄討武氏。則其胤房杜之子孫。猶有愈焉者。此天道之不可問也。楊素之子玄感亦然。

李璿論 李廷機

世之論李璿者。曰。密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資志以歿。千古悲之。予謂其志可悲。而處不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快快。而稱戈犯闕之謀。尚未決也。璿揣知其意。則當長跪進曰。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圍。功在社稷。便僑之詔。或者非天子本心乎。因此小憤。遂棄大勳。反順為逆。如天下萬世公論何。逆泚弄兵。天下忠義之士。咸恨不得食其肉。而大人所親見者。苟此意果行。誅泚之旗將移指

斯文正統 卷之四 四十六

吾家矣。兄觀唐祚神堯之德。猶在人心。天命未去。長安宮闕。未可窺也。為今日計。莫若奉詔誓師。協心李晟。同殲朱泚。事定功成。歸報天子。明發廬祀之奸。為朝廷去佞。則福祚無窮。功名不朽矣。璿如以此言進。懷光未必遽反也。萬一不聽。則號泣隨之。冀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欲死於既敗之後者。死於此時。懷光亦未必不隱然動心也。奈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為逆。而曾無一言幾諫之誠。顧輸父情於君側。曰。不忍不言。以賣已忠。後雖甘心俱死。亦何救於君父哉。

神聖  
遠矣  
其可  
嘆哉

嗟夫一死而可取名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乎否也昔令尹子南肆惡於楚楚王將討之以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棄疾對曰父戮子居居焉用之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既葬自縊而死春秋亦嘗非之故棄疾者李璵斷罪之明例也

李鄴侯曰璵固賢者必與父俱死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此確論也致堂胡氏獨謂德宗有赦詔而懷光命之則可以不死噫豈其然乎賣父以偷生

斯文正統卷之四

四

果何面目視息人世也惟是死於謀逆之始則忠孝兩全死於事敗之後則忠孝兩虧泰山鴻毛之辨不可以不察也九我之言善矣

岳飛論

蔡清

宋史

淵元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邪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況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

斯文正統卷之四

四八

聖守天  
死之節  
死之節  
死之節

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為意父兄為念果何就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矧又成命在又遮道慟哭者聲震於桀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奸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終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以濟直馳表而南



極諫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奸臣之計。以負陛下

下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當日在朝諸臣

未必無起而和之者。胡為乎竟以不得擅留一節自

將哉。夫。殉君命之為忠。孰若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

天之仇之為忠也。且高宗之所以忍與敵和而急名

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來禍耳。今吾

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

為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

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蓬頭跣足。直步至

斯文正統卷之四 四九

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籍藁以待粉身碎

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倘必吾全。則將乞

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不叙之數。

自後有違命者。惟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王

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蓋其輒行雖近

類桓溫。而心亦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

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

又不用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必立權

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猶可以一月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五十

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

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為趙

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

呼。使公當日雪耻之志既酬。而後為檜所害。愚亦為

公甘之矣。

權者聖人之大用。堯舜湯武及伊尹其至矣。後世

若霍子孟之廢昏立明。狄梁公之反周為唐。王孝

先之以計。去丁謂亦庶幾近之。當武穆之時。欲其

專輒以行。抗不奉詔。奸臣沮之於內。強敵乘之於

外恐亦未必決勝王鳳洲嘗言之矣即使決勝而  
心迹之間恐難以暴白於天下萬世如今人之誦  
少保不容口但虛齋之言援引經史鑿鑿有據自  
可以吐忠義之氣而寒亂賊之心天地間曷可少  
此一段議論也若論人臣之義斷當以武穆爲正

論

奇論

唐順之

唐順之  
嘉善縣人  
嘉靖進士  
官至太僕寺卿

天下有公是之思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夫忠者  
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若之何其  
矯之蓋希龍謀功者無明分之守怙權竊勢者無章  
義之真分而失守則乖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  
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釋好名者  
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之  
譽使按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直之也此無他有所諱  
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心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五一

唐順之  
嘉善縣人  
嘉靖進士  
官至太僕寺卿

之誠然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飾偽也遂以  
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已公好公惡之情誰得而  
泯也嗚呼此苟或之死漢所以爲非其真也史氏從  
而褒焉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或之時矣東京榛  
蕪乘輿版蕩漢事已日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  
昭烈耳昭烈中山之肖承獻帝之命任廊清之權倡  
義徐州奸雄挫焉或以八龍之裔奕世漢臣恩不爲  
不厚矣以匡時之畧美無遺策才不爲不高矣徘徊  
河冀之間擇君而委質焉志不爲不銳矣恩惟其厚



事也  
能成是以  
大漢見之  
立  
二傳其  
已其功  
加之以忠  
自其濟云

志不在漢  
是病根

帝室之育  
英名蓋世  
即謂漢高  
更生可也  
奈何以操  
而之

為人臣子  
而謀其後  
則漢之

則感憤之哀非昭烈不足以報才惟其高則經綸之  
績非昭烈不足以謀志惟其銳則外比於賢非昭烈  
不足以共事故君子謂或於斯時可以待隆中之顧  
可以効馳驅之勞可以堅鞠躬盡瘁之節其濟君之  
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始終為漢必如是而後可自  
靖矣捨此不事而顧於操屬心焉何哉操亂臣也乘  
草昧之際以稱兵挾天子之令以威眾其搖尾之志  
天下知之久矣或智者也矣而不知也知之而復事  
之或將利之也或機數警敏操有大器焉或若得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五三

人而為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克是心也或志不在  
漢矣不然何邂逅之始而遽以為子房哉夫子房佐  
高帝以滅秦楚項漢基業焉或甘以子房自居則必  
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獻帝在  
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是以項籍處獻矣或  
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  
烈以窮來歸操有豫州之命焉脩之資也或弗之勸  
又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或之所  
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或

於操之  
於劉之  
於郭嘉之

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曹強則漢弱矣或曰反正之  
圖固當杜堅冰之漸方且運籌設策為雄雌之私人  
兗州之領天子之迎袁曹勝敗之論以遂其邪志而  
成虎視之謀使漢不久卒胥於隕焉或之所以為漢  
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然則或之死孰死之  
與說者曰或以九錫死也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  
篡奪之謀決矣或以死爭是為漢惜名器者也噫非  
然也曹之彊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篡  
乎或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豈誠有匡朝  
斯文正統卷之四

五四

寧國之兵忠貞退讓之節者乎然則九錫固可惜而  
丞相之自為劍履以上殿贊謁而不名者獨非漢之  
名器乎或不惜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  
或於曹公非有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  
大計垂成則視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或之  
才能固操之所忌也是雖希意逢迎猶慮其隙矧九  
錫之許又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輒留之  
怒其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得士大夫之議  
或之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於漢

世無所  
不備也

與齊齊大  
左方雄同  
義

無謀人  
之為賊也  
此理亦同

仁者得  
仁

不有綱目  
特筆溫公  
東坡之論  
後世以為  
名實矣

代飲藥之舉。或有深情焉。其誦亦甚矣。夫守死非難。善道為難。或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寇長亂。於德為不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教之。將謂其以晚節益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激。其可以庇終身邪。然則謂之死。漢者非死所也。晦菴綱目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叅軍事荀彧自殺。夫不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以漢。則或之爵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或之身皆操身也。死非以漢。斯文正統卷之四 五五

則或之殺。皆操殺也。然則操不怒。則或未必死也。或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其身也。或之罪。可勝誅邪。雖然。溫公有仁先管仲之許。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然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去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或助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以尊周室。或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公於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萬世者。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辨。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春秋誅亂臣討賊子尤嚴於其黨故雖一征伐一盟會不少一貸焉而況委身事之乎綱目繼獲麟故於或之死書官書名以自殺為文誅心之法嚴矣此文反覆貶斥始終無一恕辭而中間發明書法一段尤稱晦翁知已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五



重揚王仲優劣論

馮從吾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五

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若書立言。雖平易。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於解嘲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曰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駁。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



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剗。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駁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舍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於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哢哢中。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卽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况通之於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於老莊輩。又執

斯文正統 卷之四

五

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嫺音通出處。不知開臺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典懲美吹。董諸何異。况獻策不報。卽蹴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孔孟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

五九

廣川篤信聖人步步趨趨不失八寸而規模少狹  
其聖門之子夏乎河汾之教不減西河而儼然以  
孔子自居其聖門之有若乎昌黎多學而識繇文  
章見性道送窮一文何其不受命也其聖門之子  
貢乎若揚太玄則無足比數矣

從子再雍校正

易序

程願

懸掛物象 拙也  
以示人也  
若父若柔  
若亂皆辭  
此出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

斯文正統

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繹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



時與  
易所  
變所  
難

夫之藏  
聖則知  
易矣

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  
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  
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  
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  
无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  
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  
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  
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  
斯文正統卷之五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

此序載易首簡恒缺姓氏說者以為非程氏不能  
作故其文已見伊川集中矣嘗試反覆涵咏信非  
程氏不能作也易本深也而以淺出之易本遠也  
而以近出之六合之外一身之內无非易也瞬息  
之暫動靜之微无非易也離離和鳴若歲之有春  
若日之有旦若太羹玄酒之

未有滋味後世文章  
豈能測其間與哉

易之變  
易之義  
易之理

孔子而後  
元易其程  
傳出始知  
諸家之謬

聖之情  
見乎辭

六不  
以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  
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  
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  
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辭  
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

朱子曰易傳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  
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

底文字如何可及又曰易傳難看其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无抑揚若能看的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竊意易傳序正是淡底文字若能得其无味之味則其人豈獨可與之言文藝已哉予于此序不能贊一辭故仍以朱子之贊易傳者贊之

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告與義。其言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譌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五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譌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



以壞宅而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斯文正統卷之五

六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  
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  
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孔傳固有  
不可易者

蔡序至矣又他錄耶曰蔡以理勝孔以事勝自上  
古聖人諸著作以及此經廢典之縣取義命名之  
故微此序則不可得而知矣而況蒼然者色闇然  
者光尙有渾渾噩噩之意耶

戰國孔叢子諸公雖著書立言未免汙於縱橫若  
光輩竟不堪言矣惟安國能世其家庶幾率乃祖  
攸行者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七

書經序

蔡沈

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八

心之所繇。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

或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光武讀尚書。能通大義。其所通者。要亦經生家言。度未能如此序云云也。

尚書經秦火之後。繇伏生口授。厥後大小夏侯氏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九

之屬。分門角立。不過以訓詁了事。至朱夫子師弟。然後一洗章句之陋。直窺元始。觀此序可見學者探討服行。一一驗諸日用。措諸事業。古今之治統。在是。古今之道統。亦在是矣。提綱挈領。總之不離一心者。近是。

毛詩序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風雅頌三  
詩

以關雎始  
以關雎終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歸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孔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宜作者之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一

多矣。乃以文學著稱者。游夏之外。無聞焉。游夏及曾子之文。雖散見於檀弓。要皆一時商確語。初未嘗執筆爲文辭也。毛詩一序。相傳子夏遺筆。然晦翁不信。大小序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但其文渾雅樸茂。卓乎先民之風。卽謂孔門之寸簡片玉也。亦可



詩傳序

朱熹

用樂記成  
詩而人品  
李杜聖於  
詩而人品  
後亦固有  
從之是  
非其心  
之邪正者  
矣

或有問於子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容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斯文正統卷之五

古之人教  
夫遊文皆  
能詩曉先  
王之教化  
何神也

四始六義  
無餘蘊  
學詩之法  
備此

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以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一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三



其端。叅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謳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隋唐而後。以詩鳴者。無慮數十百家。其於溫柔敦厚之教。何有哉。學者取三百五篇。反覆吟咏。悠然會心。則其矢口而成者。必有可觀。不然。雖琢句櫛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四

字競華闕靡吾不欲觀之矣

禮序

程頤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五

形而下者  
謂之器形  
而者謂  
之通於食  
器用之用  
即無聲無  
臭之微玩  
繫辭曰

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之行之。聖人繇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繇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諸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

孟子  
為三  
百三  
三

何是  
從  
心所欲  
不  
踰矩

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肯考其文義時有牴牾  
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  
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  
傳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蠱在應對進退  
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  
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  
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  
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  
孔子多在於動言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六

致思以達也

五經序學庸序皆以一序括盡一書之大凡非號  
為當家者未易言也戴記序自陳頤未暢其說得  
正叔此篇渙然冰釋矣  
業禮者不讀喪禮從曲禮檀弓內便有去取猶春  
秋之於崩薨卒葬也揣摹至可而置聖賢立言之  
肯於膜外噫笑也久矣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聖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七

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元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  
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  
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  
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八

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  
矣

公穀左氏文則工矣未能深得聖人之意程傳出  
始開生面爲胡康侯引伸觸類之一助  
程朱有功於易同易而外程之功在春秋朱之功  
在詩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  
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  
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  
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  
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斯文正統卷之五

十九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繇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



五經同條  
共貫

不讀春秋  
而談是非  
影

越世親承  
聖人舍則  
歸侯其誰與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十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中原淪沒。莫之救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

之說以獻。雖微辭典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在今日貢舉以之取士。庠序以之設官。經筵以之進講。視宋室異矣。奈割裂破碎。以小巧傷大雅。無復有表章著明。見諸行事者。雖云尊經與王氏之廢經。其間不能以寸。

洪武開科四傳併行。至永樂間。始專主胡氏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陽明先生高新鄭張忠烈諸公俱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一

云聖人不爲艱深隱晦之辭。迺達合傳問經畢竟草草未見康侯二十載苦心也。耳食者遂欲廢胡王左豈其然。豈其然。



天命之性  
氣質之性  
理一分殊  
殊其說此  
於周發於  
程暢於朱

文公小學  
一書象以  
蓋正學功  
益天下  
者所宜表  
章推行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較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較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

聖經孔所  
以按書大  
學傳所

以傳孔他  
人不與焉

讀美下  
書只是記  
補遺章便  
了不則謂  
於此說

其可窮諸  
味之方味  
聖之方味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較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繄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瞶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之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縣天而遡諸人原其始也。縣人而還諸天要其終也。朱子曰。讀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愚則曰。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四

先讀大學序以端其企嚮

胡雙湖曰。書稱欽明文思。堯之心法也。允恭克讓。堯之身法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大學一書。實昉諸此。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豈臆說哉。高中玄力辨其非抑過矣。

陽明欲復古本大學。嘗筆諸書問辨錄。亦然穿鑿附會。大非孔門立言之意。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五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魯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六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愛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微程

微程  
子思  
子則其  
以爲  
徒付石氏  
之軸錄而  
功子秋四  
立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七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文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一經十傳。二論七篇。何者。非傳道之書。然必於中庸攸屬者。以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與虞廷相爲。

發明敢也此序洞見源流和盤托出試取坡公中庸上下論觀之則知門內之與門外霄壤懸殊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二八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稟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以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櫟括以就此編蓋表斯文正統卷之五 二九  
歲以曾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折如指掌各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簡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成昭矣舉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刻於篇端以



侯後之君子云。

嘗疑朱子未嘗言春秋而綱目之作一褒貶二予一奪無非春秋也然則胡氏之於春秋知而言之朱子之於春秋知而行之矣春秋之後有綱目名異而實同綱目之後有綱目實同而名亦不得而易矣在朱子固有加於溫公文定公在後之人其何以加於朱子乎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十

資治通鑑綱目後序

李方子

三傳各得聖人之體

三傳各得聖人之體

三傳各得聖人之體

春秋魯史之舊名也。編年魯史之舊制也。策書魯史之舊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謂春秋爲作。曰其事則述。其義則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霸圖。嚴君臣。辨內外。懲惡而勸善。其要歸音於撥亂世。反諸正。筆則筆。削則削。非聖人孰能作之。故春秋史也。而謂之經。自聖經孤行。三家各以所聞爲傳。舛午異同。不能盡合於聖人之意。學者病之。然其大經大法。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

人而不惑者。固非專門名家之流。所能揜蔽之也。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藉音釀。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繇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獨司馬公處史法廢墜之餘。超然遠覽。推本荀悅漢紀以爲資治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珠貫繩聯。粲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復。其功可謂偉矣。若策書之法。公嘗著於稽古錄。而不引之於此。以相附近。廣記備言。山暢旁通。包括音既衆。前後相承。若長江大河。順流

卷之五

東趨雖欲置爲界限而莫可得益其詳固未易記識而其大要亦未易以舉也至於帝曹魏而冠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皓之見削楊雄荀彧之見取若此類其於春秋懲勸之法又若有未盡同者此子朱子綱目之所爲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一年之內綱別其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非井井有條如指諸掌細故浮辭固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

實功補罪  
帝正事業  
決疑定變  
聖賢不領  
讀編目者  
幸勿徇行  
影壁爲也

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況於兼策牘之制會文質之中不使孤行以啓後世異同之說其亦毫髮無遺恨矣或曰然則此書之作曷爲不繼春秋麗澤先生呂公之爲大事記也固接於獲麟今則不然何也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者

其綱目  
不之不綱  
以其綱也  
以綱之也  
其綱也

也故續獲麟而無嫌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旨者也故續獲麟而不可大固各有當也自有史冊而有春秋自有春秋而有通鑑自有通鑑而有綱目其間蓋欲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焉然其大經大法之所存是豈秦漢以後操觚執簡之士所能歷其庭而涉其級哉歲在庚午方子始獲傳此於嗣子寺正君而服膺焉試吏南來負以與俱會建安真侯德秀惠臨此邦暇日取而讀之喟然嘆曰大哉深乎信春秋以來未之有也爲大君而通此書足以明德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

續春秋以  
建康則遷  
晉則以遷  
晉則以遷  
晉則以遷  
晉則以遷

威之柄燭治亂之原爲人臣而通此書足以守經事之正達變事之權益窮理致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之準繩矩也慨郡計董董無乏乃相與隱覈滲漏之餘財復求寺正君新校之本參定而鐫諸木蓋將上裨乙夜之觀覽而下淑學者之講明閱歲書成而侯易帥江右元戎將啓行矣於是亟以告諸朝廷請上其板於成均以給四方之求且庶幾乎轉以上聞又俾方子書其所爲刻之故方子固不得而辭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子倡明斯道以續絕學之傳其於

不勝其多

更事。若才數數然也。然伯子讀漢書未嘗帆遺一字。

以于每觀史至半。必掩卷思其成敗。其有不合。又復

深思研精。若此豈有他哉。學之全體大用。固當無所

不用其極也。至於此書之成。義正而法嚴。辭嚴而旨

深。陶鎔歷代之編駁。會歸一理之純粹。振麟經之墜

緒。奮懿範於將來。蓋斯文之能事備矣。使司馬公見

之。必將心滿意。慨有起予之歎。而王氏高談性命。絕

滅史學。卒稔夷狄之禍。君子所以深誅而不聽者也。

雖然。五經備而後春秋作。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四

理未極於精微。春秋未易學也。子朱子首釋四書。以

示人道之要。次及諸經。而後可以讀此書焉。學者必

循序而學之。然後本末兼該。內外融貫。其於學之全

體大用。儻庶幾乎。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養其內

而急其外。遽以此書為先。夫豈不足措之事業。終不

若體用兩全之為純且懿也。故具論之。而著書之凡

例。亦言之異同。又附列於其後。使覽者得考焉。

是役也。西山真先生寔與其事。書成而序之。不以

屬西山。而以屬李氏何也。豈元戎之命。而下忽家

其暇。吾耶抑書出。李氏故推而讓之。使後生見所  
長也。今讀其文。與尼山之素志。考亭之苦心。與涼  
水之得失。莫不曲暢旁通。即使西山為之。不是過  
也。則亦無負先生長者之命矣。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三五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其格其辭  
有司曰  
庶幾則  
加詳

其義則其  
文則史之  
意變例即

其義則其  
文則史之  
意變例即

生有秋能  
左右之曰  
以邪佚之  
以邪佚之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舉舉而監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六

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楊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武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與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為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

入此其官  
即春秋  
原其意  
意  
扶陽抑  
所以  
化吉

變例  
然變例  
可以  
辨綱目

其官凡若此類始末易察僅徒習其句讀而不究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編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已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邪佞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先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磨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始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遇人

斯文正統卷之五

三七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間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己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是雖未能貫通奧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畧見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警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此幸毋謂其僭天生孔子作春秋不得不生胡氏為之傳胡氏春



秋之功臣也天生朱子作綱目不得不生尹氏爲之發明尹氏綱目之功臣也尹氏之學胡氏其猶朱子之學孔子乎嗣是而後餘姚周氏雲間張氏皆一脈相承引其道於勿替者矣

大學衍義序

吳德秀

文法本體  
仲舒說春  
秋來  
古之太學  
所以教人  
之法豈欺  
我哉

韓李亦只  
作文字觀

祖述尼父  
筆述仲尼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達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

卷之五

命意甚恭

自明以來

卷之五

異是書者。故劉。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恃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

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微思。朝思暮釋。所得惟此。秘之中簡。以俟時而獻焉。其

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之書。增減一字不得。而衍其義至數百萬言。遂使讀者唯恐其盡。可見古人精蘊不窮。不竭。我輩心靈愈引愈長。匪獨大學一書爲然也。六經四子。雖非他。便沒道理。執却他又豈有所謂道理哉。讀書者何處不應作如是觀。

張大理大寶箴。李衛公丹扆六箴。張曲江千秋金鑑。張江陵帝鑑圖說。俱可垂訓。廟廊爲君德之一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

助求其深切著明。直接二帝三王心法者。則莫西山衍義及瓊山衍義補苴也。人君而有志乎此。則爲三代以上之君。人臣而有志乎此。則爲三代以上之臣。明良之治。端必繇之。讀此序。常見大意。

大學衍義補序

丘濬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二

之道。皆不外乎是。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刻。取經傳子史之言。以真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臣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訓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

卷之五

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必失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人。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馬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腐。則室有不具。此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三

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秋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祭祀。曰嚴喪祭。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跡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大治平之效。以收大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未及成



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  
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  
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  
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  
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而  
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  
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  
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  
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

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  
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官闕高深。不出  
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復  
戚闕。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  
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  
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  
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  
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  
何如也。前書亡於此。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

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  
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按  
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  
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  
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土。叨  
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班行之  
末。親觀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  
見官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盛已有  
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

言。思以補其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太寶。恭若  
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  
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卷倦一  
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  
萬一云。

有大學固有衍義衍者引而伸之也。引伸靡竟。錄  
要以致其詳也。有衍義因有衍義補補者附而益  
之也。附益靡滿。錄本以廣其末也。詳要貫通本末  
明備不復留後人以餘地矣。或曰。二公若是班乎。



曰丘之純粹固有所不逮於西山者然此書之作  
援古証今垂世立教直與衍義稱雙璧未可以優  
劣論也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六

周禮訂義序

黃德秀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七

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與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壅滯。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歛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瘵惛獨。無不樂其生者。

劉歆三女  
石渠書  
新定字文  
其書可與  
行若喘在

唐太宗  
本之則無  
加之何

不啻家庭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伏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刊家之本。而欲觀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恃。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恃。儒者又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永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八

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恃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賄。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

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其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斯文正統

卷之五

四九

周禮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須待其人而後行。後世行非其人。遂有因體廢食之嘆。自程子張子出。而表章之。又得西山極力發明。息邪說。正聖經。歸是姬公制禮苦心。炳如日星矣。治天下者。尚加之意哉。

行周公之禮者。視其心。言周公之禮者。視其學。夫生有其心。有其學矣。究竟托空言。何嘗是實事。抱上佐之才。而無其遇。可為三嘆。

春秋出於周禮。自古無人說到此。

楚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人之謬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減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歸之。良可悲夫。然律呂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倣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

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時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直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告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焉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

雖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友。旋宮環轉。乘除規員。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大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官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自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

斯文正統

卷之五

五

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博錄不遺者。是固先生取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乃其始創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度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底通所致。觀仰秋山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曰。黃帝。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是書所錄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錄始。太



和。在。嘉。靖。與。世。間。故。是。書。所。錄。成。則。其。作。誠。不。偶。然。  
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大。和。將。  
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益。益。久。矣。然。不。苦。  
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  
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

先生精於律管著樂書藏之家余屢求而未得也  
讀此序亦依稀大凡云



斯文正統卷之六

祁陽後學蒙古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校正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  
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  
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  
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聽。則不及理  
則不及理  
則不及理  
則不及理

斯文正統卷之六

一

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  
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  
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  
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大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  
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  
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  
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  
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



高論以實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且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爲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家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斯文正統卷之六

二

三代之下。稱殊絕人物者。輒首韓忠獻。觀其決大疑。定大難。聲色不動。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何侃侃也。及得此序。讀之溫厚和平。粹然醇儒之言。使渣滓未盡。化圭角未盡。融何能道。隻字有是哉。賢者固不可測也。

戊午讜議序

朱熹

終事也其本禮而見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其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斯文正統卷之六

三

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

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粹官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虜而歡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寅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四

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尙書張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

進而立于廟堂之上願乃惘然如醉幻而忘其嗜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五

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而反以得失於前日所謂



以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  
振已。將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不  
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并權。中外無  
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  
其口矣。竊伏山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  
午謹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  
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  
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謹有  
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六

戰國而知其說。則秦不併。周三國而知其說。則吳  
魏不敢窺漢。鼎南宋而知其說。則檜賊之計沮。而  
中原不至淪沒矣。正人心息邪說。那得作文字看  
過  
檜賊窮凶極惡。其罪不在操莽之下。壤山丘公護  
之。至謂宋室不亡。檜與有力焉。嗚呼。以在瞽之見  
倡播邪之說。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蓋取文公此序  
讀之。

鄉道鄉文集序

李綱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  
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  
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  
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  
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辭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  
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  
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  
之本。在明宗朝。秦疏論官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七

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  
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  
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  
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  
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  
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  
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  
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  
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

明閔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相。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盡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及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董爲太平而不可敗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

斯文正統卷之六

八

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其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後。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其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出。

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代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雖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

雖從道邇爲文。而一一皆言其胸中之所固有。自家人說自家話。與旁觀揣摩者。故自不同。

斯文正統卷之六

九



王梅溪文集序

朱熹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

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

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

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

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

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

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

斯文正統卷之六

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而其依阿淟忍輩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

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

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

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

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

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

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

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

耶應

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

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

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

為人求之令人則如大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

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選

太皇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反佐諸

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

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

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為已任

斯文正統卷之六

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

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

日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

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

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散樸

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

嗜好願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下為

不能。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摹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訾。然其極口不。適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十一

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變。則又遠在葛柱。顏范之遺墟。皆常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子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開詩。達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心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余

成氣壯句

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之凜凜。初未嘗墮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治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天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五

而不問其分量之稱與否使觀者遑遑欲嘔若朱公之爲文王公之爲人可謂言之者無溢詞當之者無愧色矣



傷正氣歌

而用

此句為

文殺以狀  
元祐初交  
與以字和  
絕無厭服  
與君子可  
緊微

心之

照應

明誠正人

羅一峰先生集序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亦賴以飲其成。震  
而為雷。激而為風。颺而為霜。霰起而為山。岳  
奔而為淵。淵其凝於物。為堅金。為完璞。為後凋木。其  
靈於人。為剛嚴。為果毅。為直遂。為無側頗。得之而諸  
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寧。而不用  
則為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  
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庶幾乎公。  
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

斯文正統卷之六

十四

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  
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  
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  
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下而一  
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各位不能使之榮。積斥  
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使之憂言。  
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敗所謂浩然。而剛大  
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恠夫學者之  
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纏纏乎聽之。非不和。且

卷之六

此句為  
一集集序

不盡

斯文正統卷之六

十五

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於漫江聶君。蒐  
緝編次。俾為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  
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  
觀於是集。將不為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雷也夫。  
而羅後先。崛起其科名。同其行誼。同其理學。又同。  
故發而為文。覺一段浩然之氣。勃勃生動。  
陽廉纂理學各臣十五人首。薛次陳公選李沂之  
議。則專推薛與羅。今繼薛而祀者。二公矣。而不及  
羅與陳。無乃缺典與。

送全永叔序

真德秀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一先生。亦曰。聞祖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皆之君子。崇德廣業。不步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起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墮。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斯文正統卷之六

十六

日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竝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窞。而吾之循序者。非若也。龍巖藻句窮極。效

龍巖

肥而吾之平澹者。非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非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楊。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肩曉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孔孟之道在紫陽紫陽之道在西山問師於當年舍先生其誰也。永叔生同時若同里。可謂千載良遊。而乃束書辭親。北之信饒。西之浙。豈非所謂明師良友近在州里。弗暇過而問焉者耶。然則好自滿。假無復求益之志者。固不足道矣。即負笈情深。

斯文正統卷之六

十七

而所得非其人。究竟與聾聵等。則何益矣。此文旁引曲喻。極寓箴規之意。又爲求師者進一良劑。



望雲圖序

方孝孺

河南張君文思宦遊東南二親老矣久而不獲見取  
法文惠公事爲望雲之圖以寓其思人子行役而思  
其親觸乎目則感於心豈特見白雲爲然哉於山川  
之似吾鄉也則思吾親之所在焉於室廬之似吾居  
也則思吾親之所息焉遇班白者於道則惻然而悲  
若見吾親焉聞姓名之同聲音之類年壽之相若皆  
吾思之所存而不特此也嘉辰令節焉則思祁寒甚  
暑焉則思車馬焉則思不得御吾親以游美衣珍食

斯文正統卷之六

六

接於四體則思不得進於吾親以爲養鳥獸之飛行  
群居族處則嘆吾之弗若也草木之花實風雨晦明  
景物之變苟有見者莫不發吾念親之情而奚獨於  
雲而後思哉吾意張君之思者衆矣然而皆無益也  
張君蓋爲有益之思乎吾身非吾之所有也吾親之  
所生也非特自乎吾親千載之上百世之祖之所託  
也而可不深思乎出言則思恐其悖於理舉措則思  
不使違乎義居官則思盡其職交友則思盡其誠事  
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其居也若親臨之其好

文惠公補

文惠公補  
卷之六  
思

也若親視之其爲思也如此則能慎其身以保其名  
不惟不辱乎親而亦可以爲子矣古之君子行役而  
思親者豈特文惠公哉思其大者以道德功業而有  
益乎天下故其事傳乎後世而不亡張君之取乎是  
苟能考文惠公之平生思其大節而慕效之則爲善  
思其親矣不然世之以望雲自言而不知敦思者皆  
是也豈張君所宜效乎

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沒身如此則生存可知也此正學而段之  
斯文正統卷之六

十九

意禮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斷一樹  
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戒懼如此則事無鉅細  
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可知也此正學後段之意  
正學寧濤大節文山之後一人古今誦其忠矣而  
抑知其從孝思中來哉讀此文具見作忠之本

五友詩序

薛瑄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  
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  
也。因取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  
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  
其非。而趨於是。視書益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  
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  
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  
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子

斯文正統卷之六

二十

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既取古聖賢書  
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  
禀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  
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  
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  
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  
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  
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  
於余者也。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

此詩  
見薛瑄  
集卷之六

斯文正統卷之六

二十一

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  
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其交云。

五物如山水友之所以樂之也。仁知之情也。篇中  
亦微示其意矣。不然內無所得于心。雖日對五物  
幾何不覲面而失良友也哉。

此理學第一名臣也。故其言要而不煩。質而不華。  
讀之可以治心。可以養氣。可以合道。審而一以貫  
之。



於乎建文之末諸臣忠於所事者衆矣遭時多故處  
死亦非一塗要之自盡其心以不負其君則同歸云  
爾即惜我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知幾  
遠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策勲佐命勒勳而誓河  
山惟良不顯哉乃有固懷主私罔識天授悍抗憤撓  
上干赫怒前既灰骨沈宗後罔或懲而繼之彌厲參  
夷武屬乃猶競慕而勸趨焉於乎其愚不可及也夫  
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

斯文正統卷之六

三

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已夫曠代相感百世猶興尚德  
之衷古今一也壬午內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正殉  
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聚於見聞毅色危辭凜猶並  
世予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感興云爾乎是故沐浴文  
武之澤而不能不義夷齊云往者紀錄不倫遂將素  
遺失實爰類哀而序述之得百有六人又聞諸老先  
生言文皇師入都城之夕郎御史給舍相與絕城逸  
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者以聞後來遂谷窮山人  
往往識之備取禪寂中於嚴盛哉夫國運廢興事之

名雖小而  
含生以見  
死常於地  
之則

名雖小而  
含生以見  
死常於地  
之則

所必有也而建文死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等  
前聞矣兩漢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  
以來而創見於斯焉於戲盛哉其皆天地精英之萃  
聖祖功化之神書之足以樹貞風光信史震耀奇偉  
於宇宙間屹爲千萬世姿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  
不可以莫之傳也已於是人各爲傳卷類爲五難作  
而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事不幸而以死自靖  
者曰死事不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而死者  
曰死志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屏遠艱終其身矢

斯文正統卷之六

三

死而不貳者曰死道於時未卽引決而知生不若死  
之安也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死道似有間  
矣然亦可謂有耻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論次  
爲五忠傳具列於篇志義之士得以攷徵焉若夫所  
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所紀載異辭則姑次其各族而  
置行爵里因焉以俟夫篤古多聞者云

按華除遺事所書死節之臣浮於是志未可殫述  
姑取其最著者言之則有甄袞見上勸哭不止上  
降榻慰諭以先生呼之雖華於地死則死而語不

可草者矣則有反背立庭中令其回顧不可去其  
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怒罵者矣則有臨刑  
罵不絕口命割其子鼻舌熬熟昇父食父睡之盜  
指斥遂俱凌遲而死者矣則有舌既斷以手探血  
書成王安在者矣則有見上僧殿下謂百世後逃  
不得一個字一夕辨髮自經死者矣則有朝服東  
向拜拜於羅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死者矣則有沐  
浴具衣冠書絕命辭以寄意遂自縊死者矣則有  
召諸生升堂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  
斯文正統卷之六  
與諸生大哭以頭觸柱而死者矣則有委蛇人朝  
伏利劍衣衽中踴躍而前欲犯駕執而刺其皮草  
積之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步爲犯駕狀者  
矣嗚呼烈矣哉

滁州志序

莊彙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執中  
之詩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畫言  
醉翁琅琊而不言豐樂醒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  
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奇絕可畫如環滁者  
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修者之爲守無蘇東坡曾  
子固滿執中者之爲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  
山川形勝徒滅沒於荒烟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  
有其人則凡山水之可畫者當磊磊自勝而不落窳  
不待言人

斯文正統卷之六

三

於天地間矣嗟乎天地之物固有遇不遇者蓋亦數  
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觀之  
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  
哉詩人之詩也歐陽修曾子固蘇東坡者文人之文  
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環滁之遇其視尼丘之孔泰  
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二晉紫陽雲谷之朱  
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古  
一大開闢天地一大機會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  
川與我同欲各無盡也而騷雅餘談文章小技者惡



是以當此歲吾聞梅花五百銅狄三下將必有為環  
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滁之勝豈徒為  
可畫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在乎精  
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化筆以天而不以人。其  
所以陶鑄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  
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  
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其大隻眼者哉。此又  
可與知者道也。上年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  
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何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六

例乎。蓋知韋蘇歐滿。不足以脫化筆之一毫。而拳拳  
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為一大畫。  
軸也。夫詩文之人。以畫而為畫工之畫。化筆以畫而  
為天地聖賢之畫。緣是觀之。則環滁一畫。果何畫哉。  
書成命滁兩生劉鍾岳。石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為請。  
景亦嘗有詩琅琊。而又以公為滁賢守也。遂不愧為  
公一序。

詩人之詩文人之文。其去道也遠矣。反覆抑揚進  
而納諸聖賢之域。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不能也。

品士錄序

張時徹

品士錄者何也。錄品士之文也。錄之何以迪士也。然  
則迪士以藝乎。曰。茲子之不得已也。非藝以迪士之  
謂也。君子之學也。復諸身也。欲其體體耳。涵諸心也。  
欲其昭昭耳。矢諸詞也。欲其澤澤耳。復也者。吾與諸  
士相觀而成者也。心也者。吾與諸士相孚而格者也。  
藝也者。吾品焉而吾正焉者也。然吾懼夫諸士之以  
詭詞叛道也。棄遺註疏。離逃經義。剽竊浮言。罔衷於  
訓。險側晦昧。罔式於程。譬之荆棘叢生。而周道塞矣。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七

忠信日。而心志俱惑。若尚可以弗戒乎。是故錄之  
以迪士也。曰。是足以迪乎。曰。奚其足哉。今之文。其諸  
異乎古之又矣。况非其至者邪。然而斯亦次焉耳。本  
經以敷義。訓則章矣。稽古以立論。事則著矣。因又以  
徵。蘊學則宣矣。體無奇。義無頗。僻以存忠信。以  
格。繆迷其庶幾乎。若夫觀而成也。與孚而格也。則吾  
與諸士方共勗焉。豈在是哉。豈在是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者  
天地之道也。為文而以此。豈非天下之至文耶。但

悲辭不能如此典則理不能如此探醇格不能如此靈快則安得不於斯文乎有取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六

讀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又中子詩  
教如是言

又未之  
知

又中子詩  
教如是言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  
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  
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  
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  
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  
李百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曹劉。下述沈謝。四聲八  
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竟。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  
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  
斯文正統。卷之六

二九

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  
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  
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庠。工則工矣。  
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  
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  
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  
之衰。夫道以天爲至。言請乎天曰。至言。人請乎天曰。  
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止其類。

詩有別  
意  
其  
意  
之  
別

五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合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前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圖書也。詩有別趣。非圖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斯。又王統。卷之六  
三十

以李杜黃陳為詩之衰。以周程張朱為詩之至。惟

其人。不惟其言也。然其言與人。是相表裏。豈有人至而言不至者乎。吾於白沙之論詩。又得論文法焉。

斯文正統卷之六

三一



別三子序

王守仁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諸  
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  
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  
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  
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三

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  
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  
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  
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  
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  
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  
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  
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  
欲假予而存師友之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淑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  
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澗然  
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  
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  
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  
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  
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  
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  
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三

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  
詠歌優游。有口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衛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慕於同志之助也。  
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  
淳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  
雖不吾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師道肇興於洙泗嗣美於洛閩振響於餘姚師師  
濟濟直出而與帝王分統豈細故哉觀此序孜孜  
勉勵具見道義相成之雅非功名富貴所得而與  
也後之人以舉進士爲榮豈復有辨此者哉

別涂鏡源序

馮從吾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於茲內修  
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總督宣大先生戒行  
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爲別余唯先生勗勗燕然聖  
隆台聘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爲先生重而不知先生  
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  
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爲宗令學  
者令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關啟鑰直  
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

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入  
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  
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  
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  
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於君則能忠  
感於親則能孝感於兄弟則能友愛感於朋友則能  
信感於百姓則能撫綏感於盜賊則能制禦感於孺  
子人非則能怵惕惻隱觀於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  
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若臣父子兄

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親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有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發。發皆中節。卽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於容執敬別。高不至於玄虛。卑不至於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於容執敬別。必用於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三

爲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爲宗者。允得聖學真脈。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爲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爲良知。其勢必以縱欲爲致良知。流弊至於蕩簡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爲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於理。卽知。卽止。卽止。卽善。又孰肯蕩簡踰閑。以自逸。以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有回淵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

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見異學之昧瞽於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於井。休惕則隱之心。真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髫庭。卽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於京師。乙未。再講於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三

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荆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迺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爲先生歌之。以爲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余解大學章句。聖經曰知止曰知至。後曰知至一



篇之中知字凡三見可見止至善全在知字上着  
眼此說正合涂公之肯至於分別理欲更進餘姚  
一格尤從來學者所未聞開關啟鑰豈虛語哉以  
此爲別千里猶同堂矣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三八

募古錄序

張鈺

子與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士生  
千百世之下而欲與千百世以上之賢人君子若覩面  
而提心並時而程業非詳考其生平亦胡以得精微  
於寥廓之表參符契於絕續之間哉余不敏於書鮮  
所窺測顧獨好觀史傳每憑几開卷讀古人之嘉言  
善行可法可則者則勃然興其神謀秘畫投機合窾  
巧發奇中者則懽然喜或情與事相適意與時相達  
若隱若合若合若離者則沉然思又或忠而獲罪信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元

而見疑志之不得伸功之不得遂甚且身之不得完  
也則慨然嘆而灑然泣要以摹往古之神參天下之  
變挈已成之矩作後起之法而已頃奉簡書巡行秦  
蜀篋中諸史止携唐應侯左編一種簿書之暇間一  
閱之病其搜取夾雜簡帙太多且有煩而無次略而  
失情者於是爲之稍加刪定芟繁補遺正訛去謬  
一以諸史原本爲準又擇其中之人品殊絕才智異  
等行誼勗業醇備而炳烺者凡百餘人別錄一冊以  
便披覽恐其久而漫滅也遂行之梓名之曰募古錄

慕之云者有志而未逮焉者也。夫狂者嗒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極其所至。曾不足當古人什一。而尼父獨亟稱之。取其志耳。故曰有爲者亦若是。士不古人之志。而誰志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將至於下。今夫射與奕。小藝也。然試執學射弈者。而告之曰。爾且爲羿與秋也。雖不能至。亦必欣然慕之。豈士君子而出藝人下哉。若謂我不能學古人。是自誣也。謂古人不可學。并誣古人矣。是編也。邇漢唐以及昭代。其間名臣偉彥。雖撥亂保治。不同勢持。斯文正統卷之六

四

忠烈弱冠登科。卽以古人自期待。厥後見危授命。不負生平。豈可於今人中求之。後世有志之士。聞

風景慕又將如公之慕古人矣

斯文正統卷之六

四

四書說約序

鹿善繼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  
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哉約者約  
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  
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  
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  
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  
天文王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  
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四二

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  
無文無字故聖賢徒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  
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  
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  
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  
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  
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

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  
求之心延乎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  
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  
之與見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  
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  
言隨其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  
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  
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暖自知決不敢以實  
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四三

就目認則聖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  
約在焉顏子復禮其日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  
此然咳談各理到身便難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  
夫者晦翁於已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  
顏子之克已也已之不克禮於何約願與學者反而  
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  
且甚於徒博矣

先生講學明道風爲此地樹赤幟其淵源所自當  
獨有得於傳習錄故此文大意與博約說畧同而



後湖獨運名理特由固自探討服行中得之非區區從事筆墨者所可彷彿一二也

斯文正統

卷之六

四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 氏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錄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賦而於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爾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迄村氓負販皆知憑弔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困之也但立志有漸平時無

斯文正統

四

所儀刑一旦幾以士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刑於百世之下雖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卽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州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旣曰爲人其易如獲舟哉矣書曰學無嘗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貧濫曰宋先生政云藟食如此毋以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毋怠思伊川云閑過川卽是天地一著音蒙

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倣而習  
而安焉則非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  
求之并角之童韋布樸遯之子可以爲聖人徒不則  
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故曰古  
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恥則古  
人奚啻接席迎步彼悠悠之徒甘心退落者曰我固  
不爲賢人爾豈知不學爲人卽已非人其去能言之  
鶚鵠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能已已也

教人學爲人教人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不百歲

而壽不三公而貴不記問而賢雖村氓負敗皆可  
與於斯道而况褰冠博帶之流乎雖然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徒規規於古人之言行不反而求諸其  
心則登場之傀儡耳何益焉先儒云人人有箇聖  
人湏要識得

聖學攷關臆說序

趙南星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爲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日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歎曰樂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旣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爲吏其所爲吏不過簿書期會之

斯文正統  
卷之六

129  
一七

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  
者。不曰迂。則曰僞。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  
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  
道不足以化俗。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  
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確  
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爲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  
解悟著之爲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於以翼  
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  
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

此語  
不免於禽  
獸

蓋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為人而已。人之所以  
為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為孝。  
子。弟。弟。出則為信。友。仕。則為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  
人也。僅可為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縣於上無教。  
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  
也。為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  
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貊。人。奈  
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為人之志。而後可以講  
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

斯文正統卷之六

四八

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為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言語  
各目。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為人者  
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  
命。言性。言道。然天命即性也。性即道也。性者。即喜怒哀  
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即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  
也。人孰無喜怒。孰無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  
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為人。夫天豈遠乎哉。  
吾人舉目所共見者。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  
而後可為人。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為人。知此而講之。

此語

不已。則知為人非易。為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主。僅  
可為人。不欲為聖人。者。不欲為人者也。人不欲為人。  
而孰能強之。萬公正己愛人。既行其所學於饒陽。而  
又日以之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即刻之以公諸人。  
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  
其為人。而古聖今賢。中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  
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  
而欲皆成其為人。也。以吾之所為人。虛聖賢之憂。而  
吾乃不欲為人。孔子曰。為仁辭已。而辭人乎哉。余不

斯文正統卷之六

四九

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  
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  
為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公少年以豪放著。及入官。直言正色。侃侃不回。與  
鄒馮諸君子遊。深有得於性命之學。讀此序。識學  
談道如家常事。亦足見其大端矣。



聖學啟關臆說序

鄒元標

夫道在天下。猶水在地中。地無之非水。人無之非道。所恃提衡斯道者。則系乎人。古我先王。慮民未若干。訓也。時有省方之舉。察民剛柔。進速異宜。立之軌則。操而化之。故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而後天下服。後世興圖日廣。人主端拱深宮。以巡方付繡衣使者。問其所以報天子。曰。糾吏治。察民隱。懲奸宄。丰裁凝峻。使人不敢仰視。如是焉止。觀民設教之意微矣。龍侍御紫海。自少志大人學。資敏行醇。筮仕金華。鼓吹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五

六先生遺緒攬轡三秦。又續橫渠先生流風。而見之行事。政暇偕巡茶張使君。全過關中書院。院故有少壚。馮公爲里中祭酒。率諸鄉紳子弟。肅聽教誨者幾千人。侍御爲之剖晰疑義者竟日。已復條款目。示諸生。馮先生曰。此後學津筏。惡可弗傳。君又續諸先正錄於後。總名曰。聖學啟關臆說。予得而卒業。廣大悉備。大都復性足以該之。雖然。性未易復也。復性必先於透性。透性者。悟也。柯氏曰。盡心縣於知性。知性則知天。夫此非落言詮。非入意識。非有等待。非有

損透之可濃。可澹。可窮。可達。可生。可死。卽剝卽復。卽

聖。卽凡。何內。何外。何異。何同。何安。何危。一以貫之。無

餘蘊矣。然透何易言哉。病寒者。汗一息不流。風邪隱

隱。流於腠理。故神醫以汗必透。體始甦。侍御云。諸生

試觀一堂。何嘗外却一人。一人何嘗離却一刻。此心

運用。此道現前。卽易簡。卽神化。灑掃應對。便是精義

入神。可謂傾囊挾肘。有能於此。直下承領。不作纖毫

疑情者。於開關啓鑰之志。不孤矣。世欲拒人不得入

也。則爲之闢以禦之。欲人之循余而人也。則爲之啟關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五

以導之。此需人爲啟閉者也。性吾性也。堅自拒也。機自開也。能識自闢自闔之機。則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而又誰能禦之。諸君勉矣。世乘傳四方者。何限。獨侍御一舉足。使關中數百年道脉。光大有耀。歸而報命九重。四方且則而象之。所鼓暢仁風。助流皇化者。豈淺鮮哉。予故樂而序之首簡。

致先生立朝是鄒浩。錫一流人而道學之妙直

與少壚先生相伯仲。是以津津言之。若是乎其親

切而有味也

馮恭節公拘幽書草序

李維楨

往余見馮公舉進士時。上書願得一邊尉自見。青其  
事。壯其志。已而食楚梟。與惡關掌。遂下詔獄。高  
其節。悲其遇。然竊意爲激品。慨慷男子耳。比部額上。  
過公家。所居茅屋衡門。稚子布衣不掩脛。知爲清修  
之士。尋迹其生平。則於學問深詣該博。若經濟實用。  
月令廣義。方輿勝覽。書文諸書。皆通達國體世故。關  
切理道。已見拘幽書草。而後知公學有本原也。自王  
文成揭良知之學。天下靡然從之。公獨以良本乎天。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五二

源也。知出乎人流也。赤子從良發知。大人以知邇良。  
庸人用良而不知。敏士以知而掩良。此良平易嚴密。  
有繩簡而可操。此知圓轉光明。有氣馥而可喜。樂其  
可喜。而忘其可操。今論學之大弊也。孟子以良知達  
之天下。便於已。不便於人。行於此。難行於彼。安得爲  
良。學古訓而有獲。鑒成思而無愆。天下通行之道。朱  
子所爲教也。奈何尚虛知而輕篤行。崇參悟而畧見  
聞。訓詁章句。已非本實。而爭異傳註。以爲高。經綸廣  
濟。漫無講求。而後談圓通以文過。聖人著書。一言一

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管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  
脈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元氣轉虛。朱子補瀉  
藥。施爲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  
朱子所熟思深知。而不敢以爲教。若曰。天下有高明  
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嚴修維持之。不能者。  
使持循規矩。猶得窺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  
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社有  
講一貫者。公默無言。或固問之。曰。此一自我生前。我  
死後。何嘗離我。但能貫卽得。一不能貫卽失。一不在

斯文正統 卷之六

五三

講也。經以形而上下言道器。成而上下言德藝。不下  
學。語上達。何益之有。又言孔子自許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行如人之寤也。興事建功。乘夫夜之既旦。藏如  
人之寐也。葆氣存神。乘大晝之既昏。夜非遂已。以今  
夜退藏。待來朝剛應。學者以不出爲藏。而未知其藏  
之富。以不仕爲隱。而未知其隱之深。藏而可行。隱而  
可見者。自在也。天之生人。老少富貧。強弱明暗。賢不  
肖。豈有偏私。正使之相交相濟。以成世。而往往以時  
不可爲自解。時不在上。則在人下。孔子知時不在



上而在下。伐木而去。接浙而行。以蔽諸川。歸哉狂簡。叩竭鄙夫。以顯諸仁。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人各自盡耳。天時授聰明。以為天下耳目。而默默自全。是子不任負戴。而與老者偕安。非服勞之義也。醫稱無疾。為平。經言平天下。自為太多。為民太寡。其平故曰。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何嘗有窮時。又曰。人知嘆礦稅之害。憫逮繫之冤。向使罷兩事。天下遂治乎耶。人心玩歲愒月。如火消膏。民生日貧。風俗日衰。可憂方大耳。獄三年。以聖明不殺之威。為臣子小懲之福。藉威嚴。以收補過之益。藉閑寂。以博稽考之功。移枉枉之憂。以憂此心之枉。格移光復之觀。以觀此性之光復。論學問政。孳孳如日不及。知命喻義。何怨何尤。至謂得捷書。無喜色。是作色。非學也。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心。非大學也。凡入臨事。我見即生。惟顏子忘已。順禮是為正學。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主。有空。即有我也。孟子言學如煉丹。先以猛火。後以溫養。而亟服友人。心胸大者。須入至細之倪。眼界高者。須視上行之漸。此學所得如是。廣大精微矣。宜其

爵祿可辭。白又可蹈。天下國家可均也。余少不嚮學。老而不死。晚讀公書。瞿然驚。赧然愧。而采其說之沈著痛快者。於篇首。以代紳佩。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集大成者孔子也。孔子顏魯思孟及周張二程而後集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註疏與刪述同功。朱子之綱目與春秋同事。且也。一生於周之庚戌。一生於宋之庚戌。尼丘之禱。牙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頽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繇孔

子而後較功量德。孰有加於朱子者哉。自陽明推尊象山。直接孟氏。而文公之學。少掩至海剛峯諸公。肆意雌黃。幾成痼疾矣。慕岡之言。直良劑也。







斯文正統卷之七

邢陽後學蒙吉才 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羅倫

早而師  
先正之見  
卓然亦  
尊以文非  
尊以道

不知是而  
抑孔門弟  
子之厚  
矣

尊孔子於  
廟與孔子  
於家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一

王祀孔子尊已乎。未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曷為孔子尊乎。衆人棄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棄者。繇教繇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禮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文也。尊其道則未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尊之何宜。靜宜。畏焉。動宜。謹焉。學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密焉。罕汗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傲戾者。宜易之以溫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以剛毅。昏愚者。宜易之以通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敏。移之家也。為父。宜慈。為子。宜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娣族。宜睦。為鄰里。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

尊孔子於  
天下  
於山學  
以親賢達  
以制節作  
樂  
以顯異端  
庶幾學尊  
之

以安內攘  
外尊之

聖賢虎皮  
有目者辨  
之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二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之。俊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天下之務。宜冠婚喪祭。以厚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音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心。宜棄詞章浮華。記誦。涉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以威之。弗順也。宜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尊孔子之道。宜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雖今存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焉。堯舜文武矣。臣焉。臯夔伊周矣。士焉。顏魯思孟矣。奈何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讀之書。孔子也。聽其言。觀其所綴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為孔子。則未也。昔有學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為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求其

從四以  
信故自  
滿皆聖  
人

所以爲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學  
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噫惑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  
持吾足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  
聽吾聖人也。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  
心之同然者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  
學新孔子廟成初食憲陳公騎倡之通判黃公隆承  
之大尹歐陽明成之三公者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  
乎。佯來曰陳公曰子邑人也宜有以告邑人倫故以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

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退之之文至矣及作孔子廟記便自索然無他見  
地未真故也一峯之文何其委曲詳盡而一無滲  
漏乎層巒疊障應接不暇使讀者若睹泰山而對  
梁木噫觀止矣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熹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  
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  
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  
教授臨卅常君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  
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  
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  
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  
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

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  
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  
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  
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  
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  
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  
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  
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  
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

格物傳  
也

學者必求其理  
終於此耶  
抑亦大道  
中興有燈  
雲霧見  
天目子

陸子靜之  
孫德性  
陽明之致  
良知能  
出此方寸  
地而觀  
異同乎

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  
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  
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  
傳。世之爲士者。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  
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  
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  
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  
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  
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敦學之意。而後爲之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五

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  
庶乎本末之有序矣。子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  
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  
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  
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  
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閤中之  
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  
與。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  
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學之不明。必經史間作實貴庫。惟此中喚醒。僕  
民而求之。方寸間也。  
聖賢傳授要訣。只是一個字。此記反覆發明。夫有  
所受之也。一文言曰。讀書以防簡此心。猶服藥以  
消痞此病。忘命之矣。  
子與氏曰。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則  
曰。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着實體驗。當自  
見得。

斯文正統卷之七

六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守仁

開口以性  
命身心解  
經面呼喚  
者而使之  
醒

四端五情  
是六經骨  
子

本經解  
銘化之同  
其理不同  
其辭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  
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  
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  
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  
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  
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  
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七

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  
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  
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  
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  
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  
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  
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

從外面說  
向裏來以  
志守持之  
言其體

從裏面說  
向外去以  
時字括之  
言其用

引喻純絕

乾坤萬物  
之父母也

聖人述六  
經萬世之

父母也產  
業庫藏之

積所以貽  
其子孫者

甚明且備  
後之人撫

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  
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  
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  
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  
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  
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

斯文正統卷之七

八

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  
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  
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  
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  
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  
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  
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  
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  
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

以事不  
備而  
九人之  
謂不肖  
何徒取  
所記籍  
名狀故  
以勝於  
人耶

亂經者  
葉王安  
是也傳  
者公孫  
氏衡定  
賦經者  
井及詩  
宋且意

之徒是  
也

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未經確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  
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  
遺忘散失至為婁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  
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  
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  
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  
之耳目是謂侮經後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  
壘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  
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

斯文正統卷之七

九

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  
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  
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  
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  
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  
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魏主髦幸太學與群臣講諸經大義群臣皆莫能  
及而卒不免於敗亡何哉剽竊口耳未嘗反而求

諸其心故也求諸其心而一一措諸躬行則履霜  
而知堅冰之至禮禁亂之所繇生猶防止水之所  
自來也有苗可格有扈可征又何用悻悻不平作  
潛龍詩以自傷耶王經之言即子家羈之策又何  
至仗劍升輦蹈魯昭公之覆轍耶若曰司馬昭纂  
弑之勢已成魏寔不可為矣則有楚公子比弑君  
之義在堅不應召可也

字每一二易便覺波浪千層蘇子瞻曰都是幾個  
字只要會安排於此文益信

斯文正統卷之七

十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守仁

阮世信  
與家言  
特刊第張  
不

與中庸序  
小共大同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斯文正統卷之七十一

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斯文正統卷之七十二

以道心爲  
堂與以五  
倫爲四戶

登二世於  
孔氏之堂  
而人其堂  
與不登



門馬是書  
儒之修學  
也彼自私  
自利者何  
足以記此

萬歷丁里  
急須體認

或延陽明  
爲神此  
何當了

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

斯文正統卷之七

十三

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

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不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斯文正統卷之七

十四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拿定心字。其咽喉一刀乎。夫是以節解支分。咸中肯綮。

程子曰。人能將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吾儒之所以異于禪學也。禪家明心見性。只討自家受用。那管他人死活。若云普濟。却又拍頭目。腦髓而爲之利己。則忘人利人。則害己。謬也甚矣。

文公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文成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併山陰學記。皆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後有作者。

其弗可及也已

斯文正統

卷之七

十五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羅倫

太極諸物  
料天生之  
地成之聖  
人建之却  
是家求有  
的

天下一家  
那得分門  
立戶

治國無事  
生此

斯文正統

卷之七

十六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繇之以太極爲棟樑。繇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根。以敬爲鑄。以禮爲闌。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治。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其教之成也。根於心。辟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而達於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序。朋友安其信。男安於外。女安於內。士安於學。農安於耕。商賈安於貿遷。行旅安於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於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鷲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

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穰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辭爲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花。或洞關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爲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爲門者。則迷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一七

於。蔡。莽。之。區。而。已。安慶府學。櫺星門。舊處。臨音地。藥局前部。教授泰和羅君用俊。至曰。象正大高明。豈斯稱哉。太守陳侯雲鶚。貳守李侯芳。聞而是之。以白提學御史戴公珊。巡江御史譚公某。二公咸允。鳩工伐石。撤藥局以位。靈星。前俯通衢。未竣而陳侯去。李侯終之。易學門於西。立泮官坊於舊靈星門。立泮橋於池上。甃石而高大之。是有功於學。可書。介諸生楊慶。陳偉。來謁文。紀其成。二生歸。碑吾言於門。使游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海西海同此門。南海北海同此門。千載上千載。下同此門。嚴其界限。雖賢智不得濫入。大其範圍。雖愚不肖亦可同登。開闢啟鑰。各有司存。若不脫去名利二字。佞佞乎其何之。

斯文正統卷之七

六



齊魯論家語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

冉子鄆人也去臨淄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而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

斯文正統卷之七

十一

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哀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麟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官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遺母器

齊魯論家語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

亦得以苦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又簞瓢陋巷之居數語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曰耿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持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饗豆凡入學令射養老獻鬴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勦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已頽落蕪沒不復賸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曰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什帛則葬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托行也君子之列焉百

世之下。則有間風而。且。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未謁  
將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  
將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  
閑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恠。性多迂疎。稍近薛蘿麋鹿  
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  
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  
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

此記與季子廟記俱稱得意之文。但春秋書異子  
使札來聘。良有深意。惟胡傳曲盡其妙。非鹿門之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三

學所得而測識也。若此記歷叙聖門高第。及趙  
國豪傑之士。特地形容。生出無限波瀾。無一語

奇鑿空文章家有此進乎抄矣。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真德秀

從天說起  
見四賢之  
墓不傳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  
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  
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聞其藩也。  
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人原出於  
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  
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  
共繇。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  
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三

和孟而後  
五有威之  
無矣矣

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  
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  
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  
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  
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  
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祇聖  
朝。文治休洽。於是人祇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  
儒繼出。以王張斯爲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

五足聚全  
而四子出

孟子

復問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斷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三

孟子

孟子

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述厚。夫以近厚之資。廸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凡以全吾所受焉。此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

孟子

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根。日爲澆亡。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味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馳。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堤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

斯文正統

卷之七

四

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繇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自帝王之傳。全付九山曾子子思以迄鄒孟氏。莫不各有著述。互相發明。是斯道一大間闡也。繇周而宋。篤生四賢。亦莫不各有著述。互相發明。是又



斯道一大開闢也。一聖七賢其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也。嗣是之後似續而世守之足矣。一  
有異論則操戈也。西山是訓是行罔敢失墜以其  
踐之躬者筆之書是以若是乎其懇切周到也。吾  
道功臣四先生知已備見雄州一記讀者詳之。

斯文正統卷之七

呂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  
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焉。乎安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  
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曰天地果以形而  
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  
品此卽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  
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下昔聖賢所謂更  
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

老氏之柱地之維而依形而立却虛吾儒之柱地之維而不依形而

以形爲安古人知火他不得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

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跡熄楊墨懼而  
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  
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  
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類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  
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  
力也鄉使申蘇諸學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  
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勲也漢

孔子荀子之功亦未可沒

世諸儒則區區持寸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糟粕。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大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大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垂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潯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耶。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旨也。學於斯者。盡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二七

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大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大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垂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

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潯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耶。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旨也。學於斯者。盡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二八

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川。常流行於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於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坡公潮州廬碑記。非不卓犖奇偉。為昌黎生色。然其所誦張而陽勵之者。不過文章節義耳。若原道

一篇幾嗣在茲之統則選乎其未之及也西山獨有見乎此故專取是篇與濂溪圖書併稱立天地之經建生民之極厥功世矣此等識議坡公寔隔一層至於敘述太極圖通書之言立配其功於湯之誥詩之歌孔子之繫易孟子之七篇而其要寃不越乎身心之間此則得之晦翁而暢其說也愚謂先生之學蓋子米子之後一人而已非過也

二程先生祠記

朱熹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

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願。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伯淳先生是也。先生之

而夫子  
脫其  
論其  
生其  
厚也

宋  
本  
尚



面光  
進面  
知聲

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  
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  
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  
益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  
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  
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  
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謗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  
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尙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  
李府君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三

學宮於以風勵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  
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訥音育  
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  
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  
請記而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三公事業詞章論議氣節震古鑠今矣以視二程  
道德則一黜浮雲過太虛耳平鋪淡叙各還其分  
量而止非知德如亭不能別白至此

不始只於  
其致有便  
自益量

子慶當春  
之冠而  
用之九  
九先武當  
死之九五  
而用之  
不在此知  
亦有其

龍之聖公  
著易義於  
此道尤精  
是以援引  
雖好而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  
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泉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  
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三

貪夫廉儒夫立是以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說者謂光武廢后先生以糟糠之妻卜貧賤之交  
立論甚巧侯霸折簡招致宜正其侮賢之罪帝又  
以狂奴故態呼之則同學時想未足以知先生也  
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漢鼎墟而桐江至今生色使  
當年爲諫議大夫其寂寞也久矣  
先生踐漢之士食漢之毛幾世於茲矣莽莽不討

賊漢興不從王謂宗國何以春秋責季札之義律  
之恐難爲賢者諱過也雖然帝之潛也未聞隆三  
顧之禮帝之見也未聞虛三公之位一旦召而臣  
之則公安得不鬱鬱然也武王順天應人而夷齊  
不食其粟光武配漢配天而子陵不享其祿士固  
有志不可強也

唐狄梁公碑記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  
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古當其任者。惟梁公之  
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  
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  
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  
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  
感動。詩有跋疐。跋疐。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之深。吁。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  
請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  
義。歎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  
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  
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  
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逐公令出。公前曰。  
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益長陵  
一堅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陛下於不  
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

公獨愛若以仁何所存之。達乎高宗。平汾陽官。道出如女祠下。彼休謂。盛服遺者。必有風雷之異。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還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簡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口臣言似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五

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戚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秋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兄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

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固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有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穿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六

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餉。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聞。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出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適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



卷之七

士。歲時之謂數百人及命廬陵三十八之數日之謂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鸛鵒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七

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播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補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

卷之七

公問桃李

之。公背曰。豈朕之臣祀殺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陵王於龍門。傳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離解思得奇。本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老矣。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八

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呼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矢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拉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正於未

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  
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寒邇大用以獨航金  
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  
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  
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每叙一段輒用咏嘆語足之寫照傳神冷然善也  
至於首末瑰璋尤足以勒鼎彝而光日月非文正  
安能作此文非文惠安能當此文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九

東州學記  
行處在焉  
正統七年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十

自處此二  
語此獨得  
滑出之

集序運下  
見為義訓  
義利對  
不見為害

重修文山祠記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  
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  
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  
定相與自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  
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  
踰月而工萃北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  
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  
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  
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  
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土  
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  
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  
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開公之風  
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  
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  
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  
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日嫉獨驚

不義

兩字之修  
且其一日  
假其虛名  
比比也  
其者則  
有之其  
實者華

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  
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  
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  
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充其私以反於正不媿  
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  
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  
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  
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一

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  
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  
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  
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  
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  
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  
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  
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其嘗令茲邑睹公祠之  
把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

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  
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為之記

尚論如先生文山當年心迹豈不能痛發一番作  
數百年知已然昔之人業已詳哉乎其言之矣故  
始終只以咏嘆語氣反覆激勵後人裨益風教良  
非淺鮮而又何拾人咳唾為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二



實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論事者。理常調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於所勝。而病於所誦。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與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爲。以其不可強爲而取必者。橫於中。則顧慮觀望之。舉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逆其議。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復而踊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

斯文正統卷之七

聖

之虞。無寧覲面目以取債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於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獨情。雖此於自經溝瀆可也。彼服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據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迪。非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有重賄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然成風。非有卑辭微文之譙撻也。而實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微。恭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寇。卑命遠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

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

全以議論行文。故事迹頗畧。而正氣凜凜。攸存讀

其文者。不獨曾公之面目如生。併先生之面目亦

如生矣。

三羅皆理學名臣也。文毅獲贈全集。文恭得兩書。

於別集。中文莊之文。則無一有也。三陳鼎立。如三

羅所見者。亦惟有白沙集耳。憾事憾事。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記

羅頌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  
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荆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  
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  
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賜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  
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卽死猶梓師乞以  
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爲州訪問故所表烈  
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  
州人之葬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五

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  
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內  
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  
於禽獸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  
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  
非禮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爲忍至於殺  
人以求之譬則當豐狂走抵牾枿而蹈水火禮不能  
止法不能禁禍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  
倫滅類亦何可勝數而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

要所  
親女  
之

分不倍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  
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令生取義此學者之  
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  
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  
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  
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  
賜其位有莫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  
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湮昏之魄泯沒不靈夷考其  
初則生相逼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六

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  
一時能死爲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  
父母之訓動靜專一巾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  
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  
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水不可休息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凱俞之念男雖感  
恍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  
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亦又出於詩

通令  
猶使人  
有  
孫馬林  
題  
之

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爲召南  
貞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爲吏者  
思擇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  
丘墓而顯孝子順孫正婦此制之設一動而二義附  
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  
禮自終况爲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  
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爲其所難則凡  
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  
云爾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七

昔皇甫規卒其妻年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承  
其名娉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  
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  
者悉援刀圍之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  
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  
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亦世  
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超使走吏  
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  
冀頭懸視鞭撻交下妻謂侍杖者曰何不重乎速

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此四日名  
門世間也張氏出自微賤當強暴凌污之際而能  
皎皎自守屹如山立不可動搖直與禮宗同光史  
冊彼悚息於刀鋸鼎鑊之下而失身以偷生者視  
此寧無汗顏耶上膺朝廷之寵賚而遠被鄂州之  
瑞篇非幸也

斯文正統卷之七

四八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為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剝也先生生於天台死節於金陵於松何若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瑛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夥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縣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譏澤澤心動此曰斯文正統

卷之七

四九

餘方熾然萬死之士也嗚呼人傑也哉

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為義士也乃寄托德宗于余人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為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於余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先生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為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自泖鄉而學憂亦遠邈不得跡矣德宗三子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水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楊公廷

竊訪其事於司理毛公一鶚毛公前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不而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銅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為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鳥存大體也子弟為凡迎生氣

斯文正統

卷之七

辛

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盍響相屬夫寧不欲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調古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元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屏條祭步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人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為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縉席入闕哭聲震殿乃

至孝之  
表而方

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亦十族市先生肉者。屢之。  
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之大慘也。天子  
與孤臣為難。豈趙朔李同比哉。子遺所有。前有賞。後  
有誅。嗚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  
今一大險也。遺骸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  
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弔古之士。疇  
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懣也。今皇帝登  
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塚。  
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五一

耳。今二百餘丁。悉復古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濟濟  
蹌蹌。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  
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為憤。哀湘詛楚之詞。  
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  
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  
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  
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  
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梓。白程嬰。李固之王。咸尚  
在此。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為浙中第一名儒。為國

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閣。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  
陽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  
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  
應現。或抱孤於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於禁網。淵疎  
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脉可斷哉。此古今一大  
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  
額首而為之記。

叙事則班馬布格。則蘓韓而吊忠旌節之意。大堪  
廉頑起懦。此眉公之文之最佳者與。

斯文正統

卷之七

五一



關中書院記

馮從吾

後學

金名切

建學本也

建學本也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剎，有年矣。歲已酉十月朔日，有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俱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驪然。日晡始別。潁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檄咸長兩邑，改爲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綬撫臺涂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五三

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於中，砌石爲橋，偃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於南，緣鄰官署，冠蓋紛還，深山野人，不便厠跡，因改於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川，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修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

景憲

心學之祖

西漢書

關中

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創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諗之曰：「我關中形勝甲於天下，義文武周，後先崛起，弗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於其後，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各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五四

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於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於事，而實根於心。舜又恐人求中於事，而不知求中於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言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思弟友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而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



精有天命  
則君父師  
其共中矣  
不克之知  
如焉三  
名矣

節于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  
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  
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  
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  
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覿恐懼不聞  
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  
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簡此心。於此惟精。於此  
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  
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五五

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  
悅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  
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  
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  
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著於聲臭。而惟天命不  
著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  
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聞。念及於此。喜怒哀樂雖  
欲不中節不放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放也。獨  
雖欲不戒。不覿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放也。孔子

天我人  
視不覺  
聖人而  
焉之矣

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  
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  
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  
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  
天。棄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  
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  
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  
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  
學。即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五六

敢暇逸為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懍  
然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  
天所以命我之意。於是次其語。書之以為記。

新建格物之說。愚甚疑之。每向友人反覆辯論。而  
不之信。亦既筆之因知錄中。及此集評語矣。近讀  
少墟先生集。其講學之言曰。陽明先生致良知三  
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  
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

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  
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愚闇至此不覺  
拍案幸先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但既非本旨  
則孔氏入門第一義從此淹沒且使學者有離經  
畔註之憂亦安得云不誣人也又其言曰無善無  
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  
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  
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  
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

斯文正統卷之七

五七

學者信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  
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  
斯言也尤予夙昔所習而未察者一旦得之如寐  
得寤如醉得醒嗚呼然汗流浹背矣噫先生其程  
朱之後一人哉



斯文正統卷之八

邢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校正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程顯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  
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  
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附見傳。其餘則泯然  
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一

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  
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占史之  
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  
苟簡而就。蓋必本諸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  
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  
漸漬亦必待久。乃淳罔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  
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  
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  
儲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舊去

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  
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  
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政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  
題前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  
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  
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使不忘其政。後之人  
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縣令賢則一邑之人沐其福。不肖則一邑之人罹  
其禍。所繫匪淺渺也。故三考黜陟而外。又寓其義

斯文正統卷之八

二

於褒貶以勸懲之後。世郡縣之志固其遺也。但志  
所載一切有褒而無貶。且其所褒能不若陳壽魏  
收之阿私者或寡矣。又焉用此具文爲哉。伯子所  
言穆然有復古之思。而聖人久道化成之理亦在  
其中。

崇安縣學田記

朱熹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  
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  
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遑遑散去。以是殿堂傾  
圯。音此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  
又不一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  
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  
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  
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

曰聖曆。曰旣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  
然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歲  
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遊卒  
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  
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  
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  
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  
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  
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



九

貧無  
策舉而  
納者  
官得  
從中

此是所  
望於  
有司  
一世之  
人如狂  
先手之  
法安在

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  
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  
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  
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  
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  
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  
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  
厄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  
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  
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

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  
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誣鄙詐以毆  
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  
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願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  
苑音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  
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  
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  
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  
恥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

用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  
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  
謹其山內於簿書之外而無偷合苟且之私焉則庶  
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公理財  
皆辨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皆方上其治行於  
朝云

浮屠氏豐屋良疇將安用之而況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為吾道大蠹乎逐其人奪其所據作養士之  
需善矣不然察其絕不繼者漸次歸之學官如趙

斯文正統卷之八

五

侯之於崇安斯亦移風易俗一大機括也  
僧人淫亂不法者宜絕其籍如崇安何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朱熹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歛之政。喟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命令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游東果大饑。子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

斯文王統

卷之八

六

籍籍矣。子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子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子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自其大人出家穀五伯斛者爲之。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歛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

斯文王統

卷之八

七

青來曰。此吾父師之志。世元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條之間。以成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之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

又附以此意發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各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蓋度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拳拳也

范公義川爲宗人設濟公社倉爲鄉人設兩者並

斯文正統卷之八

八

舉雖有水旱昆蟲之災親踈遠邇無告饑者卽謂功奪造化可矣

智不足以謀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知僅足以謀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求免於庸衆何道而可必也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乎必也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乎潘公爲鄉里造福而不能繇一邑以廣之天下蒼生也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真德秀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畊農不可貸故弗制倉舊仰糶常平常平法久壞使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不策則蠲貨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如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峭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

斯文正統卷之八

九

來穀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爲糶本如諸侯之糶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更故約以見糶買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糶於齊傳者曰一年不



災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備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夫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園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竊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

斯文正統 卷之八

十

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盤音。豈無來作續。

心燈鳴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乘災。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按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後世王制廢而蓄積寡。之有年大有。年在春秋反爲記異。豈能免於不足。與急與國。非其國之患哉。牧

斯文正統 卷之八

十一

民者。酌盈濟虛。多方補救。其間若賑糴固其一端也。建陽之舉。其間朱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文亦典古。懇摯在。追學田社倉諸記。

義山記

錢公輔

而賢  
必賢  
其則  
必大  
有

有定  
八無  
去觀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

斯文正統

卷之八

十一

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

之賜乎  
彭君之賜乎  
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賜而賜桓

之賜乎  
彭君之賜乎  
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賜而賜桓

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賜而賜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大。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飭。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祿之充。奉養之厚。止

斯文正統

卷之八

十三

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子可無錄也。獨高其義。以遺其世云。

按律姑表兄弟兩姨兄弟貧而不相救濟者有罰。則同姓可知已。文正曰。吾具中宗族甚眾。自吾視之。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也。均是祖宗之子孫。而或富或貧。或飽食煖衣。或啼飢號寒。豈足以瞑九泉之目哉。義田之設。固分內事。越數

百年此輩何寥寥也

按公生平田園在人則視為已有貨利在已則推  
為人。有是故道義之樂形骸可外麥卅之賜父子  
同心非大公無我而能之乎

惟其憂宗人之憂故能憂天下之憂不然非親親  
仁民之道也與墨氏之兼愛何異

斯文正統卷之八

十四

岳陽樓記

范仲淹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邇遠山吞長江浩浩  
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  
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僊  
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  
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  
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  
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譴。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者  
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

斯文正統卷之八

十五

鷗翔集。錦鱗游泳。岸立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  
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  
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  
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  
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此等題一入文人手便要鋪張點綴取悅耳目此



獨以清西既布之致山之把平生一片熱心腸一  
段大水領津津言下遂若與岳楊樓同其巍煥鳴  
呼此其所以作興橫渠而開西銘之傳也與  
先生嘗有言曰四岳我等八荒我亦浮雲我決自  
玉我切吾取以狀斯文

斯文正統卷之八

夫

講筵進讀大學章句記

真德秀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泰  
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  
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  
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奏云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且如陛下居人君之位。則  
所止在於仁。須是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  
得其養。昆蟲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爲至。若只姑息  
小惠。非仁之至也。又如陛下爲先皇之子。不但生而

斯文正統卷之八

十七

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先帝於  
牆。食則見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又必能繼先帝  
之志。述先帝之事。以安社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  
不然。則雖孝非至也。又如臣之事陛下。當止於敬。若  
但以擎蹠曲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  
難於君。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爲敬  
之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他如父之慈。與國人  
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至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下平。此却曰

三十四下  
天下者  
石之空  
不待問  
知德三子

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說書耳。非有意爲文也。然而言君則堯舜。育子則武周。言臣則伊傅。漢唐以來。豈復有引其君以當

斯文正統卷之八

十八

道如西山者哉。把玩再三。不覺竦然起敬。伊川在經筵。每進講。必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請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嚮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辭此觀之。請官之說。與經生家訓詁不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告君之道。

思過半矣

斯文正統卷之八

十九

定軒記

其德秀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題書於其曰孟爲之記予謂  
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  
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  
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  
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  
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入之一心與造化  
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  
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

斯文正統卷之八

二十

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蓋  
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帳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  
近臣而總六師之職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  
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  
矣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據百  
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履功名  
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賡心志之域者全  
至錯立於前堯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  
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

入若一葉之飄而舞剗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  
若是者其思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問之敬則  
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  
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日之賄所以養  
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  
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  
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  
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獵曰吾守  
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

斯文正統卷之八

二十一

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  
八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公  
之所學自其家世日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  
不憚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  
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葛端調曰公凡爲人作堂室記文必告之以大道之  
傳爲學之序使其人得之真若置師保於座右允  
爲行己模範視乎世之隨事賦情因人舉義褒崇  
墨守之漆雕後述功業之無窮者雖工何取耶



首引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語極得定字之神又嘗以其意推之其妙具在咸艮二卦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以其無心而後能感也主爻在九四貞吉悔亡非定于適憧往來則不定矣此以言乎定之體也艮之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所謂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者也此以言乎定之用也體用兼該然後可云吾儒之定若二氏則有體而無用矣此文雖不言易而易之理固在其中

斯文正統卷之八

二二

定者不動心之學也孟子之不動心自稱養氣來真子之言定自窮理主敬來窮理所以知言也主敬所以養氣也言雖殊而理則一

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胆許人蓋自許也嘗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臥內遮塞幃帳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謂公道某來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此其於死生之關何定也張忠定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

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此其於禍福之關何定也朱文公方與諸生講論有報禮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此其於得失之關何定也王文成鄱陽之戰與同志坐中軍談學操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之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此其於勝敗之關何定也嗚呼若四公藉口矣

斯文正統卷之八

二三

者非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者耶學不至是而言定恐爲矯情鎮物者藉口矣

江西方士揚休文。謂予記所謂勿齊者。予曰。老子不云。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學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爲禮。而欲絕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彊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僞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卽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

斯文正統 卷之八

二四

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况固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爲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址爲之主可也。主焉而非統乎屬。屬焉而非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履。襦音柔而體居。擗音吸而音關。容音恣雖而罔禁。亦可也。夫旣不能外是以爲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於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況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

是顧願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而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爲義。吾子亦嘗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預淵。迥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爲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卽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爲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

斯文正統 卷之八

二五

蓄獨於勝私空憇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廩廩乎不可犯也。若去惡弗力。則爲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爲慶音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機也。休文而誠有忘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不可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爲閣阜。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

孔子嘗就老氏問禮。退而有猶龍之嘆。則弁髦禮法。蓋不音激乎其言之也。此語固自宜見。凡出自其

徒之口尤見爲師諱過之意至於引墨歸儒婆心  
又津津言表其扶植禮教也大矣昔人謂蘇氏之  
文每從無中生有此文類是而理則不誣觀者不  
可以不之察也

予因知錄云克已如養身然培植元氣則諸症自  
消若臨時用力一症發緩服一藥終日勞攘病根  
仍在故顏之四勿未病而預防之也憲之不行旣  
病而強制之也篇中提出心字作主正是此意

葵軒記

陳敬宗

黃州太守方公佐初爲邑嘗以葵名其軒而徵言爲  
記葵菜之微者也理雅謂其心隨日光所轉陸士衡  
詩有云朝榮東北傾夕頽西南馳若然則是葵類乎  
有知者也夫植物本無所知得春之雨露而生得夏  
之風霽而長得陽和涵煦而暢茂萼焉而舒葩焉以  
敷其心欣欣然而馨榮若將有感恩之私焉宜其隨  
日光所向而傾仰之也一草之微尚然況人爲萬物  
之靈者哉夫日君象也君之于臣除殘去暴以衛其

斯文正統

卷之八

二七

生分田制祿以厚其養錫封頒爵以隆其名冠冕佩  
玉以華其躬恩極至矣而凡臣之感是恩者非委身  
殉國一飯不忘不可也非尹吉甫之夙夜匪懈諸葛  
孔明之鞠躬盡瘁亦不可也此方公葵軒之名所以  
立也託物以見志因各以顯實夙夜鞠躬其所以感  
戴歸仰圖報朝廷厚恩者其心宜何如哉公自太學  
生一蹴而至縣令自縣令一蹴而至郡守非公之幸  
也繇其感恩之心念念不忘亦猶葵之傾向太陽一  
刻而不相背故天有以默相之耳詩所謂求福不回



先生肅師範不問中貴與文清同介則其事君之  
忠無愧周吉甫漢諸葛也明矣是以借蔡見意舉  
平生一片忠義肝胆形諸筆端也

斯文正統卷之八

天

耶菴記

羅倫

以新制  
並兩意  
帶美自饒  
真致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倫曰：人不可以有耻，自其初也。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不可以無耻，自其初也。天完於人，王完於璞。若有耻焉，是自喪其寶也。故曰：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天玷於人，玉玷於瑕。若無耻焉，是自喪其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耻。今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初也，有耻之心，無耻之事。大人者，不失其初也。自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則能充其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爲。

斯文正統  
卷之八

无

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自有所不爲而充之。則穿窬可至於大人。自語默之微而不謹。則士或入於穿窬。可不畏乎。吾聞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可耻也。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己可耻也。學而爲人。仕而爲己。是皆穿窬之類也。學耻爲人。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無耻矣。仕耻爲己。君必致於堯舜。民必推於熙皞。無耻矣。故曰。耻之於人大矣。無耻之恥。無恥矣。憲使陳君文曜以明名菴學社爲人而志

為己仕耻為己而志為人斯二道也君其尊尊焉斯  
無失其初文曜曰問子之言乃見孟軻

孔子以知耻為勇孟子以羞惡之心為義程子以  
面發赤為惻隱之心仁也義也勇也皆可以一耻  
兼之耻之於人大矣哉

以一事不知為深耻耳耳之耻也以一念不正為  
深耻心性之耻也猶曰耳何若治心性

必如先正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而後可云有耻必  
如先正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而後可云無耻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十

常春堂記

羅倫

外父雲巖翁與其弟與言與莊為堂於南園曰常春  
命子堉羅倫為之記倫適與客過其堂焉方嚴冬也  
風聲發而氣栗烈冰柱挂簷雪花如手坐良久足麻  
水齒牙下上指僵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何  
在乎常如何也指酒壺曰春在此乎非也巡簷索梅  
花笑曰春在此乎非也二物雖可名春非春之常也  
夫天地之化煥而為春熱而為夏涼而為秋寒而為  
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執之而不可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

留雨生於雲水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於  
天且不得而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為常不亦惑與  
倫曰是非客所知也夫春在天為元在人為仁仁固  
春之為也邵子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是春形於身  
則睟面盎背形於家則父子慈孝兄弟友讓夫婦唱  
隨即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皋夔稷契得之為  
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為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為  
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浴沂詠歸亦為聖人之所  
與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太

是春也。得於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爲常也。翁兄弟  
青白嬉怡。群從朝夕奉觴。顏巷亦所以爲常歟。翁  
老矣。翁之子孫。收是春於身。未用春於家。川則春天  
下。進進乎周程夔臯之域。而後可以爲常也。翁字與  
仁。凡第五人與廉與爵已。世云。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春。可常乎哉。乃天地之春不  
常。而人能常之。達則登一世於春臺之上。窮則群  
吾徒於春光之中。雖時方肅殺。萬物彫落。而太和  
氤氲。生意盎然。所謂功奪造化者。非與是以隆冬。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

泣寒之日。一陽生焉。易之復卦。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學者從事於不達之復。則天命流行。物與无妄。  
何地不春。何時不春也。而又何靡常之有。

宣化堂記

劉四

大哉化也。源乎天。散乎萬物。而成乎聖人。自天而言  
之。理具乎乾元之始。曰造化。宣而通之。物付之物。人  
付之人。成象成形。而各正性命。化而變也。陰陽五行  
運行乎天地之間。綿綿屬屬。自然氤氲。而不容已。  
以宣其化。而無窮也。天化宣矣。而人物生焉。人物生  
矣。而人化存焉。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  
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至於鸞飛魚躍。莫非大化  
之存乎人者也。天能物與之化。而不能使之不達其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

化。所以明人倫。察物理。作禮樂。制刑政。以修其道。以  
明其德。人欲化而天理血氣化。而性情呻吟化。而謳  
歌。慕天化而仁壽洋洋乎。而發育萬物。而放乎四海。  
盤亘天地。貫徹古今。而莫之違者。此聖人宣天地之  
化。以立人之化。而使天下後世宣之也。於是時。君宣  
聖人之化。大臣宣時君之化。列侯守令又宣大臣之  
化。至於一家。宣一長之化。一身宣一心之化。一事宣  
一理之化。一物宣一性之化。化而宣。宣而復化。宣而  
不已。至於不宣。化而不已。至於無所化。故天化



之上。天隱人化之中。合人物於我。令我於天地融溢。通暢交欣。鼓舞無所間隔。無所壅蔽。人化宣而天化成矣。自世教衰。主德不宣。思澤不流。而列侯守令。又不能承流而宣化。所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而天化窒。群生寡遂。黎民未濟。而人化息。噫。天地之化。會於人心。聖人之化。布於方策。顧人之宣之者。何如耳。順天治中。周侯孟猷。故都運公之長子也。學業淹博。才術通濟。而深識治體。昔郡牧劉公病且卒。而繼者未至。侯以獨負主治。有聲。嘗於時豐政暇之際。新其府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四

之公堂。謂是堂者。一道聽政之所也。上之化。繇是而宣。乃大書其扁曰。宣化。蓋亦有意於宣其上之化也。且請予記之。以爲執事者律。予申之曰。堂以是名。人登斯堂。思所以。下教令。思所以。變風俗。思所以。息獄訟。上恐負朝廷興化之意。下恐負吾民望化之心。如是則雖無斯名。豈無斯名。堂以是名。人登斯堂。苟俸祿於此。待日月於此。行賄賂於此。教化不行。則歸之上。風化不美。則歸之下。如是則雖有斯名。安用斯名。嗚呼。堂既以是名矣。登斯堂者。無負我侯無愧斯名。

靜修有元一代人物也。胸中經濟生平未獲一試。當於此記見之。正蒙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先生之學。幾於知化體化。故筆墨淋漓。天之氣。人之時。殆無剩義。魯兩生漢四皓。未審有此之悟否也。

斯文正統

卷八

三五

和敬軒記

徐愛

凡公堂之後必承以軒爲賓寮退息燕食之所代多以退思名軒示釐政保民惟艱惟重安危治忽閒不容髮故雖晏食斯須之頃亦不可忘慮云爾歛義淵矣哉而茲軒故無名予既以和敬名軒一日與同寅蹇君舜師楊君良佐燕食既畢二君從容謂曰先生名軒之義何居子曰二君未之知乎吾有所懲矣夫吾與二三子者相處於茲二載矣吾恒自省焉二三子之相與也情若扞而未孚也義若格而未伸也予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六

曰何也世之病於賓寮之弗協者我知其故矣吾又以自反焉夫有所利而相私則爭生焉吾若有相利乎無也有所能而相形則嫉生焉吾若能而相形乎無也有所專而相攘則乖作焉吾若有相攘乎無也又有冥冥似蹠昭昭是飾彼直剛者聞而惡焉斯譬矣吾若皆昭昭其行者也又有蠅聲蚋迹誦使易惑此邪暗者聽而疑焉斯間矣吾若皆不惑其聽者也夫正者無一於是而有是未伸焉何哉我知之矣吾質本柔也吾筮仕焉懼其和而流也吾故矯以嚴焉

欲厲已也而不知其病於人也欲伸已也而不知其

屈於物也夫人既病矣則情何暇於我乎物既屈矣則義何敢於我中此矯枉之太過也吾思而得其道焉賓寮之處其以和爲貴乎蓋不可以苟異也故曰同曰協故曰爾惟和衷然而非流也其以敬爲主乎蓋不可以苟同也故曰寅恭然而非嚴也敬以爲主而和以行之故其道爲休戚相體爲可否相濟惟相體則雖厲已而人不以爲病故其情易孚惟相濟則雖伸已而物不以爲屈故其義易申情孚義申夫然後善可聞而過可改相遷善改過夫然後存諸一身爲和德藹諸一堂爲和氣播諸一郡爲和風德和則言行無所拂氣和則事物無所戾風和則群小不能間夫然後更有所畏而不敢爭利民有所悅而不敢言欲其治化也爲熙協其感召也爲禎祥斯可食茲祿長茲民矣匪和敬曷從故曰吾有所懲矣於是二君者始踣然若不安焉既喑然若自失焉既冷然若自省焉舜師起謝曰其質剛類而病隘請以和爲教矣良佐起謝曰其質柔類而病流請以敬爲教矣予

斯文正統卷之八

三七

後善可聞而過可改相遷善改過夫然後存諸一身爲和德藹諸一堂爲和氣播諸一郡爲和風德和則言行無所拂氣和則事物無所戾風和則群小不能間夫然後更有所畏而不敢爭利民有所悅而不敢言欲其治化也爲熙協其感召也爲禎祥斯可食茲祿長茲民矣匪和敬曷從故曰吾有所懲矣於是二君者始踣然若不安焉既喑然若自失焉既冷然若自省焉舜師起謝曰其質剛類而病隘請以和爲教矣良佐起謝曰其質柔類而病流請以敬爲教矣予

曰二君其亦有德乎。雖然。盡兼之底無吾初之遇乎。  
二君復起。謝曰。然請遂銘於斯。則願謏諸。予乃爲銘。  
而記其說。銘曰。匪敬則慢。匪和則散。敬則純一。和則  
統同。匪徒官箴。作聖之功。

先生在餘姚之門。以妹婿受業。稱顏子父老。世傳  
未束髮。刺吾祁。攷其政事。不少慨見所存者。惟此  
記而已。至敬以爲體。和衷以爲用。體用兼該。是爲  
真學問。是爲大經濟。彼簿書俗吏。何足以語此。

斯文正統

卷之八

三八

剛峰記

雜論

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  
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  
几杖。而予之於已。而欲歔企慕至爲之泣下。予之好  
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於天地之間。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  
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思欲與天下之人  
同進於剛。以是凡游於予者。皆以剛益之。唯恐其墜

斯文正統

卷之八

三九

於柔也。梁君德剛。亦其一人已。若諱侃。初無字。予字  
之曰德剛。別以剛峰易其字。欲君領名思義。果於剛  
而不墮於柔焉。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  
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剛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  
柔者墜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  
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木者也。髮附於頭。頭  
顯存而毛髮去者。何也。或曰。子之論則辯矣。象君之  
剛。而以山何也。夫人之不能剛者。動於欲也。易以艮  
象山。象曰。艮其止。止其所止也。止其所止。不動於欲。



君子退而  
愛亦是  
小人亦  
難犯亦

大畜以良畜乾。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無欲而應乎天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天德也。予力困於憂有司欲周之德剛曰以汝而受有司之餽乎於是推其有以同之。成予之剛者若有力焉。以是知君之必能剛也。易之象凡陽必剛凡陰必柔剛者必君子柔者必小人剛進柔退則成泰柔進剛退則成否安得如君輩之剛者百數十人置於中外庶天下蒙泰之福乎此固予之志而非今日之可言也雖然剛之成泰者繫乎天剛之同天者在乎已君姑勉其斯文正統卷之八四十

在已者以俟乎天也是爲記  
易雖以剛爲君子柔爲小人又看其時其地何如以三爻論之則二五爲中以六爻論之則三四又爲中中雖柔亦吉不中雖剛亦凶故周子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說要期於中焉止矣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剛柔互濟則善未可以畸勝爲也然則文毅何爲云爾乎曰文教之所謂剛孔子之未見孟子之難言者也以義理不以血氣蓋乾道天德而豈疆陽好勝之比哉讀者辨之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宜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裡祀焉舉之而不放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有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

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第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諸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按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

既而小人遷善之

進德之心

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則公之聖而管秦不免焉斯

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

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

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

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二

猶可以化之也

蚩尤列祀典朱買臣妻崔氏會稽到今尸祝焉其

故皆不可曉繇象祠推之若入作者手當有一段

至理存焉矣

夷陵有曹操廟申屠子廸毀之唐肅爲文稱其力

足以有爲勇足以勝私信矣蓋陽明之文意在勸

善唐子之文意在懲惡兩者俱有關於風教

從吾道人記

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

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

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

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

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

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三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

管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

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

之徒恃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

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

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蔡起拜賀曰先生之



何者  
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學問者則開然其非

此便  
去通

斯文正統

卷之八

四四

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  
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矣必北面而後為禮  
乎蘿石問之曰夫子殆以子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  
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  
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  
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  
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學問者則開然其非  
笑指斥其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  
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子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  
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  
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  
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  
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幸  
歸於兒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  
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  
氣之為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

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  
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  
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人而強納拜焉陽明  
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  
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  
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  
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  
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  
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

斯文正統

卷之八

四五

吾為苦邪吾方揚髻臂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  
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  
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  
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  
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  
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許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  
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  
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



知得人心

知得人心

知得人心

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從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人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蘊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蘊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蘊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六

先述驕倨之狀後叙尊禮之誠便如個活蘊石同堂對話一般既而談道說法歷歷參前則又恍然耳提面命也儒強如溫陵嘗以不獲北面爲恨况他人乎  
退之師說每借以開悟來學然所言者規摹大槩

耳竊源探本直接尼山永鉅無如此篇  
禮稱七十曰老而傳蘊石之年去此無幾幸獲一代大儒爲之師遂足千古視功名之士日暮途窮偶爾得志誇耀一時者固自天淵乃世之人恒羨彼而失此橫渠所謂要做貴人不要做好人秦漢以來學者大病也

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七

五芳井紀

黃道周

孝法

宗祀所關  
故奉此  
一埋肉

美崇一  
段忠臣  
烈女  
非身而已  
矣

或辭  
若割捨  
得處故

丙子之役定興范孝廉之妻馬氏死焉其子婦從死焉其三女又死焉繼三女而死者勝婢比九人兩井幾為之溢嗚呼烈矣是時一子呱呱在側顧急麾之去曰而無從而父在也其亟逸去以全而祀噫其於生死之際亦何其確然不以動恬然而知所擇也或曰發難以來其死者不可稱計或遂泯然無聞焉豈獨范氏見稱乎曰死而未有必死之志則亦人莫之知也得其死矣而未有聞固生者之羞也曰死生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

亦大矣何獨以望之一女子曰非也奉嘗鹿公則固已死之矣曰不幸而地方有故固必如奉嘗之死乎曰非也仲尼不死桓魋曾子不死武城居是邦也非有地方之責未聞必死者也然則奉嘗又曷為死之奉嘗蓋視其身足以繫一邑之安危故慨然以身當力不繼而後死之死義也非死國也曰范氏婦又曷為死之曰婦人無家國之責以其身從夫者也然則孝廉固未有害也又曷為死之曰使少緩須臾死將不得其死矣故范氏婦之死死身也非死國也曰死

義

履歷  
次錄  
通

義與死身固若是重與曰一人不有其身天下事乃無一可為人人不失其身於以蕩平不難矣曰然則曷為不使其子死之曰從父而生義也從母而死非義也嗟呼余忠宣之陷賊也其部下三千人無一生者范氏婦死而勝婢皆從焉節義之氣足以感人如此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以奉嘗之死為死國是從史矣引桓魋武城二証極有斤兩見鹿公之死以人重非人以死重也若婦女之身有死無貳義不得援天在為辭篇中自斯文正統卷之八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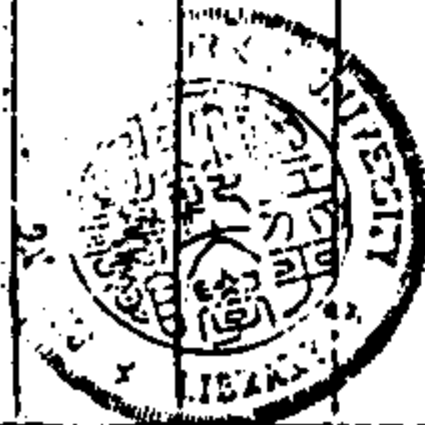
問自荅備極層折而一意自描淡寫無粉黛氣各下無虛諒矣勝婢非有必死之志者也見其主人之烈烈而死故不忍泯泯而生其機如此假令為文姬蔡氏家奴誰肯引決若是然則勝婢亦幸矣哉寧晉張氏五烈與芳井正同愚嘗為之立傳近滿城范氏女未歸而殉其夫尤史冊所希觀者自長安諸貴人以至草野賤士皆有唱和余不佞亦有一言弁其簡首嗚呼得非定興范氏有以風之也

成記內云得其死矣而未有門生者之荒也毋三  
復此語者或承之矣

斯文正統

卷之八

五



斯文正統卷之九

鄒陽後學蒙古刁 包選輯

伯子再廉校正

通書

誠上第一

周敦頤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一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德誠立  
以幾切

孟子曰上  
章言聖人  
之誠則大  
道之誠此  
章言百行  
有入之道  
也

誠者乾元  
正統故也  
曰德而爲  
性命之源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斯文正統 卷之九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道。大不幸。無恥。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

斯文正統 卷之九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斯文正統卷之九

四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寧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日有不善日不善則告

之不善止勸日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日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斯文正統卷之九

五

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衍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若棄父。雖生取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達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斯文正統 卷之九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遇不至則辨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句在卷中三句後六句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大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七

顏子亞聖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亦不樂乎。貴且尊下有。師師友三字

過第二十六



仲孫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設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斯文正統卷之九

八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神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言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或曰其

斯文正統卷之九

九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乖所以釐降二女於媾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久復而口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高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應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斯文正統卷之九

刑第三十六

天以養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偏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川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斯文正統卷之九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川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醇乎若醪。溫其如玉。潛心展玩。心氣自然和平。度宇自然端慤。識識自然精粹。學庸語孟而後屬之。此書無疑矣。不有米夫子字字句句表章推明。陸氏兄弟將夷之與老列等不則謂二程言論文字。

甚多未嘗一及無懼字疑非周子所爲也

斯文正統卷之九

士

答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不覺其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前何侯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斯文正統卷之九

士

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目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其亡其亡。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向何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莫定於天理。稍以人欲參之。則不免墮擾矣。果於

斯文正統 卷之九

十四

源本處寂然內欲。萌外物不接。更何墮擾之有乎。朱子謂伯淳渾然天成。讀此文彷彿如見。

李倫彥式書

王守仁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世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同。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

斯文正統 卷之九

十五

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迺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其說不離乎孟子周子程子。而結構精密。呼應靈

通則若然獨出心裁矣

程子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明知道故言之徹上下而合內外也如此

斯文正統卷之九

六

谷冷鏡源中永馨

馮從吾

卷之九  
斯文正統

斯文正統卷之九

十七

率性衆人與聖人同  
盡性聖人與衆人異  
不可不辨  
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  
人同至於知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此盡性也聖  
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衆  
人與聖人同至於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  
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殺  
鰥之牛不肖嗜蹴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  
於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肖之心以不受萬鍾  
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

歲序更新玩惕如舊。方切愧懼。迴辱手教。儼若對談。  
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謹。言言經濟。  
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  
襲珍藏。三復欽祚。從吾不肖。年來與同志講切。雖茫  
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  
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  
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  
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  
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  
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  
人同。至於知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此盡性也。聖  
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衆  
人與聖人同。至於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  
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殺  
鰥之牛。不肖嗜蹴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  
於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肖之心。以不受萬鍾。  
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

功。夫盡性者。卽盡其所率之性。祿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祿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播奪。明德不淪於玄虛。便落於口耳。新民不涉於功利。便流於則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質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爲諸生一開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斯文正統卷之九

十六

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言本體不言功夫。則荒於嬉言。功夫不言本體。則流於假此書究極性始。而以率爲本體。以盡爲功夫。兩兩此勘。委曲周到。使眾人間之莫不勃勃有作聖之思。此講學者所以大有功於世道人心也。

答汪明卿學問書

馮從吾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於自棄。亦習俗惑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顛蒙。未有不醒。然悟。遽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斯文正統卷之九

十九

終則駭者。釋疑有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駭駭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上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鯨鳴鐸。以理學爲諸士倡。來書云。環人上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土之幸。是百二文運之幸也。



生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以氣滌吾心。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脈。而求云醉後狂言。亂醒時。愧悟存於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於邊鄙。人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於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繇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繇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於此無所損於斯文正統。

卷之九

二十

彼有所益於彼。無所損於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為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佞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講學一事。或胸中有所所得。而辭不足以達意。或口員不逮之理。而遇難。然徒以排博為高。或言行充符矣。而好狗已退。輕泥古說。不能取諸人以為善數者。皆舉止之善也。先生之學至矣。而拳拳讓德於人文。共在茲乎。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二十

答楊原忠運長書

馮從吾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辱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爲歉耳。願生回。得接手札。就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肖。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陳。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抽錄。微惠弁言。獎誨過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三

而道體豈落於覩聞。卽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於隱微。卽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於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卽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於此倘一時不加。天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慎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慎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

此說緣不誤

明境界慎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去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爲飛魚躍。獨非道體。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三

也耶。是道偏於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簡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簡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於靜。而功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

此說緣不誤

無妨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實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照問。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於中久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

朱子分戒懼慎獨爲兩段。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後儒非之。雖余亦不能無疑也。及讀此書。凡動靜之幾存養省察之理。節節分疏。步步剔發。然後知朱子之言。果不我欺。而後儒體認未到。不得輕言。

斯文正統  
卷之九  
註疏也

二四

定情書

林胤昌

程子定性書。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是知性之無內外也。性定則情自定矣。夫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然既謂之未發。已發矣。且得不謂之內外乎。先天之君子。安其內。以應乎外。不聞不睹。謹微慎獨。是爲定性。後天之君子。制乎外。以鍊其內。省察克治。懲忿窒慾。是爲定情。情定而性亦定矣。夫喜怒之情。因物而觸。常人與聖人一也。聖人隨物付物。不滯不遷。常人則認物作己。究且以己徇物。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三

卽不聞不睹之精神。亦驅而爲喜怒用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情之所以擾性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性之體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情之用也。行而不離乎艮者。定情入性之功也。孟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謂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繫於物者。固物也。非着於物也。如太虛然。野馬塵埃。過而不留。且得有物乎哉。惟無物故善應物。其喜與天下皆春。其怒與天下皆秋。喜怒哀樂者。四時之定序也。夫四時。乃天地之情也。天地不能無情。



本意成  
其出聖  
心之精  
百回思  
出  
為聖則  
所寄

以與物故。始復循。否泰迭乘。其清寧聖人不  
能無情以應世。故思必推想。復必言克。還其未發  
夫謂外誘之不足惡者。猶堅白之可試於審。沮也。若  
非堅非白。則未嘗不以外誘為懼也。君達其情以  
觀其定。而於定性之功。亦思過半矣。

因程子定性之論而直云定情。其說似不經矣。然  
定性者。生焉安焉之事也。定情者。明焉勉焉之事  
也。原性識情。攝情歸性。及其成功一也。  
情字雖本孟子而意則獨創

斯文正統

卷之九

六

道學成  
其出聖  
心之精  
百回思  
出  
為聖則  
所寄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程順  
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以至於國  
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  
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  
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冒俗  
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辭教而致也。後  
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  
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二七

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  
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縣  
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  
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  
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  
朝廷為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  
爾。珣庸瑣之質。明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  
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滋聞學古為政之道。不  
敢斷斷俗吏之為。專以簿書。則會為事。勉思所以副

初延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導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聞斯文正統卷之九

二八

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惟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苟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慰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朝廷所以立學守令所以善俗與夫士大夫所以

居鄉其道備於此矣至於勸勸懇懇一段尊賢敬士之意尤諄然言表讀其書想見漢州一郡太和矣

再書

程頤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改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三

屑耶。既而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而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其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

是以

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若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論日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饌。噎之祝。則其靡廢可知。益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斯文正統

卷之九

三

前書曲盡虛左之意。無容再贅矣。此復設爲疑問。以窮其辭之路。而又引觀之上九。以發其志。引禮之養老。以慰其心。宇文何人。能不惠然肯來。副茲盛典也哉。但未審彼林者。子何以畀之耳。



用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年  
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  
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  
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  
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  
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間夫子之道而忘  
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  
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三三

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  
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  
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  
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來邦聞  
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  
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  
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直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益

之益而後  
可以立言

觀此則方  
今詩文其  
可廢者多

言欲其明  
通達正和  
可而見

莫如唐唐人華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  
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  
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  
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其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  
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矚其無聞於  
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  
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三三

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  
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  
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  
是非了然不待猜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  
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  
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  
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遲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  
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本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  
話

學者疲精敵神役役於無用之空言者何可勝數  
若斤斤乎以道理爲歸宿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省的許多筆舌養的許多大精神

與劉素彬書

羅倫

昔書與劉某必從如轉丸矣此非獨劉某之罪亦吾  
黨之罪也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  
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  
吾嘗猛省焉生三十九年矣無一日不在醉夢中也  
此無他醉而寐之者多醒而寤之者少也不知吾弟  
之醉且夢今醒已寤且否乎吾固賴吾弟醒我而覺  
之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  
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

文詩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  
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簡點身心必至於成人  
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  
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  
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  
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  
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  
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  
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

不求為詩

不求為文

不求為名

不求為人

聖人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哀樂。日川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為之。不必剛。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三六

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為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祿。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漸盡而無間。其恃以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參政者。適足以貽不令之名。為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撇地自見耳。相見間。可以此意道之。

逢人便說。聖人鮮不迂。止怪者。試取此書潛心。

讀之便知。形跡小技。都無川處。不若反而求諸心。性之為得也。羅公之言。豈欺我哉。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三七



與友人論文書

馮從吾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擢管拙思。摘葩採藻。人蛇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濶於事情。曰此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三六

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上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下論秦漢。卽左國有之乎。子與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閑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言其詞。其意甚益

蓋常人所見

蓋常人所見

蓋常人所見

蓋常人所見

世患數年非獄。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於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豔美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取類其人品。可不脊哉。雖然。求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修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卽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橫爲虛無也。

斯文正統卷之九

三九

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書。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章

主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源洛闢闢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不返。縱橫爲機。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花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述。亟欲請正於足下者。惟足下財

文士論文者何啻數十家。得此可盡廢矣。

佛老莊列之書久經禁斥。秦漢國策之談漸見閤

斯文正統卷之九

四

錄所家傳而戶誦者。惟唐宋八大家是崇。是尚道學之文。不以爲迂且腐者鮮矣。合嚆矢求正鵠其有當乎斯文正統之選夫。亦有不得已焉耳。少墟先生何其言之似我心也。以此篇作正統序直操左券云。



斯文正統卷之十

邢陽後學蒙古刁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嘗謂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覽前代每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望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游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念。流涕霑衣。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一

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罄瀝肝胆。廣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某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八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

諸記子路  
之旨與此  
同焉

勝正情切  
故親功各  
如浮雲

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而顧  
送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  
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蒸藿無甘。旨之膳。松楸乏遷  
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  
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尤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  
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奄  
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  
疚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衷聲  
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情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  
斯文正統卷之十  
扣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朝之佐  
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  
逾厚。此二者。豈貪賤貧。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  
之辱乎。蓋有不得已也。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  
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汲  
引之志。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  
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  
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焉。斯  
之未信也。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逆入塞之魂。母

不忍言

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  
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  
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  
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

似近排偶。而怙恃至情。不減陳情表。讀之當爲流  
涕。至於感恩報德一段。尤見肝腸。尤見鬚眉意氣。  
○讀討武氏檄。而知駱公之忠。讀上裴吏部書。而  
知駱公之孝。忠孝兼至。而不能免後世之議。非通  
論也。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三



開宋樂  
子

與業不妨  
道陽明  
之詩矣而  
今竟成米  
炭

從孟子錄  
化來

謁羅先生書

李侗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藝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况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板筆以供掃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四

克。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操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

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老成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

年纔踰弱冠耳。便曉的當時有羅豫章盡棄其學而學焉。是何等識力。宜其嗣濂洛而開紫陽之傳也。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五

百思得一  
賢子思得  
聖物色  
在無事之  
時朝取一  
人汲其  
其其其  
其其其  
其其其

知人用  
之法一  
其其

斯文正統卷之十

六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暗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

此若若  
爲之欲  
其其其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七

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思成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訥訥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違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及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周公握髮吐哺而後若忠武侯之集衆思廣忠益狄梁公之桃李盡在公門雖秦誓所稱何以加焉

趙忠獻呂許公張魏公身列名卿不免媚嫉之譏  
邊問其他

與陳丞相書

朱熹

士有諱友則身不失於今名則天下者亦

然

儼然自任

避世不見知而不悔

斯文正統卷之十

九

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  
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  
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  
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  
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  
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  
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  
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及乎光大耳然  
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  
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  
待必厚而不能陳辭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  
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  
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  
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  
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  
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  
所以好之者未至與所以求之者未力與所以待之



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之耳而況乎所以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于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一

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疆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採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宰相以推賢進士爲務在他人上書則必稱功誦德以文章爲媒炫玉求售矣先生字字肝膈言言

先釋體而  
後文藝  
行誼以之

藥石始終無阿諛一語陳公有知當倒屣而迎造膝而請以輔其過而光大其德業豈不休哉惜也言不見聽負此婆心也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一

答安仁與生書

朱熹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向之高遠為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有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懃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詩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乃皆崑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一

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

上丞相書

真德秀

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之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

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宰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三

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

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

大補與頭

無地可容  
臨於於城

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  
道也

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書札至今日濫觴極矣。言學則曰程朱言文則曰蘇韓言政事在內者則曰伊傅周召在外者則曰龔黃卓魯本來面目從何處認識先正以德愛人每為書必有箴規匡救之意如此書尤為激切雖從未識面而瀝胆披肝無少忌諱即父師之教子弟不是過也特錄之以挽頽風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四

針徐曲折人地有餘  
先明客到  
臨至處而  
一一按合  
試候其不  
涉其願  
劉祖成  
正何如而  
未聞不利  
孺子言

自異者辭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為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五

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歛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紉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



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收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斲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諛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群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若

刑令惡諸  
賢之議已  
而以昌黑  
卿為忠正  
坐此病

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旣安則已未  
有不像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  
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  
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  
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  
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  
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  
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已以受  
言而士大夫之忠諫者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

原采似曲  
江而學  
過之

以敬君者  
敬公相矣  
而不可

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尙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卽慕其爲人。歲在作。聖。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天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展。聖上亮其忠。不。以爲罪。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涵。聽。覽而獨獻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卽昔者効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八

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錄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雅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千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無煩援引多人。直取秦漢來第一箇丞相反覆。明過華封之祝矣。移此文作武侯廟碑記。可當碑。

衮之一史。移此文作宰相懸弧日壽章。可當稱觴。之百朋。是故以幣帛將恭敬一時之祝也。以諸葛。忠武侯將恭敬千秋萬年之祝也。富者贈人以財。其義渥仁者贈人以言。其利溥矣。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十九

母作故  
不死其  
作其見  
老何

大元制世。民始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  
死者。以九十三歲之老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  
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祖以今年二  
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  
曰。傷哉貧。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  
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  
入仕。五十一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  
歸家養親。已不可謂孝矣。惟是勉送死。或可以少贖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二十

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現餘息。心死形存。  
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  
戚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上。凡三十。賤  
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  
應召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予旌招賢。輪帛迎士。  
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  
世者。敢不興起。惜夫求其才而及其某。非其人。非其人。  
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憂卜求賢之初意  
也。揚善者願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

王祥之孝  
孟母之教  
啖之忠爲  
教訓所當  
則何

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  
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街。不可徹殿陛。姓  
名不祥者。不可以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  
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  
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  
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  
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  
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  
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二十

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廢法。從郡縣之令。順  
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  
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  
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  
僞。以公戚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三代而下。真  
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  
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  
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  
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



節。因世道之禍。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且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姑取古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嘆。野史記之曰。甚哉上與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禮者乎。某之至愚極陋。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三

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政。饒信

大元求才之意。其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三

望三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淒愴。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

忠孝合一之理。看的分明。且至誠惻怛。字字從肝膈流出。使讀者尋味其中。不覺凄然泣下。何忍奪其志乎。

蘇詩云  
亮不殺  
亮不殺  
亮不殺

上天降才其正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願一死全節  
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  
義士雖口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寃狀明  
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下國之通臣可謂厚矣其  
至愚極聞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  
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  
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歲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二四

御史將降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撫  
上有堯舜下有巢繇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  
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  
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  
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  
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王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  
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  
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何何必逃走大參  
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

公諱某  
諱道  
諱一  
諱某

義雖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  
忠者諸公止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問民於  
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  
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  
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  
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如  
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  
萬年書獻陛下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  
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二五

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  
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  
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  
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  
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  
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  
使回納使督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  
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放矣魯有公甫交伯  
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馬石子死而不哭者夫其

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元朝之待通臣。可謂致敬有禮。而參政乃孥視之。故此書視他書較有激烈語。而堯舜湯武之言。則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

其遜也。抑又甚矣。若夫不為畫策要。亦前書所稱。李左車之意。豈獨有見於公甫文伯之母乎。

上丞相留忠齋書

謝枋得

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二

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日。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脩禮。則不可大葬。妻孥。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任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一日。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郎臣。

梁今既聖天子今真及事



嘗握重兵當一而矣。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  
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  
耶。某自丙子以後。解兵權。棄官遠遁。卽不曾降附。先  
生出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如有一字降附。天  
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  
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宋事者。八年罪犯悉置  
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  
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蒿山  
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含糲於大元之土地。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六

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  
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旣爲大元之游民矣。莊  
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  
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道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  
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  
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盡臂鼠肝。隨  
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  
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  
可應聘者二也。三日。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

聖賢後  
聖賢前

少不  
不

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  
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  
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太削矣。  
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於太  
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  
身以宋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逖逃山林。如殷之  
連。漢之耳。陶太尉。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卽死。然  
不。二。可。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  
麥飯。跪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若以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九

三十年老門生。不肯負師門爲念。待賜仁言。爲某陳  
情。俾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  
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  
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  
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此門人所以答其師者。開口仰有不相知之嘆中。  
間直吐胸臆。無少回互。意者各行其志。不愧天地。  
不愧神祇。不愧十五廟祖宗神靈。卽所以不愧其

歸乎未段慕道之則尤為理得心安視三文正許  
登齊臨終悔恨之言相去遠矣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上謝疊山先生書

胡二桂

萬曆六年  
夏六月  
某月某日

不勝感  
佩之至  
也

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  
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  
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品節於  
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祿乎此則安不祿乎此則危祿  
乎此則為諸憂為人。不。祿。乎。此。則。為。變。新。為。禽。獸。斷  
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  
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與之而俱變者冥冥  
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現  
斯文正統卷之十 三  
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  
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  
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  
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  
之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  
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  
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  
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  
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三

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固有關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於人是託。然人品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是以付託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僭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其身者是也。遊月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其身者。為之依歸。則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嶽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當關。磨子播毒。而浩然之氣。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三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休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階趨拜。茲者恭聞整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斯文倚為命脉。衣冠賴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孫。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晉。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有隱。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敢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其安定微宗。古歛士族。五六歲而讀父書。十八而登名天府。年少氣銳。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回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郊郛之門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此年以



來。天賦其靈。神奪其聰。庸人孺子。皆或肯半指。而  
復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爲無  
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  
德之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  
陽夫子之易。門庭幸而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  
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問賢已  
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  
餘年。未能有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若有陰相而默啓  
之。於是作爲卦象圖說。又作爲疑文言辨卦體之義。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四

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破蒙本義。  
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  
者。豈謂絺章繪句。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多哉。亦以  
明經乃儒者事。況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  
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於以立三才之道。於以  
順性命之理。於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  
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歛。不至外馳。  
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繇是以不失焉。爾書  
成。而鄉之老師宿儒。亦或爲之詩可。亦亦自度歲月。

之不虛度矣。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主。人物之  
權衡。某是以不遠千里。往拜函丈。塵滓視聽。求片言  
以爲之補綴。倘微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  
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予之。實惟門士  
之至願。

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雙湖之於壘山類也。其相信  
在形迹之外。雖貴賤異局。顯晦殊途。不害其爲類  
也。故其言本乎性命。歸乎道義。其稱頌處。不爲誦  
其叙述處。不爲誇先正。所謂永結無情遊。相期八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五

荒外者。卽取以歌二公可矣。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升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推。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旣殉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逐奔競之徒。共振名教於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六

風類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援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獎之大。若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若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

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令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矣。可不熟慮而預省之邪。

國家之敗。祿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篇中所言之獎。雖分三種。其實寵賂一途。盡之使非秉鈞者。破除積習。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世界其有寥乎。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七

與為侍御書

陳獻章

頃者廉憲陶公憲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為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僕之心而以為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自之今者趙知縣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未之悉雖東山亦未之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

九州三府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及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若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

此  
受  
之  
憂  
易  
言  
聖  
乎

年於茲前此有司思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瀉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已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勞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為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為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斯文正統

卷之二

三

此役自他人當之必欣然譽道功德矣先生獨堅拒之而以明君良將之事相勸勉到末又進一格以見曹武惠亦非其至者愛人以德此君子所以異於細人也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臥。而季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平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文正統卷之十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十

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與世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用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修而復。既去復傾。如吾鄉程公李公者。誰歟。文公固有特於諸公也。諸公誠命之。不宜訓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乏。其行怠。其文落。其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

求於其心。措於其躬。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鳥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或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能為人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一

講學明道。繼自鹿洞而興起者。舍先生其誰也。乃退然如不勝任。而婉以謝之。豈諸公求之有未誠與。不然。虛席以待。何謙之過也。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以公進  
之以文達  
或之六能  
陳其開邪

山中屢聞忠謹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卽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圻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二

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寔。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蟾音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其敢布其愚焉。

明日張胆不少忌諱。英偉之風忠義之氣。見乎辭矣。

荅顧東橋書

王守仁

懷其誠不  
而此言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蓋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耳。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三

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兄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此。爲教而學者惟此。



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  
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敬明如朱亦謂之  
不肖下至閭閻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  
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  
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  
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  
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  
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四四

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  
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  
異若皁莩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  
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  
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  
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夔司其樂而  
不耻於不明禮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  
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  
物我之問三代之衰教有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

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  
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蓋至於今  
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  
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  
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  
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臬之高居臺  
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  
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  
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四五

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皁莩稷契所不能兼  
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  
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  
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  
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按本塞源之論必  
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  
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大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  
誰與望乎



孟子之意曰王政行則明堂可無毀以明堂固無損於王政也陽明之意曰王政行則明堂可無修以明堂固無益於王政也其時異故其言亦異而惓惓以唐虞三代之治望時君其意則未嘗異也至於歷覽古今舉凡人才消長之繇治理興衰之故莫不燦然明備治天下者不繇其道而欲復古難矣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六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惻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七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盡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也

謹此則謂害禍福之長全自己極其物不得而與

流離竄逐微矣況又自微者乎

是是自

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盡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浩氣可以塞天地。大勇可以往千萬人。此道自鄒魯傳來。非義襲而取之也。究其要。只在謹獨。

薛文清用王振薦入朝。三揚導之。謝公曰。豈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乎。不謝德與不謝怨。其道一也。蓋人情以利害爲禍福。吾儒以是非爲禍福。是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

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也。陳太丘送張讓之喪。吳康齋誌石亭之墓。胸中無這段本領。故筆下無這般文字。

與安宣尉書

王守仁

阿賈阿札等。昨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龜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遲迴。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

斯文正統卷之十

四九

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蛇。蟠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揣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

橫序有固  
之心而范  
而八

族也一步  
正泉疑  
電釋之意

敢求

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上而使

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上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主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則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蔡有楊友西楊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胡令而久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十

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彙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幸熟思之

先生以廢逐小臣豈能爲朝廷重輕然當疆圉不靖人情險側之際能以危辭正論悚動強藩省了多兵多少餉多少議論所請一紙書於十萬

上楊邃菴閣老書

王守仁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爲尤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令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一

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放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



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已。其。在。漢。唐。益。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二

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之。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

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唯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其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忱。惻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權爲學者絕頂物事。非義精仁熟未易言也。陽明以之望遠菴而併及。所以致之之道。體用兼該。常變互濟。詳味其言。然有告祖宗感風雷作用。那得做尋常伎倆看過。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三



其謹啟自老伯榮差尚未獲面竊聞臺駕嚴裝啟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聖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某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於左右以備採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越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四

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延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瑞之厚裁而欲求當於外一則考某某之故事而欲介符於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卽籍而正法不已脫胎然

公之於非保不虞公之罪果

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瑞所取者皆中貲之積也內外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卽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局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五

其楚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此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云云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賂人則不敢士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



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滌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兩人不及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執此而取盈。故甚難也。况其席藁二年。豫爲道地。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某以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五六

爲臺省公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爲上別白。與萬一開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累然諸子。皆徘徊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替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此可爲酸楚也。望於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論。

將此則絕  
交論可無  
作矣

有司。恤以立錫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樂谷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人何望哉。生某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罪知已。竊甚愧畏。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罪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致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與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五七

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啟。

嘗讀御龍子集。見范公之詆江陵。猶海公之詆新鄭也。其言未免已甚。讀此書。功罪較然。是實錄亦是定案。至後來存恤一段。高誼更足千古。江陵柄政日舉。朝附和居然以伊周目之。及其勢去。攻者四起。處分過當。君子憫焉。崇禎聞錄其功。特加恤典。自是公論但奪情一節。亦曲爲之辭。則妄甚也。念臺先生力排刑名之學。而歸諸大道。可稱藥石。惜未見用。



上鄒總憲書

葛寅亮

頃從邸報中伏讀士疏為馬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門戶中人原以門戶受鋼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廁焉此乃台臺振幽投遐矜恤人才甚盛心也即不肖如亮亦蒙齒及直被以不虞之華表而明日踰涯矣切惟台臺望傾朝野一言之出當世奉為楷模而獨於門戶各號亮覺有岌然不安於心者蓋門戶之起其初亦非有意以標之也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磋而德望既彰聲價日重於是有指龍門之登為集苑之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

地者而出奴入主蹊徑不免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戶令人莫可測識但是攻擊通為主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得之其以遂其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且因之以被株連之累其盛衰之迭變而與國相副也直至善類盡主勢孤而國運併隨之以俱盡考之往事歷有明證是門戶非為國家計其初心亦豈願至是哉台臺中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真察乎憂國之言是為千秋龜鑑者仰鑑台臺音殆欲收門戶以為化町駐

耳也

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而町畦愈以化也無論門內門外惟問實營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二字直消歸烏有以庶幾三代之英大道為公之世乎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於亮之不肖原本嘗知有門戶生平止孤蹇自安即交際竿牘多從謝絕口覺才情局促御李無繇而無能仰附於門戶者也則歲被察因衡文楚中不敢從糊名暗申模索以致得罪大僚即參疏亦自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也亮察止降級去歲又蒙台臺交薦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

斯文正統卷之十

五九

補者為身病不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而更附門戶為者亮前被忝至搜改教條以好施為好釋及續撰入唐文二段頒行亮怡然受之而不一自明者以所聞止一身之微也今蒙薦至齒於諸賢濫叨獎誨而亮一見驚皇不能不為過計者以所關係國事之大也區區微衷正所謂螻蟻不恤其緯而為宗國之憂且於台臺効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為一時感激之私者正仰體台臺之為國惜才至以收門戶者為化門戶而耶一推廣之也亮久患怔忡每一痛楚五內若崩

卷之十

至昏仆不能起。倘得小全。自當遵例赴部聽補。而恐無痊可之日。即仰藉栽培。或為破格叨叙。諒病痼之軀。亦必不能旬就道矣。惟願以朽木糞壤置之。而所感於生成者。非泮鮮也。亮蒙舉至再。病廢不能自効。故以闕門廣攬之。而進是。即仰答鴻慈於萬一者。此矣。伏惟台臺垂察。

此時門戶之禍已成。但未發耳。公獨超然物外。不入樊籠。而又以虛公無我之道。聖舉朝諸君子老成謀國心。何苦也。無如門戶之習。牢不可破。所謂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六十

善類盡而主勢孤。併國運隨之以俱盡者。曾幾何時而驗矣。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郝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源校正

策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適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此所以

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識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取亡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夜不繼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

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正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不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

者莫不以教化爲大端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有四年而下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嚚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三

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漢高人關卽云除秦苛法豈知秦法之苛至武帝時猶未除耶此策以正心爲本以教化爲先最中武帝之失尤最中漢之失其如徒善其對而不能力行何哉



贊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誡。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

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風宿農典。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志也  
數十年而  
之月也  
之月也

也  
也  
也

不勝不德  
漢書而問  
之也  
之也  
之也

行則英才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思澤不流。令吏既下。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起功。今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五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混殺。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周自械樸作人而見。且野夫皆堪于城腹心之選。武周繼厥志。教化大行。一時俊又輩出。在宣王朝。

猶用之不盡。豈後世人之盛所可幾及哉。迨王  
述既。應學官。翰爲茂草。人才自此亦奄奄不振  
矣。漢興未能復古。武帝雖號知人。然所得者不過  
文章詞賦之流。其於董子要亦借之以光科名而  
已。初未可云知已也。欲繼秦而追蹤周室。豈不難  
哉。

寶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  
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  
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  
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  
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  
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  
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

新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

天之一端也。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  
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  
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  
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  
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  
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矜然有恩以相愛。故孔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  
事之。知仁。知仁。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

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施致明。以微致大。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序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積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八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昵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述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說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異者。斷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子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驚懼。器苦不足也。身罷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煩。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之所視倣。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若賈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合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秦漢間學者或治申韓之學或攻蓋張之術六經語直幾何而不衷於百家諸子也廣川對大延獨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只此一語透胸達背全體靈通而又崇正黜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此豈秦漢間學者能道隻字哉厥後知道如韓公居然以孔墨併稱以臧孫孟軻併列況其他乎我故曰孔孟而後程朱而前不雜者董子一人而已

當年有賈董之稱賈生治安策川至泉湧非不灑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十

灑動人然未免有發揚蹈厲之氣玩董子三策平正雅馴粹然儒者之言在理學中應為特置一席何洛陽少年之取望也此無他賈以才勝董以養勝故其形之筆舌者若是乎淺深厚薄之不同耳

試策

羅倫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

斯文正統 卷之七

十一

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為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

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見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爲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爲君。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資。卽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十二

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廼萬機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未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民。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寔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縣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

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下。而自昭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盡。芻蕘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諒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爲父子。爲君臣。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十三

爲夫婦。爲長幼。朋友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若綱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爲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爲正大綱。舉萬民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



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  
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  
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  
萬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  
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存堯之時親睦九  
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閭閻之風  
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存舜之時底  
豫耆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徵象而兄弟之化成刑  
于二女而閭閻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十四

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  
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  
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日之舉於  
堯何如也察幾衡以齊七政舉祀禮而朝諸侯命四  
嶽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  
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  
夷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  
萬日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日無  
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

其大本也不實無法不亂玩好而尤執其中堯之學  
也罔遊於佚罔淫於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  
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  
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孫棄倫  
之攸叙其在湯也舊服之載績人紀之肇修其在文  
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群臣  
膠木思齊以嚴閭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  
布德服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鑒先王成憲或篤  
叙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益前人之愆或脫簪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十五

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  
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徵焉其教民也夏曰較殷曰序  
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訓詳刑  
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儀亦克用又周人六典豈成兆  
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  
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  
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  
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  
其大本也祇台德之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遏聲色



禹湯之學也不盤遊而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

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

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日何自而舉哉此堯

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

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

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

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

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祖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

斯文正統卷之十

十六

兄弟之愛校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

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縣高祖之作

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吓吓之壞未

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

較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王禮

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

也况兄弟不容兆於羹鬲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威

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趙醢先儒謂漢大

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

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

事於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

仙而聖學也雖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

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

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誰及同氣跡血禁門尤

弟之義何在納巢刺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

繼世之君子攝兵叛其父臣攝兵叛其君婦駕其夫

兄戕其弟豈不辭太宗之作俑哉此其大綱可謂不

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覆

斯文正統卷之十

十七

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卹之意此則萬目可謂能舉

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

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

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

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不正而

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畋

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既怠則

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

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一占不磨神

器之重。一朝脫韃其厚熟舊也。杯酒所柄終全熟名。雪夜月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間範也。內言不出於外。致恩不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撝戈之事。未聞閉門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闕雉之化也。而聚應之耻。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也。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土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十八

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黜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賊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凡於行事如此。雖日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日未暑談經。未免不關

乎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繇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制符錫壤。建封諸王。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之敦叙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十九

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兪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揆也。觀其中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并出入也。學校教民之制。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則其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十

官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師旅相繼於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棄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淪斁。百姓有不富。夷狄有不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厚風俗。而風俗至今猶未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猶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

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聖治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屏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論。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厚也。問閭小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藉異姓。曾夷狄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聖陵典哀慕之悲。慈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匪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問形骸而分胡越。第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劫或賊其長。何有乎兄



弟之夢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夷虜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合者則禮。誰同心而相濟。所附者則勢。誰同道而相濟。陛下若終如貽書爭諫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陛下誠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黜擠陷之奸。獎協恭之正。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三

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倦倦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扉一開。燕鵲駢集。諛佞諂諂者。名之曰變通。誠然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大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大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倡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

專憑姦諂  
安得有實  
才實行

佛老之道  
不忠孔子  
之道不若

其正為神  
呼之為兄  
有以也

歸本到原  
上

綉金王。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儉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繇科貢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髡首黃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於邪說。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三

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黷貨載歸。里閭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謫。此貪黷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倦倦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於錙銖。而漏卮於寵倖之費。苛歛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歛者可恤也。征

舸貢艦。動連千夫。工匠與臺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徭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雞園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篋金。飫鮮醉醴。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胥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飢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二四

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繇此而橫。盜賊繇此而起。財用者民之命脉。財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歛千。賦歛繇此而苛。征徭繇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疏理胥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胥監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聞者。不得

歸本利學上

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倦倦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夷狄之梗化。則虜騎於北。羌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夷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二五

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流民以為援。鬼出神沒。蜂屯蟻聚。此荆襄之夷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夷寇可慮也。團聚山砦。流俘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

處處藉助引為寒心

明表內以推外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六

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有脇從。緩降款。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絕。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群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銷。脇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款既緩。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通鑑

通鑑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二七

色。淫。生。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僻。側。媚。之。言。不。足。以。亂。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繇。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繇。是。而。可。明。風。俗。繇。是。而。可。厚。百。姓。繇。是。而。可。富。庶。夷。狄。繇。是。而。可。賓。服。薄。海。內。外。繇。是。而。可。熙。然。太。和。宗。廟。繇。是。而。可。以。永。安。神。靈。繇。是。而。可。以。永。保。聖。壽。繇。是。而。可。以。永。延。祖。宗。列。聖。繇。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王。繇。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爲。博。也。非。鈎。深。致。遠。以。爲。奇。也。非。綱。章。繪。句。以。爲。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卽。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日。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



用西山  
義

帝王之學  
聖賢之學  
經義之學  
經義之學

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朱儒衍釋其義以進告其不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如。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倦。倦。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之。於。心。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二八

忽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官閑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閒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屏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卽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夭卽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爲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它念事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

點心字

又總結

合而而  
水國其  
可乎

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天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二九

人受病非不枵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爲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爲元氣以賢臣爲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爲古方爲藥石惧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閱古方深察脉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理其

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自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壽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爲也。及今不爲。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奸。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三十

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繇也。人主天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

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頃刻間萬言立就。如江河傾倒。汪洋浩瀚。莫能寬其涯際。而支分派別。井井不亂。其天造地設乎。其神運鬼輸乎。其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乎。噫。文章之大觀止矣。

自制科來及第者。未易更僕數。然而傳其人併傳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其文者。指蓋不多屈也。此策通達似賈太傅而養過之醇。正似董廣川而才過之懇切。似陸宣公而學過之擅諸子之長。合群儒之粹。自古廷對者當推爲第一。

漢武策士。得一代大儒爲之首說者。深幸得人。而重惜武帝之不究其用也。然天人三策。彷彿大段耳。未能窺見全體也。何若文毅之對本諸孔孟程朱。歸諸堯舜禹湯。文武縣其道。雖流唐漂虞。潯殷盪周。可也。豈特與漢唐宋比隆已哉。奈何徒傳一

目之功名未樹千秋之事業從來君臣遇合之難如此哉

扶植綱常一疏與此策相爲表裏可謂不食其言矣文達賢相不問受盡言劾劉琪富弼故事反因

而一石焉有愧文潞公多矣學者役役於八股之業日思對大庭而不知萬言策爲何物特錄此篇作第一人榜樣然必如是而後稱第一人則亦可以寢學者幾倖之心矣

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二

正朝廷疏

丘濬

臣按哲宗臨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先者光首上一疏且以爲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爲光之此疏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之知人之本言之所關係其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求之斯文正統卷之七  
三三  
博問以禮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極言直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青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俾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諫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察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幾諫臣



卷之十一

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若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贊貶。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於乎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三四

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禍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君門遠於萬里。非虛懷延訪。委曲以盡下情。則指鹿爲馬者至矣。故人主之患莫大乎自用。自用則拒諫。拒諫則飾非。飾非則川人行政之間有顛倒錯繆。而不自知者。自古英明之君。蹈危亡之禍。蓋坐此耳。環山疏深切著明。允爲治安之原。太平之

基。凡爲人君者。無問賢愚昏明。皆當服膺此篇。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三五

再論聖學疏

滄若水

聖學之大莫過於求仁。仁者以人物爲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日。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雖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疾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宰。則元氣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暈。或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體。五者有一焉。死亡且至。扁鵲所望之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陰陽。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三六

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諸一體之義乎。今夫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於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者。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於解體也。蓋未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群物。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睿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如一身。反身而求之。知吾身之心思。不可

以一時不宰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群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於內閣老臣。必思所以時召而訪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疎濶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於九卿百執事。必思所以體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遠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於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三七

獨貨不一也。臣前日陳乞已蒙聖旨俞允。其召問大臣。選老成等事。未見施行。臣是以復進一體之說。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慮解體之患。懲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宮中府中。視爲一體。疾痛疴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君。追跡堯舜。臣豈勝願望之至。孟子有腹心手足之喻。書有股肱耳目之喻。詩有喉舌之喻。皆以言乎君臣同體之義也。甘泉公洛成一片以獻納其君。覺全體痛快矣。

勸行王道疏

張元積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爲心。雖有爲也。謂之有爲之  
主則可。非大有爲之主也。爲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  
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  
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爲  
陛下詳陳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  
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外身心以爲治。是爲霸道。  
霸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  
私。王道真。霸道僞。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霸道崎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三六

嶇。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  
度。振舉綱維。黜陟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  
之功既至。則王道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  
可豈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  
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  
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  
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  
之也。若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貴。則當心天之心。以達  
之。事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

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  
薰蒸。諸福畢至。皆繇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  
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  
身。則不能無欲。欲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之蔽。而不  
能祛遣。此天理遂以漸泯。人心卽以漸亡。始於濫觴。  
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  
之失。欲遂於一已一時。而慮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  
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爲之資。  
有大有爲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三九

臣在山林。伏聞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嗣  
登寶位。屢著大有爲之實。邇者崇異端。變近習。以蠱  
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閒侍門。塞言路。以昧  
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  
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  
陛下行之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  
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  
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  
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



以爲堯舜。況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身  
極。而成參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此屋可封。四方  
風動。而魚鳥咸若。此明勅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  
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  
慙慙。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  
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  
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  
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  
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四

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  
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  
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其除於事爲之  
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  
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卽天  
德也。此卽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  
翼翼。其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  
此敬。身在此心。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心必不離乎事。  
靜以無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

可與  
時  
變  
之  
理

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  
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慙慙。夫  
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  
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卽聖賢之學。  
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  
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  
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  
不可以易者。此事此物。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  
則非。此事此物。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

斯文正統

卷之一

四

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  
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  
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  
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對  
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  
王亦常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  
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常有舉此王政者  
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縣陶之效。干城儲峙之恤。後  
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

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此。此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此。若細此之後世也。淨而均。兼之康。而浮偽滋。後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日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所以涵養聖知者深。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二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門其議。而知所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功。臣尤不勝倦倦。

先生嘗有疏讀太極西銘及定性書敬齋箴其為理學一派可知此疏詳陳王道一洗後世功利之習而歸諸三代所云名 蓋目許也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子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為之。子者憂愁鬱迫。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懼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特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為之。所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為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為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三

小大之臣。陛下之所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為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毛舉以煩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大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關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信任之而又疑之也。



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

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察  
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  
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竊從之  
況若不敢然甘於糗糗恬於俸食反不如一二小人  
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  
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  
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  
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  
比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四四

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  
至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  
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  
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  
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  
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  
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  
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  
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四五

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  
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  
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譏間  
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  
元勳顧德頤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疏  
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  
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  
鄉使其其向背之誠而不得以一莖吐豈天所以生



賢之本心設。臣願陛下飾至恕之端。輪獨強珍之。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少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六

之爲相。外倚之爲將。皆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承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宋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賢

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作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據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一月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七

擇相臣聞言路彙衆。正守祖法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歸本到明理上去。則吾儒教學正宗也。汝愚年踰弱冠。而天才駿發。各理沛然。卽以邁迹終賈。堯踵程朱。可矣。說者謂爲忠鯁。名臣不必爾。諸道學之列。吾不信也。

僕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  
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  
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  
勞積小官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  
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  
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  
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  
臣及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

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修春  
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  
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  
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  
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  
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  
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好臣所誤  
阻塞言路物論翕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  
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  
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  
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  
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選流窮  
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  
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  
人不退欲興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  
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  
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四

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  
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  
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  
不肯去上獎社稷下獎蒼生此獎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  
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  
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  
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  
君子也陛下下川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

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

斯文王統

卷之十一

五

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三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

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能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味白台閭湏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

斯文王統

卷之十一

五

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點簡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承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測而已哉臣又聞



今日中外之論有兩三。一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天者。理而已矣。理常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必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五三

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願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

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修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客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止。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五三

人主咸思典利而不知利莫利於君子。咸興章獎而不知獎莫獎於小人。打破此關。天下豈有不舉之政哉。制宦官之權。亦是重獎內事。正心則君子日親。小人日疎。利之所以興也。末後事親一段。尤破拘儒之失。蓋文章經濟理學三者。交損其長矣。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獨竊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皆出於忠愛至情。然亦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

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賊盜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說。以誑陛下。臣

又請得而傳言之夫佛者西域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川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佐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驚頑就此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與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

所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

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民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用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一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欲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



無思

無慮

又時

又時

又時

又時

又時

乎陛下求之求可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五八

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再察則宗臣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頓首

又時

韓公佛骨表古今嘖嘖稱諫章第一及讀陽明一統覺彼難而此婉彼激而此和彼難合而此易人諫法五孔子獨取諷諫良有以也易曰遇主於巷又曰請約自牖其斯之謂與

老泉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子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若陽明之心之術蘇子何擇焉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五九

茅觸之舌歐蘇之筆程朱之理莫不各臻其妙

陳情乞終養疏

陳茂烈

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背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勝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季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毋復思。臣則保身之念。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消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昔人云。讀季令。而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

孝闕情僞割二字脉如忠孝合一之理耳原公發乎至情無所矯拂足以合彼而錄此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六十一

奏為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  
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  
臣工。修省。其因消弭。臣愚以草莽微軀。荷蒙皇上作  
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辭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  
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  
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  
為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  
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二

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  
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  
而皇上眷倚愈懇。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  
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  
心以任之。大孝也。為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帝  
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於國  
則輕於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  
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  
變。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東也。萬古之綱常所

變至  
情辭  
有必  
宜矣  
變矣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三

學四方之制。聽彼闕正。宜深籌長慮。必思所以處之  
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  
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  
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  
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辭壯至  
強。辭強至矣。與其父之從衰得自。從自得者。音容相  
映。彼此未觀。而今長逝於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  
又不得旬。旬苦。一悲。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  
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  
人皆為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啜哀茹痛。  
於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終讀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  
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禮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  
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  
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  
之共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下萬民。  
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  
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同神通方者。未可告語。  
彼達方。逃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



節其以  
責其將  
何學辭

不去之迹而歸以不建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  
無里談巷議乎夫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皇上尚欲  
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於海寓之間且責公之趨令  
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為賢輔弼  
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  
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子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  
日愈於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  
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為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西

微過  
無二語

所逃也夫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  
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  
遇也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  
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  
心而責效於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  
極於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為社稷為生靈  
而臣則謂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為社稷為生靈  
也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五

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  
之取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  
上違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臣  
為隱默。亦匪療贖。而不勝游清華。而敢於干犯雷霆  
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與其記述於簡冊  
以彰機示懲。孰若展陳於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  
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  
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復菴之於江陵師弟也。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形之

斯文正統 卷之十

六六

彈章可謂無隱矣。而字字婉曲。語語周旋。却未有  
涉於犯者。師弟居五倫之一。以道義相切劘。若復  
恭者其亦可矣。

陳務學之要疏

高攀龍

臣觀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謂之曰明  
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為明明后也。故明  
明后。者必明令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  
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入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  
明。復於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於理則明。動於氣  
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若於敬則明。驚  
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後。  
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陛下臨朝。百官肅肅於下。陛  
斯文正統 卷之十 七  
下肅肅於上。陛下之心。無不明也。陛下臨祭。百執事  
肅肅於廷。陛下肅肅於位。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  
未為明也。何者。朝泰之頃。陛下之心。無不明。陛下不  
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方寸中。不着一事。豈非  
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於身也。循於理  
也。安於正也。居於敬也。主於靜也。是所謂不放於外  
不着於欲。不動於氣。不荒於怠。不驚於動也。故曰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來如是。不  
為造作也。然後陛下知吾心之無外。而天也。吾心之

有主即上帝也。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其真耶。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深宮之中。得肆之地。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至於深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於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學一書。既講於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

經筵。入於聖慮。臣以爲卽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陛下盡心於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績論。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卽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

不可不明也。一說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忠。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悉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於至微。究將貽禍於無窮者。皆歷歷可數。在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左袒鄭氏諸臣。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居輩轂下耶。臣蒙陛下擢於廢棄。玷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六九

於朝班。八閱月矣。見陛下真有爲堯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爲唐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得弘濟於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於身心。考究於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至尊。臣老矣。不能入。臣



不敢不畢其所言。伏惟聖明。少垂察焉。

方是時。楊龜叟。謂天下事難言矣。此疏以明德立論。而歸其要於求放心。金玉中寓有藥石。至於論李選侍一事。尤足定春秋之案。而破舉朝紛紛之口說者。謂先生達宗程朱。迥迥羅薛。豈濫美哉。厥後以申明職掌。故竟罹殺身之禍。悲夫。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辛

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頃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及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予。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開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七一

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焉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蓋是事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琳宮會館。舉目如林。韻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碍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拈耶。臣嘗思之。千古來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

王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欲爲孔子孟  
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筵。襲之緒乎。臣  
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  
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  
入夜。即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  
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損志。所藉朝夕切  
切者。無論他省。卽東魯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師  
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十  
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七三

是以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  
集於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  
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  
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塊。藥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  
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  
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人生  
墮地。高者自訓。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  
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頗有徒。益不知不聞道。卽  
付極人臣。熟讀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死是。

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照者。漂。泊。何  
所。此。臣。所。以。東。髮。至。老。不。敢。類。墮。日。片。者。也。臣。又。有  
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  
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清清議。懲前覆轍。  
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牆之  
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日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嘔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  
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七三

臣歸爲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  
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

先生屢遭貶斥。百折不回。所得力於講學者居多。  
此文以體之身驗之心者。而形之奏疏。故侃侃諤  
諤。直從醉夢中喚醒。迷人當時有請廢天下講壇  
者。不知何以施顏面。

面思陳謝疏

劉宗周

陛下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總以未得天下  
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使  
人故能成勛華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賢遍天下乎  
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  
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捷利口爲才謂又安得  
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大儒或以短而  
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  
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四

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備必  
訪舜邇言必管故能令天下之愚以成智陛下聖明  
天縱卓絕千古諸所勞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  
爲莫已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  
務爲謹竄救過不給譏誦者因而問之猜忌之端遂  
從此起陛下遂無可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  
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  
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  
人不得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

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  
熙之上理乎然則斥以不戰爲武則以不役爲威求  
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  
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  
符堯舜聲色不御宴游不遯窮危微之訓固已得其  
大端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醞而爲功利  
功利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冰炭  
人心之所以潛滋暗長而不自知也於焉嘿証此心  
之出於道者正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五

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  
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  
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堯而舜  
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堯舜之心也心之  
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  
可爲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而此紛紛言利以新  
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間周知情僞  
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然者謂漢業衰於孝



直則刑名之過也。唐德明強自用。詰美公輔爲實直。耻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辯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士。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學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令已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道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

龍北之忠直。韓陸之懇切。程朱之深醇。無所不備。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六

有臣如此。何忍棄之。

直陳轉亂爲治之機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况聖明在御之日。職是以慨然切有請也。自十餘年來。謀國無良。寇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恭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乎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七

底於壞者。故自厥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誦佞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民自刀筆治絲綸。而主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忝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猷朴日煩。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

一味培養  
元氣自能  
起死回生

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  
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  
殺良報級以幸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  
一旦撤提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  
之威維新之政次第可觀方其二三臣工洗心剔  
慮以聯泰交而不意若臣等之難也得一文震孟  
之賢而竟以卑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  
子莊之忠又以過懇坐辜使朝廷無吁咈之風此其  
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於是求治愈殷紛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六

或謫安民  
只得如此  
不知若視  
為迂腐矣

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  
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遠內廷以掃除之役杜  
後世宦官之累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  
累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累除此三大  
累者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內外交困  
也顧此蚩蚩潢池言勦言撫摠非定筭皇上但下尺  
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  
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  
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七九

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  
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  
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哉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  
讀前幅甚於痛哭流涕讀後幅愈於美玉精金果  
行其言天下事尚可為也當日有君無臣之嘆恐  
亦旁觀者過計耳

謹正文體疏

凌義渠

皇上深軫生民害政之慮。功令日嚴。士人久沿請張爲幻之風。宿習難醒。必明開條款。若爲章程。如川行之有隄防。方足遏其橫奔潰決之勢。如車樞之有軌範。方足正其詭遇獲禽之思。不則泛泛悠悠。即懲創之亦已後矣。謹擇其切要。列爲八條。以俟申飭。一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及門之徒。皆身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當時大儒若董仲舒。劉向。蕭望之。輩皆兼通數經。我國家雖分經取士。然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八十

未嘗不貴其博雅淹通也。蓋天地間名理畢具六經。不惟大業出其中。卽大文章亦莫能外。今士人本經業多鹵莽。他經猶不寓目。朝夕誦讀。惟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經味道。文采蘊藉。必有可觀。從今場中試卷。必全場能博涉經書。融會旨趣者。亟收之。其浮華不根。踈淺無味者。勿錄也。二曰依傳。夫傳註爲六經羽翼。當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國。陳深。輩皆精心理解。提要鉤玄。闡前聖之微奧。惠後學以梯航。聖祖頒文學宮。爲程士。式

問經是誤入門而不得戶也

諸士體其成言。自足發揮效義。何乃明棄師說。踏空求奇。昂曲徑而背周行。忽型范而幾躍治。悖違祖訓。侮棄前修。無怪一入仕途。輒多不軌。不物自今制義。必準傳註。其明爲背謬者。概勿收錄。三曰切題。夫有題然後有制義。近日士人。全無體認。漫衍浮夸。掩卷讀之。不知何作。夫無儀的而妄射。雖中絲毫。不爲巧。無根底而敷華。卽炫衆目。總爲妖服。官而不顧職業。營私而不顧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驤也。自今試卷。必須切題闡發。有全不相蒙者。雖工弗錄。四曰當體。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八一

又體之壞其體其爲人其

書曰詞尚體要。制義有體。猶身有五官。雖貴神俊。而位置不可顛越。近日士子。藐視矩矱。恣意猖狂。則顛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汎濫浮淫。冗至千餘。則駢枝甚也。或題中虛字。不過助語。而牽纏不已。則支離甚也。又案牘俚言。漫入聖賢精語。則猥鄙甚也。至割裂板扯。恢張高大。非其文義。則荒唐甚矣。凡皆體要不存。踰閑蕩簡之先証也。自今取士。須準先輩法程。違者不得混收。五曰達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貴達意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至文。貴自然也。沈約亦



云文有三易。句易讀。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種不可解。不可讀文字。實多暗澁不通。而就僻者喜之。試觀唐虞三代及漢唐宋諸大家。曾有此否。卽殷盤周誥。問近促聲說者。猶謂出於伏生年老之說。况其後新莽援之。作大誥以欺世。夫新莽之心術不可學。新莽之文易可學乎。自今爲文。惟取達意爲上。其晦澁不可方物者。必斥不錄。六曰讀史。夫名理具在六經。而行寔載諸列史。苟能廣搜博覽。考古知今。則事變糾紛。自能洞觀其要。故武侯云。才須學也。士人但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八二

知塾師鉛槧。自甘蔽塞聰明。卽歷代史書。或難通觀。盡識而通鑑綱目。何可不寓目經心。從今試卷。須遍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准收錄。若舛錯虛浮者。縱首場可觀。必勿許錄。七曰革偽。夫書有真偽。肯趣自別。有識者何難鑒裁。自經書列史外。諸子百家。其可供文人薈撮者。儘多。近有一種偽書。淺俗猥庸。讀如嚼蠟。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之人。津津稱引之。凡以飭詐驚愚。誣民惑眾。其於真正莫大文章。反復如也。棄周鼎而寶康瓠。擲隨

此狀卽  
勿別不

珎而嚙魚目。此詐僞得售之象。豈盛世所宜有乎。自今士子。不防博極群書。而竄竊謬僞者。必斥。八曰識務。語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國家以文章取士。正欲於毛穎間。覘其經濟。邇來士子。全副精神。祇寄首場。至於後場。不過臨時轉矻。一切世務。原無講究。主司鮮能留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卽有賈董真才。何繇物色。士之鴛浮華而聞寔用。則如進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希酌後場。其有練習典典。通曉時務。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屯墾鼓鑄。律令。河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八三

渠之類。能舉大議。而中機宜者。卽前場不中。亦亟收之。若虛謬無當。前場可觀。亦弗錄也。夫文事必兼武備。斯時猶爲三年之艾。諸士中有能演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發揮中窾者。猶當急收之。遠可備中樞節鉞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於選擇者。加之意云爾。

每言舉業一途。絕無裨於天下國家。若以此爲功。今者實舉行則文章事業。合而爲一。前輩諸名公。歷歷可數也。後人襲取粧點。與身心了無干涉。何

乎當官遺陳也。以凌公之言當爲後世制。其  
注不特一時名疏也。

或曰參酌後場意非不切。莫非舉三場而各殊其  
編號三場通取者爲上。二場合取者次之。三場有  
一取而文義稍長者又次之。又聞文以三場爲上  
三場次之。首場又次之。則真才出矣。此論起予可  
補凌公所未備。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八四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濂授正

劄子止錄

陳三德劄子

司馬光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  
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  
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  
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狷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一

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  
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  
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  
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  
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  
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  
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  
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  
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畊也。明而不

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教。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肯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斯文正統卷之十二二

君注。日侍黼晨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淆。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煎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

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人臣之告君者。積行以格之。誠意以孚之。乃克有濟。不然。躬負缺失。徒囂囂賣直爲也。欲君之轉圜。不亦難乎。溫公三德兼備。嘗見推於朱子矣。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其取信於君父也。哉。



論君道

程顥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斯文正統卷之三

四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虧也。惟陛下俯卑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

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伊尹傅說之學。鎔鑄其訓命而出之。故真切懇到。簡易和平。大凡王佐本領。奈神宗無知人之哲。見有以石而不見有明道兄弟。遂使唐虞三代之隆。不復再見于異代。可勝惜哉。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五

論王霸劄子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六

於刑名或  
藏於功利  
皆緣志不  
先立故耳

政治以尚  
書爲宗則  
可以比跡  
先王而不  
流子思雖  
之政矣  
身意知  
其大所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辭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山經  
也所宜後

無是義復  
不虛處無

伊傳周召  
雖無武不

三衣

王制公不  
免爲虐人

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七

種言廣義  
而行必將  
驚世駭俗  
矣而明道  
以爲懷此  
理不可不  
知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霽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溫公謂王霸無異道胡氏非之以爲兩者正如砥

漢美玉之不可同年而語得之矣漢家雖霸語王者則謙遜未遑不為也非不能也嗣是而後致治之美莫若唐太宗然及其身寔多愆德豈其天分不足以望純王之政哉蓋亦王魏房杜諸公未聞天理之正人倫之至故也假令明道佐之吾且於貞觀見三古

李卓吾王霸之說極詆孟子何其敢為高論而不顧也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八

乞按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眼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川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九

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甘露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項籍頗多  
一經叙述  
便覺簡潔

蘇軾



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  
百家非無可觀皆是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  
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  
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  
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  
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  
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三蘇各擅千秋在長公猶爲傑出以文則絕技以  
品則忠義大節皎如白日不以流離竄逐二其心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4

所恨者覲面而失程氏兄弟耳故於理學一路憐  
如也若此疏明白曉暢曲盡告君之誼引其君以  
當道無踰此者卽質之洛閩奚愧焉

上賤荀子

真德秀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十一

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謹之氣。俛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利。同己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於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

卷之二  
打書而後

於路曰正  
心誠意  
斯厥開而  
其所以來  
者遠矣

取倒是非  
無復忌憚

所稱好異  
者者者

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

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

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

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讐。有如至誠憂國

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之常分也。柄臣則以好

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

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已以

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

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為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

斯文正統卷之十三

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

謹畏為當然。以清修自好為不情。以頂踵亡耻為得

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

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

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收絃更張

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

伴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簡。明

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

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

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小人巧立題目排斥正人使伸縮一步不得然後

可以惟吾所欲為。歷考漢唐以迄今日未有不蹈

斯轍者。此奏特地說破。俾人主曉然於軟熟詭隨

之中原無人品而世所目為偽學為矯情為沽名

釣譽者。反有以撐持國是表正官聯而屑朝廷於

久安長治之域也。否泰為消長之關。而消長尤為

否泰之本。救時急着。端不越此。治天下者其辨之

哉

斯文正統卷之十三

十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定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十四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琴瑟之聲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十五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披情見慷慨所欲言而一段至誠惻怛之意隱躍其中先儒云孔明有儒者氣象於此窺見一斑昔人弔文山詩云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



從周又云子房本爲韓王出諸葛安知漢祚移以諸葛喻文山以伯夷子房配諸葛善哉言乎

後出師表

諸葛亮

此表入師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臣亮不才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  
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十七

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  
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  
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一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  
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  
定。一隅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  
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黎。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若年耳。然喪趙雲、楊羣、馬玉、關芝、丁立、白、黃、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緒、史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此

斯文正統

卷之五

臣之未解六也。大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羽歸蹉跌，音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吉凶禍福相為倚伏，士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局之難易，事之成敗，非所問也。漢無文章，惟有出師二表，故蘇子瞻謂其與伊訓、說命、出表裏，非知侯

其能為此言乎

斯文正統

卷之五

論佛骨表

韓愈

後世使佛  
率其長生  
故其舉古  
帝王以破  
之

伏以佛者西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比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三

三語深中  
帝怒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

高祖嘗下  
詔命有司  
以法天下

聖文  
皇帝

代為國護  
一番以便  
吹過

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階入大內。又令諸寺遍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三

愚頑何知  
勢有必至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毀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西域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不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被擲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患。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斯文正統卷之十三

三

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原道論佛骨表只此兩文足以槩公生平矣。厥後尹京兆六軍相戒曰。是尚欲焚佛骨。何可犯也。奪三軍之氣。續千聖之燈。文果有用。豈在多哉。釋氏之徒。尚藉口大顛一事。誣公何其惑也。噫。非特誣公也。誣朱誣程。併誣孔。使天下後世之人。交口誣佛。而後已。噫。何其惑也。

傳奕上疏請除佛法。其畧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塗謬張大道故誣誣切特甚大

贈太常卿吏部員外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荑弘殞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者。希聖得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竝以品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羈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籍網四張。喬固膺滂。桔鉞相結。焚原盪。不可迴親。固有懼禍之夫。

斯文正統卷之十三

三

閉門而拒岑。睡知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閔。而爾獨持虎執獲。冰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摯。俠抗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以狗彘。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邱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爲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髦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幃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囚。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雉。雖復漢尉。啣鬚。唐臣。嚼指。未有並其慷慨。儼此從。

容者矣。今樞軸旣旋。銑竝設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群墓。顯揚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賜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二豎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典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之報。彌愧好回。

崔魏之難殺忠臣如艾草菅死者不獨周公一人也鴻寶先生典筆凡代王言所褒美者亦不獨周公一人也特錄此篇而諸君子從可想見矣嗚呼

斯文正統

二四

天地正氣不數鍾鍾靈矣又爲宵小輩摧折殆盡  
所幸者事久論定向存此一綫公道耳亡何而國  
難作先生率闔門報亡友於地下後人又以先生  
之贈人者贈先生矣悲哉

宜與我  
以書不朽

爲徐敬業討武壘土音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嫉眉不肯讓人掩補工讒狐  
 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續加以  
 虺蜴音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  
 屠兄弑君音鵠音去聲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猶復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  
 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三

五

已亡。鷲。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帝后識憂。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長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斑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音噴咤音嗟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當年臣子  
豈無悔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勲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楊廣之惡甚于桀紂唐初少二檄遂爲千古遺恨武曌之惡甚于楊廣得此檄差堪吐氣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畔逆目之不亦謬乎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三

魏元忠以良平之智監李孝逸軍言聽計從使能用灌嬰之策與英公連兵安李之功當與安劉等惜其智不及此遂令駱公爲空言可勝嘆哉

狄梁公是權駱公是經經不勝權抑亦才不逮德○武氏一見其文嘆曰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知言知人而又明於相天下之道何物老嫗有此真眼

論屬檄

羅倫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于郡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

斯文正統卷之十三

三

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餽飲詠鼓篋庠序見食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憤之高談擊節真有翱翔古人而大號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甘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隅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吸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曩帛權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



非義利關  
頭見得十  
分透徹何  
得有此高  
論

思及此當  
小有所見  
言

一不可  
一不可

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屋連雲  
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  
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  
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  
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  
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  
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  
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  
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廼計不出此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元

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  
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  
為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  
吾屬者尙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  
公哭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  
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說職分處極着痛癢說貪墨處極中膏肓說本等  
受用處使人有浮雲富貴之思說沒身遺臭之虞

人有汗顏名教之悔末又歷叙官箴以儒者學問  
為循良事功覺昔人所謂三寶五善未足以盡之  
也豈獨當年屬吏所宜奉行唯謹哉卽萬世學士  
入官者莫不然矣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元

正氣歌

文天祥

公曰星  
不河  
草胡人  
之浩然  
也  
齊太史而  
下十二人  
所謂烈烈  
者此也  
名者古  
宜矣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  
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十

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  
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  
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  
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  
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  
顏色。

成仁取義  
端自讀書  
得來底讀  
而後知人  
何能已已

自古推死節者。輒首文山。固其正氣。彌天塞地。抑

亦雄文。駕古驅今。

有宋興王之佐曰趙中令。亡國之臣曰文文山。利  
害禍福相去遠矣。後世景仰古人者。必不以趙先  
文。然則臣子遭逢靡定。顧所自立何如耳。

斯文正統

卷之三

三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迳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斯文正統卷之三

三三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水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爲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晉宋鼎革之日。賴有淵明一人。淵明高尚之志。賴  
有歸去一文。非此人不稱此文。非此文不傳此人。  
○楊子雲作太玄。以周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談文  
者至列之孟韓之間。豈知華其外。而實陋其中。較端  
去來辭。無異風雲月露。而况劇秦美新諸作。耶所  
以然者。心勞日拙。那討好文字來。惟心逸日休。始  
庶幾耳。故曰。文章關乎氣運者。關乎心術也。縣文  
章。固可以窺心術。縣心術。亦可以評文章。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三三



自警辭

海瑞

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暢於道。亦難矣。瑞以此懼。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顯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官而得錢易。易為官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乎。昔有所操。今或為恫恻者。易之乎。財自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見影。寢則愧矣。徒對人。口語以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三四

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抗乎。參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為重乎。或疾中而氣餒焉。下能長江大河。浩然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有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亘古今。不顧者。終亦不然乎。人非無賄之患。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女不能以全體將之矣。顏以立於天地間。耶。俯前索氣。縱其一舉而蹙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為之奔趨焉。無足尚也。嗚呼。瑞

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前言。冀若嚴師。丁字具在。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碎。晉之諍。爾旁。

先生識近。偏氣近激。而冰心鐵骨。凜烈日霜。秋霜讀此文。若或見之矣。昔人擬之。汲長孺。包胥。之。聞信哉。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三五

林貞女傳

吳國倫

貞女名萊，閩縣林參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廨，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並仕浙江。中丞因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日女卽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舐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參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三

鄉語。乃造膝而請其義，參政爲援訓詁解之。女大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母亦未聞古之道也。參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閭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參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目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棒匪盜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

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日相慰解之。曰：子於

陳家兒，未嘗湏臾共年，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老親

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

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

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顧然而人面哉？卽父母愛

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

詞。女因泣請於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上，其治兩

壙，虛其一俟。見見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

而盡。庶吾志明，且此於禮也已。參政又熟察女，已有

斯文正統卷之十三

三

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旨，以語中丞。中丞得書，悲

愴嗚咽久之，乃報參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

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天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以

及人之子，是重余不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

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

見者死耳，乃兒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輒負之，雖

生之謂何？見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閣，絕飲食

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

源合葬焉。嗟乎！占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

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往往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其所以。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託而從容赴之。此何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垢。之外。而有高於於赤日烈於秋霜者邪。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叙事逼真太史公而一唱三嘆莫不縷心入骨

余嘗爲范烈女序。稱引往事未嫁殉夫者於李空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三八

同傳中得祥符陳氏於葉慈谿傳中得構李項氏二氏之外以爲絕響矣。及讀諸名公文選又得閩中林女其人。聞見之不可不廣也。如是縣今論之林也。陳也。項也。以節稱三不朽異也。李也。葉也。以文稱三不朽。滿之范既合三女之不朽而四矣。嗣是東華者。誰其合三公之不朽而四也哉。

義婢傳

吳國倫

大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埋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非所謂男而壻婢女而婦。奴卽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齊威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卽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以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刎。縣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困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三九

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縷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從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從吏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春。私謂奴曰。明日不相春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入與奴與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



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閭可損保訓可辱也。顧獨視而適爲汚。而甘死若怡。茲不漂漂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若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讀史至李善傳。私心嚮往者久之。其古今男僕之

冠乎茲。又得莊氏傳讀之。義甚烈。事甚奇。其古今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四十

女僕之冠乎。然則人無間貴賤。顧所樹立何如耳。

卓哉兩僕。九原可作。執鞭所欣慕矣。

卓氏財傾西南。蔡氏文名當代。而有女潘奔。大爲

家聲之玷。視八兒寧不愧死耶。

孔子封王辯

吳沉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謬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曰。久矣哉。縣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莊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地。況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後

之以王者之貴。若王者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有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  
帝三王。盡君師之責。亦有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  
者也。師也者。天子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  
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  
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  
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係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  
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  
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  
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三

謂王祀非布衣所宜則顏魯而下錫以三等之爵

皆非與素王之稱。恐未可深非。但王者一代之崇  
榮人君所同也。師者萬世之模範。孔子所獨也。同  
不若獨之貴。故王不若師之尊也。嗣是子敬張公  
以其說進。遂定至聖先師之號。雖聖人復起。豈能  
易哉。

斯文正統卷之五

四三

正直忠厚辨

孫承宗

不謂理雖  
無端似亂  
直之心  
莫不知不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各一

夫羅豫章氏論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而正直忠厚有似有真。人臣務托其似者以成名而不務其真者以益國。於是不可辨。蓋辨其真於似而託焉者也。何也。兩者實難副而名易襲也。實難副則未易奉其身以入于中。而名易襲則不難竊其似以託于外。然託之心同。而託之術異。託正直者。利攻訐。而託忠厚者。利容人之惡。以明怒。託正直者。利武健。而託忠厚者。利出人之罪。以明寬。託正直者。利慤猛。而託忠厚者。利出人之罪。以明寬。託正直者。利慤猛。

此形狀  
故有此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各一

勿爲齒然觸其牙而鋒與有力焉。捫其舌而齒與爲輔焉。借谷永之術以託正直。則願爲及不爲。諱願爲齒不爲舌。然又有試而諱乃全焉。齒有噬而舌乃存焉。此其術甚工。其爲心甚密。即人主覺其託而去之。正人惡其託而攻之。則託正直者。方自負孤高之抱。而驟而攻之。天下不知其過。而或有逐方正之名。託忠厚者。嘗工爲希世之態。而卒而去之。天下反重惜其人。而或有失長者之議。夫託而至於攻之去之難也。則名譽在人臣。而顯害在人主矣。爵祿在私家。而危亡在宗社矣。然而真者固無託也。秉道於權不乘。權以市恩。亦不撓。權以弭怨。原情於法。不挾法以修怨。亦不骹。法以見德。竭心於主。不忤。主以爲高。亦不徇。主以求合。勢不回。則傳相之鹽梅。而無相因。時不殊。則蕭曹之畫一。而無相乘。意不分。則周召之同心。而無相角。世以唐虞之曰吁。曰咈。爲正直。而孰知夫各盡其心。而不忍阿者之爲忠厚也。又以其相議相拜。相都俞。爲忠厚。而孰知夫順心而發。無所委曲者。之爲正直也。故以正直之心。行其正直者。天下畏其



嚴而能服。蓋合用之則爲真。分用之則爲似。然正直多憚其難合。而忠厚每狎其易與。故僞士託正直。難託忠厚。易然爲圓者。其樸必方。愚以爲能爲正。直者能爲忠厚者也。此豫章所以取長孺也。

忠厚二字。周人以之開國家。孔門所謂藏身之恕也。正直二字。詩人以之勉寮友。孔門所謂無慾之剛也。世豈有不正直之忠厚。亦豈有不忠厚之正直哉。自後人岐之爲二。故公孫弘之忠厚。卜式之正直。皆得以鈎譽取寵。而汲長孺不免淮陽之行。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五

矣。以武帝之知人。用舍若此。他尚何說哉。此辨如老吏斷獄。曲直較然。使古今一切深人曲士。兩無所容。而立朝之真人品真事業。將於是乎出矣。

七儒辨

宋 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不擷其玄精。嘯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津梁。網其蔓蔓。引觶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三

四

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各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逆朴事機。真然凝然。規然幽然。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壇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勢佚。使民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常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

子房之學  
術數不足

以事之與  
陳仲稱非  
其倫矣

學者之所  
皆當以三  
本謂此也

儒。備陰陽之理。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六

可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率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微。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示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則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跽自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山人一也。天不足爲

八中儒之  
名正始  
而不作  
之實自若  
相始

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爲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夔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天官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斯文正統 卷之三

四七

儒行見於載記詳哉乎其言之也。嗣是而後秦則一壞之。漢則嫂之。罵之。儒道輕而九流三教雜然並興。紛紛有角立之勢。賴有宋真儒輩出。大道如日中天。然竊其名亡其實。羊質虎皮者。比比而是也。此文點開扶正。大有功於儒教。三代而後興王之佐。殆不乏人。其有明於儒氏本末者乎。文憲應運而出。開一代文明之治。匪偶然也。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取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四

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法。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日有伏生

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死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曲第頌以美冀。為止直所羞。即是觀之。則眾儒傳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滂。定宛。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悉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四

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滂。定宛。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悉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



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五十一

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五十一

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妄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誥訓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陋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遼瑗林放申

從祀  
聖廟  
爲通

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  
邢昺論語注疏申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  
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根封文登侯在  
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  
公伯寮恕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姦勝而孔子稱  
堯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  
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  
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根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  
爲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瑗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五三

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  
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  
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  
庶乎其各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  
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  
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  
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  
以子思孟子爲亂天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

請議  
全嘉  
朱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五三

元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  
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  
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  
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  
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  
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善者而知其非僭  
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統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  
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  
古今之變指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  
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迄今  
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  
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  
爲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  
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山陰著而不得比於濂  
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  
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  
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脩載瑗事以爲百



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信矣。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若得加封爵使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斯文正統。卷之十二。四。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

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爲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斯文正統。卷之十二。五五。一時之虛名。容有舛訛。千秋之公論。究無假竊。而况聖門俎豆正古今直道所從出也。黜陟之權。徒沿舊習。可乎。聖學不明。匪人濫竽。而有功斯道者。反不得預孔廟。有靈當亦代爲惻然矣。此疏大明黜陟使先輩心折。至於正顏曾所未安。崇程朱所自出。尤爲數百年曠典。不可一日不舉行者也。天之生箕嶽也。豈曰偶然。而當時顧有異議何哉。



奏復七聖謚號狀

顏真卿

謹按禮記曰。先主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樸散。謚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逮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創

武氏亂政  
何足法而  
後代因之

何足法而  
後代因之

斯文正統

五

門下罪已之詔。叙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改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五  
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王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爲定。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謹持其美稱而正之。夫文弊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

歌而反之以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皇帝之號自秦政始名雖美而實則卑矣。謚法襲之輒加數字徒以多爲善而已何爲也。魯公此議一洗陋習爲百代可因之法其姬氏功臣乎。

斯文正統卷之三

五

劉司獄承恩圖引

楊繼盛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得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恩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益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五九

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俱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應勅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至故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官室飲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荷

不可失

時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據君。以身殉國。臣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已。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子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為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者急身圖則汗輕民命。則廢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六十

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劉子所報者爵賞之恩也。椒山所報者刑罰之恩也。恩不同而報同。故雖始終為劉子謀而忠愍之志業已行乎其中矣。絕命詩云。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圖報之志。其至死不變乎。

證人更言

劉宗周

一日。稟問。若以體獨學以學為人。則必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人。證其所以為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默而申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獸處之時。可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拚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六

姑即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為。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為必慎其默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為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益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反乎性。無



後者動之  
微者先  
見者動  
子不遠  
復其初  
此其處  
可者力

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  
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  
之物。則嗜慾忿懣。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  
窒慾。慾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  
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常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  
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莫及圖者。昔人云。懲忿  
如摧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甚故  
耳。學不本之慎。默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  
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三

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摧山填壑  
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  
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卽是慾之窒之  
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  
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默體之至神。不  
足以與於此也。

三日。謹威儀。以定命。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下貞邪  
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  
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

五行  
依叙

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  
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  
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  
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  
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  
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  
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  
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三

是與。  
四日。敦大倫。以凝道。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  
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  
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  
屬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  
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  
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  
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  
其誠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於事業。而其

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慥慥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追於責乎。

有非有  
於五倫  
外也但上  
節六親橫  
之大此節

節節之

五日脩百行以考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  
意言之也。只繇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  
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  
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闊切痛癢。然而其間有

六四

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卽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寔。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廢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脩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湏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

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就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卽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卽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五

六五

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  
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  
愈明。則查箇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  
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雖溪居獨處時。天地若或臨之。鬼神若或伺之。罔  
敢自暇自逸。而又察之念慮之微。而又嚴之動作  
之際。扶綱植紀。敬小慎微。務俾天命之性完全交  
付。而後克稱踐形。惟肖耳。若是者。豈有他哉。見義  
必爲。改過不吝而已。念臺先生之言。可謂發周子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李世卿學錄題

周瑛

引證而何

世卿近遊南海陳白沙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細縛欲撤去之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徃徃以其靜觀天下之動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說果出白沙否顧瑛聞人心無外以為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靜體及用一以貫之自餘為學皆繇博以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六六

求諸萬殊窮理也

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繇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以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

格物凡例

格物致知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六七

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底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參差蓋在己者有所拘礙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播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具然而

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  
白沙之學傾動一代薦剡至不可枚舉然其於禪之一字恐未能免如世卿學錄之類是也羣渠按  
小切理因病下藥大有功於聖學



大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爲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於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問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常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爲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

斯文正統卷之三

六

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於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爲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繇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爲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卽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爲非。以孔子爲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

以孔子爲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卽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爲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於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爲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爲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卽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爲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

斯文正統卷之三

六

余於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陽明大儒吾無間然矣。其叙子靜文集。稱引濂溪明道。而不及伊川。考亭。若有所不滿於兩夫子者。其徒效之。故鄒東廓叙先生文集亦然。且嘆後學支離。一段明實譏刺之意。噫。此非所謂操戈者耶。少墟先生以此與異端越俎併戒。蓋有爲乎其言之也。

張載

異凱而我  
望國如如  
天  
而  
我兄弟故  
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悽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斯文正統  
卷之十一

半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主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銘從說卦悟來天父地母則長男中男少男皆男兄弟也長女中女少女皆女兄弟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其志長男長女之志乎朋友信之其志中男中女之志乎少者懷之其志少男少女之志乎

惟孔子爲能體脩此理惟張子爲能發明此理  
不讀太極圖說無以見道之源流不讀西銘無以  
見道之分量以圖始以銘終學者之全體大用具  
是矣中二百篇則表裏精粗之畢到也

斯文正統

卷之十二

七  
一

國朝刁包編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所錄歷代諸儒  
之文凡二百一十有六篇其凡例稱專以品行爲  
主若言是人非雖絕技無取蓋本真德秀文章正  
宗之例持論可云嚴正然三代以前文皆載道三  
代以後流派漸分猶之衣資布帛不能廢五采之  
華食主菽粟不能廢八珍之味必欲一掃而空之  
於理甚正而於事必不能行卽如文章正宗行世  
已久究不能盡廢諸集其勢然也至蘇軾大悲閣  
四大菩薩諸記因題製文原非講學言各有當義  
豈一端而包於歐陽修本論評語中極詞詆斥然  
則真德秀西山集中爲二氏而作者不知凡幾包  
旣講學不應不見是集何以置之不言豈非以蘇  
氏爲程子之敵真氏則朱子之徒乎恐未足服軾  
之心也



漢魏詩乘二十卷附吳詩一卷

〔明〕梅鼎祚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魏詩乘二十卷》提要

漢魏詩乘序

千穠鄉人梅鼎祚撰

漢魏詩其先輯者數家並存什一

北海馮汝言下迄六朝纂為詩紀

備矣而其版在關中江以南不皆

經見雒中嘗刻所為漢魏紀歲久

漢魏詩乘

序

一

遂川徐翰刻

並漫漶讀之固不勝乙也余廬居  
豐暇廼稍臚其體尚論其立而有  
所評騭及通故者悉叅伍之間亦  
有所更益云其名曰乘者呂其評  
騭論世而名之也里之諸雋孳、  
古昔聚族而謀梓凡此以使人多

所見少所乙呂竊比于述而已北  
海其為功甚偉其何敢貪之諸儁  
則劉子徐子沈子庥子劉伯子往  
以余游二庥余甥沈子故太史君  
典子余通家徐子與余家同薦者  
三世而其尊人方伯公自淞趣徐

子董成余從弟蕃亦與焉蓋余實  
首事、竣因系之叙叙曰詩之變  
至大曆以還極矣而其趨寢下其  
于古寢微

明興北地信陽號履更始作者相  
承直將躋大曆而上暨于嘉隆質

有其文斌、盛矣然其為晉齊梁  
為景龍開元庶幾權瀆而衡古而  
以概漢魏之際終不能無後言此  
何以異蓋無方之與有方異也有  
方則有待有待者易為力無方則  
無待無待則待者為煩世人率近

取以新耳目聞道滿百何論大方  
或曰隆則隆汙則汙各以其志旋  
規而行日不盡舍其不失步也者  
幾希抑或句擲字比引繩批根津  
津乎其若合也而削鑿者進于神  
斲輪者務于化神化不存合者離

矣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曰神無  
方殆是之謂厚論者聖人退而刪  
詩遺經具在烏漢魏之足多其言  
近是卒未明于體要者也夫岷山  
雖望不以其末堙江積石雖祀不  
以其末堙河要之羨溢廼始為蓄

漢魏詩集

序

四

爾如又引于正經則桑中病放雲  
漢病誣四簋卑瘼有北掉激其存  
者又曷故焉操觚之士惡末流之  
波而思從先進也請以是為嚆矢  
萬曆癸未七月既望書于玄白堂



漢魏詩乘總錄

宣城梅鼎祚禹金輯

沈約宋書云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  
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  
氣固亦多矣若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  
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畜盛藻甫乃  
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

漢魏詩集

總錄

一

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  
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又云子建由京之作  
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  
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閒繹托辭  
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  
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  
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  
崎嶇牽引直為偶說惟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



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劉勰文心雕龍云漢初四言章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還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辭比

漢魏詩集

總錄

二

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竝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哲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又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

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揚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明詩

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襍曲麗而不經亦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襍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變曠至

漢魏詩集

總錄

三

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又云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賢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竝無詔伶人故事謝綵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喪殊事而竝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

斬疑作軒  
樂府

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  
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  
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栢梁展朝  
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  
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凝奏買臣負薪而衣  
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  
之屬應對固無方篇草亦不墜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  
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

漢魏詩集

總錄

四

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于孟銳思  
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  
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  
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  
讖頗畧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表以補令  
雖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壁  
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頌東  
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  
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  
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

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益歷政講聚  
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  
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騷  
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  
遷文學遂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  
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  
之豪下筆琳琅竝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  
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  
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  
文蔚休伯之儔子淑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

漢魏詩集

總錄

五

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  
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哀俗怨竝至深而華長  
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  
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  
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  
澹而嵇阮應繆竝馳文路矣

時序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  
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  
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鬱



嗣宗倣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  
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觸類而推表裏必符體性

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  
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膏氣  
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  
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竝重氣之旨也風骨

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  
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  
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

漢魏詩集

總錄

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襍出詩騷而體之篇  
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章句

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楊馬張  
蔡崇盛麗辭如宋盡吳治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竝  
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  
趣割毫朽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麗辭

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算  
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誚實以作  
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  
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惘以麤疎丁儀貪婪

以乞貨路粹餽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  
仄於賈郭傳玄剛隘而詈臺孫楚恨復而訟府揮毫

鍾嶸詩品云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曷矣夏歌  
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  
眇逸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哀周之  
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  
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  
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

漢魏詩集

總錄

七

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  
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江淹云楚謠漢風旣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  
猶藍朱成彩錯襍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  
極

庾信云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白云凡詩之興作北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  
商頌周雅方陳金石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



歷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  
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  
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首稱洛陽才子潘左爲  
先覺乃若于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籍甚當時竝文  
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

獨孤及云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  
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  
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  
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  
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

漢魏詩集

總錄

武三百七十六

跡

元楨云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  
頌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  
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  
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襍而辭意闊達指  
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  
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  
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

數滄浪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  
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

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  
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  
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賢卿公

陳繹曾詩譜云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凡讀建安  
詩於文華中取真實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京以上  
主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  
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製漢樂府真情自然但不能  
中節累度乃是好景辭耳

徐禎卿談藝錄云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  
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措紳先生咸從附作雖

漢魏詩集

總錄

九

規迹古風各懷剗削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  
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  
下里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  
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  
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辭質而不采七情襍遣  
竝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  
仲墳簞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之學獨專其盛然  
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  
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  
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  
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云詩緣情而綺  
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  
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  
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  
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非無質由  
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  
乃文質襍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  
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救也不可以悉矣

漢魏詩集

總錄

十

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于草卒命辭慷慨  
竝自奇工

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  
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溪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  
而植旨繩古以崇辭

夫辭士輕儉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  
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屬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  
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  
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縉綬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余  
枕入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

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  
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鳩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  
氓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  
懣杖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  
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  
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鷄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勸慶  
木瓜采芣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  
役伐檀七月之勤斂常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氣辭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漢魏詩集

總錄

十一

韋仲班傳輩四言詩僭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

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浪繁木詩一章亦佳緣不文  
雅頌困爾

七言沿起咸云栢梁然齊威加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調辭與五言  
界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陸其  
雋燕歌開其靡他或襍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詩妍  
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賢先合度而後工拙從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  
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  
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上醜然而並



驅者託之軌度也

詩家直說云兩漢氣純魏氣平晉氣激六朝氣靡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又云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為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化也

漢魏詩集

總錄

三

蕪陵詩亦有聲律出乎無意六朝聲律之盛出乎有意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齊梁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詩賦由是不古矣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嚴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馮惟訥詩紀云按三言始天馬似矣江有汜亦非純體曷謂始耶

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滄浪謂起於韋孟誤矣馮惟訥詩紀云按四言詩三百五篇在前而嚴云起於韋孟蓋其敘事布辭自爲一體漢魏以來遞相師法故云始於韋非徒言也或又引康衢以爲權輿又烏知康

衢之謠非列子因雅頌而爲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載在典謨可徵也

塵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栢梁篇祖之劉以交交黃鳥至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大雅曰維昔之當不如時頌云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芻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矣馮惟訥詩紀云按諸家所論七言詩始惟垓下爲近之他皆襍出一二言未爲全體至於如

漢魏詩集

總錄

三

甯戚扣牛所歌高誘注國語以爲碩鼠之詩雖未必然亦足以明南山白石之篇誘時未嘗有也他如列子擊壤孔叢子大道歌續博物志狄水歌拾遺記甯武子詩皇娥歌白帝子答歌皆出於著書者之手其文義各自爲體而辭義淺淺居然有別至吳越春秋所載窮劫之曲采芻婦歌河梁之詩尤淺劣不足道而近時論詩者遂引以爲據辨七言不始於栢梁亦何以稱知言也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



人之氣骨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蚤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

王世貞藝苑卮言云上山採薜蘿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雞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入變豔歌紉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惟

漢魏詩集

總錄

五

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汜布濩之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金支秀華庶吒翠旌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惟德之臧建侯之常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熒熒紫芝可以療飢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弄我如遺迹盈盈

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絃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疎來者

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出戶獨徬徨憂思當告誰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不惜年往憂世不治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豈伊不虞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怡疇敢以渝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憂來無方人莫之知徬徨忍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永彼長風言息其詩陟彼高岡言刈其楚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志倣儻精權奇簡粹雲霓上馳今安匹龍爲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蘭昌樂肉飛朱虹垂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也獸走索羣衛草不遑食世幾蒼草令我哀歎此亦奇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鉛塹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不足知者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卽齊梁繼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

材師匠宜高格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自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嶷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魏文帝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時無所假成自以騁騁馳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繁長於詩賦幹時有逸氣然非案匹也如案之初征登樓賦征思幹之玄隱漏卮圓扇楠賦雖張蔡不通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

漢魏詩集

總錄

七

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襟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曹植與楊修書云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

魚豢云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

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粲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予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薏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靡疎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益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損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文心雕龍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儔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

漢魏詩集

總錄

七

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又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為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道論阮藉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簫含定管故無往而不一陳思



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聲律

詩品云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于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原離宴鮑昭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思君如流水既是卽日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

漢魏詩集

總錄

大

登隴首蓋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敖陶孫器之評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玉箱襍記云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

談藝錄云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哀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場巧思透迤失之靡靡休連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雖肉重稍

割曳綴縣竝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粟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詩家直說云魏文帝曰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曹子建曰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曰存亡有變化日月有浮沈張華曰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靈景曜神州張協曰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潘岳曰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陸機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以上雖爲律句全篇高古及靈運古律相半至謝朓全爲律矣

漢魏詩集

總錄

九

藝苑卮言云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辭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平下尤爲不公可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子桓之襍詩二首子建之襍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若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



坐之類是也

當時孔文舉爲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詩勝於文兼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稱建安才子其次文舉又其次爲公幹仲宣

漢魏詩乘

總錄

二十

漢魏詩乘總錄

漢魏詩乘前十卷總目

漢一

高帝

大風歌

楚歌

項籍

垓下歌

虞美人

答項王楚歌

四皓

紫芝歌

采芝操

漢魏詩乘

漢目

一五

唐山夫人

安世房中歌

戚夫人

春歌

趙幽王友

幽歌

朱虛侯章

耕田歌

武帝

瓠子歌二首

秋風辭

太一歌

李夫人歌

淮南王安

八公操

烏孫公主

悲愁歌

霍去病

琴歌

司馬相如

琴歌

卓文君

白頭吟

李延年

歌一首

昭帝

黃鵠歌

燕刺王旦

歌

華容夫人

歌

蒲梢天馬歌  
落葉哀蟬曲

淋池歌

廣陵厲王胥

瑟歌

廣川王去

歌二首

望卿歌

楊惲

拊主歌

王昭君

怨詩

趙飛燕

漢魏詩集

歸風送遠操

班婕妤

怨歌行

漢二

東平憲王蒼

武德舞歌詩

馬援

武溪深行

梁鴻

五噫歌

修成歌

班固

郊祀靈夢歌

張衡

同聲歌

靈帝

招商歌

蔡邕

飲馬長城窟行

蔡琰

胡笳十八拍

漢魏詩集

漢目

四

武七

辛延年

羽林郎

宋子侯

董嬌嬈

諸葛亮

梁甫吟

龐德公

於忽操三章

漢三

樂府

無名氏

郊祀歌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朱明

西顥

玄冥

惟泰元

天地

日出入

天馬

天門

景星

齊房

后皇

華燁燁

五神

朝隴首

象載瑜

漢魏詩集

漢目

五

希二百〇一

赤蛟

鼓吹鐃歌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斑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漢四 樂府 遠如期

石流

無名氏

相和歌辭

相和曲

箜篌引

江南

東光

薤露

蒿里

雞鳴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同前楚辭鈔

漢魏詩乘

漢目

六

吟歎曲

王子喬

平調曲

長歌行 同前二首

猛虎行

君子行

清調曲

豫章行

董逃行

相逢行

長安有狹斜行

瑟調曲

善哉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行

西門行 同前

東門行 同前

上留田行

婦病行

孤兒行

鴈門太守行

豔歌何嘗行

飛鶴行一首附

豔歌行 同前

楚調曲

怨詩行

大曲

滿歌行 同前

漢魏詩乘

漢目

七

漢五

無名氏

舞曲歌辭

鐸舞歌詩

聖人制禮樂篇

巾舞歌詩

拂舞歌詩

淮南王篇

散樂

俳歌辭

襍曲

蜨蝶行

傷歌行

悲歌

前緩聲歌

枯魚過河泣

古咄咄歌

古八變歌

豔歌

樂府

陳歌

古歌

古歌

古歌銅雀詞

焦仲卿妻作

漢六

武帝

漢魏詩乘

漢目

八

栢梁詩

韋孟

諷諫詩

在鄒詩

東方朔

誠子詩

李陵

與蘇武詩三首

別歌

蘇武

詩四首

韋玄成

自効詩

戒子孫詩

息夫躬

絕命辭

漢七

東漢

白狼王唐敢

作都夷歌

遠夷樂德歌

遠夷慕德歌

遠夷懷德歌

梁鴻

適吳詩

思友詩

漢魏詩乘

漢目

九

班固

見前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詠史

傅毅

迪志詩

崔駰

安封侯詩

張衡

怨篇

四愁詩

定情歌

舞歌

李尤

九曲歌

朱穆

與劉伯宗絕交詩

桓麟

答客詩

客示桓麟詩

高彪

清誠

蔡邕

漢魏詩乘

漢目

十

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

樊惠渠歌

翠鳥

琴歌

王逸

琴思楚歌

趙壹

疾邪詩二首

酈炎

見志詩二首

仲長統

述志詩二首

孔融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襍詩二首

臨終詩

失題

六言詩二首

秦嘉

述昏詩二章

贈婦

留郡贈婦詩三首

徐淑

答秦嘉詩

漢魏詩乘

漢目

十一

蔡琰

悲憤詩二首

應亨

贈四王冠詩

虎賁郎

射鳥辭

蘇伯玉妻

盤中詩

竇玄妻

古怨歌



漢八詩

無名氏

古詩十九首

古詩五首

古詩三首

古詩一首

古詩一首

李陵錄別詩八首

蘇武答詩二首

古詩二首

古絕句四首

古歌

古樂府

古五襍組詩

古兩頭纖纖詩

漢九

漢魏詩集

漢目

三

歌辭

平城歌

畫一歌

淮南民歌

衛皇后歌

鄭白渠歌

潁川歌

匡衡歌

牢石歌

五侯歌

樓護歌

尹賞歌

上郡歌

張君歌

朱暉歌

涼州歌

董宣歌

郭喬卿歌

鮑司隸歌

通博南歌

廉范歌

喻猛歌

陳臨歌

魏郡輿人歌

范史雲歌

劉君歌

董逃歌

賈父歌

皇甫嵩歌

洛陽令歌

崔瑗歌

吳資歌

又歌

爰珍歌

高孝甫歌

襄陽太守歌

隴頭歌二首

又歌

匈奴歌

漢魏詩集

漢目

三

百六

謠辭

武帝太初中謠

元帝時童謠

長安謠

成帝時燕燕童謠

成帝時歌謠

鴻隙陂童謠

王莽末天水童謠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時蜀中童謠

城中謠

會稽童謠

又謠

河內謠

順帝末京都童謠

桓帝初小麥童謠

城上烏童謠

桓帝初京都童謠

桓帝末京都童謠

桓帝末京都童謠 鄉人謠

任安二謠 桓靈時童謠

靈帝末京都童謠 二郡謠

太學中謠

右三君 右八俊

右八顧 右八及

右八廚

京兆謠

獻帝初童謠 獻帝初京都童謠

興平中吳中童謠 建安初荊州童謠

漢魏詩集

漢目

十四

恒農童謠 閻君謠

京師謠

漢十 諺語

楚人諺 逐彈丸

紫宮諺 路溫舒引諺

崔寔引里語 東家棗

鄒魯諺 諸葛豐

三王 五鹿

谷樓 張文

楊伯起 憤如屋

投閣 杜陵蔣翁

竈下養 郭氏語

南陽諺 戴侍中

井大春 劉太常

楊子行 許叔重

馮仲文 江夏黃童

白眉 魯國孔氏

胡伯始 避驄

考城諺 朱伯厚

太常妻 縫掖

漢魏詩集

漢目

十五

荀氏八龍 公沙六龍

帳下壯士 郭君

柳伯騫 繆文雅

許偉君 王君公

少林 石里

時人語 相里諺

袁文開 五門

賈偉節 雷陳

作奏 游幼齊

封使君 孔明

龐公

李鱗甲

諸葛謬

僊詩附

漢初童謠

張麗英石鼓歌

西王母宴漢武帝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二首

上元夫人歌步玄之曲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

漢武帝車子侯歌 茅山父老歌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

馬明生詩三首

陰長生古詩三首

漢魏詩乘

漢目

十六

長安中謠

丁令威歌

赤雀辭

蘇耽歌

衛羅國王女配瑛靈鳳歌

漢魏詩乘前十卷總目

終

漢魏詩乘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一樂府

高帝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初爲亭長起兵破秦滅楚平定天下由漢王卽皇帝

位國號曰漢十二年前

羣臣尊號曰高皇帝

竹林詩品云漢高祖武帝之作則星漢回天苞符出水自然成章又如上棟下宇易櫓營之制而締構之蓋取諸大壯

大風歌

史記云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樂書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

漢魏詩乘

漢卷一

一

小兒歌之爲祖明令沛得四時歌辭宗廟索隱云過沛詩卽大風歌侯諸辭詩曰彼出

中子云大風安不忌危其霸心之存乎故風樂極悲來其傷心之萌乎

雖止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樂宗乎已有四百年其業令沛得以四時歌辭宗廟蓋欲使子孫知其祖業之勤爾武帝秋風辭飢子歌已無足道又爲賦傷悼李夫人反覆數言言綢繆春怨於一女丁其視高祖豈不更甚其哀哉

華薄而氣豪遠大風英主也麓堂詩話云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缺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藝苑厄言云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紫芝歌

一作四皓歌高士傳云四皓皆修道入藍田山而作歌因共人隱地時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祖而後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莫莫高山溪谷逶迤  
嗒嗒紫芝可以療飢  
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采芝操

一作紫芝歌古今樂錄云商山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不出即天歎而作歌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遭世暗昧時點儒術於是退而作此歌亦謂之四皓歌

皓天嗒嗒溪谷逶迤  
樹木莫莫高山崔嵬  
岩居穴處以為幄茵  
嗒嗒紫芝可以療飢  
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漢詩集

漢卷一

四

唐山夫人

高帝姬韋昭云唐山姓也

安世房中歌

漢書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忌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魏紀樂謂安世樂也

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樂府謂婦人禮于宮中者故惟宮中用之按書言房中歌十七章然止列為九章劉敞注云疑本十二章誤為十七章因分列為十七章之數馬端臨文獻通考亦同而郭茂倩樂府稍異作十六章今以漢書為正文以諸家本分列于下  
劉元城語錄云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駢駢乎商周之頌竹竿載馳之陋矣詩譜云安世歌質古文雅藝苑厄言云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

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  
神矣宴娛庶幾是聽郭茂倩樂府同劉敞漢書注至郭茂倩樂府同劉敞漢書注至

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官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之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粥粥音送細人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助助  
經緯冥冥郭本同劉注七始至冥冥為一章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

漢詩集

漢卷一

五

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王侯秉德其鄰翼翼  
顯明昭式清明粲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侯承德行樂交逆  
簫勺羣應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大海蕩蕩水所歸高  
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嵬百卉殖民何容譽有德安其  
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  
民人劉敞注以我定歷數為一章王侯之章安其樂民人海內至燕國一章大海至有德一章安其樂民人  
豐草萋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同大莫大成教德長莫  
長被無極劉敞注同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

寵咸相保施德大世曼壽劉注  
都荔遂芳宵宋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  
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

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磴磴卽卽

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我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

燕臨是愛終無兵革劉注至永福一章至兵革一章章郭本至山則一章至兵革一章章

○劉奉世云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

漢魏詩集

漢卷一

太

矣於此則桂華美芳可字並衍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

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郭本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

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今聞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允承順溫良

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

受福無疆劉注至惟民之則一章至翼翼一章章郭本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

章餘同

戚夫人

春歌

一作永巷歌漢書外戚傳云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髮繫獄未會春戚夫人春且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召趙王誅之戚夫人遂有人疑之禍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

里當誰使告女

趙幽王友

高帝諸姬子初封淮陽王呂太后殺趙王如意從友為趙王後趙幽

幽歌

漢書云孝惠時友以諸呂女為后不受愛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於太后怒召趙王置邸今衛園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茅坤云此歌可以擬屈宋

漢魏詩集

漢卷一

七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

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

何故奔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

早自賊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

仇臣一作良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次子呂太后元年入宿衛封文二年以誅諸呂功封城陽王

耕田歌

耕一作種史記云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當入侍宴太后今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耕也請以軍法酒太后可酒酌章進飲歌舞請為耕田歌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

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神



武帝

諱微景帝山陰人

藝苑苑云漢武帝故是詞人秋風一章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子雲上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蟬是實

瓠子歌二首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二年四月作瓠子歌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還自臨祭湛白馬王壁今草臣從官皆負薪塞決河時東都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捷上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就爲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

漢魏詩集

漢卷一

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浩浩洋洋一作時時斷斷一作作我謂河伯兮何不仁一作皇爲河公兮何不仁吾山之吾音魚鰲桑縣名

其二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回兮迅流難牽長交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噴林竹兮捷石留宣防塞兮萬福來

公晉制其反

秋風辭

漢武帝故事云帝行幸河東制上卿視帝京然中流與岸並故辭帝散其

乃自作秋風辭○庚溪詩話云秋風辭言固維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

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權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

時兮奈老何

詩家直說云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元有正兮禮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已意

太一歌

史記樂書云當得神馬渥注水中次以爲天馬之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跼萬

里今安匹兮龍爲友

貢漢志作況爲一作與此歌樂府諸集俱未載

蒲梢天馬歌

史記云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

漢魏詩集

漢卷一

九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降書作障○校歌亦未必帝所自也

李夫人歌

漢書外戚傳云夫人卒帝思之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帝不食帝曰李夫人之貌還帷作詩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作詩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

偏一作偏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落葉哀蟬曲

王千年初遺記云漢武帝思懷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冥落葉兮

重局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字少卿，淮南王。好書，鼓琴，客左吳、日夜為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後與安俱發。刑。宗正以待節治安未至安自

八公操

一云淮南操古今樂錄云淮南好道正。淮南王好道書及方術之士有八公詣門。王問曰：王使問人自以其老難問之。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王問之，而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禮。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吾一人能望致風雨，立起雲霧，置地為江河，掘土為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溪泉，收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生存立隱，藏六軍，白日為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刀射不中。

漢魏詩集

漢卷一

十

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駢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為銀，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安乃日夕朝拜，各試所言，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即中雷被與伍被共誣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也。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置在中庭，雞犬舐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高誘叙云：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容齋續筆云：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益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瑤光過北斗兮

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

天相保兮

烏孫公主

悲愁歌

漢書西域傳云：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

歌作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  
兮龜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善騎射，再從大將軍為票姚校尉，封冠軍侯。後為票騎將軍，數

漢魏詩集

漢卷一

士

征匈奴有功，封萬二千戶為大司馬。

琴歌

古今樂錄云：霍將軍大將軍霍去病是志得意歡而作歌。按琴操有霍將軍琴歌。河操去病所作也。

四夷既護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  
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皇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  
親親百年各延長兮

司馬相如

字長卿，成都人。以謫為郎，事孝景帝。為賦得幸，常有消渴病，既免後，武帝召為郎，以辭稱其多識博物，辭為辭宗。賦頌之首。

琴歌

史記云：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召今酒酣，臨邛令前奏琴，相如為之。并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



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之臨中從事騎雍容開雅其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從之乃與文君之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今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爾人遐

其二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諸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

余悲體玉臺作意也作心○藝苑厄言云長壽宮不

卓文君

白頭吟

樂府詩集卷之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右辭曲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

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三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從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齒如馬噉箕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李延年

中山人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尚書

歌一首

武帝幸李延年所造詩謂之新聲曲文才三

漢魏詩集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昭帝

黃鵠歌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蕭兮行蒼蒼金為衣兮菊為裳

裳嗟嗟荷荷出入蕪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淋池歌

拾遺記云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

四葉狀如駢蓋花葉離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宮人賢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柁刻飛鸞翔鶴飾於船首至通夜使官人歌曰



燕刺王曰

武帝第四子  
李姬生諡刺

歌

漢書云昭帝時旦自以爲武帝子且長不得  
立乃與旦侍中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交通  
謀廢帝迎立舍人父燕會知其謀帝之出是  
後覺王憂過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  
坐飲王自歌華客夫人起舞生皆泣天子  
使使者賜璽書王以綬自殺後夫人隨旦自  
殺者二  
十餘人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  
之無人

華容夫人

漢魏詩乘

漢卷

一

命文

二百九十八

歌

髮紛紛兮眞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子歟兮妻求夫  
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

廣陵厲王胥

武帝第五子  
李姬生謚厲

瑟歌

歌漢書云昭帝時胥見帝年少無子有觀飲心迎女至李女須使下神呪詛宣帝卽位呪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胥置酒蒸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等夜飲使所幸鼓瑟歌舞王自歌左右悉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以綬自絞歿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溪人生要死何爲苦  
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蒿里召兮郭

門閥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廣川王去

繆王齊太子立二十二年罪  
徙國除西京譌記作去疾

歌  
一  
首

二首 漢書云廣川王去以陽城昭信爲后幸  
姬陶望卿爲倖寵夫人主繡帛崔駰成  
爲明貞夫人主永巷後昭信諧望卿失寵去  
與昭信等飲諸婢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肯  
尊章使美人相和歌之竟殺望卿昭信欲擅  
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少盡  
閑諸姬舍門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  
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令昭信聲鼓爲節  
以教諸姬歌之歌  
罷輒歸永巷封門

望卿歌

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  
望今誰怨

漢魏詩乘

漢卷一

主

脩成歌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上不  
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弃軀歿無悔

楊惲

**惲**字子幻宣帝時人以兄忠仕爲郎霍氏謀反惲先以聞封平通侯遷中郎將惲居殿中庶紫無私然伐其行治又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兒爲庶

人後坐  
怨望誅

拊缶歌

新正歌 漢書云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  
 諫戒之惲宰相子語言見廢內懷不服乃答  
 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卜  
 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症而  
 呼烏烏  
 其詩曰

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何時容齋四筆云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無甚然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

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百官詔諫可謂穿鑿而廷計當以人為言胡氏無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義送其終也自輔少主守成武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及賈誼劉向論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焉

王昭君名嬭漢宮人元帝時匈奴入朝以嬭配之號寧胡閼氏

怨詩漢書云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得漢立復妻之生二女范曄書云昭君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豐容靚飾顧影徘徊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遂與之生二子西京雜記云

漢魏詩集 漢卷一 去

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不及窮按其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弄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作詩以怨思云琴操弄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端正閒麗穠纖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嬭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恭藥而卒韓子蒼云其事雖出無所考正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要之琴操寂低悟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妃云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

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

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

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我我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一作傷

趙飛燕本長安宮人蜀陽人也家與歌舞號曰飛燕成帝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後

歸風送遠操西京雜記云趙后自將侍中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趙后外傳云帝幸太夜池作十人舟號合宮之舟也中起為瀛洲樹高四十尺帝御之波文鼓無附上下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星著擊玉璽令后所愛侍郎馬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嘯細柳與相屬后裙解曰顧我顧我后賜袖曰仙

漢魏詩集 漢卷一 七

涼風起今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

班婕妤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為婕妤後趙飛燕譖其呪詛考問之上善其對遂求供養太后長信宮帝崩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詩品云婕妤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休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怨歌行滄浪詩評云文選直作班姬之名蓋見奔後作樂府作班姬年

補 34—550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裂一作製皎一作鮮成一作爲團團一作團圓

漢魏詩集

漢卷一

六

彭城劉文顯公

謨閑于頌酒齋

漢魏詩乘卷第一

終

漢魏詩乘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二樂府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少好經書嘗與公卿共議定制度及廟歌飭舞薨謚憲

武德舞歌詩

東觀漢紀云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

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光武皇帝  
擢祖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  
乃進武德舞歌詩遂用之於光武廟焉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  
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  
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漢魏詩集

漢卷一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建武時爲伏波將軍征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卒

至始平之封新息侯征武陵蠻卒于軍

武溪溪行

崔豹古今注云武溪溪馬援爲南征之所作接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

歌以和之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今

多毒淫

能一作敢無兮字

梁鴻

字伯鸞平陵人家貧而尚節介與其妻孟光隱居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又去適吳依吳大家

臯伯通鴻潛避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五噫歌

後漢書云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惡之求鴻不得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官闕崔巍兮噫民之



劬勞今噫遠未央一作作

班固字孟堅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後遷玄

武司馬以母憂去官永元初大將軍憲征匈奴以為中護軍諸子多不遵法憲敗免官洛陽令种兢捕繫固遂死獄中

郊祀靈芝歌見太平御覽

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

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瑞應一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為郎中再遷大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宦官懼其毀

已共護之出為河間王相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詩譜云寄興高遠遣辭自妙

同聲歌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二

邂逅承際會得克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

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

思為莞弱席在下菽匡牀願為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灑掃清枕席鞶芬以狄香重戶結金局高下華燈光

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

衆大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秋一作秋○西溪叢語云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克後房情好

新交接願為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靈帝諱宏河間孝王曾孫先封解濟亭侯

招商歌拾遺記云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皆引渠水以

繞砌周流澄澈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又奏招商之曲以來京風歌曰

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

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嘉難踰拾遺記渠中植蓮大如蓋

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書卷名夜舒荷玉鳧曲名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建寧中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

議郎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邕遷尚書侍中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作古辭王臺作蔡邕蔡集亦載此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三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書中竟何如如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

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川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夷白齊詩話

云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中天下喪亂姬

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甚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

之重嫁陳留董祀

詩譜云真情極切自然成文

胡笳十八拍藝苑卮言云胡笳十八拍輒語似與木蘭頗類又云如胡笳十八拍調非文姬筆也

塞門胡笳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  
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  
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  
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  
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其二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  
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  
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  
自悲嗟

漢魏詩集

漢卷二

四

其三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羶裘爲裳  
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過我情鞞鼓喧兮從夜  
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  
畜恨兮何時平

其四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  
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  
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難  
阻四拍成兮益懷楚

其五

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兮  
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悵悵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  
泠泠兮意彌深

其六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  
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  
六拍悲琴兮欲罷彈

其七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五

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  
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  
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其八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  
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  
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  
成兮心轉愁

其九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生倏忽兮如白



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  
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烟九拍懷情兮  
誰與傳

其十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  
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  
將咽一生辛苦兮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其十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  
歸桑梓歟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

漢魏詩集

漢卷二

六

人寵我兮有二三鞠之育之兮不羞耻慰之念之兮  
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日居月諸兮一作日居月諸兮

其十二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  
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驩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  
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  
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

陳

其十三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  
迎我兮四牡駢駢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  
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  
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  
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其十四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  
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  
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  
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

漢魏詩集

漢卷二

七

流兮心是思

其十五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膺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  
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  
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于母分離兮意難  
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歟不相知兮何處尋

其十六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  
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  
兮情何傷兮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



仰頭兮訢蒼蒼胡爲生兮獨罹此殃

其十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  
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  
脛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  
干

其十八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  
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

漢魏詩集

漢卷三

八

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  
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  
廣兮受之應不容

辛延年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銀鞍何煜燭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賢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宋子侯

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  
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  
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  
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九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愛一作好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人從先主爲軍師後爲丞相

梁甫吟

三國志云諸葛亮躬耕隆中好爲梁甫吟

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  
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功可  
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  
古治子曰君當濟河而奮左驂治潛行水底  
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龜頸功可以食二子  
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  
然而不死無勇也列頸而死治曰  
二子死之治獨不逮又列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治子一作治氏紀一作里○滄浪詩評云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治子解題作田強固陽子西溪叢語云李善陸詩註蔡邕琴頌云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

龐德公

南郡襄陽人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年小十歲兄事之故呼龐德公

於忽操三章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旣以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兮顧

漢魏詩集

漢卷三

十

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

其二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桷榱之累重顧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其三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飢而後噫雞兮豕兮歟以是兮

吳興沈有則士範閱

漢魏詩乘卷第二

漢魏詩乘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三

樂府

無名氏

郊祀歌

漢書禮樂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辛酉事甘泉祠丘使童男七十人俱歌音祠至明夜當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屋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晉書禮樂志云漢郊廟詩歌本有祖宗之意八音調均又不

漢魏詩集

漢卷三

十一

協于鍾律其辭亦多難曉云

詩譜云十九章煇意刻酷煉字神奇藝苑卮言云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此也

練時日

練時日候有望炳管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嫔竝綽奇麗顏如荼北逐靡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  
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  
不徠下

天馬

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  
李參曰初陽新野有暴利兵武帝時曹  
屯田散望界數於渥洼水旁見草野馬中  
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兵先作土  
偶持勒得於水傍馬玩習久之代土偶時  
勒得收得獻之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也  
大初四年春武帝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  
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史記樂書別有二歌與此頗異

漢魏詩乘

漢卷三

四

太一況天馬下雷赤汗沫流赭志倣儻精權奇爾浮

雲庵上馳體容與逝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天馬歌  
音逝古通字師  
音云逝與厲同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出泉水虎脊

雨化為鬼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執

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

天馬來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西極天馬歌○并  
錄云天馬來歷無

草草即阜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阜也後借為阜隸  
之皂歷解為槽檻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  
古解為小草之草失之應邵云辰  
日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

天門

天門開誅蕩蕩穆竝騁以臨響光夜燭德信著靈寢

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

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煩黃幡比

掖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衷回若留放殪冀親以

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謬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

從高旂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殒

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閼紛紜六幕浮大海誅讀  
如迭

陸觀同閼  
叶音改

景星

一曰寶鼎歌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四年  
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

漢魏詩乘

漢卷三

五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

爰推本紀汾睢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響昭

襍變竝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

風生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

布蘭生泰尊拓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

羊思所并讓穰復正直往寧馮觴切和疏寫平上天

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附音詳  
叶音寧

齊房

一曰芝房歌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二年  
芝房之歌故詔書曰上帝賜芝房元封二年芝  
賜朕朕休是也禮樂志齊房元封二年芝

生甘泉  
齊房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按謀玄氣之精  
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四塞  
猗猗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 華燁燁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上千乘敦昆侖神之  
出排玉房周流襟披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杳杳般  
從從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

漢魏詩集

漢卷三

六

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鵠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

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

泰河莽若雲增揚波徧臚騰騰天歌

敦讀如屯

###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圪嘉壇椒蘭芳璧玉  
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  
畢觴靈輿位偃蹇并汨臚折奚遺淫淶澤淫然歸

### 朝隴首

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

朝隴首覽西垠靈電杳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句  
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鬚

長馳騰雨師灑路岐流星墮感惟風籥歸雲撫懷心

### 象載瑜

一曰赤鴈歌漢書禮樂志云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

襍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西叶音先○容齋三

筆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瑜言山出象與瑞應車也亦蛟章云象與輶印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縣象也縣象秘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 赤蛟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七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蓋百君禮六龍位勺椒

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

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

靈稷稷象輿輶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

德長無衰

宋書樂志云漢武頗造新歌然不以光揚帝臨五章歌五帝也泰元三章統頌天地而日出

入言人命不能安固武帝願乘黃之徠下如黃帝之升而仙也其後或紀瑞應或祝神燈赤蛟曰禮樂成靈將歸則送神之曲也後代郊祀樂府多倣之大都本騷九歌招魂故其詞幽深而峻絕

### 鼓吹鐃歌

漢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一云二十一曲無鈞竿今存朱鷺至石流十八



曲務成玄雲黃爵鈞竿其辭亡古今樂錄云漢鏡歌皆聲辭艷相樛不復可分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按鼓吹曲一曰短簫鏡歌劉瓛定車禮云未知其始或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其四短簫鏡歌軍樂也建初伎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則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又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也漢黃門鼓吹享宴會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崔豹古今註云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鏡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詞品云鼓吹曲其昉黃帝記里鼓之制乎後世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於殿庭者名鼓吹列於行駕者名騎吹又云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其在庭則以襄虞爲樓水行則謂之雲吹朱鷺臨高臺諸篇則鼓

吹曲務成黃爵則騎吹曲水調河傳則雲吹  
曲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駟騁此言  
鼓吹也謝朓詩鳴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此  
言騎吹也梁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  
吹此言雲吹也郭茂倩左克明並謂鼓吹短  
簫繞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  
至魏使終樂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于班  
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  
約羊十曲鼓吹之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  
曲其十曲亦因之晉武帝命傅玄製二十二  
曲而玄雲鈞竿之名不改宋齊竝用漢曲北  
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鈞竿畧而不同  
何承天義熙末私製十五篇皆倣漢舊名別  
增新意與古辭不合齊梁而下頗多追擬立  
義既乖創格互異丹鉛餘錄云鐃歌十八曲  
樂錄謂其聲辭相襍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擬  
之韻取不協字用難  
訓亦好古之弊矣  
談藝錄云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適深勁絕不  
石漢鐃歌樂府詞藝苑卮言云鐃歌十八中

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  
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  
稀收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  
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爲不足觀者巫  
山高芝爲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  
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  
龍四時和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  
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旣不能曉佳處  
又不能識以爲不足觀宜也

朱鷺

隋書樂志云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鷺鼓精也或

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  
飾鼓以鷺存其風流孔穎達曰楚威王時  
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  
是也漢曲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丹鉛  
續錄云朱鷺曲解云圓飾鼓以鷺而名曲  
又云朱鷺呪鼓飛於雲卡徐陵詩有鳬鍾  
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

漢卷三  
九

駙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證補樂府解題之缺宋何承天朱鷺篇但盛稱路車之美與漢曲異矣

朱鷺魚以烏路些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

將以問誅者

詩一作諫○升菴詩話云才驚魚以鳥  
驚何食食茹下鳥古與雅同叶音作雅

蓋古字烏也。鵝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丁栢口奴得  
其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  
和聖德詩。魚魚雅雅。本此。丹鉛四錄云。茄音荷。玄中  
記。黃帝之臣有荊茄。豐左傳。注楚有茄人。城張揖音  
荷。藝苑卮言云。烏轉爲鵝。  
鵝轉爲雅。茄下當作荷莖。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  
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暮安宿

艾如張

艾與列同見文三艾草也如讀為而  
門謂因艾得行以習武事也蓋詩以爲  
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陳蘇子卿張機蓬  
艾側唐李賀艾葉綠花  
誰剪刻俱失古題本意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  
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礪室

上之回

漢書云孝武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  
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  
武帝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漢魏詩集

漢卷三

十一

通回中道遠北出蕭關吳兢樂府解題漢  
武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建武題云  
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關宮闕名也甘  
泉宮相如上林賦璽石關歷封諸是也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  
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

一曰擁離  
又曰雍離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  
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梟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  
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不獲郭茂

巫山高

齊王融想家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  
不極極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  
思歸之意又有演  
巫山高下詳所起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  
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  
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  
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  
後漢書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次北  
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

漢魏詩集

漢卷三

十一

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太宮上食  
太常樂奏食舉按古詞大略言神仙事不  
知與食舉曲同否何承天大略言神仙事不  
篇但言升高望遠傷時怨歎而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  
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

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  
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邀遊

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  
千萬歲

將進酒

何承天將進酒篇則言朝會進酒且  
以需首荒志爲戒梁昭明而下但叙  
遊樂飲  
酒而已

將進酒樂大白辨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同陰  
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加一作佳博一作博記  
博為

###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驪蔡有赭  
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卓馳馬佳人安終極

### 芳樹

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眺早發華  
池陰但言詩暮眾芳歇絕而已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而  
為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妬人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三

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  
魚乎悲矣

### 有所思

古今樂錄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  
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何承  
天有所思篇有所思思昔人則言生羅茶  
苦哀慈親之  
不得見也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

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襍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

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

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談藝錄云樂府中有妃呼豨伊阿  
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

### 雉子斑

梁簡文帝姑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  
何承天雉子遊原澤篇言遊世之士

雉子斑如此之千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

高蜚止黃鵠蜚之以重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

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被王送行所中亮羊蜚從王

孫行

###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

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

甘星筮樂甫始美人于含四海

### 上邪

一作雅何承天上邪篇則云  
上邪上邪下難正眾枉不可矯

漢魏詩集

漢卷三

三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 臨高臺

齊謝眺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  
而曾登臺也○談藝錄云古詩句格自質  
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鏡  
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  
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為

七言  
宗也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

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履

云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  
聲如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阿之類

### 遠如期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  
言舊史云詠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



也古今樂錄云漢太樂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何承天遠期言遠期千里客肅駕辰耳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石流

宋書作石留何承天石流篇則言子在川上有志不遂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漢魏詩乘

漢卷三

市

東海徐家慶伯

善閔于英鑒堂

漢魏詩乘卷第三

漢魏詩乘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四

樂府

無名氏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絃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一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其後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卽沈約所謂清商三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書樂志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之房中樂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鳥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

漢魏詩乘

漢卷四

一

漸被於弦管卽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相和也凡諸調歌詩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云僧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諸調曲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阿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於瑟調今依張永元嘉正聲技錄分於諸調別敘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

相和曲

古今樂錄云張永伎錄相和有四引一曰笙一曰篳篥一曰瑟一曰琴一曰笛一曰箏一曰琵琶一曰箜篌一曰箛篥一曰篳篥一曰瑟一曰琴一曰笛一曰箏一曰琵琶一曰箜篌一曰箛篥



氣出唱二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關山五  
曰東光六曰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鳥生十  
三曰平陵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十  
三曲有雜氣唱精列度關山雞鳴陌上桑對  
酒並魏武帝雜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雞鳴  
鳥生平陵東陌上桑

笙篴引

引一曰公無渡河崔豹古今注云笙篴  
作也千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  
捉刀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  
河而死於是後笙篴而歌聲甚悲淒淒終  
乃引笙篴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  
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空篴引又  
結交常有終始與此異也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唐子西文錄云古樂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  
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  
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按太白琴操引與古辭合

江南

樂府解題云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  
嬉遊得時也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  
曲有採蓮採菱出北唐陸  
龜蒙又廣古辭為五解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東光

古今樂錄云張永元嘉技錄云東  
光舊但弦無音宋纖造其歌聲

東光平倉梧何不平倉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

遊蕩子早行多悲傷

平一作平權叶韻疑平  
是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薤露

崔豹古今注云薤露高里曲哀也本  
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

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亦謂人  
或竟龜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  
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使挽柩者漢高帝召田橫至尸解自殺  
訓云挽歌者漢高帝召田橫至尸解自殺  
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挽歌以寄哀  
音樂府解題云左傳齊將與吳戰於艾陵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  
歌即喪歌不自田橫  
始也一作泰山吟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灰一去何時歸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歛竟竟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

命不得少踟躕

雞鳴

樂府解題云古詞雞鳴初言天下方大  
平次言置酒作樂終言挑傷李什喻兄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三

弟當相為表裏三人近侍榮耀道路與相  
逢狹路問行同詩紀云此曲前後辭不相  
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邪抑有錯簡系  
誤也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又有  
雞鳴高樹巔晨雞  
高樹鳴皆出此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

刑法非有貸柔弱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碧玉為軒堂

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甃後出郭門王

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

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

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

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右一曲題樂所奏

鳥生

樂府解題云古辭言鳥母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為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為脯黃鵠摩天鯉在深淵人得而烹食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待前後也梁劉孝威鳥生八九子但亦鳥而已又有城上鳥蓋出此

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惜我秦氏家有遊遨

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鳥

東西惜我一丸即發中鳥身鳥歿冤冤飛揚上天阿

母生鳥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惜我人民安知鳥子

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苑中射工尚

復得白鹿脯惜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四

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釣尚得鯉魚口惜我

人民生各有各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平陵東

崔豹古今注云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樂府解題云義正相方進少于字文仲為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曹植改言神仙事矣

改言神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

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

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右一曲題樂所奏

陌上桑

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女名羅敷為邑人千桑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

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樂府解題古詞言羅敷採桑為

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前說不同古今樂錄云陌上桑歌是調古

辭豔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時漢氏系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合與古詞始同不異

亦有採桑亦出於此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意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將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還吏往問是誰家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五

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

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

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

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

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

白皙鬚鬢頗有鬢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

千人皆言夫婿殊

三解前有豔歌曲後有辭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宋書作大曲○藝苑

庾信云傳玄日出東南隅一篇法去精英竊其常語尤有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

足綽有餘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拙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已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楚辭鈔

吟歎曲

古今樂錄云張永元嘉伎錄  
吟歎四曲曰王子喬古辭

王子喬

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十

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  
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  
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察白鶴駐山頭  
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爲立  
祠於緱氏山下  
及嵩高之首焉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  
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里踐  
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山過蓬萊紫  
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  
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主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  
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  
延壽命

平調曲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伐錄平調七曲一曰長歌行三曰猛虎行

長歌行

力爲樂無主老大乃傷悲立理改奏

文帝所賦巧出一何高陸機逝矣經天日  
則言人運短促常察則長歌與古文合崔  
勣古今注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  
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詩云長歌正激烈短  
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晉傅玄  
豔歌行云明來長歌續短歌然則歌聲有  
長短非言壽命也唐李賀有長短續短歌  
蓋出於此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七

同前  
中滄

浪詩評云文選長歌行一首青園  
蔡茂備樂府有兩篇次乃仙人騎

白鹿子疑岑巖山上亭以  
下其義不同常田別是一者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  
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日康  
彊髮白更黑延年壽命長

其一

峇峇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  
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  
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藝文類聚載魏文帝明津詩與此大同而逸其半



猛虎行

王僧虔伏錄云荀鑒所載明帝雙桐一篇今不傳魏文與君博新歡寄言

托配陸機渴不飲盜泉水謝惠連貧不攻九疑皆言志士遠役不以艱險改節也唐人多詠猛虎而各申以已意耳又有雙桐生空井亦出於此按郭茂倩生空明樂府猛虎行皆不正載古辭唯唱歌集下河纂纂上留田里中有啼兒亦然豈以非晉宋其時所奏邪然實漢本辭也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

誰驕

君子行

君子行辭旨與此不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叔嫂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允甚獨難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八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曹植集亦載此詩

清調曲

豫章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豫章爲窮達陸機謝靈運惠連沈約薛道衡或傷離別或言壽短景馳傳玄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奔李白則言邊戍矣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

涼秋八月山客持斧斤我

闕何皎皎梯落

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

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捐

闕

會爲舟船燔

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

吾生百年

闕

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右一曲晉樂所奏

董逃行

崔豹古今注云董逃歌後漢游童所習之爲歌章帝樂府奏之以爲戲或按靈帝時京師有童謠歌董逃也此辭言服離別之思陸機謂及詩行樂而已唐元稹

董逃行言神仙事漢武內傳王母賜帝命侍女索桃精桃食其三人帝衣錦被袿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奈何帝乃止作者取諸此耶然何以云董逃也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關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一百鳥集來如烟山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九

漢四百三

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鳴雞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

攀解二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

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三教教凡吏受

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蟇丸奉

下一玉拌服此藥可得神仙

四解服爾神藥莫不歡喜

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

長與天相保守

五解

相逢行

樂府解題云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又長安有狹斜行與此曲同六朝相

逢狹路間三婦歸唐難忘曲並出於此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  
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嚶嚶鶴鳴東西廂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  
丈人且安坐調絃方未央一作調絃未幾央  
陸機伊洛有岐洛  
則言世道險邪也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斜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  
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十

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  
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琴上高堂  
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一作羅

瑟調曲

荀氏錄所載十五曲傳  
者九曲其六曲不傳

善哉行

宋書樂志作古辭詩經云或以為子  
建詩按子建擬善哉行為日苦短云

當來日大難則  
此非子建作矣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經歷名  
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內手  
知寒慙無靈輒以報趙宣三解月落參橫北斗闌于親

交在門飢不及餐五解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  
彈箏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  
端六解右一曲魏晉樂府  
奏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府

隴西行

詩紀云此篇後不為其首乃與步  
曲而更月後四句與隴西行無異  
空虛合為樂府獨殊為一曲而好婦別為  
曲而更月後四句與隴西行無異  
西為名唐撰者但言隴西戰事而已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  
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土

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  
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  
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厨促令辦麋飫慎莫使稽留  
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此篇出諸集  
不入樂府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  
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  
攬轡為我御將吾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跌

折楊柳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折楊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今不歌陸機擬之則感時易逝謝靈運兼傷離別貧賤矣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

解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為馬胡亥以喪

軀解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亾其

由余璧馬禍及號二國俱為墟解三夫成市虎慈母

投行趨卞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四解○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宋書作

曲大

西門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西門行歌古西門一篇今不傳又有順東西門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主

行爲三七言亦傷時傾陰有類於此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

樂當及時何能愁悵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

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

馬為自儲右一曲本辭○談藝錄云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綴之古人諱重襲若相授

爾覽西門終篇固成自錄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同前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

一解夫為樂為

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悵鬱當復待來茲

二解飲醇酒炙

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

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四解自非仙人王子

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

與期五解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

後世嗤

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東門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東門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東門行

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子之賦氣韻峻絕下可與此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耳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

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

願富賢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主

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

右一曲本

解○談藝錄云樂府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鋪糜共鋪糜之類是也

同前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折

上無懸衣一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

賢賤妾與君共鋪糜二解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為

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三解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

平慎行望君歸

四解右一曲晉樂所奏宋書作大曲

上留田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上留田行今不歌崔豹古今注云上留



田地名也人有父母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樂府廣題云蓋漢世人也陸機謝靈運擬之為傷時感逝梁簡文為正月田家相勞之詞惟李白與古題意同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弃置勿復道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古

卷四

### 孤兒行

一日孤子生行古辭言幼兒為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亦曰放歌行然其指與此大異矣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棄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中愴欲悲淚下漉漉

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嗔瓜者多願還我帶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亂曰里中一何饒饒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 鴈門太守行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按錄鴈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後漢書王渙字稚子廣漢郡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晚改節敦儒學習書讀律累通大義後舉茂才除溫令計學姦猾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陵犯在位三年遷充州刺史繩正風部聲威大行後坐考妖言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五

不實論最餘微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遷為洛陽令政平訟理法槩姦伏京師稱以爲神元和中年病卒百姓咨嗟男女壯相與號哭以十數及喪西歸經弘農皆設樂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抄恒以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樂府解題云按古歌詞歷述漢本末與傳合而曰鴈門太守行所未詳梁唐擬者言鴈門征戍而已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解一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篇著里端解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整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

決罪詣馬市論解四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

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解五賢哉賢哉我縣王

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解六臨部

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動治有能名遠近

所聞解七天年不遂蚤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

令後世莫不稱傳解八右一曲晉樂所奏宋書

豔歌何嘗行解九一作飛鵠行其辭大同而小省

鶴本此鵠  
舊通用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解一妻

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解二吾

漢魏詩集 漢卷四

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解三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

解四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

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

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樂府作延年萬歲期念  
與下為趨 右一曲晉

奏

飛鵠行廣文選所載  
與前稍異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行不

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

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

日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淚  
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豔歌行古今樂錄云豔歌行非一有直云豔  
歌即豔歌行是也六朝後者多言婦

女之美  
豔耳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吾組

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昞語卿且勿昞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誰當補一  
作誰為補

同前

南山石鬼鬼松栢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

漢魏詩集 漢卷四

洛陽發中梁松栢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

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材

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

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楚調曲

古今樂錄云王僧虔伎  
錄楚調曲有怨詩行

怨詩行此曲傷人命不常不如遊心恣欲也  
一曰怨詩行歌魏陳思而下多言奔

妻怨女大畧和班婕妤之怨歌  
行耳惟阮瑀怨詩與此意合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

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



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 大曲

宋書樂志云大曲十五曲一東門二西山三羅敷四西門五默六關雎七白鵲八碣石九何嘗十置酒十一為樂十二東門十三五者布大化十四洛陽今十五白鵲今東門東門行羅敷歌羅敷行西門西門行默默折楊柳行白鵲何嘗並豔歌何嘗行為樂滿歌行洛陽今鴈門太守行白鵲吟並古辭羅敷何嘗前有豔後有趨白鵲為樂有趨白鵲吟亂有

### 滿歌行

為樂未幾時遭時嶮巖逢此百離伶仃荼毒愁苦難為遙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戚戚多

漢魏詩集

漢卷四

太一

思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莫秋烈風昔

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

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為智者不愁多

為少憂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賢子遐同遊往

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

月馳驅轆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鑿

石見火居代幾時為當歡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

保遐期

右一曲本辭

### 同前

為樂未幾時遭世險巖逢此百罹零丁荼毒愁懣難

支遙望辰極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戚戚

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唯念古人遜位躬耕遂

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山棲守此末榮暮秋烈風

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

照我去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所

為智者不愁多為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

者賢子熙同巖往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不

樂何須善哉照觀日月日月馳驅轆軻世間何有何

無貪財惜費此何一愚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

漢魏詩集

漢卷四

九

時但當歡樂自娛盡心極所嬉怡安善養君德性百

年保此期頤飲酒下為趣一曲晉樂所奏右

汝南梅蕃並茂

鄉闈于一枚園

漢魏詩集卷第四終



漢魏詩乘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五

無名氏

舞曲歌辭

唐書樂志云鐸舞中舞歌非歌政如今之琴瑟及樂聲車公車之類絕無意義不足存也

鐸舞歌詩

唐書樂志云鐸舞漢曲也古今樂錄鐸舞者所恃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今謂漢世諸舞中二舞是漢事鐸拂二舞以象時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鐸辭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晉書樂志云鐸舞詩一篇陳于元會

漢魏詩美

漢卷五

十一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彌彌舍善誰吾時吾行許帝道銜來治  
路萬邪治路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萬邪善道  
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邪聖皇  
八音偶邪尊來聖皇八音及來儀邪同邪鳥及來義  
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鳥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武  
邪應節合用武邪尊邪應節合用酒期義邪同邪酒  
期義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鳥近帝邪武邪近帝武  
武邪邪下音足木上爲鼓義邪應衆義邪樂邪邪延  
否已邪鳥已禮祥咄等邪鳥素女有絕其聖鳥鳥武

邪

巾舞歌詩

唐書樂志云公莫舞晉宋謂之中舞其說二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莫者相呼曰公言公莫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宋書樂志云按琴操有公莫舞漢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古今樂錄巾舞古有歌辭詭異不可解沈約疑是公無渡河曲三調中有公無渡河其聲哀切故入瑟調不容操於舞曲唐李賀則直詠項伯事矣

漢魏詩乘

漢卷五

十二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聲何爲茂  
時爲來嬰當恩吾明月之士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  
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草  
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鍼縮何來嬰  
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嬰涕下吾哺  
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  
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煖西馬頭香來嬰吾洛道  
五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誰當求兒母何意零邪  
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吾哺聲三鍼一發交時  
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遙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巾  
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  
來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來嬰推非母何吾復車輪  
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

時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時使來娶去時母何吾思  
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娶吾去時母  
何何吾吾

拂舞歌詩

晉書樂志云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晉  
曲五篇五曰淮南王齊多刪舊辭而因其曲

淮南王篇

崔豹古今注云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  
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通禮方士遂與八公  
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  
乃作淮南王曲焉班固漢武帝故事云淮  
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為雲雨百  
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帝心惡之

漢魏詩集

漢卷五

三

使觀王云能致仙人與其遊處變化無常  
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  
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  
與羣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云古詞淮  
南王自言尊  
實言安仙去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井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

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

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齊拂舞第五曲  
用之而刪其半

散樂

周禮云旄人教舞散樂鄭康成云散樂野人  
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即漢書所謂黃門

名倡丙疆景武之屬是也漢有黃門鼓吹天  
子所以宴羣臣然則雅樂之外又有宴私之  
樂焉唐書樂志散樂者非部伍之聲俳優歌  
舞俳奏秦漢已來又有有俳伎其變非一名為  
百戲亦總  
謂之散樂

俳歌辭

南齊書樂志俳儒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  
辭俳歌八曲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俳儒所  
歌摘取之也古今樂錄梁三朝樂第十六  
設俳技兒以青布囊盛竹篴貯兩膝于  
負束寫地歌舞小兒二人提脊踞于兩膝  
俳云見俳不語言俳澀所俳作一起四坐  
破止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  
兩耳半拆薦博四角恭時隋書樂志魏晉  
故事有俳儒導引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俳不言不語呼俳喻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

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

漢魏詩集

漢卷五

四

耳

襍曲

襍曲者歷代有之燕收備載故總謂之襍曲  
自秦漢已來作者非一千戈聖亂亡失既多  
聲辭不具故有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  
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  
何纂纂之  
類是也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接我首宿間

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樽檻間雀來燕燕子

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

傷歌行

傷歌行側調曲也外編作  
魏明帝文選樂府並古辭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  
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  
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  
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蘇一作句

###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壘壘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藝苑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歌當自出此然不其合作  
可與知者通也用條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闌  
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噴噴可笑孟德

漢魏詩集

漢卷五

五

正謂遇酒自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  
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 前緩聲歌

陸機前緩聲歌游仙詩後言將  
前慕仙游並命長緩謝也建後後  
聲歌大畧戒居高位而為護謫所與前  
歌異按緩聲本為歌聲之緩非言命也又  
有緩歌行  
亦出於此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  
木石荊根株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  
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令  
皇帝陛下三千萬  
西漢叢語云魚皆逆水上近有蘇  
云江水東流即又西問尺素何由  
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  
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鯉相教慎出入

### 古咄咄歌

潘安仁笙賦詠園桃之夭夭歌  
離宛其死矣矢化為枯枝纂纂纂纂花也纂之  
纂纂盛貌實之離離將衰言榮謝之各有  
也時

也時

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  
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有疑

### 古八變歌

選詩拾遺云古歌有八變九曲之  
名不詳其義李尤九曲歌云年歲  
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挽日車傳玄九曲  
歌云歲暮草薶薶羣芳絕安得長繩繫白日  
全篇無傳獨八變僅存  
樂府諸書亦不收也

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漢魏詩集

漢卷五

六

枯桑鳴中林絡緯響空堦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  
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

### 豔歌

又謂之妍歌辭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  
令辭又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又庭  
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又青青陵中草傾  
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皆妍  
歌之  
遺句

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  
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  
姮娥垂明璫織女奉瑛琚蒼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歛  
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輪輿

### 樂府



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王直方詩話云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理燈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薔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

雜歌一作離歌

晨行梓道中梓葉相切磨與君別交中緒如新縑維裂之有餘絲吐之無還期維一作羅

古歌

上金殿著玉樽延賢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彈瑟爲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奕竝復行朱火颺烟霧博山吐微香清樽

漢魏詩集

不漢卷五

七

發朱顏四坐樂且康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霜

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故地多飈風樹木何脩脩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古歌銅雀詞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談苑醖酏云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

焦仲卿妻作

一云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

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藝苑卮言云孔雀東南飛質而不理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詩同小蘭不必用可汗爲疑朔風寒光致敗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一作丈人故

漢魏詩集

不漢卷五

八

希文 三百九十六

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還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畱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

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  
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  
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  
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賢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  
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辜過供養卒  
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歲時自  
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  
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  
後人畱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  
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著我繡袂裙事事四

漢魏詩集

卷五

九

希文

四百九

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  
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  
無雙上堂拜一作謝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  
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賢家子受母錢帛多不  
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  
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  
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  
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  
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  
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

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  
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  
葦初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  
不任我意逆以前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  
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  
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  
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  
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  
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  
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

漢魏詩集

卷五

十

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  
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  
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  
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  
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  
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  
欲結大義故遣來賢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  
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  
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  
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佳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



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  
得自任專雖與府更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  
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  
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  
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  
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  
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躡  
躡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齊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襪  
絲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  
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

漢魏詩集

漢卷五

十一

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  
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  
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暗暝日欲暝愁思出門  
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  
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  
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  
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  
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  
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  
間卿當日勝賢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

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  
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  
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  
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  
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  
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  
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為婦死賢賤情何薄東家有賢  
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  
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  
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

漢魏詩集

漢卷五

十三

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  
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目掛東南  
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  
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  
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傷  
惻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詩家直說云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辟諸衆星麗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

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滅亦可

以觀風俗知厚薄云高祖歌詩二篇秦一雜甘泉

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  
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遊歌詩十篇臨江  
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



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曾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  
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鴈門雲  
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  
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歌詩三篇京兆尹秦  
歌詩五篇河東蒲坂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尹秦  
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雜  
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周謠歌詩九篇折  
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九篇折  
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  
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市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  
四篇晉書樂志云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桂  
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矣皇  
南坊解頤新語云樂府則郊廟燕射鼓吹橫吹樂  
則有雅樂凱樂散樂俳舞則有文舞武舞雅舞  
雜舞又鞞鐸羽箭中板于旋白苧皇人之舞歌則  
有倚歌雜歌艷歌踏歌相和之歌曲則有今曲舞  
曲文曲清商之曲調則有平調側調清調商調楚  
調瑟調聲則有正聲送聲間絃契注陸深外集云  
鄭漁仲謂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又謂古之詩  
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

漢魏詩乘

漢卷五

十一

可乎不幸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  
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冊聲則湮沒無聞其言  
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  
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詰乃為大成漁仲又謂  
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  
鷺君馬黃雉子班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  
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于律呂後來擬作  
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  
世之樂章即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清平調與  
王維之陽關曲于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  
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  
皆入于耳即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月  
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真珠船云周官鞞鞞  
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軼南方曰任西  
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  
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敷於東  
陽東音以發殷聲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  
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為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其

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  
壤康衢鄉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  
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  
若南音則鴛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歛楚艷以及今  
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  
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漢魏詩乘

漢卷五

十四

上谷麻一驥伯  
顧閱于閒二園

漢魏詩乘卷第五 終





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謔詩百憂章去  
韋孟遠矣崔道融述唐事實六十九篇志於高  
古而力不逮藝苑危言云韋孟玄成雅頌之後  
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穀少之私所  
解不

四 諷諫詩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  
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允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報聽諧實絕我邦我邦既絕  
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  
勤諉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

漢魏詩集

漢卷六

三

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  
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  
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  
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  
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  
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  
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墮我王以媮所弘匪德  
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喻喻諂夫譎譎黃髮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  
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

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

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

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

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緒一作欠照臨漢書

茲古詩漢書作昔赫漢書作昔覽音濫○容齋四筆

云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玄成詩一篇

皆漢有三篇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

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報

聽語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微遷于彭城在予

小子勤諉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

不寧之自叙乃祖而垂疎如是周至報王僅存七邑救

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豕韋一國

漢魏詩集

漢卷六

四

然後五服崩離也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勾之祖在

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

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

此最可證惜頗師古之不引用也

在鄒詩

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

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

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

以泊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

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

鬻茅作堂我從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

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



夢我王弼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連  
微微老夫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  
禮義唯恭誦習絃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考心其好而  
我徒侃爾樂亦在而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以  
諫諸自見稍得親近累遷大中大夫給事中

言四 誠于詩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  
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賢失和遺餘不匱

漢魏詩集

漢卷六

五

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龍變化

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漢書取前上  
句爲東方贊

李陵

字少卿廣之孫也爲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  
五千擊匈奴轉關天遂降虜單于以女妻

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餘年卒○詩品云  
李陵著五言之目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  
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  
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  
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詩出於三百篇  
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李陵之詩首尾嚴章  
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  
有枚乘雜九章皆五言微章此正明爲五言詩  
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

陵乎  
詩品云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  
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類身喪使

校不遺辛若其文亦何能至此皎然云五言始  
於李蘇二子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如  
十九首詞義婉婉而成章竹林詩評云蘇武之  
作稱爲高古非清廟之瑟未絲琤琮一唱三和  
更無可喻之藝苑冠言云李少卿三言清和調  
適然而不怒于卿稍似錯雜第其音法亦魯衛  
也

言五 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其二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

漢魏詩集

漢卷六

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其三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子一作別○蘇子瞻云劉  
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書非  
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蕭統不能辨也容齋隨筆云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僞觀江漢流之  
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  
後人所擬子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  
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  
坡公之言爲可信也蔡寬夫詩話云世或疑武詩俯  
觀江漢流仰視浮雲朝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遂疑

其偽此但注者淺陋直指為使匈奴時作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安知武帝未嘗至江漢邪野客叢書云容齋隨筆李陵詩盈字正惠帝諱不應取用僕觀古文苑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枚乘詩盈盈一水間梁普通問孫文翰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危言云子瞻謂李陵三章傳作非矣夫

言 別歌 漢書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

徑萬里今度沙漠為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

摧士衆滅今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蘇武 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會昭帝與匈奴和親得

宣帝神爵二年卒

漢魏詩集 漢卷六 七 武四百五

言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況我連株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思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

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其二 王臺新詠 作留別妻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必當長相思

其三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

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

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藝苑卮言云子卿第三子絃歌曲錯疊數語十九

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

漢魏詩集 漢卷六 八 武四百三

吟不失佳語故曰離 則雙美合則兩傷

其四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

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補注云前我字當作秋

韋玄成 字少翁孟六世孫以明經擢為諫議大夫

常坐楊惲 黨友免官

自劾詩 漢書云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常晨



有司多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効責

赫矣我祖侯于豸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  
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  
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厥駟有庸  
惟慎惟祗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世墳僚至我節侯  
維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考致位  
惟懿惟與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  
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  
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  
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

漢魏詩集

漢卷六

九

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  
嬭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  
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  
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于貳其尤  
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  
唯肅是履如方岳深雪偶談云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  
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常怪五言而上世人往  
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  
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  
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  
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  
五篇則韋氏為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

丹鉛餘錄云方元善取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  
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  
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  
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  
虞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汾榆天命不愆嚙敢以  
俞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  
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  
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三百篇矣或曰  
句摘也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  
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  
華丈也

### 戒子孫詩

漢書云元帝卽位以玄成為少府遷  
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  
定國爲丞相昭顯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  
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著復玷缺之  
難示子孫

於肅君子既令儀德服此溫恭棣棣其則咨予小子

漢魏詩集

漢卷六

十

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  
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  
供事靡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  
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後茲度漣漣孔懷司直御事  
我熙我盛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  
三事惟難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  
退其罔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  
唯我後人命其靡常靖共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嬖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  
我之此復惟祿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位



以蕃漢室

唯一作嗟

息夫躬

字子微河陽人哀帝初躬與孫寵誣構東平王雲祠祭呪詛事上擢躬為左曹給事

封宜陵侯又歷詔公卿上疏論事語皆險諷承相御史奏躬罪過免官坐怨恨呪詛繫詔獄躬

仰天大嘯絕咽而死

言 絕命辭

漢書云躬初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棧局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荏蘭心結骨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入天兮嗚嗚冤際絕兮誰語仰天高兮自列詔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

漢魏詩集

漢卷六

二

吟浮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須游曠迴兮反亾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彭城劉文達公

朗閣于嘉生堂

漢魏詩乘卷第六

終

漢魏詩乘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七

詩東漢

白狼王唐敢

四

祚都夷歌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後漢書西南夷傳云明帝時益州刺史

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歌頌天子傳西王母歌辭出後人粉飾山海經載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亦音不同何其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白狼王歌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藝苑卮言云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四言益益部太守代為之也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丁

遠夷慕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境圉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携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  
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

梁鴻見前

六言 適吳詩 漢書云鴻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  
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

詩

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悴志菲  
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  
措直咸先佞兮嘒嘒固靡慙兮獨建葦異州兮尚賢  
聊逍遙兮遨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七

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  
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  
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  
結兮焉究口賢賢兮余訕嗟恒恒兮誰留 志一作忘

七言 思友詩 一作思高懷○漢書云鴻友人京兆高  
懷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

思懷作詩二人遂不復相  
見懷亦高抗終身不仕

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懷兮爰集

茲

班固見前

四言 明堂詩五首 固作東都賦  
系此五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揚聖皇宗祀穆穆皇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  
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存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蕃庶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三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應一作蕪○野客叢書云顏之  
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

雨之句以謂詩之有海蕪蕪與雲祈祈當是與雨俗  
謂毛詩本作雲字後漢無極山碑與雲祈祈之語以  
又引左傳傳與雨祈祈其大意不泥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  
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  
安用區別且與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  
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耶然前漢食貨志乃作  
典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  
人其說亦自不同孔穎達正義  
謂定本作與雨或作與雲誤也

七言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詩家直說云越裳操三句不言白雉而意自見班固詩加之形容古體變矣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詠史

詩品云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

一作上書詣北闕思古歌雞鳴一作闕下歌雞鳴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四

才三百六十六

傳毅

字仲武扶風茂陵人建初中肅宗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後爲

實憲記室遷司馬卒

四 迪志詩

漢書云毅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

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膂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續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

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事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崔駰

字季伯涿郡安平人也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齊名實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

駰志駰數諫之稍見疎出爲長岑長不就永元四年卒於家

七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五

才三百六十六

馬揮長戟兮毅强弩

毅藝文作廓

張衡

見前

四 怨篇

文心雕龍云張衡怨篇清曲可誦

猗猗秋蘭值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

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之遠一作云遠

四 愁詩

并序○竹林詩評云張衡四愁遙東賦慕猶風騷之遺韻也藝苑卮言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傳玄機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



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  
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  
漸熒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  
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露爲小人  
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  
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  
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  
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玉臺無一思曰三字  
劉履云衍文也下倣  
此○藝文類聚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  
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

漢魏詩集 漢卷七 木

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十二  
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  
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銖錯刀以黃金錯其  
文曰一刀直五十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  
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  
聞道松醪賤何須怯錯刀皆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  
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金錯  
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其二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  
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  
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其三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

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  
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其四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  
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  
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  
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舞歌

衡觀舞賦中云抗脩袖以  
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七

驚雄遊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

舊集漢魏詩詩紀並載張衡思玄賦詩按賦實系  
也衡自注云重繫賦之意耳如重與亂初不言詩

李尤 字伯仁廣漢人少以文學顯和帝時  
拜蘭臺令史後爲諫議大夫遷樂安相卒

九曲歌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

朱穆 字公叔暉之子耽學銳意講誦梁冀素聞穆  
名辟之使典兵事拜御史拒帝徵拜尚書

與劉伯宗絕交詩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  
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膝嗜欲無極  
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

各自努力

桓麟

字元龍沛郡龍亢人桓榮之孫精鑒好學

言四 答客詩

文士傳云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一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

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麟麟即應聲答之

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羸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

言四 客示桓麟詩

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

高彪

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言五 清誠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八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欲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弃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烟滌蕩去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蔡邕

見前

言四 答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

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卜元嗣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樊惠渠歌

并序

陽陵縣東其地衍隄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為甘壤農民怡悅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九

我有長流莫或闕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以父母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言五 翠鳥

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言四 琴歌

邕為釋謨之文設為胡老援琴而歌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辭章句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琴思楚歌

盛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暮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頽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晦晦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歎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弃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表逢受計逢與河南尹羊陟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及西還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詩品云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竹林詩評云趙壹傷彼時二首載於史傳詩家之賈誼乎

疾邪詩二首

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末云有秦客者乃爲詩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其二

賦云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

教家多所宜歎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鄺炎

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尚志氣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炎後風病恍惚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炎病不能理對竟死獄中

見志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賔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一

其二

詩品云文勝記詠靈芝之懷寄不淺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賢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尚書荀彧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獻帝遜位之歲統卒

述志詩二首

飛鳥還跡蟬蛻亡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肉至人能變



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  
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  
恣心所欲人事可遣何為局促

其二

天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  
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滅奔風雅百家襍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  
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繚繞漢書作繞繞樓一作西○初學記載四句  
云春雲為馬秋風為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之後少有重名舉高第  
為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以忤董卓轉議郎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一

出為北海太守累遷太中大  
夫數以書爭曹操為操所害

四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魯國孔融文舉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昔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

日合 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

或合 離或字口 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于字海外有截隼逝

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昂字

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玳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

或合 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

長離才字

五 襍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  
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  
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  
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  
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其二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  
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  
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  
生時不識父歿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一

人生圖息爾歟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臨終詩融為太中大夫見曹操雄詐漸著頻書  
爭之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案內不以封建諸庶操疑其所論建漸  
廣並憚之邠慮承旨以微法免融又令路粹  
誣奏融下獄并市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

洧洧江漢流天牕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

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案幾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幾一作成又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哀僭上虐下專威萬官  
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 其二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  
曹公歸來

### 其三

從洛到許魏魏曹公憂國無私減去厨膳甘肥羣僚

漢魏詩集

漢卷下

古

率從祈祈雖得俸錢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憂一作輔

秦嘉

字士會隴西人

### 述昏詩二章

羣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昏六禮不愆羔雁總備  
玉帛交交君子將事威儀孔閒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 其二

紛彼婚姻禍福之由衛女與齊衰姒滅周戰戰兢兢  
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今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 贈婦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雀羣飛赴楹皎皎明月

煌煌列星嚴霜悽愴飛雪覆庭寂寂獨居寥寥空室  
飄飄挂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  
華燭何爲

### 留郡贈婦詩三首

并序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  
云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  
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  
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飮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  
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漢魏詩集

漢卷下

古

### 其二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惟乳獨  
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欵曲  
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陵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  
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溪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  
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 其三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  
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  
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欵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



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  
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賢用叙我情

徐淑嘉之妻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以毀形不嫁哀痛傷生

詩品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然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并餘錄云

五 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  
曠廢兮侍親情敬兮有違君兮今奉命遠適兮京師  
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  
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六

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蔡琰見前

前五悲憤詩一首後漢書云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詩譜云真

情極切目然成文東坡云余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辭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主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茫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索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人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通迫還舊邦掩主以自強海內與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

紹輦固可見繼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無疑也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七

要當以停刀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  
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  
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



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別離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  
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遠征自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曾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  
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  
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恒咤糜肝肺  
登高遠眺望冤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  
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  
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六

錢一作離別  
離一作離別

其二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  
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  
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  
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  
今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壯離兮狀窮停歲  
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

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  
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曾憤盈欲舒氣兮  
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  
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  
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  
恒絕兮死復生

應亨以下爵  
里無考

五 贈四王冠詩 有序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立冠故貽之詩  
曰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十九

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  
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醕傳旨酒  
虎賁郎

射鳥辭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郎  
言 射中之遂作辭射鳥帝賜錢百萬遂令

亭壁皆  
畫鳥

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

蘇伯玉妻

襍 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溪鯉魚肥空倉鶴常苦飢吏人  
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

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杆聲催長歎息當語誰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  
妾未知之妾忘君臯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  
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  
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  
斛今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  
當從中央周四角

竇玄妻

四言 古怨歌 竇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  
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而傳

之亦名  
豔歌

漢魏詩集 漢卷七

笑笑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藝文類聚  
載玄妻別

玄書一首云弃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  
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悲哉竇  
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  
然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

上谷麻一鳳長

靈閣于振美堂

漢魏詩乘卷第七 終

漢魏詩乘第卷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八詩

無名氏

五言 古詩十九首

鍾嶸詩品云古詩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  
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  
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  
雖多哀怨然頗為總樞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  
製客從遠方來橋抽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  
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蔡寬夫詩話云古  
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  
以騷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為辭兼東都  
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  
兩語皆不在其中而標標歲云暮冉冉孤生

漢魏詩乘 漢卷八

竹列為古詩則此十九首益非一人之辭陵  
或得其實詩譜云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登至  
清發至清藝苑厄言云鍾嶸言行重行行  
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  
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為十九首  
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為  
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為犯患帝諱按臨力不  
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為故周  
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第宅兩  
宮幾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祿有枚生或  
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  
詞婉古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又云風  
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  
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知一作期○滄浪詩評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王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詩家直說云詩云觀閨既多受侮不少此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藝苑厄言云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趨趨耶仰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其二 玉臺新詠  
作枚乘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其三

漢魏詩集 漢卷八

二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今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其五 玉臺新詠  
作枚乘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墀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鴻鵠李善作鳴鵠

其六 玉臺新詠  
作枚乘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其七

漢魏詩集 漢卷八

三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劉履補註云冬當作秋按丹鉛四錄云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孟冬寒氣至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今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其八 樂府載此爲冉冉孤生竹文心  
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辭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舟船餘錄云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

其九

王臺新詠作枚乘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其十

王臺新詠作枚乘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漢魏詩集

漢卷八

四

希文

四百四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蚤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世說新語云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瞻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瞻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甚佳藝苑厄言云東風搖百草搖字仙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換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其十二

王臺新詠作枚乘燕趙而下疑別爲一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其十三

樂府載此作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藝苑厄言云奄忽隨物化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

漢魏詩集

漢卷八

五

陶四百八

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至於被服紉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以五臣作已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竹坡詩話云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長不逢也書短若夜長暗  
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詩意未必爾然  
人臣進言要當如此詩家直說云陳琳口賦哉日月  
遠年命將西頤陸機云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  
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謝靈運曰夕處曉月流朝忌  
曉日馳李長吉曰天東有若木下置街闕龍吾將斬  
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  
少不哭此皆氣短無名氏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  
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感慨而氣悠長謝東山  
詩話云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陶淵明約爲  
一句云世短意常多

### 其十六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錦衾邈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

漢魏詩集

漢卷八

六

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眄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丹鉛餘錄云古詩文綵雙  
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  
絮也緣以綃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  
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  
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錯  
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  
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  
口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  
可見古人詠物託意之工矣按侯鯖錄云被中著綿  
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  
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然此亦注  
長相思結不解之意耳非謂合歡被也

### 其十九

王臺新詠  
作枚乘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

漢魏詩集

漢卷八

七

四四四九十一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五言

### 古詩五首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言藝文作云顏色類相似藝文云其色似相類  
丈一作尺將縑來比素藝文云持縑將比素

### 其二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  
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



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  
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其三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  
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歡  
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其四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朝登津梁山寒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

其五

玉臺作  
吹乘

漢魏詩集

漢卷八

八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欸感四時  
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念所思

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念玉臺作戀

五言古詩三首

橘柚垂華實乃在溪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  
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

其二

亦見梁鼓角橫吹辭按吳兢云此詩晉宋人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免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  
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烹葵持作羹  
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其三

新樹蘭蕙葩襍用杜蘅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枯槁  
嘿嘿何所言臨風送懷抱

五言古詩一首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漢魏詩集

漢卷八

九

四言古詩一首

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栢葉人啖栢脂不可長飽  
聊可遏饑

五言李陵錄別詩

藝苑卮言云鍾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能辦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真真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絕高水置餅中焉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問語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

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驚馬不可乘

其二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  
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  
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  
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

其三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  
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  
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其四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  
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熠燿一作熠燿

其五

涉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  
猿馬顧悲鳴五步一徬徨雙鳬相背飛相遠日已長  
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  
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其六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賢與願同俱  
身無四凶臯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  
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其七

鳳皇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賢其來見稀

闕

其八

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覽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

漢魏詩集

漢卷八

十一

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  
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蘇武答詩二首

童童孤生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于于冬服涼衣  
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  
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  
瑤光游何速行願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  
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支何一作去何

其二

古文苑題曰別李陵

雙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  
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  
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言五 古詩二首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其二

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

言五 古絕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葛常之詩話云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

漢魏詩乘

漢卷八 十三 武四頁三

出也大刀頭刀上鐸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團圓共燒敗襖著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固當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意秋擘着盡更無基破衫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却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過庭詩話云古樂府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此虎謎之祖子美歸心折大刀明用此意藝苑卮言云藁砧爲夫石闕爲碑皆鄉音也

其二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

其三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其四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忘

言五 古歌

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言五 古樂府

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草藁砧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言二 古五襍組詩

五襍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言七 古兩頭纖纖詩

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兩頭纖纖月落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鳴磊磊落落白曙星

同前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

兩頭纖纖落落桃初結古絕句而下並當爲樂府諸集不收今從之

裂磊磊落落桃初結

彭城劉文兼公

武閔于蒼然閣

漢魏詩乘卷第八



漢魏詩乘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九無名氏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凡歌不曰地而作者有因人而作者有傷時而作者有寓意而作者

歌辭

平城歌

漢書曰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焚燬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後用陳平秘計得免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

作圍

漢魏詩乘

畫一歌

一作百姓歌漢書云惠帝時曹參代蕭何為相國初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且及參守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於是百姓歌之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

民以寧一一作較一作講

淮南民歌

漢書云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長廢法不軌文帝不忍置於法廼載以輜車處蜀嚴道叩郵遺其子母從居長不食而死後民有作歌歌淮南王帝聞之廼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其辭云

衛皇后歌

漢書云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鄭白渠歌

史記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渠水自中山西經鄆口為渠於北山東注洛既為國之地四萬餘頃因名曰鄭國渠漢書云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使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秦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如雲

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潁川歌

漢書云潁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諸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匡衡歌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之語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牢石歌

一作印綬歌漢書佞幸傳云元帝時宜官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五侯歌

漢書云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時五侯羣弟爭為奢侈後庭



姬妾各數十人羅鐘磬舞鄭女作後倡狗馬逐馳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言其奢甚如此按傳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則穿城引水非曲陽與歌辭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

樓護歌

漢書云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母死送葬者致車二千兩間里歌之曰

五侯治喪樓君卿

尹賞歌

漢書云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藏

漢魏詩集

漢卷九

三

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羣輩殺吏受賕報讐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收捕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內穴中覆以六石百日後令死者家自發取親屬號哭道路感長安歌之曰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上郡歌

漢書云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

歌之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君歌

後漢書云張堪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乃於

狐奴開稻田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朱暉歌

後漢書云暉字文季建武中再遷臨淮太守好節廉有所拔用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涼州歌

一作煥歌後漢書云暉光武時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中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涼州為之歌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董宣歌

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

漢魏詩集

漢卷九

中

希文 四百六

歌之

枹鼓不鳴董少平

郭喬卿歌

後漢書云郭賀字喬卿建武中為南陽令在職六年升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

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

作天下

鮑司隸歌

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承承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

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通博南歌

一題作行者歌後漢書西南夷傳云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作歌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漢書注倉

廉范歌

後漢書云廉范字叔度建初中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阜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一作

昔無襦今五袴

喻猛歌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為治郡頌之曰

於惟蒼梧交趾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臨歌

謝承後漢書云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

漢魏詩集

漢卷九

五

希文

三百三

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入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地

施

又

蒼梧府君惠及能令死人不絕嗣

黎陽令張公頌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慰此屯民寧厥

苦

魏郡興人歌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興人歌

之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鼃含脯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

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范史雲歌

後漢書云范冉字史雲桓帝時為魯之問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

應車載妻于担拾自資所止卑漏有時經植窮居自若言貌無改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劉君歌

後漢書云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濟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漢魏詩集

漢卷九

六

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董逃歌

一作靈帝中平中京都歌後漢書五行志云按董謂董卓也言難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云卓以董

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楊孚董卓傳曰卓敗董逃為董安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

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

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心摧傷董逃

賈父歌

後漢書云中平元年交趾屯兵欲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敕三府精選能吏有

司舉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為盜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計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



以安巷路  
為之歌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皇甫嵩歌

後漢書云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靈帝時黃巾作亂以嵩為左中郎將討賊數有功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詣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

歌

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

今復安居

洛陽令歌

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

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

漢魏詩集

漢卷九

七

滂沱下雨

崔瑗歌

崔氏家傳云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

之

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吳資歌

常璩華陽國志云太山吳資字元約孝順帝永建中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吳資及資遷去人思資又歌曰吳資

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又歌

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爰珍歌

陳留耆舊傳云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

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高孝甫歌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黑而好沈深之謀為從事人謂曰

疑然不語名高孝甫

襄陽太守歌

襄陽耆舊傳云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

美哉明后雋哲惟疑陶廣乾坤周孔則是文武播暢

威振遐域

隴頭歌二首

秦川記云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涸因名萬石泉泉益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按漢橫吹曲有隴頭而亡其辭此或其遺也梁鼓角橫吹亦載此

遺也梁鼓角橫吹亦載此

漢魏詩集

漢卷九

八

武三百七十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

涕零雙墮

又歌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匈奴歌

十道志云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

畜不蕃息

謠辭

武帝太初中謠

拾遺記云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今雄類



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

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帝

元帝時童謠

漢書五行志云元帝時童謠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竈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也

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

長安謠

漢書佞幸傳云成帝初丞相御史條奏石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歿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

漢魏詩集

漢書

九

漢書

范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云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讀曰

成帝時燕燕童謠

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時童謠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為宮門銅鑲言將尊尊也後遂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成帝時歌謠

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時歌謠也桂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鴻隙陂童謠

一作王莽時汝南童謠漢書云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于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王莽末天水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時隄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滅翟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漢魏詩集

漢書

十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

安得民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借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諧不諧在赤眉不得在河北

後漢時蜀中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世祖建武六年蜀中童謠是時公孫述借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城中謠

王臺作童謠歌漢書云馬后復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

樂宮以勸成德政長安語曰  
云云斯言加戲有切事實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會稽童謠

後漢書云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  
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闢明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  
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謠

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  
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  
寇民語曰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河內謠

東觀漢記云王渙除河內溫令商  
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為作謠曰

漢魏詩乘

漢卷九

士

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順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順帝末  
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合  
樹疏幼以為己功專國號令以賄其私太尉  
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以  
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  
免固徵議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于獄  
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  
徒趙戒尉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桓帝初小麥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  
天下童謠按元嘉中涼州諸  
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  
大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軍  
卒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  
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  
龍胡者不敢公  
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

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

城上烏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師  
童謠按此皆為政貪也城上烏尾  
畢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若謂人主多聚  
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  
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  
乘車者言前一入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  
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前乘輿  
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姪女工數錢以  
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  
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言永樂  
唯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吏民春黃梁而食  
之也梁下有慊慊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  
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  
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  
者亦復諂順  
怒而止我也

漢魏詩乘

漢卷九

士

一

城上烏尾畢通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

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

慊慊春黃糧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桓帝初京都童謠

五行志云延熹末鄧皇后以  
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  
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  
綬所加咸得其人豪  
賢大姓皆絕望矣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

桓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末  
京師童謠按解續亭屬饒陽  
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使者與解續  
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眾貌是時御史  
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  
畏其親近必當問已白拜儵泰山太守囚令



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卻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

桓帝末京都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按易曰拔

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翊太常許永尚書柳分尋穆史修司隸唐珍等代作唇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三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者言羣賢多也中有井者言雖既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惡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郵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實被誅天下大壞

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

漢魏詩集 漢卷九 幸 四百卅

可後年饒風俗通作饒

鄉人謠初桓帝為侯時受學於甘陵林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房伯有名故云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任安二謠後漢書云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窮極其術時人稱曰

極其術時人稱曰

欲知仲桓問任安

又曰

居今行古任定祖

桓靈時童謠後漢書曰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為之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又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

第良將怯如鼯譚苑叢書云泥音涅通音泥或音

作怯如鼯益不

靈帝末京都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靈帝之末

發端至靈帝末有童謠至中平六年少帝此為非侯非王上北區首也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區

二郡謠後漢書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范滂字

漢魏詩集 漢卷九 幸 四百十三

孟博岑暉字公孝二郡為謠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太學中謠見陶淵明集泰山松後漢書云桓帝

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踰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

顧次八及次八尉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為七言謠曰

天下忠誠竇游平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天下義府陳

仲舉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天下德弘劉仲承侍中河

仲承劉淑字

右三君一云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天下模楷李元禮少傳穎川襄城天下英秀王叔茂王暢字叔茂

王暢字叔茂天下良輔杜周甫太僕穎川陽城天下

下冰凌朱季陵司隸校尉沛國天下忠貞魏少英尚書

會稽上虞魏天下好交荀伯條沛國潁陰荀天下稽

古劉伯祖大司農博陵安平天下才英趙仲經郡成都

仙經

右八俊

天下和雍郭林宗有道太原介休天下慕恃夏子治

太常陳留國天下英藩尹伯元尚書令河南天下

清苦羊嗣祖河南尹太山天下珪金劉叔林東陽

漢魏詩集

天下雅志蔡孟喜冀州刺史陳國天下臥虎

巴恭祖潁川太守天下通儒宗孝初陽安

孝初

右八顧後漢書無劉

海內賢珍陳子鱗御史中丞汝南海內忠烈張元

節尉山陽高平海內審諤范孟博太尉掾汝南

海內通士檀文友蒙令山陽高平海內才珍孔世元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海內彬彬范仲真太山太守

仲真海內珍好岑公孝太尉掾南陽海內所稱

劉景升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

海內賢智王伯義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海內修整

蕃嘉景郎中魯國蕃海內貞良秦平王北海相陳留

王海內珍奇胡母季皮侍御史太山奉高海內光光

劉子相太尉掾潁川陰海內依怙王文祖冀州刺史

度博平荊州刺史山陽湖海內清明

度博平陸度尚字博平

右八廚後漢書無劉

京兆謠續漢書云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

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如愛如

母訓如父

獻帝初童謠

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

瑣瑣大敗繼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

據齊地雄威大震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

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

獻帝初京都童謠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元初

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

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

與平中吳中童謠吳志曰初與平中吳中童謠

黃金車班蘭耳開閭門出天子

建安初荊州童謠後漢書五行志云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歌謠及劉表為

牧人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哀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請冀州也

八九年間始欲哀至十三年無子遺

恒農童謠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為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

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閭君謠華陽國志云閭慮字孟度為綿竹令以禮讓為本童謠曰

漢魏詩乘 漢卷九 七

閭君賦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禮讓

京師謠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九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異行時

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為之謠曰

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乃來切

解順新語云詩曰我歌且謠樂府載歌謠而不及諺語如夏諺齊語皆有聲韻三字如爰清靜作符命能賦詩裴讓之四字如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寧為鷄口亡為牛後之類五字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之類七字如嘉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欲知仲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之類並詩之流也

徐家慶氏閱于曠仝

漢魏詩乘卷第九 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漢十 諺語

楚人諺漢書云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逐彈丸西京傳記云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兒輩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苦饑寒逐彈丸

紫宮諺漢書云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漢魏詩乘 漢卷十 一

路溫舒引諺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禁網寢密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崔寔引里語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惓罵詈極筆猶復廢捨終無俊意

故里語曰

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東家棗漢書云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知而去

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止之因請吉還婦為之語曰東家古字子陽琅琊阜虞人昭帝時為博士

諫大夫

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鄒魯諺

漢書云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諸葛豐

漢書云諸葛豐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

三王

漢書云成帝時王吉子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語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五鹿

漢書云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今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為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漢書詩集

漢書

二

漢書卷十七

谷樓

漢書云樓護字君卿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號曰谷樓言其見信用也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

張文

漢書云成帝為太子及即位以張禹論語為師以上難數對以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為之語曰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不欲為論念張文

楊伯起

東觀漢紀云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

震字伯起

憤如屋

蔡邕獨斷曰古憤無中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

莽頭禿憤如屋

投閣

漢書云王莽篡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焚灰京師為之語曰

惟寂惟莫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

杜陵蔣翁

稽康高士傳云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兖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詡奉事到

滿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選終身不出時人諺曰

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竈下養

東觀漢紀云更始所授官爵皆卑小賈豎或有勝大庖人長安中為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郭氏語

拾遺記云郭况者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壁

漢書詩集

漢書

三

漢書卷十七

畫觀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南陽諺

後漢書云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云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窮戴侍中



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云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

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云劉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

楊子行

續漢書云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

說經鏗鏘楊子行

許叔重

續漢書云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馮仲文

三輔決錄云馮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

道德彬彬馮仲文

漢魏詩集

漢卷十

四

江夏黃童

後漢黃香字文疆江夏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白眉

襄陽耆舊傳云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魯國孔氏

孔叢子云子和二子長曰長彥次曰季彥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

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

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誦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

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胡伯始

太傅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仕六帝禮任極優練達故事明解朝章雖無

齊書直言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廣字伯始

避驄

後漢書云桓典字公雅靈帝時爲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政典執正無所迴避常乘驄

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考城諺

後漢書云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初到亭有陳元之母詣

覽告元不孝覽以善言勸慰之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

元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

朱伯厚

後漢書云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賊罪之數諺曰

漢魏詩集

漢卷十

五

車如雞棲馬如狗疾如風朱伯厚

太常妻

應劭漢官云北海周澤爲太常恒齋其妻於齋挾吏扣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

爲于齋挾吏扣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

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

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世一

縫掖

續漢書云皇甫規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鷹項曰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

展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詩紀云自此至作奏語並見太平御覽其中有世代

不詳者御覽雜著漢人中而少林石里雷陳諸語詩紀又不載在正文今並參入

荀氏八龍

續漢書云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

之語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公沙六龍

泰山松後漢書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

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帳下壯士

江表傳云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八尺一軍中為之語

帳下壯士有與君手把雙戟八十斤

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韋持一

雙戟八十斤

琚詩話云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云容十重四十斤以今校之容三十重十

有五十斤由戰共

郭君

江表傳云郭典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典陽典作圍

擊卓不肯與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為之語曰

漢魏詩集

漢卷七

六

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

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為窮虜猗猗惠君寶完疆土

柳伯騫

江表傳云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諺曰

得黃金一筍不如為柳伯騫所識

繆文雅

皇甫謐達士傳云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為之語曰

素車白馬繆文雅

許偉君

陳留風俗傳云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鄉郡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

曰諺

殿上成羣許偉君

王君公

語林云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為之語曰

避世牆東王君公

高士傳云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免歸詐任僧牛口無二價也

少林

益都舊傳云王仲子少林詣京師於客邸見諸生病甚困生謂仲子曰腰下有金十

斤願以相與乞收骸尸骸未問姓名呼因絕地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

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匹至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後仲騎馬突入它舍

主人見曰得真盜矣仲說得狀又取被示之

仲父悵然曰被馬俱止卿有何陰德仲且說

信哉少林世為遇飛被走馬與鬼遇

石里

商氏世傳云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楊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

以其一半去時人為之謠曰

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漢魏詩集

漢卷七

七

時人語

曹操別傳云呂布驍勇且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相里諺

文士傳云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袁文開

英雄記云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

事不諧詣文開

五門

三輔決錄云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

以為名主養猪賣豚故民為之語曰

苑中三公館下二卿五門唯唯但聞豚聲

賈偉節

三輔決錄云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



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雷陳

後漢書云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作奏

邯鄲氏笑林云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清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白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

作奏雖工宜去龔龔

游幼齊

三輔決錄云游殷字幼齊為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遽死關中語曰

漢魏詩集

漢卷十

八

生有知人之明必有責人之靈

封使君

述異記云漢宣城守封劭化為虎食郡民時人語曰

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食民

孔明

襄陽耆舊傳云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河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

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李鱗甲

江表傳云諸葛亮表都尉李嚴少為郡吏用性深尅苟利其身鄉里為嚴諺曰

難可狎李鱗甲

諸葛諺

晉漢春秋云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

僊詩附

漢初童謠

雲笈七籤云西王母傳云漢初有四人莫知曉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少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張麗英石鼓歌

金精山記云漢時張氏女名麗英年十五聞南來乃登此山仰視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死而使人往視之忽見紫雲霧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

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

漢魏詩集

漢卷十

九

文四百五十六

鳳自歌自舞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

何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至今石鼓一處黑色直下狀女垂髮時人號為張女髮

西王母宴漢武帝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二首

帝內傳云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于漢宮王母自設天厨精妙非常酒觴數遍王母命諸侍王女作樂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乃遣侍女招上元夫人夫人至自彈雲琳之琴

歌步玄之曲

大象雖廓廖我把天地戶披雲沈靈輿修忽適下土

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冶太真噓中唱始知風塵苦

願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椿馳騁盼九野



其二

玄圃過北臺五城煥差我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  
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盼八落外指招九雲遐  
忽不覺心榮豈吾少與多撫璇命衆女詠歌發中和  
妙暢自然樂爲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真音辭無邪

上元夫人歌步玄之曲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來得道總統其真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問以爲賓侶焉

昔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  
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淥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  
蘭宮敞朱闕碧空起瑤沙丹臺結空構曄曄生光華

漢魏詩集

漢卷十

十

武三百八十

飛鳳躡霓峙燭龍倚委蛇玉胎來絳芝九色紛相拏  
挹景練仙骸萬劫方童牙唯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查

空起藝文  
作室啓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

晨登太霞宮挹泚把玉蘭夕入玄元關采藥掇琅玕  
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瑤輪服朱丹朝發汗漫府暮宿勾陳垣  
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漢武帝車子侯歌

洞仙傳云車子侯者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

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

嘉幽蘭兮延秀蕈妖姪兮中澹華斐斐兮麗景風徘徊  
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茅山父老歌

見雲笈七籤外編作大茅君誤○隱句曲郡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益二弟俱登襄陽五宮大夫西河太守周爲執金吾各奔官渡江求兄於東山後成得仙道太上命固治升陽句曲山東治常良之山益爲司命真君東嶽上卿於是益與二弟決別俱去固東留治此山漢平帝元壽二年也內法既融外教坦平兩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厲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

漢魏詩集

漢卷十

十

徐五百七

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

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

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一作治青一作金穴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

太真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字勃遂都

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年少官遊逸有司奏劾降主東嶽夫人因來後被太上召還馬明生傳曰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本姓和字君寶少爲縣吏捕賊所傷殆死遇太真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出藥一丸服之立愈君寶乃更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及夫人被太上召還將別以明生屬安期先生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

暫捨墉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差峨  
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

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  
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婆  
五嶽非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  
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  
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一作逸

其二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  
仰登冥仙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  
駕驂紫虬輦靈顏一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  
告以鴻飛術受以玉胎篇瓊膏凝玄炁素女爲我陳

漢魏詩乘

漢卷十

生

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旋  
玄都安足遠蓬萊在脚間傳受相親愛結交爲天人  
替卽游刑對禍必無賢愚秘則早無傾泄則軀身顛

馬明生詩三首

本傳明生隨安期先生負笈周遊天下二十年中辛苦備常安

期曰子真有仙骨遂授以太清金液丹方明生入華陰山餌之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漢光

和三年也

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喻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頃  
生生世所悞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  
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消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  
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嶽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琳琅井

十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

其二

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堯年若驚弦發時猶輕矢逝  
雖有灼灼姿玉爲塵土穢林草無秋輝綠葉豈終歲  
惜此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  
眞官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  
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眞道故可大

其三

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獨遠舉  
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眞與我遊落景乘鴻御

漢魏詩乘

漢卷十

生

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嗷嘈天地中貴聲安得附

陰長生古詩三首

神仙傳云陰長生新入世傳漢皇后之親屬從馬明生學

度世之道後於丰都山中白日昇天長生陰仙去著書三篇以示將來黃庭堅書後漢陰長生詩後曰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眞君詩三章

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  
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  
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要承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  
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遊戲仙都顧憫羣愚  
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  
不肯暫休



其二

予之聖師體道知真昇騰變化松喬為鄰維予同學  
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  
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  
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  
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

其三

維予垂髮少好道德弃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  
辟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  
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

漢書詩乘

漢書

古

文四

乃敢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感享無極  
黃白既成貨財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

神丹之力

長安中謠

列仙傳云陰長生者長安中渭橋下  
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  
糞酒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長吏知之械  
收繫者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  
去酒者之家室自壞殺  
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按此出劉向列仙傳  
則陰長生當為西漢  
人神仙傳以長生從馬明生明生臨去詩在光和三  
年即明生且為東漢矣要之仙詩多附會不足憑也

丁令威歌

見雲笈七籤○搜神記云遼東城門  
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  
少年舉引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語曰  
云云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

昇仙者不  
知名字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  
非何不學仙塚壘壘洞仙傳云丁令威者遼東人少  
常覽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丁  
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  
離塚壘壘東諸丁諸載

赤雀辭

列仙傳云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  
行火火一且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  
台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云云至  
期赤龍到大而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

蘇耽歌

蘇耽桂陽人少以至孝者稱一日白母  
去吾何依耽乃留一櫃封鎖甚固若有所需  
告之知所預也預為植橘鑿井及郡人大疫

漢書詩乘

漢書

五

但食一橘葉飲一泉水即愈而後一鶴降  
屋久而不去郡僚子弟彈之鶴及舉足畫屋  
若書字焉  
其辭曰

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救野

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

翻身何為翻身雲外却返吾居一云耽騎白鶴來止  
郡城東北樓上人或

挾彈彈之鶴以爪櫻樓板似漆書云城郭雖是  
人民非二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仙彈我何為

衛羅國王女配瑛靈鳳歌

洞玄本行經云西方  
衛羅國王有女字曰  
瑛瑛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  
後十二年瑛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  
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  
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云云  
是鳳凰而生抱  
女俱飛還入雲中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  
何時來飛

漢魏詩集

漢卷十

十六

銘文顯氏閱于  
振藻堂之西偏

漢魏詩乘卷第十終

漢魏詩乘後十卷總目

魏一樂府

武帝

氣出唱三首

精列

度關山

薤露

蒿里行

對酒

陌上桑

短歌行二首

苦寒行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卻東西門行

碣石篇四首

漢魏詩集

魏目

魏二樂府

文帝

臨高臺

釣竿

十五

陌上桑

短歌行

猛虎行

燕歌行二首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丹霞蔽日行

折楊柳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大牆上蒿行

豔歌何嘗行

煌煌京洛行

月重輪行

甄皇后

塘上行

明帝

長歌行

燕歌行

善哉行二首

月重輪行

種瓜篇

魏三  
樂府

漢魏詩乘

魏目

二

武百廿四

陳思王植

箜篌引

惟漢行

鰕鮒篇

豫章行二首

當來日大難

野田黃雀行

泰山梁甫行

怨歌行

輦舞歌五首

聖皇篇

大魏篇

孟冬篇

桂之樹行

當欲游南山行

當車以駕行

名都篇

白馬篇

升天行二首

遠遊篇

漢魏詩乘

魏目

三

飛龍篇

盤石篇

種葛篇

魏四  
樂府

王粲

太廟頌三章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陳琳

靈芝篇

精微篇

當牆欲高行

當事君行

妾薄命二首

美女篇

苦思行

五遊篇

仙人篇

關雞篇

驅車篇

弃婦篇

弩俞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飲馬長城窟行

阮瑀

駕出北郭門行

琴歌

繁欽

定情詩

繆襲

鼓吹曲

楚之平

戰榮陽

獲呂布

克官渡

舊邦

定武功

漢魏詩乘

魏目

四

屠柳城

平南荆

平關中

應帝期

邕熙

太和

挽歌

左延年

秦女休行

從軍行

稽康

秋胡行七首

魏五詩

文帝

黎陽作二首

黎陽作

於醮作

孟津

芙蓉池作

於玄武陂作

至廣陵於馬上作

襍詩二首

清河作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黎陽作

寡婦

令詩

於明津作

失題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陳思王植

漢魏詩乘

魏目

五

上責躬詩

應詔詩

朔風詩

矯志詩

元會詩

閨情

公讌詩

侍太子坐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丁翼

贈白馬王彪

送應氏詩二首

三良詩

遊仙詩

襍詩六首

閨情

七哀詩



情詩

喜雨詩

七步詩

失題

離友詩二首

并序

妬詩

勸體詩

豔歌

樂府

芙蓉池

言志

襍詩

魏六詩

王粲

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思親詩

漢魏詩集

魏目

六

襍詩

襍詩四首

七哀詩三首

詠史詩

公讌詩

從軍詩五首

魏七詩

陳琳

遊覽二首

宴會

徐幹

答劉公幹詩

情詩

襍詩五首

室思

劉楨

公讌詩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

贈從弟三首

襍詩

鬪雞

射鳶

失題二首

阮瑀

詠史詩二首

襍詩二首

七哀詩

隱士

苦雨

失題

公讌

怨詩

應瑒

漢魏詩集

魏目

七

報趙淑麗

公讌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別詩二首

鬪雞

吳質

思慕詩

王宋

雜詩二首

魏八詩

應璩

百一詩三首

襍詩三首

三叟

應璩

襍詩

繁欽

贈梅公明詩

遠成勸戒詩

蕙詠

槐樹詩

襍詩

邯鄲淳

答贈詩

杜摯

漢魏詩集

魏目

八

贈毋丘儉

贈毋丘荊州

毋丘儉

答杜摯

何晏

擬古

失題

秦宓

遠遊

程曉

贈傅休奕詩

又贈傅休奕

嘲熱

焦先

祝衎歌

魏九詩

稽康

幽憤詩

襍詩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酒會詩七首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

遊仙詩

述志詩二首

惟上古堯舜

唐虞世道治

知慧用

漢魏詩集

魏目

九

名與身孰親

生生厚昭咎

名行顯患滋

東方朔至清

楚子文善仕

老萊妻賢名

嗟古賢原憲

思親詩

琴歌

稽喜

答弟叔夜四首

郭遐周

贈稽康三首

郭遐叔

贈嵇康五首

阮德如

答嵇康二首

魏十詩

阮籍

詠懷詩三首

詠懷八十二首

采薪者歌

大人先生歌

無名氏

襍歌謠辭

徐州歌

滎陽令歌

漢魏詩乘

魏目

行者歌

明帝景初中童謠

齊王嘉平中謠

軍中謠

鴻臚歌

夏侯歌

州中歌

邢子昂歌

白鶴

吳詩

孫皓

爾汝歌

韋昭

吳鼓吹曲十二曲

焱精缺

漢之季

攄武師

伐鳥林

秋風

克皖城

關背德

通荆門

章洪德

從歷數

承天命

玄化

薛瑩

獻詩

張純

張嚴

賦席

賦犬

漢魏詩乘

魏目

賦弩

無名氏

歌謠

王世容歌

彭子陽歌

黃龍中童謠

孫亮初童謠

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孫皓初童謠

孫皓天紀中童謠

吳謠

時人語

廣陵謠

孫皓時詩妖

漢魏詩乘後十卷總目

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一樂府

武帝

名標字孟德沛國譙人漢舉孝廉為郎位至丞相封魏王後其子丕代漢追諡曰武皇帝

廟號太祖魏書云太祖初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聲被之管絃皆成樂章詩品云曹公古直其有悲涼之句者不如不亦

氣出唱三首

漢魏詩乘

魏卷一

一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關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慶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惕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

惶惶一作恍恍

其二

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閭閻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務務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其三

遊君山甚為真確硯砢礪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

漢魏詩乘

魏卷一

二

階玉為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右三曲魏晉樂所奏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賢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  
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  
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臯陶甫侯何有  
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  
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掇不斷世歎伯夷欲以  
厲俗侈惡之大儉為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  
尚同疏者為戚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薤露

薤露蒿里陌上桑短歌秋胡謔皆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

漢魏詩集

魏卷一

三

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灰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  
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  
盈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  
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  
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  
空虛夕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

昆蟲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陌上桑

樂府古詩卷之五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嶷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  
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

漢魏詩集

魏卷一

四

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  
風遊欬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右一曲晉樂所奏

平調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右一曲本辭多越陌入句○詩家直說云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知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為妙沈吟至今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宋景文公筆記云古人語自有雅拙不可掩者樂府何以銷憂惟有大康按此正古人用巧亦似善述景文之言殊大贗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解慨當以

懔憂思難忘以何解愁唯有杜康解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解三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

從中來不可斷絕解四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解五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

心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

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

公吐哺天下歸心右藝文所載短歌行歐陽詢云其半猶為簡當語完而意足也

今附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

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解一後見赦原賜之斧

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逮及德行猶奉事殷論叙

其美解二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

其美

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解三孔子所歎

竝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昨命無下拜小白不敢

爾天威在顏咫尺解四晉文亦羈躬奉天王受賜珪瓚

拒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解五威服諸侯師之

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

其名紛葩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苦寒行樂府解題云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簡言水雪谿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辭而擬之也藝文樂府並作魏文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溪橋梁絕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

坂詰屈車輪為之摧解一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

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解二谿谷

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

息遠行多所懷解三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何怫鬱



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四解迷惑失徑路  
路冥無所宿棲失徑路冥無所宿棲行行日以遠人馬  
同時飢五解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  
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清調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  
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  
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  
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拚被  
衷似非恆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然復復所欲來到

漢魏詩集

魏卷一

七

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崑崙山所謂者  
真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溪有可得名山歷  
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  
以言志我居崑崙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  
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  
而不謫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  
去不可追四解一作辭乃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  
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飄入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

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一解天地何長久人  
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  
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  
言志天地何長久二解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  
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賢者獨人不萬國  
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  
日月光三解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  
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  
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戚戚  
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

漢魏詩集

魏卷一

八

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

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右二曲魏晉樂所奏

琴瑟調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幽一解太伯仲

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二解伯夷叔齊古之

選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

用杜伯累我聖賢四解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

蟲流出戶五解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

命仲尼之世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七解

家直說云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不可泥於詩法論之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  
解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  
與解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要  
能覩解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  
歸其楚解快人由爲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  
知莫不緒解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  
於光曜釋銜不如雨六解 右二曲 魏晉樂所奏

郤東西門行

上解度技錄云郤東西門行荀  
錄所載武帝鴻鴈一篇今不傳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

漢魏詩集

魏卷一

九

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  
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  
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右一曲魏  
晉樂所奏

碣石篇

一曰步出東西門行南齊書樂志云碣  
石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其歌四章

龜雖壽按相和  
大曲步出夏門行亦有碣石  
篇與此並同但  
曲前無豔爾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臯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  
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行

至此  
爲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作清波

觀滄海○藝苑卮言云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  
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  
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  
如上林云觀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  
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  
陂楊融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然覺揚語奇武  
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  
有何致而馬融復襲之

其三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鷄鳴晨鳴

漢魏詩集

魏卷一

十

鴻鴈南飛鷺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鏹停置農收積場  
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 右  
冬十月

其四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  
輦籟深奧水竭不流水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  
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 右  
土不同一

作河  
朔寒

其四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怡一作姑  
右龜雖壽  
○世說新語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漢魏詩集

魏卷一

十一

徐家慶閱

于臨高臺

漢魏詩乘卷第十一 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二 樂府

文帝

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太子

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稱受漢禪即帝位詩品云文帝詩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詩譜云自然淳後山詩話云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擬鏡

臨高臺

詩紀云此曲三段辭不相屬鵠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漢曲大畧意同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

漢魏詩集

魏卷二

十一

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

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

毛衣摧頽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今一作今

釣竿

崔豹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

遂傳為樂曲漢辭今亡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從從

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為

相和

十五

古今樂錄云十五歌文帝辭曲後改歌瑟調西山此似未全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梗枿千餘尺眾草芝盛茂

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雉山雞鳴虎嘯谷風起



號罷當我道狂顧動牙齒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 陌上桑

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窄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栢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右一曲晉樂所奏

短歌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短歌行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靈倏忽弃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

鳴鵲翩翩飛鳥挾子巢棲我獨孤亮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蚤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魏晉詩集 魏卷三

保六解右一曲魏晉樂所奏魏遺令節制奏樂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此也

猛虎行此似未全

與君媾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

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燕歌行樂府解題云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解一羣鵲歸鴈

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解二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

留寄他方解三賤妾亮亮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

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解四短歌微吟不

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解五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同前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閒飛鶴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右一曲本辭

### 秋胡行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閒飛鶴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右一曲本辭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寒羅帷徐動經秦軒解五仰戴星月觀雲閒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

晨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

聲氣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右一曲晉樂所奏

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

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

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右一曲歌魏德

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右一曲歌魏德

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右一曲歌魏德

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右一曲歌魏德

汎汎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  
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  
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  
善爲樂方右曲一作浮萍篇有又見善哉行

同前人期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  
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黃仰結桂枝佳人不任結之  
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  
企予望之步立躊躇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瑟調善哉行一作曲

漢魏詩集

魏卷二

四

武三首五九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

雉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

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

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

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驅聊以忘

憂六解 日如一作其 歲一作

其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  
善爲樂方哀絃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  
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

悲鳴相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同前初學記載第一解 題云於講堂作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吹清氣  
一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  
室二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  
但一三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  
苦不悉四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冲靜得自然榮  
華何足爲五

同前藝文類聚作 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茵奉甘醪狩人獻嘉禽

漢魏詩集

魏卷二

五 徐三首五

一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從南來爲我彈清

琴二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踴躍自

浮沈三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

摧肝心四清肉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

絃且自禁五解 魏晉樂所奏 右二曲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羣  
悲鳴雲間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明帝步出夏門行 中八句與此同

折楊柳行藝文作游僊詩古 樂府作長歌行



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

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解一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輕舉舉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

識解二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

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解二達人識真偽愚夫

好安傳追念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恠聖道

我所觀相州樓霞谷喬順二子服飛龍藥十年不餓

飲馬長城窟行此關未全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荆虜武將齊貫鉀征人伐金鼓

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漢魏詩集 魏卷二 七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

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

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大牆上蒿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

中心獨立一何勞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為

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為

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鼯溫暖

夏當服綺羅輕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為不及君少

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

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

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為自低叩悲麗平

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駭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

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

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

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知君劍良綺難忘冠青雲

之崔嵬纖羅為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

垂允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益何足觀排

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桓瑟舞趙倡女

漢魏詩集 魏卷二 七

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鱸鯉

魴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卮為我行觴今日樂不

可忘樂未央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為自苦

使我心悲

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一長兄為二千

石中兄被貂裘解二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駟往來王

侯長者遊解三但當狂王侯殿上快獨樽蒲六博坐對

彈碁解四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蹶迫日暮殊不久留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念志安足諍吾中道與卿解五



共別離約身奉事若禮節不可虧上慙倉浪之天下  
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少小下曲

前為盤右一  
曲晉樂所奏  
煌煌京洛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挑一篇樂府所解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淮陰五刑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帶多言寡誠祇今事敗  
蘇秦之說六國以亡傾側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  
禍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  
漢魏詩集 魏卷二 八 武四百五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我我仲連  
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五解 右一 曲晉樂所奏

月重輪行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  
愚見目前聖親萬年明間相絕何可勝言

甄皇后魏文帝后也中山無極人本袁紹中子熙之妻太祖破紹文帝時為太子遂納為夫人

人生明帝後為郭貴嬪所  
謂賜死臨終作塘上行詩

塘上行樂府解題云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作數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

益初見奔後宮所作似非臨終詩也○詩話補遺云魏明帝初為王時納虞氏為妃及即位毛氏有寵而黜虞氏下太后慰勉之虞氏

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今終殆必由此  
公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氏愛弛亦賜死  
魏之兩世家法如此虞氏亡國之言良是詩  
可以觀不獨三百篇也藝文志云言云塘上之  
作朴茂真至可與納扇白頭姨  
甄既摧折而芳譽不稱良為可歎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傷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  
眾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  
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  
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  
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條條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右一曲本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

漢魏詩集 魏卷二 九 武四百六  
其語意妙絕千古蒲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  
矣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其二

蒲生我池中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傷能行人儀  
莫能縷自知眾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  
時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  
脾今悉夜夜愁不寐莫用豪賢故莫用豪賢故棄  
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棄捐葱與薤莫用麻枲賤棄  
捐管與蒯倍恩者苦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  
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念與君一其離別亦當何  
時共坐復相對解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

悲風樹木何蕭蕭今日樂相樂延年壽千秋

五解右一曲

晉樂所奏○詩話補遺云歌船常苦沒黃河中行舟常有此患俗云著淺說文歌船著沙不行也尚書大傳云三艘國名亦在黃河側甄后此句正北方之語特表出之搜音機古本楚辭風與方木搜搜今本作蕭而音亦叶故此詩亦作蕭蕭又作蕭蕭總不若搜搜字之古也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兼葭艾與君生別

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

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弃捐

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弃

捐官與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

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

漢魏詩集

魏卷二

十

武四百四

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榲櫨從君致

獨樂延年壽千秋

詩話補遺云此詩詳畧不同詞義之善無如此錄之完美

明帝

諱獻文帝子

平調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

壤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

翔祥於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

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煢煢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

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

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撫劍下前庭藝文作攬衣下前庭

短歌行

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陰匿陽顯節運自常厥貌淑美  
玄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潔行馴良  
銜土繕巢有式宮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燕歌行

白日晼晼忽西傾霜露慘悽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  
莖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遊子不安寧

苦寒行

悠悠發洛都并我征東行征行彌二旬屯吹龍陂城  
一顧觀故壘處皇祖之所營屋室若平昔棟宇無邪

漢魏詩集

魏卷二

十一

武三百卅五

傾解奈何我皇祖潛德隱聖形雖沒而不朽書貴垂

伐名解三光光我皇祖軒耀同其榮遺化布四海八表

以肅清解四雖有吳蜀寇春秋足耀兵徒悲我皇祖不

永享百齡賦詩以寫懷伏軾淚沾纓五解龍宋書作隴右一曲晉

樂所奏解

善哉行

我祖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解一輕舟竟

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解二發砲若雷吐氣

成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解三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

休六軍咸同斯武解四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



西背京許解五遊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

御六虎臣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七運

德曜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旆入皇祖八

我祖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輕舟竟

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發砲若雷吐氣

如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

休六軍咸同斯武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

西背京許遊弗淹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

御權實豎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魚鳥爲伍虎臣

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運德曜威惟

漢魏詩集·魏卷二

鎮惟撫反旆言歸旆入皇祖羅一作務旆一作旆

豎子四句  
前篇是也

同前

赫赫大魏王師徂征冒暑討亂振曜威靈一汎舟黃

河隨波潏潏通渠回越行路綿綿二綵旄蔽日旌旒

翳天淫魚邊澍遊嬉深淵三唯塘泊從如流不爲單

握揚楚心惆悵歌採薇心綿綿在淮肥願君速節早

旋歸四解右二曲  
魏晉樂所奏

步出夏門行一曰隴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

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改時

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情一商

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

霧相連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潏潏葉落翩翩孤

禽失羣悲鳴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二朝遊

清冷日暮嗟歸朝遊止此爲豔賦迫日暮鳥鵲南飛繞樹三

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

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茫茫荆棘葛生綿綿感彼風

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

言一感迫下爲趨  
魏晉樂所奏

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商風夕起

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

丹霞蔽日彩虹帶天谷水潏潏葉落翩翩孤禽失羣

悲鳴其間朝遊清冷日暮嗟歸賦迫日暮鳥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

雌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徘徊茫茫荆棘葛生綿綿

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

嗟哉一言右一曲疑是前篇本辭見選

月重輪行

天地無窮人命有終立功揚名行之在躬聖賢度量



得爲道中

擢歌行

王僧虔技錄云擢歌行歌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今不歌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祗陽育則陰殺畧景應度移

解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千戚有苗服從

媯二蠡爾吳中虜憑江棲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

依佑三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

于長浦四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太常拂白日旗

幟紛設張五將抗旄與鉞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弔民

清我東南疆將抗下爲趨右一曲晉樂所奏吳中一作蜀中

種瓜篇卽春遊曲玉臺題云樂府郭氏樂府不載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

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兔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

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妄執拳拳

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明帝有樂府云畫作不傳手猛屬繼望舒全篇無考

麻一鳳氏

閱于脩竺

漢魏詩乘卷第十二

漢魏詩乘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三樂府

陳思王植

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十歲餘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菑侯文帝卽位命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浚儀三年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王薨年四十一諡曰思

詩品云植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

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

白可坐於廊廡之間矣皎然詩評云鄴中七子陳王最爲高劉郎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典駢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十九首其流一也詩譜云劉前精潔自然沈健竹林詩評云曹子建之作亦正亦變駿騁大雅之製焉蘭莊詩話云子建詩質樸渾厚容雋之風調非後人易到陳子昂李太白慕以爲宗信乎晉以下鮮其儔也子建詩讀其詩灑然有千古之想無名氏云選中子建詩懇惻慷慨頗有風人遺意李夢陽序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藝苑卮言云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避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又書云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

相和笙篴引樂府作野田黃雀行按古今樂錄云王

解題云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然笙篴引亦用此曲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漢魏詩乘

魏三

陳思王

笙篴引

樂府

野田黃雀行

古今樂錄

云王

置酒

高殿上

親友從我遊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右一曲  
本辭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解一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  
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  
酬解二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

漢魏詩集

魏卷三

二

武三百七

何求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解三驚風飄白日光景

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

復何憂

四解 右一  
曲晉樂所奏

相和薤露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  
擬薤露行為天地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

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

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

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惟漢行

魏武帝薤露詩云惟漢  
二十世所任誠不良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天道甚著明

爲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誠驕盈  
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膏天經  
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既厥德周亦致太平  
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平陵東

閭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粲飛龍粲飛龍與仙期東  
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終無極

作樂

鰕鮒篇

一曰鰕鮒篇按樂府解題  
云曹植擬長歌行為鰕鮒

鰕鮒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

漢魏詩集

魏卷三

三

徐信 言五

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

俯觀上路入勢利惟是謀讐高念皇家遠懷素九州

無劔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吁嗟篇

選詩拾遺作瑟調飛蓬篇按樂府解題  
云曹植擬苦寒行為吁嗟魏志云植每  
欲求別見獨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  
時法制待藩國峻迫植十一年而三徙都常  
汲汲無歡

汲汲

無歡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土本根逝宿夜無休閒

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

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

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



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  
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曲清調

豫章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  
擬豫章行爲窮達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耤處中田  
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  
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  
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四

四二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  
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  
何意今摧頽曠若參與商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  
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儻中還  
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恆處人生忽若寓  
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紉與素  
懷一作帷裳一作新○談藝錄云詩不能受暇工拙  
之間相去無幾頃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賢豪故  
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弃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  
棄捐管與蒹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  
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  
行藝苑卮言云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堂

是晉人極推之耳清徹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詩賦皆  
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  
際此忌兒而不自匿諱河也蒲生實不如  
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建傖父耳  
瑟調  
當來日大難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  
善哉行爲日苦短

當來日大難

樂府解題云曹植撰  
善哉行爲日苦短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樽辦東厨廣情故心相於闔  
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  
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丹霞蔽日行

垂天魏文帝詩云丹霞蔽日彩虬天明帝步出夏門行亦云

紂爲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  
天亦革命漢祚之興階秦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  
炎光再幽殄滅無遺

漢魏詩乘

魏卷三

五

文

四十二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鷁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談藝錄云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  
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  
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  
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楚調 泰山梁甫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改泰山梁父爲八方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爲濁水泥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浮沈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

漢魏詩集 魏卷三

流止任東西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

樂別後莫相忘 七解相一作桐 右一曲晉樂所奏七哀此篇本辭○呂氏童蒙訓云諸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怨歌行 後錄樂府解題作古辭郭茂倩樂府作曹植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臯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右一曲晉樂所奏

鞞舞歌五首 本集不載見樂府詩集

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

廢兼古曲多謬誤故改作新歌五篇 古今樂錄云漢

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魏曲五篇一曰明魏皇帝二曰和易並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辭並亡陳思王又篇以當殿前生桂樹三大魏篇以當漢古四精微篇以當關中有賢女五孟冬篇以當校免按漢曲無漢古昌校免二篇疑樂久長四方皇是也隋書樂志云鞞舞漢巴渝舞也

漢魏詩集 魏卷三

按樂錄隋志並以鞞舞爲巴渝今考漢魏二篇歌辭各異本不相亂蓋因梁陳之世於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猶中舞以白紵送豈得便謂白紵爲中舞邪失之遠矣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憂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累縈便時舍外殿官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

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  
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軀以報國  
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資戚並出送夾道交輜輶  
車服齊整設韓曄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  
祖道魏東門淚下霑冠纓板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  
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爲徘徊四馬躊躇鳴  
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靈芝篇

靈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曄若神  
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壠烝烝不違仁

漢魏詩集

卷之三

八

三頁全

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歔涕霑巾  
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焚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  
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  
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乘機  
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弃我何其早  
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襟袍  
辭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  
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  
仁賢髣髴無天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

復然困學紀聞云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爲驅使  
左右爲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  
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衆喜填門至臣子蒙  
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衆吉咸集會凶邪姦  
惡竝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克乘輿芝  
蓋樹九華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躡足舞鳳  
皇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  
顏暴已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  
官雷抃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  
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  
停未飲賢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  
亦真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  
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竝富昌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於夫梁山爲之傾  
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肉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爲夏零  
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  
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矣獨就生

漢魏詩集

魏卷三

九

武三百九



大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  
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  
乞得并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  
其父得以免辯義在列圖多男亦何爲一女足成居  
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髀前  
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  
備禮饗神祇爲君求福先不勝醑祀誠至今犯罰艱  
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讐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  
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  
歸聘爲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十

武

三百九一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誠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  
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啓行鸞鳴幽軋  
虎賁采騎飛象珥鵠鐘鼓鏗鏘簫管嘈鳴萬騎齊鑣  
千乘等益夷山填谷平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  
趯趯狡兔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鵲  
呈才騁足噬不盡縶牽麋倚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  
都盧尋高搜索猴猿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眚

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羆氣有餘勢負象而趨  
獲車旣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  
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歿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  
大勞賜大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  
舉觴爵擊鍾醕無餘絕網縱麟麇弛罩出鳳雛收功  
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  
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  
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爲  
自然榮躋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  
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  
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憤憤俗間不辯僞真願欲披心  
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游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與塵  
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  
大匠無弃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卻前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十

羅

三百九二



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賢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

音聲好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可事一君巧

詐寧拙誠

當車以駕行

歡坐王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

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妾薄命二首

携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土

陶

三百一

觀沼可娛仰泛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

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觀一作靈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

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盤盤能者穴觸

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

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

履還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

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

御金衰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櫛香進者

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孟來

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日月既逝矣華

燈步障舒光玉臺作花燭

名都篇

齊歌錄云名都美女白馬並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

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鯁膾胎鰕炮鼈炙熊蹯

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攘巧捷惟萬端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圭

信 五百九十七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復齊詩錄云曹植詩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

炯馬有歸心詩滿意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

王晚歸詩歸心滿意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

蹴踏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

日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

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連金鞍背落暉杜子美

酒間飲詩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詩

劉白之詩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

李詩白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詩曰新豐美酒斗

一斗千錢詩云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詩云十千

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十三

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不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云：考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丹鉛餘錄云：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一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鯁勝胎，蝦寒蠶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包鯁膾鯁，勝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蠶，蓋韓國誤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鯁膾鯁，劉熙釋名：韓雞為正。古字寒與雞通也。按丹鉛此論誠為有據。然詩有云：包鯁膾鯁，包亦通。

###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車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古

武四百六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

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妾。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胡虜一作虜騎  
編五臣作在

### 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曜粲相暉。下有兩真人，舉翅翮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岳顛，石室青蔥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我忘忘言。

### 升天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又有上仙錄與世不小俗情。險難求神仙，朝削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遊篇前緩聲歌同意。

漢魏詩集

魏卷三

五

一

三百四

乘騎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樓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鵬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彷彿一作彷彿

###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

### 五遊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曖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闔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極羣后集東廂

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

王子奉仙藥美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遠遊篇

楚辭遠遊章云悲時俗之迫阨今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今焉託乘輕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出原之所作也出原所歷與仙人俱遊戲則歷天地無所不至焉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

靈鼈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瓊蕊可療飢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十六

四百廿七

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仙人篇

樂府詩集題云秦皇三十三歲使博士植仙人篇曰仙人遊於天下今樂人歌之曹羽異世猶九天以從韓終子喬於天衢也齊陸瑜又有仙人攬六著篇蓋出於此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撫琴瑟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

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

閶闔自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來門樞

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

潛光養羽翼進趣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  
徘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飛龍篇

楚辭離騷云為余駕飛龍兮操瑞象以爲車曹植飛龍篇亦言求仙者乘飛龍而昇天與楚辭同意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

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復道

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

永世難老

鬪雞篇

春秋左氏傳云季郕之雞鬪季氏介其羽也或云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都故事云魏明帝大和中築鬪雞臺趙王石虎亦以芥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

長筵坐戲客鬪雞觀閒房羣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

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背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

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颻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爲客海東

崔葭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

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

鯨鯢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櫂澎湃戲中鴻

漢魏詩集

魏卷三

七

四百廿二



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颶舉帆幢  
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墟下與鼃鼃同  
南極蒼梧野遊眇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  
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于嗟我孔公

驅車篇

驅車揮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太山五嶽專其名  
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  
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  
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  
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

漢魏詩集

魏卷三

八 帝文 三百七十三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  
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  
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思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  
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  
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  
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  
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初婚時一作初定  
婚爲玉臺作若

弃婦篇

本集不載見  
玉臺新詠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璨彩有光榮  
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  
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  
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  
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難鳴  
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蕭蕭帷幕聲  
牽帷更攝帶撫弦調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  
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  
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庭靈鳴成寧  
五韻重用

漢魏詩集

魏卷三

九

劉文顯閱

于太乙居

漢魏詩集卷第十三

畢

漢魏詩乘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四

樂府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遷因徙居長安後之荆州依劉表表卒曹操辟為

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  
魏志云文為五言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  
文學粲與北海徐幹陳琳陳留阮瑀汝南  
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相與為詩  
留路粹沛國下儀下典弘農楊修河內  
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  
魏文帝云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  
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詩品云粲  
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憤之辭文秀而質瀟灑  
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  
評云真實有餘澄澹不足竹朴詩評云王粲  
之作如梗澀杞梓輪囷雖奇大豈細材哉

漢魏詩乘

魏卷四

十一

太廟頌三章

建安十八年曹芳為魏王加九錫始立宗廟  
今樂作此頌以享其先始名曰顯廟後人  
更今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  
聿先厥道丕顯不欽允時祖考

其二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彞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  
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純祐

其三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

咸肆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俞兒舞歌四首

晉書樂志云巴渝舞漢高帝所作也高帝自  
蜀漢將定三秦關中范因率賓人從帝為前  
鋒及定秦中封因為關中侯其俗善歌舞  
帝樂其風造數觀其舞曰武王伐紂歌也後  
使樂人習之閭中有渝水因其俗故曰巴  
渝舞舞曲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宋書樂志  
云魏俞兒舞歌四篇魏國初建所用使王粲  
改創其辭為矛俞弩俞安臺行辭新福歌曲  
行辭以述魏德後  
於太祖廟並歌之

矛俞新福歌

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  
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

漢魏詩乘

魏卷四

二

一四三

福常與松喬遊丞庶德莫不咸歡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劔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  
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  
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

違

前武字宋  
書作我

行辭新福歌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莫



我弘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紹敗後歸太祖紹使典文章袁紹敗後歸太祖紹使典文章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詩集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詣汝聲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拂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漢魏詩集

魏卷四

三

元

三

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人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一作與

阮瑀

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于蔡邕曹操時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為倉曹掾屬建安十

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噉噉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

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

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

弃我于此間窮厄豈有貨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踟躕一作踟躕○談藝錄云樂府往往敘事故實詩殊益敘事辭緩則元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

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琴歌

魏文士傳云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赴乃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

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為曲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按典畧文章志瑀建安初辭疾

得召即起不得有禁山事太祖征荊州瑀作

書十六年入關而云得瑀在長安瑀十七年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

漢魏詩集

魏卷四

四

希

四

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繁欽

字休伯潁川人文才機辯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定情詩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巾

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

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

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何以致恩情美玉綴羅纓

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

何以慰別離耳後瑇瑁釵何以答歡悅紈素三條裾



何以結愁悲白絹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  
日旰今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  
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今不來飄風吹我裳  
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  
日夕今不來躑躅長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  
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襟  
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爲惜我華色時  
中情既欸欸然後尅密期寒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  
廁此醜陋質徒倚無所之自傷天所欲淚下如連絲

於一作投

漢魏詩集

魏卷四

五

繆襲

字季博東海蘭陵人有才學官至侍中

鼓吹曲

晉書樂志云漢時短簫統歌列于鼓吹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繆襲爲辭述以功德

楚之平

代漢朱鷺言魏也古今樂錄作初之平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漢室  
微社稷傾皇道失桓與靈閭宦熾羣雄爭邊韓起亂  
金城中國擾無紀經赫武皇起旗旌麾天下天下平  
濟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越五帝邈三王興禮  
樂定紀綱普日月齊輝光

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戰榮陽

代漢思悲翁言曹公也

戰榮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榮二  
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沒  
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  
國寧

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獲呂布

代漢艾如張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

獲呂布戮陳宮焚夷鯨鯢驅騁羣雄囊括天下運掌

中

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克官渡

代漢上之回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

克紹官渡由白馬僵屍流血被原野賊衆如犬羊王  
師尚寡沙塹旁風飛揚轉戰不利士卒傷今日不勝

漢魏詩集

魏卷四

六

武四年

後何望土山地道不可當卒勝大捷震冀方屠城破

邑神武遂章

凡十八句其八句句四字一句五字九句句三字

舊邦

代漢翁離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於此士卒也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遊士戀故涕如  
摧兵起事大令願違傳求親戚在者誰立廟置後魂

來歸

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定武功

代漢戰城南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濟黃河河水湯湯旦暮有橫流波表氏欲哀  
兄弟尋干戈決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魚誰能  
復顧室家計窮慮盡求來連和和不時心中憂戚賊

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  
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代漢上陵言曹公南平荆州也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代漢巫山高言曹公越北塞歷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魏卷四

七	陶	三
---	---	---

七	陶	三
---	---	---

七	陶	三
---	---	---

七	陶	三
---	---	---

代漢將進酒言曹公  
征馬超定關中也

代漢將進酒言曹公  
征馬超定關中也

代漢將進酒言曹公  
征馬超定關中也

代漢有所思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代漢有所思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代漢有所思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代漢有所思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皇無邊文仁聖相因循期運三千歲一生聖明君堯

魏卷四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元四百萬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  
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刀右據宛魯矛  
讐家便東南什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  
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婦於今為  
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  
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為宗報讐死不疑殺  
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東向坐女休悽悽曳  
枯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臃腫擊鼓赦  
書下

前第二休字一作始置一作致羅字下一有列字

從軍行

樂府平調曲王僧虔云荀錄所載左延年苦哉一篇今不傳

漢魏詩集

魏卷四

九 牙四百五 三

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

五子遠關去五婦皆懷身

與下首俱闕

同前

見初學記

從軍何等樂一駟乘雙駁鞍馬照人白龍驤自動作

稽康

字叔夜譙郡鉅人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舉康自代康答書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之而怒景元三年

以鍾會

諸殺之

詩品云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許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

諸云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藝苑

厄言云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

秋胡行七首

樂府清調曲本集題曰重作四言詩

秋胡行七首

樂府清調曲本集題曰重作四言詩

秋胡行七首

樂府清調曲本集題曰重作四言詩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  
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  
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其二

貧賤易居賢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賢盛難為工耻佞  
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  
莫從歌以言之賢盛難為工

其計莫從樂府作其莫之從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  
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禍患欲得安樂獨

漢魏詩集

魏卷四

十 徐言九 三

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害一作惡一無事字衍集作愆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  
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蚤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

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絕智弃學遊心於玄默遇過  
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

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  
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  
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  
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  
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沈有則閱

于賦郊園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五 詩

文帝 見前

四 黎陽作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  
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  
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讚我獨何人  
餘不靜亂

其二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洄溜  
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麟麟大車載低載昂  
嗷嗷僕夫載什載僵蒙塗冒雨沾衣濡裳

五 黎陽作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千戚紛縱橫  
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  
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於醮作

清夜延賢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  
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

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錚錚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  
穆穆衆君子和合同樂康

餘一作繁

### 孟津

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  
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  
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構初學記作極

###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早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二

陶三百五十八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倚已終百年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  
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  
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謹譁鳴  
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 至廣陵於馬上作

外編云廣陵觀兵魏志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臨故城臨

江觀兵式率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爲詩是歲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  
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

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克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  
與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

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僧皎然云魏文軍至揚子見洪濤湧洶洶數日固天

以隔南北也賦詩而還魏文集無此詩且魏文雖智畧本非庸主如何有此示弱於孫權取笑於劉備陳壽謬矣按壽詩正史但云引還不言賦詩魏書注載此詩未嘗示弱也豈客子常畏人邪襟詩魏書不載

### 襍詩二首

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呂延濟以此詩未即位方爲漢征伐李善

云當時實至廣陵則此與馬上詩爲同時矣今觀弃置語與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三

徐四百八十五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前復字藝文作伴

### 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

弃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藝苑危言云讀子恒客于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

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享者恒靈寶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恒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

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

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湛澹藝文作湛澹悲響有餘音一作悲風漂餘音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藝文作徐幹為挽船士與新婚妻別作

妻別王堂作文帝今從之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

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

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

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四

才三百四十二

黎陽作

奉辭討臯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

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

青青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寡婦

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鴈叫兮雲中歸燕

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頽守長夜兮

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

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

可今久懷思君一作君思

今詩漢獻帝傳云太史丞許芝條上魏王代漢圖識王下今辭其詩在今中

今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

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

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

皆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以下寧萬

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

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

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五

才三百四十九

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

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

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

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

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

作詩曰云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

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

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於明津作



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

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古辭長歌行與此同後有六句云凱風吹長棘天天

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吟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失題見藝文

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罟罟飄如雲

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麇後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

陳思王植見前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上責躬應詔詩

魏書云植文帝弟建安中封平原侯後徙臨菑侯既以才見異而

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既崩衆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節制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故遂定爲嗣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爲安鄉侯其年改封鄴侯三年立爲鄴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并獻詩又有應詔詩帝嘉其詞義優詔答勉之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

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

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

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

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

能自弃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

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

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

踴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

曰

漢魏詩集 魏卷五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

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

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

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

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

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

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

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臣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

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漢書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受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兇是嬰  
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  
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  
皇旨照微漢書志作炎漢集作黜時惟篤類一作天玉一作

魏卷五

八

武四百九

志生魏

應詔詩

李周翰云應詔來京師於道所見對詔而作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  
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餽糧  
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  
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  
緣山之隈遵彼河澣黃坂是階西躋關谷或降或升  
駢駢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  
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檠抗旌輪不輟運轡無廢聲

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不游一

朔風詩

李周翰云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文選總一章集作五章今

分注為五章而不顯列其數蓋兩存之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  
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其四氣代謝懸景運  
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  
止素雪云飛其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  
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其子  
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九

武四百九

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其絃歌蕩思誰與銷憂

臨川慕思何為汎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隣誰忘泛舟

愧無榜人

其五○鵬笑外稿云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云昔我往矣

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可謂善道行役之  
情矣曹子建效其語云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  
止素雪云飛則不逮遠矣且子建欲學風雅為四言  
而猶未忘朱華素雪之屬對此其所以止於建安黃

歟

矯志詩

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  
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壁塗乞無為賢寶  
履仁遭禍無為賢道駕雛遠害不差卑棲靈虬避難



不耻污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濟濟唐朝萬邦作乎開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

知必得英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歿

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憐之順天之矩澤如凱

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闥舌為發機門機之闔楛矢不

追芝桂雖芳今本作芳樹雖香聖  
藝文作賢必得藝文作亦詩

元會詩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受賀公  
侯以下執贊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

黼黻玄黃珍膳襍遯克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

漢魏詩集魏卷五十希文

願保茲善千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賢

壽考無疆善一作喜  
室一作家

閨情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翁若春華紅顏韡曄

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為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

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公讌詩此在鄴宮與兄不讌飲時  
武帝在故稱不為公子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詩家直說云子建已有此  
字朱華冒綠池時雨靜飛

侍太子坐兄不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

清醴盈金觴餽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景一作氣  
一作嘉

贈徐幹劉良云子建與徐幹俱不見  
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樛軒

漢魏詩集魏卷五廿希文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克虛皮褐猶不全

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弃怨何人和氏有其德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亮懷璫璵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贈丁儀李善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  
魏志儀有文才子建贈  
以此詩有怨刺之意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穫

在賢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  
善云翼字敬禮儀誤也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繁泰清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十一

武三首八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

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岑一作岑

贈丁翼

文士傳云翼字敬禮儀  
之弟也爲黃門侍郎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君子義休侍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

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贈白馬王彪

集云於園城作魏志云楚王彪字  
朱虎時封白馬王後徙封楚任城

王彰字子文並武帝子彰建安中爲北中郎  
將伐烏丸有功文帝黃初三年爲任城王四  
年朝京不即得見忿怒暴薨魏志云  
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于桓西宮  
浮雲秋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宣公  
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  
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又云陳思  
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  
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  
知合而爲一者良可笑也

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  
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  
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  
宿止意每恨之益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  
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十一

三首八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廣一作曠

其二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大五言

其三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軔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何念今本作難  
進令今本作反

其四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志  
作歇

其五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哀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古

作三百五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

復一作已  
一作咄

其六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慇懃  
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戀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路志  
作塗

送應氏詩二首

劉良云送璩瑒兄弟時重山亭遷  
獻帝于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

荒蕪  
之事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  
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平常居一  
作平生親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五

作三百五

願得展嬋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憂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曜五臣  
作曜

三良詩

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  
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詩人作  
黃鳥以哀之劉良云植被文帝責  
黜意者是悔不從武帝而作是詩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生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遊仙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  
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  
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或成一作歲或  
玄天一作靈玄

襟詩六首

李善云此六篇並託喻傷政也朋友  
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邑後在野

或思鄉  
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  
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去

布文 言云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  
毛褐不掩形，微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游客一作  
作流宕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乘機杼，日昃不成文。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  
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飛玉臺  
作孤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逸一作俯夕宿瀟湘  
壯善作日夕宿湘沚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遠行欲何之，吳國爲我仇。  
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漢魏詩集

魏卷五

七

布文 言云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  
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讐亮不塞，甘心思魯元。  
拊劒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御五臣  
作仰

閨情

一作  
魏詩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  
空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  
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癯。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  
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室一作穴儻終顧盼恩一作儻能終顧盼  
七哀詩 玉臺作襟詩樂府作怨歌行本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韻語陽秋云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日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於存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陶雍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太

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哀而七者具也

情詩 玉臺作襟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喜雨詩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羣生卉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  
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  
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成

七步詩 本集不載世說新語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

爲詩七步帝有慙色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其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向一作其在釜中一作釜中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失題 見藝文鶴部

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  
弃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言 離友詩二首 并序

漢魏詩集 魏卷五 苑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  
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  
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  
勝余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  
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泛輕航  
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車一作我車

其二

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榮葉辭  
臨淶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  
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  
伊鬱悒兮情不怡 本集止載前一首今考藝文附入○初學記載二句云日

陸景今天微陰經迴路兮  
造北林當別有一首也

關  
妬詩

嗟爾同衾曾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妬忌

髑髏詩

牢落冥冥與道相駢隱然長寢其樂無踰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遙望胡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樂府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

芙蓉池

漢魏詩集

魏卷五

干

武二百廿七

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樓雙鵠北柳有鳴鳩

言志

慶雲未時與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襍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

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梅蕃社閣

于樹憲軒

漢魏詩乘卷第十五

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六詩

王粲

見前

贈蔡子篤

百官名曰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與之同遊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贈蔡子篤

與之同遊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贈蔡子篤

與之同遊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贈蔡子篤

與之同遊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贈蔡子篤

與之同遊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贈蔡子篤

與之同遊蔡子篤字子篤為尚書郎宣

漢魏詩集

魏卷六

希文

三百九

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鵠

孰能飛翮雖則追慕予思周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漣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追五臣作進

贈士孫文始

三輔決錄云士孫萌字文始少

誅也萌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

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惟

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

贈詩以

贈詩以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湯失  
越用遁違遷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晏處  
和通荒墳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  
無譽厥緒雖曰無譽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  
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詰不思  
矧伊嫵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  
慨其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  
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澹澹鬱彼唐林

雖則同域邈其迴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  
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詩一作日一作之

贈文叔良

搜神記云文叔良字叔良南陽人爲荆  
州從事張銑云叔良爲從事使聘益

州牧劉璋贈  
以此詩戒之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四鄰臨此洪渚  
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生  
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盼是與先民遺跡  
來世之矩既慎爾主亦廸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寧末師衆不可益  
無尚我言梧宮致辯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  
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尚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  
敢詠在舟升庵詩話云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  
仲宣之詩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之詩而益明  
微知著昭昭始知已而不引史記也

思親詩

爲潘文則作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妣躬此勞瘁  
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  
奄邁不造殷憂是嬰咨于靡及退守祧祊五服荒離

四國分爭禍難斯逼救死於頸嗟我懷歸弗克弗逞  
聖善獨勞莫慰其情春秋代逝于茲九齡緬彼行路  
焉託予誠予誠既否委之于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  
疊疊惟懼心乎如懸如何不弔早世徂顛於存弗養  
於後弗臨遺愆在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魂爽飛沈  
在昔蓼蓼我哀有餘音我之此譬憂其獨深胡寧視息  
以濟于今巖巖叢險則不可摧仰瞻歸雲俯聆飄回  
飛焉靡翼超焉靡階思若流波情似坻頽詩之作矣  
情以告哀前顯字初學記作  
皇後顯字一作剛

五 襍詩



日暮遊西園冀爲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袂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賦一作飄

### 襍詩四首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竝驅厲中原  
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囿逍遙波水間

### 其二

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濱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

漢魏詩集

魏卷六

四

三百下

百鳥何續翻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魚強弩下高飛  
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 其三

聯翻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  
我尚假羽翼飛觀耳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遘殷勤

### 其四

驚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  
天姿旣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 七哀詩三首

蔡集云六首此蔡避難荆州時作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奔中國去委身適荆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奔此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僧皎然云七哀仲宣詩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此事在耳目故傷見乎辭及至南登霸陵岸回首望  
長安思苦則已極覽辭則不傷一篇之功併在於此  
使古今者皆何親故有肝之歎沈約云不傷經史  
直率胸臆吾詩其知詩也片菴詩話云劉文房詩已  
是淵遠人猶看霸陵月孟東野之詩長安日下影又  
落江關中語意相似皆寓感傷之意然總不若王仲  
宣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安注畜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漢魏詩集

魏卷六

五

陶四首

### 其二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 其三

見古文苑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  
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隧翩翩飛戍旗  
行者不顧返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

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諮

升菴詩話云劉琨賦望亭墜之賦今飛旗幟之圖翻王案七京詩登城望亭墜翻飛羽旌實川劉琨

詠史詩呂向云曹公好以已事詩殺賢良案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歿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陲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吟然詩話云陳王詩曰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王案云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蓋以陳王從國任城彼害已後常有髮生之慮故其詞婉婉存義諒也王案顯責穆公正言其過存直諫也二詩體格高遠才

漢魏詩集 魏卷六 六 四頁五十三

薛和詩主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斯乃過出清表示知陳王將何以敵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

高會君子堂竝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壘

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翹梧行遲

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從軍詩五首

魏志云建安二十二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張銑云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祭作詩樂府

作從軍行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軍中多沃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叅時明政內不廢家私

禽獸憚為犧良苗食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李善本無竊慕二句

漢魏詩集 魏卷六 七 元言五九

其二 建安二十二年祭從曹公征吳此下四首蓋在吳作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汎舟益長川陳卒被隰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

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并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忤性思逝若抽縈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恒善本

其三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卽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懷善作則

其四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鈎刀用庶幾奮薄身

漢魏詩集

魏卷六

八

才三百六

猶善本  
作獨

其五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丘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廬  
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亦願留

漢魏詩乘卷第十六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七詩

陳琳見前

言五 遊覽二首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  
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默默天路陰  
惆悵忘旋反歔歔涕沾襟默默一作黯

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

漢魏詩集

魏卷七

序文

三百三

翩翩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庭  
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  
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宴會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聞  
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後

徐幹

字偉長北海人爲司空軍謀祭酒掾

魏文帝云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真珠船云魏文帝與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



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我乎之問今又曰埃埃於者乎而此亦具舒綽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綽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選齊郡舒綽博博舒綽抵儿日觀齊兒欲以爲俗邪齊字記來齊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綽故文體舒綽

五 答劉公幹詩

詩品云白馬與陳思答劉公幹詩長與公幹往復雖日以廷扣鍾亦能開

雅矣白馬詩今不傳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句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

情詩

高殿鬱崇崇廣廈淒淒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

漢魏詩集

魏志卷七

二

希文

晉十

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襍詩五首

沈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食食慊慊常飢空端坐而無爲髮髮君容光

其二

我我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

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其三

此首王粲作陳詩藝文作室思詩記云

室思爲止詩紀此下三首皆作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四

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零喟然長歎息君期慰我情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漢魏詩集

魏志卷七

三

其五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動安得鴻鸞羽觀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悄悄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然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室思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太子嘗

楨獨平視太祖問之乃收治罪減

成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魏文帝云公幹有逸氣但求道耳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詩品云慎詩其源出於古詩仗其文雖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時俗但氣過云思健功圓竹林詩評云劉楨之作則潤清越如擬金考石故宜稱於建安也

公譙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  
遯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  
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  
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文帝初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來視楨疾楨詩贈之

漢魏詩集

魏卷七

四 元 四百廿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衆賓會廣坐明鐙燭炎光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  
金壘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  
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其二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  
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  
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  
益何篤步趾慰我身  
清談同日夕情吟敘憂動便復爲別  
辭遊車歸西隣  
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  
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  
望暮結不解貽爾新詩文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  
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  
明燈曜閨中清氣淒已寒  
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  
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小臣信頑鹵僂俛安能追

嚴滄浪云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

漢魏詩集

魏卷七

五 元 四百廿八

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代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貞白是鼎翁願厲朽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

贈徐幹

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憾不得與比焉都玄敬詩話云楚詞思公以爲思之不能言不楚辭也

贈從弟三首

沉沉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溪澤

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三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漢魏詩集

魏卷七

六 三百五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襍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晏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關雞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射鳶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歎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關

失題二首

見藝文類木部

昔君錯哇時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實翳林倥偬自迫束得託芳蘭苑列植高山足

關後

其二

青青女蘿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

漢魏詩集

魏卷七

七

三百六十三

阮瑀

詠史詩二首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灰土低頭闕墻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思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鳴高桑

其二

燕丹養勇士荆軻爲上賓圖擢並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襍詩二首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  
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  
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感一  
作對

其二

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  
念復當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七哀詩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  
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

漢魏詩集

魏卷七

武二百九十一

嘉穀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能一  
作迴

隱士

四皓潛南岳老萊窳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  
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苦雨

苦雨滋玄冬引日彌且長丹墀自穢殖溪樹猶沾裳  
客行易感悴我心推已傷登臺望江沔陽侯沛洋洋

失題

藝文  
老部

白髮隨節隨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踈遲

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關  
公讌見初學記  
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靈常所親  
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  
後  
關

怨詩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  
猶獲嬰凶禍流落恒苦心落一作離  
後關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漢泰山太守劭之從子也魏  
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  
官中郎將文學建  
安二十二年卒

漢魏詩集

魏卷七

武三百一十一

報趙淑麗

淑麗  
趙淑麗

朝雲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猶宿永思長吟自鳥孤獨  
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心

公讌

魏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期堂  
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歡康  
促坐褰重帷傳蒲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載興止徘徊

言我塞門來將就衍陽樓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  
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  
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  
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且為極謹情不醉其無虧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別詩二首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其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  
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累一作竟

關雎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動兄弟遊戲場命駕迎眾賓  
二部分曹伍羣雞煥以陳雙距解長綵飛踊超敵倫  
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續紛從朝至日夕勝負尚未分  
尊場駢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  
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吳質

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賞中書令  
威將軍假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太和四年

年入為侍中卒初以沾成  
肆行詰曰醜後改謚威侯

思慕詩

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等記之其至  
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  
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及文帝崩質  
思慕作  
詩曰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  
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保身志氣甫當舒  
何意中見弃弃我就黃墟乳乳靡所恃淚下如連珠  
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僊僊庶幾烈丈夫

僊僊一作  
作僊仰

王宋

漢魏書集

雜詩二首

藝文作文帝題云  
代劉勲妻王氏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勲妻也入門三十餘年  
後勲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還于  
道中作詩二首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  
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其二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  
遠望未為遙踟躕不得並

漢魏詩乘卷第十七

終

劉文達閱于鴻寶齋







哲人觀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竇焦爛爲上客  
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猶寡善猶有如雞跖  
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一作作

其二以下二首

散騎常師友朋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機無不亂  
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彤管弭納言貂璫表武弁  
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寸齊榮秩百僚所瞻願

其三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

魏詩集

魏卷八

四之三十七

三叟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  
住車門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  
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應瑗

唐藝文志

魏詩集

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自不得粟采彼北山葛  
簞瓢但自在無用相呵喝

繁欽

見前

贈梅公明詩

瞻我北園有條者桑遵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氲吐葉  
柔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  
公子瞻旃勲名乃彰

遠戍勸戒詩

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  
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  
閭閻行行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云補行行一作行

蕙詠

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頽

魏詩集

魏卷八

四之三十七

寒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八極獨不蒙餘暉  
葩葉冰彫悴凝露不暇晞百草皆含榮已獨失時姿  
比我英芳發鵲鳴已哀草一作卉

槐樹詩

嘉樹吐翠葉列在雙闕涯旖旎隨風動柔色紛陸離

襍詩

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蘊璫貴可懷

邯鄲淳

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初平時從三輔

客荆州荆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見甚  
敬與之時五官將軍延英隔因居淳欲使在文  
學會臨蒞蒞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黃初初

以淳爲博  
事給事中

四 答贈詩此淳應召詩也

我受上命來隨臨留與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召本朝  
駕言趣期羣子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  
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  
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  
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  
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  
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  
勉實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

杜肇

字德魯河東人初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

五 贈母丘儉

文章敘錄云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相

言

感切儉求助也儉答以詩然摯竟不得遷卒于秘書○解頤新語云贈母丘儉詩疊用古

人類解嘲實戲

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  
伊摯為勝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  
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賈臣老負薪妻叛呼不還  
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  
無知不在此表益未有言被此萬病久榮衛動不安  
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

贈母丘荊州

見初學記

鵠飛舉萬里一蜚翮吳蒼翔高志難得離鴻失所望

母丘儉

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初為平原侯文學累遷荆州刺史徙幽州刺史討公孫淵定遼

東進封安邑侯與司馬懿數侵叛儉討之有功遷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與揚州刺史文鎮矯太后詔討大將軍司馬師兵敗遇害

五 答杜肇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  
八子未際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隴畝楊偉無根基  
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  
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

五 聯翩輕棲集還為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恐便不能治

體無纖微疾下四句疑錯互

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賞不在辭

何晏

字平叔南陽宛人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

五 擬古

名士傳云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

也著五言詩以言志

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  
豈若集五湖順流嗟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為怵惕驚

雙鶴世說作鴻鵠失世說作大道遙放志意世說作永寧中懷



失題見初學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  
茫茫四海涂悠悠焉可彌  
願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  
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秦宓

言五 遠遊

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  
巖穴非我鄰林麓無知己  
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  
困獸走環岡飛鳥驚巢起  
猛氣何咆厲陰風起千里  
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程曉

字季明衛尉安鄉侯昱之孫以祖功分封列侯嘉平中為黃門侍郎遷汝南太守古文苑

作晉人

漢書集

魏卷八

七 武三百

言四 贈傅休奕詩

焚焚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  
肴不掩俎厥客伊何  
許由巢父厥醴伊何玄酒瓠脯

有闕

又贈傅休奕

三光飛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  
四時成歲權輿授代  
徐陳蕩穢元服初嘉萬福咸會  
赫赫應門嚴嚴未闕

羣后揚揚庭燎哲哲後闕

言五 嘲熱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  
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  
今世襍穢子觸熱到人家  
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

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  
所說無一急嗜哈一何多

疲瘵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  
扇髀中疾流汗正湧淹  
莫謂為小事亦是一大瑕  
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今世一作只今咨嗟歲時作跣跨疾一作痛

焦先

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及魏受禪

涇河之濱結草為菴獨止其中太守董經往視之不肯語經益以為賢或忽老忽少後與人別

去不知所適

言

祝卬歌

高士傳云魏伐吳有竊問隱士焦先先不應謬歌後魏軍敗人推其意詳羊指

吳殺燕指魏也

祝卬祝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  
逐本為殺詳羊更殺殺

漢書集

魏卷八

八

武三百

擬

麻一鳳閣

于九曲館

漢魏詩乘卷第十八 終



漢魏詩乘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魏九

稽康 見前

幽憤詩

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絏乃作幽憤詩按鍾會憾於康時呂安兄異姦通安妻異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康又有與呂長悌絕交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都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

漢魏詩乘

魏九

十

稽康 見前

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異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志然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

法見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緼緼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賁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謫議沸騰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耻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阻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嗷嗷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漢魏詩乘

魏九

二

稽康 見前

庶曷將來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免善作免

襍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與命公子携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于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讀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贈秀才入軍十九首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張銑注云叔夜弟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嗚嗚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  
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  
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汴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  
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其五

漢魏詩集

卷九

三

詩

三百篇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  
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寔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弃此孫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  
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  
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筆可航徒恨永離

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携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鸞鴻  
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繫邈爾路遐雖有好音  
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

漢魏詩集

卷九

四

詩

三百篇

桑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悟集  
作寤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澹澹  
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寒旨酒盈樽  
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韻語陽秋云或曰好佚或曰良朋或曰佳入皆非兄弟之稱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魏齊集

魏齊集

五

卷五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弃智遺身寂乎無累  
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  
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弃之八成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  
勞形苦心身賢名賤榮辱何在賢得肆志縱心無悔

五

其十九

康集此首第一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

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  
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  
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  
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已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四言 酒會詩七首

其二

鼓枻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魏齊集

魏齊集

六

卷六

三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啜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瀕  
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味修身  
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歛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壯老  
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苓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



履霜不哀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作一

###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蕊濃繁馥馥蕙芳  
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矢惟騫

言五

### 其七

樂哉苑中游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時  
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  
坐中發美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醑微歌發皓齒  
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

漢魏詩集

魏卷九

七

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言五

###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  
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  
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譽成  
豫子匿梁側最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  
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子一作讓

###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  
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  
坎壈超世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  
朔戒賢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  
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弃鄙累逍遙遊太和  
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  
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穆嗟王與

漢魏詩集

魏卷九

八

徐音五

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致謝道不俱

穆一作稷

###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邁數子談慰莫如蘭  
疇昔恨不早旣面俾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增憂歎  
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  
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  
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  
洎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

生生在豫積勿以休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  
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累拾遺  
作慮

### 遊仙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  
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弃我去藥雲駕六龍  
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  
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弃穢累結友家板桐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  
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  
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輶軒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耕耨感寧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  
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  
冲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螭宅宅神龜安所歸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承恩速實與世殊義舉非所希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爽  
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  
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  
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飛一作安箕  
拾遺作西

### 六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  
四海承民

###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  
爾時可喜

### 知慧用

爲法滋章冠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  
以靜自正

###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驚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樂自是  
勤苦不寧

### 生生厚昭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龐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  
延期不朽

###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甚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  
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污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界所撓所欲  
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已靜恭  
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萍終厲

漢魏詩集

魏卷九

士

武二百五

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弃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

一世無患

七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  
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  
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  
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  
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汎瀾念疇

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  
窮約兮但有悲上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  
中夜悲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  
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  
切切訴蒼天今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弃憂兮  
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

琴賦云拊絃安歌  
新聲代起歌曰

凌扶搖兮憇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  
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  
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漢魏詩集

魏卷九

士

希

三百六

稽喜

字公穆舉秀才歷揚州刺史按晉百官  
名稽喜晉武帝太康三年爲徐州刺史

四  
答弟叔夜四首

一作答  
稽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華茂  
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  
凌雲輕邁託身靈鶴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  
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噴璚枝結心皓素終始不虧  
五  
其二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濱  
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  
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其三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鵲起  
連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足齒  
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其四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原  
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  
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郭遐周

五 贈嵇康三首

漢魏詩集

卷九

廿三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佯  
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面分好章  
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減援筆執鳴琴携手遊空房  
棲遲衡門下何願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  
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  
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其二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  
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違  
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

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怒焉如調饒

其三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寒谷納白駒  
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  
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  
勗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

拾遺作  
郭遐周

四 贈嵇康五首

漢魏詩集

卷九

卅一

三三〇五

每念遘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  
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  
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其二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  
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其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  
事利任難唯予與子鮮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算  
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  
增其憤怨

鮮一作籍

其四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  
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將遠邁  
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怛

其五

君子交以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  
三仁不齊迹賢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驚鳥獨無雙  
何必相啣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阮德如

陳留志名云阮侃字德如尉氏人魏衛尉卿阮共之子有俊才而銑以名理風儀雅

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

卷之六

事

武

五 答嵇康二首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  
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  
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  
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與執手訣良誨一何精  
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  
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簣斃仲由結其纓  
晉楚安足慕屢空寺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  
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

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其二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鵲斯土與子遘蘭芳  
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  
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  
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彊梁  
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  
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  
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  
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漢魏詩乘

魏卷九

共

武

劉文顯閱

于沅樵館

漢魏詩乘卷第十九

終



漢魏詩乘卷第二十

宣城梅鼎祚禹余編校

魏十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司空記室瑤之子容貌

將軍司馬昭欲為其子炎求婚籍乃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拜東平相引為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司馬多美酒遂求為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又對人能為青白眼由是禮法之士深所讐疾大將軍常保持之景元四年卒籍屬文初不留思作詩懷詩八十餘篇

詩品云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情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近自致遠大類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解法言其志詩譜云天識清虛禮法疎短竹林詩評云阮籍之作如刻溪雪夜孤

漢魏詩乘

魏十

此篇流乘而與盡而已嚴而後建安風骨藝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藝范應言云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興與窮即止坐不著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于昂寧無感興乎哉

詠懷詩三首

天地網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  
甘露被宇翳鬱高松倚那長楚草蟲哀鳴鶴鵬振羽  
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  
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鸞濯纓醴泉

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沅沅靈幽聽微誰觀玉顏  
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其三

清風肅肅脩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  
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鳴鳥求友谷風刺愆  
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伉俪回濱嗟虞  
敢不希顏志有明規匪慕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五

詠懷八十二首

領延年云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詩紀云阮集傳之既久頗存謬闕校錄者往往肆為補綴作者之旨淆亂甚焉今以諸本參校其義稍優

漢魏詩乘

魏十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倚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葉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四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  
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媚五臣作美

其五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

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丹鉛餘錄云阮籍詩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

漢書

魏卷十

三

卷四百六

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侍之儔漢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貴寵成帝常與微行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之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詩話補遺云按漢書乃趙季李欵

其六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其七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參差徘徊空堂上怵怛莫我知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參差一作差馳

其八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  
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譽一作與

其九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漢書

魏卷十

四

卷四百五

鳴鴈飛南征鴝鵒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沈  
捷徑從狹路僂僂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  
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以五臣作用

其十一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其十二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其十四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  
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嗷嗷令自嗤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僇匹俛仰懷哀傷

其十七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其十八

懸車在西南義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  
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君子在何許曠世未合併  
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知集作放曠  
世一作嘆息

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璫  
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飄恍惚中流眄顧我傷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當集  
作向

其二十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飄難與期  
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憂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一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  
豈與鷦鷯遊連翩戲中庭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行雲間有立鶴抗首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安與鷦鷯徒翩翾戲中庭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

其二十二

夏后桀靈輿夸父爲鄧林存人從變化日月有浮沈  
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其二十三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切天綱  
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  
沐浴丹淵中照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養去高翔

一作覆切一作通集作通

其二十四

殷憂今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華忽西傾  
蟋蟀在戶牖螭虺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  
願爲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其二十五

拔劒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

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  
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勢外編作世

其二十六

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羣鳥飛翩翩  
鸞鷖時棲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  
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時集作特

其二十七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間都子煥耀何芬葩  
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  
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

一作照詩初學作遇

其二十八

若花耀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讐  
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携手共遨遊  
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轡躍飛泉夜飛過吳洲  
俛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驚駭同一轡  
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一作木西一作四警集作伴

其二十九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  
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自照妍



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永厥年

自照妍一作應自然修一作倭○詩話補遺云阮籍詩昔余遊太梁登于黃華顧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王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姪孟姚其先七世而兆于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問曰女魅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妬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顏延年曰阮公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惻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

其三十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與名  
夸名不在已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樹隔微聲

魏書

魏書

九

元四百九

讒邪使交疏浮雲今晝冥嬋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  
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  
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其三十一

駕言發魏都南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  
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世說新語云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筋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

其三十二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  
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臂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作理

魏書

魏書

十

才三百八

其三十四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  
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願耕東臯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  
曲直何所爲龍蛇爲我隣

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  
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  
濯髮陽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岵採此秋蘭芳  
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

其三十六

誰言萬事難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  
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十七

嘉時在今辰零雨灑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  
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其三十八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  
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  
捐身弃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漢魏詩集

魏卷十

七

論文

五十六

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  
豈爲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  
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其四十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暎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暉  
啓度有昭回象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  
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  
焉得凌霄翼飄飄登雲湄嗟哉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其四十一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汎汎若浮鳧  
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脩齡養志在沖虛  
飄飄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已寶聲色焉足娛  
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客集作落浮  
鳧一作鳧

其四十二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  
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  
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

漢魏詩集

魏卷十

七

華文

五十六

人誰不善始豈能冠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四十三

鴻鵠相隨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  
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  
豈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

從藝文  
定正

其四十四

傳物終始殊脩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  
榮榮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千術三春表微光  
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

鳥一作  
作要

其四十五



幽蘭不可珮朱草爲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葛藟延幽谷縣縣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  
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其四十六

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  
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此首詩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優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按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証也今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鸞雀棲下林

青雲蔽前庭素琴懷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其四十八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羣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續紛漢魏詩集合前爲一首

其四十九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爲今朝見恍惚誠有之  
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  
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未一作安

其五十

清露爲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

乘雲招松喬呼喻永矣哉

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  
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  
何爲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其五十二

十日出暘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汜  
誰言焱炎久遊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荆與杞  
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  
計利知術窮哀情遽能止聊自已一作百金子遽一作克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歟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  
如何夸毘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粱  
被服纖羅衣深樹設閒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其五十四

夸談快憤懣情懣發煩心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  
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沈  
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情一作情

其五十五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獨坐山崑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倚靡相扶持  
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今本作潛見安能處山巖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其五十六

賢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  
孤思損惠施但爲讒夫蚩鵲鳴雲中載飛靡所期  
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五十七

驚風振四野迴雲陰堂隅牀帷爲誰設几杖爲誰扶  
雖非明君子豈闇蔡與榆世有此輩墮區區將焉如

漢魏詩集

魏卷十

五

羅三十一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雲長劒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  
非子爲我御逍遙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  
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緯蕭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  
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  
歡笑不終晏俛仰復歎歎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其六十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  
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  
屣履詠南風緼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  
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藝一作義并一作甘

其六十一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  
揮劒臨沙漠飲馬九野垌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  
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

刺集  
作劒

其六十二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  
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弃何時見斯人

其六十三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陂澤撫劒登輕舟  
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陂一作彼

其六十四

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松柏鬱森沈鸛黃相與嬉  
逍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然思妖姬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遊行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

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飄弃其身  
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六十六

塞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奄昧獨無不相見侯  
持瓜思東陵黃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鞍馬去行遊  
塞一作寒○丹鉛錄云漢武故事漢武帝崩後忽  
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  
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刃果有方石可以爲  
礪吏卒嘗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  
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  
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  
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  
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其六十八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遙顧望天津馳湯樂我心  
綺靡存門一遊不再尋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  
游瀆瑤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  
南一作東超世又誰  
禁一作起坐復誰禁

其六十九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  
彼求饗太牢我欲并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其七十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  
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  
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無悲亦無思集作無  
情亦無悲始集作曲

其七十一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  
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荆棘蟬蛸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裳爲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漢魏詩集

魏卷十

太

孫音古

其七十二

脩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  
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讐  
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其七十三

橫街有奇士黃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  
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  
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

其七十四

倚歎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驚紛垢塵



寧子豈不類揚歌誰肯殉樓樓非我偶徬徬非已倫  
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真道真信可娛清潔存精神  
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殉一作詢

其七十五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  
豈爲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  
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六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溪魚淵潛矧設鳥高翔  
沉沉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

漢魏詩集

魏卷十

元一

都冶難爲顏脩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  
秋駕作稅駕者誤按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註曰秋駕法駕

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僂俛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  
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讐讐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  
聲色爲胡越人情自逼道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美遊

其七十八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蔡雲御飛龍噓噓噓瓊華  
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疇類愁苦來相加

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喚音機小食也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皇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  
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

其八十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  
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隕行行將何之  
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作日

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噏習九陽間升遐噉雲霄  
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  
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飄

其八十二

墓前焚焚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颺隕其葩  
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  
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

采薪者歌

見大人先生傳拾遺作寄懷歌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  
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



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  
邵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歿生同盛衰  
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墮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  
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負薪又何哀

大人先生歌

天地解今六合開星辰隕今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

懷

無名氏

襍歌謠辭

徐州歌

漢魏詩集

魏志

主

羅

三

駕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屬兵士頻討破之  
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云按魏志  
呂虔文帝時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  
史請琅邪王祥爲別駕

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榮陽令歌

云

榮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耻鬪訟

樂府作

行者歌

志按王于年拾遺記云文帝所愛美  
人薛靈芸常山人也年十五容貌絕世咸  
熙中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常山太  
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  
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

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  
起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  
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  
者歌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襟香

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此七字是妖辭也銅表誌道是  
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  
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之兆晉以金王也

明帝景初中童謠

宋書五行志云魏明帝景  
初中童謠及宣王平遼東  
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剪魏室如童謠之  
言

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

何

魏志

主

羅

三

齊王嘉平中謠

宋書五行志云魏齊王嘉平  
中謠按朱虎者楚王彪小字  
彪事發陵等伏誅彪賜死

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

軍中謠

魏志云太祖使盧洪趙達  
撫軍主刺舉軍中語曰

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鴻臚歌

魏志云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南  
陽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  
臚及宣在官亦稱職  
故鴻臚中爲之語曰

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易如

夏侯歌

魏書云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  
不意故軍中語曰淵字妙才沛國譙

人從魏太祖征伐封博  
昌亭侯累官征西將軍

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十千

州中歌

魏志云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材持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敬危竹學最高故衆人爲之語云

州中曄曄賈叔業辨論洵洵敬文通

邢子昂歌

魏志云邢顯太祖辟爲州從事時人稱之

德行堂堂邢子昂

白鶴

王于年拾遺記云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

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漢魏詩集

卷二十

重

徐信百平七

徐家慶閔

于品泉所

漢魏詩乘卷第二十 終

吳詩 附

宣城梅鼎祚禹金編校

孫皓

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前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

爾汝歌

三說新語云晉武帝問孫皓問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極酒令汝壽萬春

作爾汝

章昭

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史爲晉諱改名昭少好學能屬文仕孫吳官至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撰吳書皓欲父和作紀曜以侍中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皓以此責怒曜後誅之

漢魏詩集

卷二十

文

三百六十五

府樂 吳鼓吹曲十二曲

焱精缺

古今樂錄云焱精缺者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當漢朱鷺

焱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赫武

烈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

地機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

宛賴平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金聲震仁風馳顯高

門啓皇基統罔極垂將來

漢之季

漢之季者言孫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與兵奮擊功益海內也當漢思

悲翁



漢之季董卓亂桓桓武烈應時運義兵興雲旗建厲  
六師羅八陣飛鳴鏑接白刃輕騎發介士奮醜虜震  
使衆散劫漢主遷西館雄豪怒元惡憤赫赫皇祖功  
名聞

據武師據武師者言孫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當漢末如張

據武師斬黃祖攘夷凶族革平西夏炎炎大烈震天  
下據一作備

伐烏林伐烏林者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孫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當漢上之同

曹操北伐拔柳城蔡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

漢魏詩集 卷二 言六

震驚衆既降操屠荆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  
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虎臣雄烈周與程破操烏林

顯章功名

秋風秋風者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當漢擁離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為鷹  
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冑慷慨懷悲傷  
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  
思立功邀之戰場身逸獲高賞身沒有遺封

克皖城克皖城者言魏武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孫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當漢戰城南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惡王師赫征衆傾  
覆除穢去暴戢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民昭  
至德

關背德關背德者言蜀將關羽背弃吳德心懷不軌孫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當

漢巫山

關背德作鴟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  
陽嗟臂大於股將受其殃魏魏夫聖主睿德與玄通  
與玄通親任呂蒙泛舟洪汜池溯涉長江神武一何  
桓桓聲烈正與風翔歷撫江安城大據郢邦虜羽授  
首百蠻咸來同盛哉三比隆

漢魏詩集 卷三 武三百八

通荆門通荆門者言孫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患蜀疑其眩吳惡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當漢上陵

荆門限巫山高峻與雲連蠻夷阻其險歷世懷不賓  
漢王據蜀郡崇好結和親乖微中情疑讒夫亂其間  
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氣震蕩滌幽藪討不恭觀兵揚  
炎耀厲鋒整封疆整封疆闡揚威武容功赫戲洪烈  
炳章邈矣皇帝世聖吳同厥風荒裔望清化化恢弘  
煌煌大吳延祚永未央

章洪德章洪德者言孫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當漢將進酒

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



貢扶南臣珍貨克庭所見日新

從歷數從歷數者言孫權從圖籙之符而建大號也當漢有所思

從歷數於穆我皇帝聖哲受之天神明表奇異建號創皇基聰睿協神思德澤浸及昆蟲浩蕩赴前代三光顯精耀陰陽稱至治肉角步郊畛鳳凰棲靈囿神龜游沼池圖讖摹文字黃龍觀麟符祥日月記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上欽昊天象下副萬姓意光被彌蒼生家戶蒙惠賚風教肅以平頌聲章嘉喜大吳興隆綽有餘裕

承天命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當漢芳樹

漢魏詩集

卷四

四

武田百四

承天命於昭聖德三精垂象符靈表德巨石立九穗植龍金其鱗鳥赤其色輿人歌億夫歎息超龍升襲帝服窮淳懿體玄嘿夙興臨朝勞謙日昃易簡以崇仁放遠讒與愚與賢才親近有德均田疇茂稼穡審法令定品式考功能明黜陟人思自盡唯心與力家國治王道直思我帝皇壽萬億長保大祿祚無極

玄化玄化者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當漢上邪

玄化象以天陛下聖真張皇綱率道以安民惠澤宣流而雲布上下睦親君臣酣宴樂激發弦歌揚妙新修文籌廟勝須時備駕巡洛津康哉泰四海歡欣越

與三五鄰

薛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

太子又領少傅

四 獻詩三國志云建衡三年孫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

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綿綿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中禍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

漢魏詩集

卷四

五

百十

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是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聞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建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

父子兄弟累世蒙恩必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  
無報萬分

張純

賦席

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  
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才名  
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  
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驛裏以迅驛為上  
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  
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

席為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賦犬

張儼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

賦弩

朱異

漢魏詩集

吳詩

六 羅言子

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無名氏

歌謠

王世容歌

吳錄云王鐔字世容為武城令民  
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之鐔藝

文類聚  
作譚

王世容政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彭子陽歌

吳錄云彭循字子陽毗陵人建國  
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  
秋君聞循勇以守令循與儀相  
見陳說利害應時散去民歌之曰

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强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

陽

黃龍中童謠 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  
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

也白

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

孫亮初童謠

晉書五行志云孫亮初童謠按  
楊子閭者及語石子烟也鈎絡  
鈎帶也及諸葛恪臥果以華席裏身篋束  
其腰投之石堀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  
云堀

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鈎絡於何相求揚子閣

揚子閣  
作常

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亮  
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  
按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  
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鼉融利金印

漢魏詩集

吳詩

七 武三

龜服之而死鼉有  
鱗介甲兵之象也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必不去義無成

孫皓初童謠

文選補遺作揚州歌 晉書五  
行志云吳孫皓初童謠按皓尋  
遷都武昌民所流  
供給咸怨焉

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必不止武昌居

孫皓天紀中童謠

晉書五行志云吳孫皓天  
紀中童謠晉武帝聞之加  
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而眾  
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吳謠

吳志云周瑜少精意於音樂唯三爵之  
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  
人謠



曲有誤周郎顧

作復

時人語

高僧傳云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有支謙者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傳覽經籍莫不精究通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

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廣陵諺

張勃吳錄云陸稠字伯羸爲廣陵太守姦吏斂手廣陵諺曰

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孫皓時詩妖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詩妖皓聞之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漢魏詩乘

卷一

人

劉文兼閱

于畊塢居

吳詩附終

漢魏詩乘二十卷

通行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有才鬼記已著錄其所輯漢魏六朝之詩名八代詩乘六朝詩多所刪削而漢魏詩則全載又其書先出故刊本或亦別行孫皓章昭諸作別題曰吳詩亦以時代類附焉此書作於馮惟訥詩紀之後頗欲補其軼缺然真偽雜糅不能考正如蘇武妻詩之類至今爲藝林口實也